

卷第三十一

列传第十九

高允 从祖弟祐 祐曾孙德正 祐从子乾、昂、季式

高允，字伯恭，勃海蓼人，汉太傅衰之后也。曾祖庆，慕容垂司空。祖父泰，吏部尚书。父韬，少以英朗知名，同郡封懿雅相推敬。亦仕慕容垂，为太尉从事中郎。道武平中山，以为丞相参军，早卒。

允少孤夙成，有奇度，清河崔宏见而异之，叹曰：“高子黄中内润，文明外照，必为一代伟器，但吾恐不见耳。”年十余岁，祖父泰丧，还本郡。允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，名法净，未久而罢。性好文学，担笈负书，千里就业。博通经史、天文、术数，尤好《春秋公羊》。曾作《塞上公诗》，有混欣戚、遗得丧之致。

神禧三年，太武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，镇鄴，以允为从事中郎，年四十余矣。超以方春而诸州囚不决，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，共评狱事。熙等皆以贪秽得罪，唯允以清平获赏。府解，还家教授，受业者千余人。

四年，与卢玄等俱被征，拜中书博士，迁侍郎。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徒事。范，太武宠弟，西镇长安，允甚有匡益，秦人称之。寻被征还。乐平王丕西讨上邽，复以本官参丕军事。以谋平凉州之勋，赐爵汶阳子。后奉

诏领著作郎，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。

时浩集诸术士，考校汉元以来，日月薄蚀，五星行度，并讥前史之失，别为魏历以示允。允曰：“善言远者，必先验于近。且汉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，此乃历术之浅事。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，恐后之讥今，犹今之讥古。”浩曰：“所谬云何？”允曰：“案《星传》，金、水二星，常附日而行，冬十月，日旦在尾、箕，昏没于申南，而东井方出于寅北，二星何因背日而行？是史官欲神其事，不复推之于理。”浩曰：“欲为变者，何所不可？君独不疑三星之聚，而怪二星之来。”允曰：“此不可以空言争，宜更审之。”时坐者咸怪，唯东宫少傅游雅曰：“高君长于历，当不虚言也。”后岁余，浩谓允曰：“先所论者，本不经心，及更考究，果如君语。以前三月聚于东井，非十月也。”又谓雅曰：“高允之术，阳源之射也。”众乃叹服。允虽明于历数，初不推步有所论说。惟游雅数以灾异问允。允曰：“昔人有言，知之甚难。既知，复恐漏泄，不如不知也。天下妙理至多，何遽问此。”雅乃止。寻以本官为秦王翰傅。后敕以经授景穆，甚见礼待。又诏允与侍郎公孙质、李灵、胡方回共定律令。

太武引允与论刑政，言甚称旨。因问允“万机何者为先”。时多禁封良田，又京师游食众。允因曰：“臣少也贱，所知唯田，请言农事。古人云：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，方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。若劝之，则亩益三升；不劝，则亩损三升。方百里损益之率，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，况以天下之广乎？若公私有储，虽遇饥年，复何忧乎？”帝善之，遂除田禁，悉以授百姓。

初，崔浩荐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五州士数十人，各起家为郡守。景穆谓诰曰：“先召之人，亦州郡选也，在职已久，勤

劳未答。今可先补前召，外任郡县；以新召者代为郎吏。又守令宰人，宜使更事者。”浩固争而遣之。允闻之，谓东宫博士管恬曰：“崔其不免乎！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，何以能济？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太武，奉使并州，受布千疋。事发，黑子问允：“主上问我，首乎？讳乎？”允曰：“公帑幄宠臣，答诏宜实。”中书侍郎崔鉴、公孙质等咸言宜讳之。黑子以鉴等为亲己，怒而绝允，而不以实对，终获罪戮。

时著作令史闵湛、郗性巧佞，为崔浩信待。见浩所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及《易》，遂上疏言马、郑、王、贾不如浩之精微，请收藏境内诸书，班浩所注。并求敕浩注《礼》、《传》。浩亦表荐湛有著述才。湛等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，以彰直笔。允闻之，谓著作郎宗钦曰：“闵湛所营分寸之间，恐为崔门万世之祸，吾徒无类矣。”未几而难作。

初，浩之被收，允直中书省。景穆使召允，留宿宫内。翌日，命驂乘至宫门，谓曰：“入当见至尊，吾自导卿，脱至尊有问，但依吾说。”既入见，景穆言允小心慎密，且微贱，制由于浩，请赦之。帝召允谓曰：“国书皆浩作不？”允曰：“《太祖记》，前著作郎邓彦海所撰；《先帝记》及《今记》，臣与浩同作，然而臣多于浩。”帝大怒曰：“此甚于浩，安有生路？”景穆曰：“天威严重，允迷乱失次耳。臣向问，皆云浩作。”帝问：“如东宫言不？”允曰：“臣罪应灭族，不敢虚妄。殿下以臣侍讲日久，哀臣乞命耳。实不问臣，不敢迷乱。”帝谓景穆曰：“直哉！此亦人情所难，而能临死不移。且对君以实，贞臣也，宁失一有罪，宜宥之。”允竟得免。于是召浩前，使人诘，惶惑不能对。允事事申明，皆有条理。时帝怒甚，敕允为诏，自浩以下，僮吏以上，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。允持疑不为，频诏催切，允乞更一见，然后为诏。诏引前，允

曰：“浩之所坐，若更有余衅，非臣敢知。直以犯触，罪不至死。”帝怒，命介士执允。景穆拜请，帝曰：“无此人忿朕，当有数千口死矣！”浩竟族灭，余皆身死。宗钦临刑叹曰：“高允其殆圣乎！”

景穆后让允，以不同己所导之言而令帝怒。允曰：“夫史籍，帝王之实录，将来之炯诫，今之所以观往，后之所以知今。是以言行举动，莫不备载，故人君慎焉。然浩世受殊遇，荣曜当时，私欲没其公廉，爱憎蔽其直理，此浩之责也。至于书朝廷起动之迹，言国家得失之事，此为史之本体，未为多违。然臣与浩实同其事，死生义无独殊。诚荷殿下再造之慈，违心苟免，非臣之意。”景穆动容称叹。允后与人言曰：“我不奉东宫导旨者，恐负翟黑子也。”

景穆季年，颇亲近左右，营立田园，以收其利。允谏曰：“殿下，国之储贰，四海属心，言行举动，万方所则。而营立私田，畜养鸡犬，乃至贩酤市厘，与人争利，议声流布，不可追掩。夫天下者，殿下之天下，富有四海，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？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？愿殿下少察过言，斥出佞邪，所在田园，分给贫下。如此，则休声日至，谤议可除。”景穆不纳。景穆之崩也，允久不进见，后见，升阶歔歔，悲不能止。帝流泪，命允使出。左右莫知其故，相谓曰：“允无何悲泣，令至尊哀伤，何也？”帝闻之，召而谓曰：“汝不知高允悲乎？崔浩诛时，允亦应死。东宫苦请，是以得免。今无东宫，允见朕悲耳。”先是，敕允集天文灾异，使事类相从，约而可观。允依《洪范传》、《天文志》，撮其事要，略其文辞，凡为八篇。帝览而善之，曰：“高允之明灾异，亦岂减崔浩乎？”及文成即位，允颇有谋焉，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，允既不蒙褒异，又终身不言。其忠而不伐，皆此类也。

给事中郭善明，性多机巧，欲逞其能，劝文成大起宫室。允谏曰：“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，始建都邑。其所营立，必因农隙。今建国已久，宫室已备，永安前殿，足以朝会万国；西堂温室，足以安御圣躬；紫楼临望，可以周视远近。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，宜渐致之，不可仓卒。计斫材军士及诸杂役须二万，丁夫充作，老小供饷，合四万人，半年可讫。古人有言：‘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一妇不织，或受其寒。’况数万之众，其所损费，亦已多矣！”帝纳之。

允以文成纂承平之业，而风俗仍旧，婚娶丧葬，不依古式，乃谏曰：

前朝之世，屡发明诏，禁诸婚娶，不得作乐。及葬送之日，歌谣鼓舞，杀牲烧葬，一切禁绝。虽条旨久班，而不革变，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，为下者习以成俗，教化陵迟，一至于此。

《诗》云‘尔之教矣，人胥效矣。’人君举动，不可不慎。《礼》云：嫁女之家，三日不息火；娶妻之家，三日不举乐。今诸王纳室，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，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，此一异也。

古之婚者，皆采德义之门，妙简贞闲之女，先之以媒娉，继之以礼物，集僚友以重其别，亲御轮以崇其敬。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。然所配者，或长少差舛，或罪入掖庭，而以作合宗王，妃嫔藩懿，失礼之甚，无复此过。今皇子娶妻，多出宫掖，令天下小人，必依礼限，此二异也。

凡万物之生，靡不有死，然葬者藏也，死者不可再见，故深藏之。昔尧葬谷林，农不易亩；舜葬苍梧，市不改肆。秦始皇作为地市，下锢三泉，死不旋踵，尸焚墓掘。由此推之，尧舜之俭，始皇之奢，是非可见。今国家营葬，费损巨亿，一旦焚之，以为灰烬。上为之而不辍，而禁下人之必止，此三异也。

古者，祭必立尸，序其昭穆；使亡者有冯，致食飧之礼。

今已葬之魂，人直求貌类者，事之如父母，宴好如夫妻，损败风化，黷乱情礼，莫此之甚。上未禁之，下不改绝，此四异也。

夫大飨者，所以定礼仪，训万国，故圣王重之。至乃爵盈而不饮，肴乾而不食，乐非雅声则不奏，物非正色则不列。今之大会，内外相混，酒醉喧噪，罔有仪式，又俳優鄙褻，污辱视听。朝廷积习以为美，而责风俗之清纯，此五异也。

今陛下当百王之末，踵晋乱之弊，而不矫然厘改，以厉颓俗，臣恐天下苍生，永不闻见礼教矣。

允如此非一，帝从容听之。或有触迕，帝所不忍闻者，命左右扶出。事有不便，允辄求见，帝知允意，逆屏左右以待之。礼敬甚重，晨入暮出，或积日居中，朝臣莫知所论。或有上事陈得失者，帝省而谓群臣曰：“君父一也，父有是非，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，使人知恶，而于家内隐处也？岂不以父亲，恐恶彰于外也。今国家善恶，不能面陈，而上表显谏，以此，岂不彰君之短，明己之美。至如高允者，真忠臣矣。朕有是非，恆正言而论，至朕所不忍闻者，皆侃侃论说，无所避就。朕闻其过，而天下不知其谏，岂不忠乎。汝等在左右，不曾闻一正言，但伺朕喜以求官。汝等以弓刀侍朕，待立劳耳，皆至公、王，此人执笔匡我，不过著作郎。汝等不亦愧乎！”于是拜允中书令，著作如故。司徒陆丽曰：“高允虽蒙宠待，而家贫布衣，妻子不立。”帝怒曰：“何不先言？今见朕用之，方言其贫！”是日，幸允第，唯草屋数间，布被温袍，厨中盐菜而已。帝叹息曰：“古人之清贫，岂有此乎！”即赐帛五百疋，粟千斛，拜长子忱为长乐太守。允频表固让，帝不许。

初与允同征游雅等，多至通官，封侯，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，亦至刺史、二千石；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。时百官无禄，允恆使诸子樵采自给。初，尚书窦瑾坐事诛，瑾子遵亡在

山泽，遵母焦没入县官。后焦以老得免，瑾之亲故，莫有恤者。允愍焦年老，保护在家，积六年，遵始蒙赦。其笃行如此。转太常卿，本官如故。允上《代都赋》，因以夫讽，亦《二京》之流也。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、梁祚论名字贵贱，著议纷纭。允遂著《名字论》以释其惑，甚有典证。复以本官领秘书监，解太常卿，进爵梁城侯。

初，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。雅尝论允曰：“夫喜怒者，有生所不能无也。而前史载卓公宽中，文饶洪量，褊心者或之弗信。余与高子游处四十余年，未见是非愠喜之色，不亦信哉。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，其言呐呐不能出口，余常呼为‘文子’。崔公谓余云：‘高生丰才博学，一代佳士，所乏者矫矫风节耳。’余亦然之。司徒之谴，起于纤微，及于诏责，崔公声嘶股战，不能一言。宗钦以下，伏地流汗，都无人色。高子敷陈事理，申释是非，辞义清辩，音韵高亮。明主为之动容，听者无不称善。仁及寮友，保兹元吉，向之所谓矫矫者，更在斯乎！宗爱之任势也，威振四海，尝召百司于都坐，王公以下，望庭毕拜，高子独升阶长揖。由此观之，汲长孺可卧见卫青，何抗礼之有！向之所谓风节者，得不谓此乎！知人故不易，人亦不易知。吾既失之于心内，崔亦漏之于形外。钟期止听于伯牙，夷吾见明于鲍叔，良有以也。”其为人物所推如此。

文成重允，常不名之，恆呼为“令公”。令公之号，播于四远矣。

文成崩，献文居谅闇，乙弗浑专擅朝命，谋危社稷。文明太后诛之，引允禁中，参决大政。又诏允曰：“朕稽之旧典，欲置学官于郡国。卿儒宗元老，宜与中秘二省，参议以闻。”允表：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、助教四人、学生一百人；次郡立博士二人、助教二人、学生八十人；中郡立博士一人、助教二

人、学生六十人；下郡立博士一人、助教一人、学生四十人。其博士取博关经典，履行忠清，堪为人师者，年限四十以上。助教亦与博士同，年限三十以上。若道业夙成，才任教授，不拘年齿。学生取郡中清望，人行修谨，堪循名教者，先尽高门，次及中等。帝从之，郡国立学，自此始也。

后允以老疾，频上表乞骸骨。诏不许。于是乃著《告老诗》。又以昔岁同征，零落将尽，感逝怀人，作《征士颂》。盖止于应命，其有命而不至，则阙焉。

其著《颂》者：中书侍郎、固安侯范阳卢玄子真，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，河内太守、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，上党太守、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，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，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赐，河西太守、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，中书郎、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，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闾友规，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，太常博士、钜鹿公赵郡李灵武符，中书郎中、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，营州刺史、建安公太原张伟仲业，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，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，东郡太守、蒲阴子中山刘策，濮阳太守、真定子常山许琛，行司隶校尉、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，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，中书郎、武恆子河间邢颖宗敬，沧水太守、浮阳侯勃海高济叔仁，太平太守、原平子雁门李熙士元，秘书监、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，廷尉正、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，广平太守、列人侯西河宋愔，州主簿长乐潘符，郡功曹长乐杜熙，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，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，秘书郎雁门王道雅，秘书郎雁门闵弼，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，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，陈郡太守、高邑子赵郡吕季才，合三十四人。

其词曰：

紫气干天，群雄乱夏，王龚徂征，戎车屡驾。扫荡游氛，克剪妖霸，四海从风，八垠渐化。政教无外，即宁且壹，偃武囊兵，唯文是恤。帝乃虚求，搜贤采逸，岩隐投竿，异人并出。

臯臯卢生，量远思纯，钻道据德，游艺依仁；旌弓既招，释褐投巾，摄斋升堂，嘉谋日陈；自东徂南，跃马驰输，僭冯影附，刘以和亲。茂祖茆单，夙离不造，克己勉躬，聿隆家道；敦心《六经》，游思文藻，终辞宠命，以之自保。燕、常笃信，百行靡遗，仕不苟进，任理栖迟；居冲守约，好让善推，思贤乐古，如渴如饥。子翼致远，道赐悟深，相期以义，和若瑟琴；并参幕府，俱发德音，优游卒岁，聊以寄心。祖根运会，克光厥猷，仰缘朝恩，俯因德友；功虽后建，爵实先受，班同旧臣，位并群后。士衡孤立，内省靡疚，言不崇华，交不遗旧；以产则贫，论道则富，所谓伊人，实邦之秀。卓矣友规，稟兹淑量，存彼大方，揜此细让；神与理冥，形随流浪，虽屈王侯，莫废其尚。赵实名区，世多奇士，山岳所锺，挺生三季；矫矫清风，抑抑容止，初九而潜，望云而起。洗尹西都，灵惟作傅，载训皇宫，载理云雾；熙虽中天，迹阶郎署，余尘可挹，终亦显著。仲业深长，雅性清到，宪章古式，绸缪典诰；时逢嶮艰，常一其操，纳众以仁，训下以孝；化洽龙川，人归其教。迈则英贤，侃亦称选，闻达邦家，名行素显；志在兼济，岂伊独善，绳匠弗顾，功不获展。刘、许履忠，竭力致躬，出则骋说，入献其功；轺轩一举，桀燕下崇，名彰魏世，享业亦隆。道茂夙成，弱冠播名，与朋以信，行物以诚；怡怡昆弟，穆穆家庭，发响九皋，翰飞紫冥。频频省闕，亦司于京，刑以之中，政以之平。猗歆彦鉴，思参文雅，率性任真，器成非假；靡矜于高，莫耻于下，乃谢殊门，归迹林野。宗敬延誉，号为四俊，华藻云飞，金声夙振；中遇沈痾，赋诗以讯，忠显于辞，理出于韵。高沧

朗达，默识该通，领新悟异，发自心胸；质侔和璧，文照雕龙，耀姿天邑，衣锦旧邦。土元先觉，介焉不惑，振袂来庭，始宾王国；蹈方履正，好是绳墨，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孔称游、夏，汉美卿、云，越哉伯度，出类逾群；司言秘阁，作牧河、汾，移风易俗，理乱解纷。融彼滞义，涣此潜文，儒道以析，九流以分。崔、宋二贤，诞性英伟，擢颖闾阎，闻名象魏；謇謇仪形，邈邈风气，达而不矜，素而能贵。潘符标尚，杜熙好和，清不洁流，浑不同波；绝悖龙津，止分常科，幽而逾显，损而逾多。张纲柔谦，叔术正直，道雅洽闻，弼为兼识；拔萃衡门，俱渐鸿翼，发愤忘食，岂要斗食。率礼从仁，罔愆于式，失不系心，得不形色。郎苗始举，用均已试，智是周身，言足为志；性协于时，情敏于事，与今而同，与古而异。物以利移，人以酒昏，侯生洁己，唯义是敦；日纵醇醪，逾敬逾温，其在私室，如涉公门。季才之性，柔而执竞，屈彼南秦，申威致命；诱之以权，矫之以正，帝道用光，边王内庆。群贤遭世，显名有代。志竭其忠，才尽其概。体袭硃裳，腰纫双佩，荣曜当时，风高千载；君臣相遇，理实难阶。昔因朝命，与之克谐，披衿散想，解带舒怀。此听犹昨，存亡奄乖，静言思之，衷心九摧。挥毫颂德，潜尔增哀。

皇兴中，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。谓允曰：“此简德而行，勿有辞也。”后允从献文北伐，大捷而还，至武川镇，上《北伐颂》，帝览而善之。帝时有不豫，以孝文冲幼，欲立京兆王子推，集诸大臣，以次召问。允进跪上前，涕泣曰：“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。愿陛下上思宗庙托附之重，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。”帝于是传位于孝文，赐允帛百疋，以标忠亮。又迁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虽久典史事，然不能专勤属述。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缙缀，大较依续崔浩故事，准《春秋》之体而

时有刊正。自文成迄于献文，军国书檄，多允作也。未乃荐高闾以自代。以定义之勋，进爵咸阳公。寻授怀州刺史。

允秋月巡境，问人疾苦。至邵县，见邵公庙废毁不立，乃叹曰：“邵公之德，阙而不祀，为善者何望！”乃表修葺之。允于时年将九十矣，劝人学业，风化颇行。然儒者优游，不以断决为事。后正光中，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，率郡中故老，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，树碑纪德焉。

太和二年，又以老乞还乡，章十余上，卒不听许，遂以疾告归。其年，诏以安车征允，敕州郡发遣。至都，复拜镇军大将军，领中秘书事。固辞，不许。扶引就内，改定皇诰；又被敕，论集往世酒之败德，以为《酒训》。孝文览而悦之，常置左右，诏允乘车上殿，朝贺不拜。明年，诏允议定律令。虽年渐期颐，而志识无损，犹心存旧职，披考史书。又诏曰：“允年涉危境，而家贫养薄，可令乐部丝竹十人，五日一诣允，以娱其志。”特赐允蜀牛一头、四望蜀车一乘、素几杖各一、蜀刀一口。又赐珍味，每春秋致之。寻诏朝晡给御膳，朔望致牛酒，衣服绵绢，每月送给。允皆分之亲故。是时贵臣之门，并罗列显官，而允子弟，皆无官爵，其廉退若此。迁尚书、散骑常侍。时延入，备几杖，询以政事。

十年，加光禄大夫，金章紫绶。朝之大议，皆咨访焉。其年四月，有事西郊，诏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。马忽惊奔，车覆，伤眉三处。孝文、文明太后遣医药护疗，存问相望。司驾将处重坐，允启陈无恙，乞免其罪。先是，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允，曾雪中遇犬惊倒，扶者大惧，允慰勉之，不令闻彻。兴寿称共允接事三年，不尝见其忿色。恂恂善诱，诲人不倦，昼夜手常执书，吟咏寻览。笃亲念故，虚己存纳，虽处贵重，志同贫素。性好音乐，每至伶人弦歌鼓舞，常击节称善。又雅

信佛道，时设斋讲，好生恶杀。

魏初法严，朝士多见杖罚。允历事五帝，出入三省五十余年，初无谴咎。始真君中，以狱讼留滞，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。允据律评刑，三十余载，内外称平。允以狱者人命所系，常叹曰：“皋陶至德也，其后英、蓼先亡；刘、项之际，英布黥而王。经世虽久，犹有刑之余衅。况凡人能无咎乎？”性简至，不妄交游。献文之平青、齐，徙其族望于代。时诸士人，流移远至，率皆饥寒。徙人之中，多允姻媾，皆徒步造门。允散财竭产，以相赡振，慰问周至，无不感其仁厚。又随其才能，表奏申用。时议者皆以新附致异，允谓取材任能，无宜抑屈。

先是，允被召在方山作颂，志气犹不多损，谈说旧事，了无所遗。十一年正月卒，年九十八。初，允每谓人曰：“吾在中书时有阴德，济救人命，若阳报不差，吾寿应享百年矣。”先卒旬外，微有不适，犹不寝卧，呼医请药，出入行止，吟咏如常。孝文、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修往脉视之，告以无恙。修入，密陈允荣卫有异，惧其不久。于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，自酒米至于盐醢，百有余品，皆尽时味。及床帐衣服，茵被几杖，罗列于庭。王官往还，慰问相属。允喜形于色，语人曰：“天恩以我笃老，大有所贳，得以瞻客矣。”表谢而已，不有他虑。如是数日，夜中卒，家人莫觉。诏给绢一千疋、布二千疋、绵五百斤、锦五十疋、杂彩百疋、谷千斛，以周丧用。魏初以来，存亡蒙贳者莫及，朝廷荣之。将葬，赠侍中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将军、公如故。谥曰文，赐命服一袭。

允所制诗赋咏颂箴论表赞诔、《左氏释》、《公羊释》、《毛诗拾遗》、《杂解》、《议何郑膏肓事》凡百余篇，别有集，行于世。允尤明算法，为《算术》三卷。

子忱，字士和，位长安太守，为政宽惠，百姓安之。后例

降爵为侯，卒，子贵宾袭。忱弟怀，字士仁，恬淡退静，位太尉、东阳王丞谏议参军。

子绰，字僧裕。少孤，恭敏自立。身長八尺，腰带十围。沈雅有度量，博涉经史。稍迁洛阳令，为政强直，不避豪右，京邑惮之。延昌初，尚书右丞。后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聪及绰朋附高肇，诏并原罪。历豫、并二州刺史，卒，谥文简。

允弟推，字仲让，早有名誉。太延中，以前后南使不称，妙简行人，游雅荐推应选。诏兼散骑常侍使宋，南人称其才辩。卒于建业，赠临邑子，谥曰恭。

推弟燮，字季和，亦有文才。太武每诏征，辞疾不应，恆笑允屈折久官，栖泊京邑，常从容于家。州辟主簿，卒。孙市宾，永熙中，开府从事中郎。

始神禧中，允与从叔济、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征。济位沧水太守、浮阳子。卒，赠冀州刺史，谥曰宣。子矫袭。

矫弟遵，字世礼。贱出，其兄矫等常欺侮之，及父亡，不令在丧位。遵遂驰赴平城，归允。允为作计，乃为遵父举哀，以遵为丧主，京邑无不吊集，朝贵咸识之。徐归奔止。免丧后，为营宦路。遵感成益之恩，事允如诸父。涉历文史，颇有笔札。随都将长广公侯穷奇等平定三齐。以功赐爵高昌男，补安定王相。撰太和、安昌二殿画图。后与中书令高闾增改律令，进中书侍郎。假中书令，诣长安，刊燕宣王庙碑，进爵安昌子。使济、兖、徐三州，观风理讼。进中都令。及新制衣冠，孝文恭荐宗庙，遵形貌庄洁，音气雄暢，常兼太祝令；跪赞礼事，为俯仰之节，粗合仪矩，由是帝颇识待之。后与游明根、高闾、李冲等入议律令，亲对御坐，时有陈奏。出为齐州刺史。建节历本州，宗乡改观，而矫等弥妒毁之。

遵性不廉清。在中书时，每假归山东，必借备骡马，将从

百余，屯逼人家，不得丝缣满意，则詈詈不去。旬月之间，缣布千数，郡邑苦之。既莅方岳，本意未弭，选召僚吏，多所取红纳。又其妻明氏，家在齐州，母弟舅甥，共相凭属，争取货利。严暴，非理杀害甚多。贪酷之响，帝颇闻之。及车驾幸鄴，遵自州来朝。会有赦宥，遵临还州，请辞。帝于行宫引见诮让之。遵自陈无负。帝厉声曰：“若无迁都赦，必无高遵矣！又卿非唯贪婪，又虐于刑法”。谓：“何如济阴王，犹不免于法。卿何人，而为此行！自今宜自谨约。”还州，仍不悛革。齐州人孟僧振至洛讼遵，诏廷尉少卿邓述穷鞫，皆如所诉。先，沙门道登过遵。遵以道登荷眷于孝文，多奉以货，深托仗之。道登屡因言次，申启救遵，帝不省纳，遂诏述赐遵死。时遵子元荣诣洛讼冤，犹恃道登，不时还赴。道登知事决，方乃遣之。遵恨其妻，不与诀，别处沐浴，引椒而死。

元荣学尚有文才，长于几案。位兼尚书右丞，为西道行台，至高平镇，遇城翻，被害。

遵弟次文，虽无位宦，而货产巨万。遵每责其财，又结憾于遵，吉凶不相往反。时论责之。毗字子翼，乡邑称为长者，位征南从事中郎。

初，允所引刘模者，长乐信都人，颇涉经籍。允撰修国记，选为校书郎，与其缉著。常令模带持管籥，每日同入史阁，接膝对筵，属述时事。允年已九十，手目稍衰，多遣模执笔而占授裁断之，如此者五六岁。允所成篇卷，模预有功。太和中，除南颍川太守。

王肃之归阙，路经县瓠，羁旅穷悴，时人莫识。模独经给所须，吊待以礼，肃深感其意。及肃临豫州，模犹在郡，征报复之，由是为新蔡太守。在二郡积十年，宽猛相济，颇有声称。迁陈留太守。时年七十余矣，而饰老隐年，昧禁自效。遂家于

南颍川，不复归其旧乡矣。

祐字子集，允之从祖弟也。本名禧，以与咸阳王同名，孝文赐名焉。祖展，慕容宝黄门郎。道武平中山，徙京师。卒于三都大官。父说，从太武灭赫连昌，以功赐爵南皮子。与崔浩共参著作，位中书侍郎、给事中、冀青二州中正。假散骑常侍、蓀县侯，使高丽。卒，赠冀州刺史，假沧水公，谥曰康。祐兄祚袭爵，位东青州刺史。

祐博涉书史，好文字杂说，性通放，不拘小节。自中书学生再迁中书侍郎，赐爵建康子。文成末，兖州东郡吏获一异兽，送之京师，时无识者，诏以问祐。祐曰：“此是三吴所出，厥名鲛鲤。余域率无，今我获之，吴、楚之地，其有归国乎？”又有人于灵丘得玉印一以献，诏以示祐。祐曰：“印上有籀书二字，文曰‘宋寿’，寿者命也，我获其命，亦是归我之征。”献文初，宋义阳王昶来奔，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，时谓祐言有验。

孝文初，拜秘书令。后与丞李彪等奏曰：“《尚书》者，记言之体；《春秋》者，录事之辞。寻览前志，斯皆司勋之实录也。惟圣朝创制上古，开基《长发》，自始祖以后，至于文成，其间世数久远，是以史弗能传。臣等疏漏，忝当史职，披览国记，窃有志焉。愚谓自王业始基，庶事草创，皇始以降，光宅中土。宜依迁、固大体，令事类相从，纪传区别，表志殊贯，如此修缀，事可备书。著作郎已下，请取有才用者，参造国书。如得其人，三年有成矣。”帝从之。

孝文尝问祐：“比水旱不调，何以止灾而致丰稔？”祐曰：“尧汤之运，不能去阳九之会。陛下道同前圣，其如小旱何？但当旌贤佐政，则灾消穰至矣。”又问止盗之方。祐曰：“苟训之有方，宁不易息？当须宰守贞良，则盗贼止矣。”祐又

上疏云：“今选举不采取政之优劣，专简年劳之多少，斯非尽才之谓。宜弃彼朽劳，唯才是举。又勋旧之臣，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者，则可加以爵赏，不宜委以方任。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，不私人以官者也。”帝皆善之。加给事中、冀州大中正。时李彪专统著作，祐为令，时关豫而已。出为西兖州刺史，假东光侯，镇滑台。

祐以郡国虽有太学，县党宜有黉序，乃县立讲学，党立教学，村立小学。又令一家之中，自立一碓；五家之外，共造一井，以给行客，不听妇人寄舂取水。又设禁贼之方，令五五相保，若盗发，则连其坐。初似烦碎，后风化大行，寇盗止息。转宋王刘昶傅，以参定律令，赐帛粟马等。昶以其旧官年耆，雅相祗重。拜光禄大夫，傅如故。昶薨，征为宗正卿，而祐留连彭城，久不赴。仆射李冲奏祐无事稽命，处刑三岁，以赎论，免卿任。复为光禄，卒。太常谥曰炆侯。诏曰：“不遵上命曰灵，可谥为灵。”

子和璧，字僧寿，有学尚，位中书博士，早卒。和璧子颢，字门贤，学涉有时誉。袭爵建康子，仕辅国将军、朝散大夫，赠沧州刺史，谥曰惠。子德正袭。

德正幼而敏慧，有风神仪表。初为齐文宣仪同开府参军，寻知管记事，甚相亲狎。累迁相府掾，神武委以腹心。徙给事黄门侍郎，方雅周慎，动见称述。文襄嗣业，如晋阳。文宣在鄴居守，令德正参机密，弥见亲重。文襄之崩，勋将等以纒戎事重，劝文宣早赴晋阳。文宣不决，夜中召杨愔、杜弼、崔季舒及德正等，策始定。以愔从，令德正居守。以为相府司马，专知门下事。

德正与文宣旧昵爱，言无不尽。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，先为天文图讖学，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，并因德

正劝文宣行禅代事。德正又固请。文宣恐愴不决。自请赴鄴与愔言，乃定。还，未至而文宣便发晋阳。至平城都，召诸勋将入，告以禅让事，诸将莫敢答者。时杜弼为长史，密启文宣：恐关西因此自称义兵，挟天子而东向，将何以待？之才云：今若先受魏禅，关西自应息心。纵欲屈强，止当逐我称帝。弼无以答。文宣以众意未协，又先得太后旨云：“汝父如龙，汝兄如猛兽，皆以帝王之重，不敢妄据，尚以人臣终。何欲行舜禹事？此正是高德正教汝。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，然始革命。于是乃旋晋阳。

自是居常不悦。徐之才、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候，必宜以五月应天命。德正亦敦劝不已，仍白文宣追魏收。收至，令撰禅让诏册、九锡、建台及劝进文表。至五月初，文宣发晋阳。德正又录在鄴诸事条进于文宣。文宣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。山提以五月至鄴，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、七兵尚书崔甌、度支尚书陆操、太子詹事王昕、给事黄门侍郎阳休之、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。六日，要魏太傅咸阳王坦、录尚书事济阴王晖业等总集，引入北宫，留于东斋，受禅后乃放还宅。文宣发至前亭，所乘马忽倒，意甚恶之。至平城都，便不复肯进。德正与徐之才苦请曰：“山提先去，恐其漏泄，不果。”即命司马子如、杜弼驰驿续入，观察物情。七日，子如等至鄴，众人以事势已决，无敢异言。九日，文宣至城南顿所。时既未行诏敕，诸公文书唯云奉约束，德正及杨愔宣署而已。受禅日，尧难宗染赤雀以献。帝寻知之，亦弗责也。是日，即除德正为侍中，又领宗正卿。寻迁吏部尚书，侍中如故，封蓝田县公。天保七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兼侍中，食勃海郡干。德正与尚书令杨愔，纲纪朝政，多有弘益。

文宣末年，纵酒酣醉。德正屡进忠言，帝不悦。又谓左右

云：“高德正恆以精神陵逼人。”德正甚忧惧，乃移疾，屏居佛寺，兼学坐禅，为退身之计。帝谓杨愔曰：“我大忧高德正，其疾何以？”愔知帝内忌之，由是答云：“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，病即自差。”帝从之，德正见除书而起。帝大怒，谓曰：“闻尔病，我为尔针！”亲以刀子刺之，血流沾地。又使曳下，斩去其趾。刘桃枝捉刀不敢下，帝起临陛，切责桃枝，桃枝乃斩足之三指。帝怒不解，禁德正于门下省。其夜，开城门，以氈輿送还家。旦日，德正妻出宝物满四床，欲以寄人。帝奄至其宅，见而怒曰：“我府藏犹无此物。”诘其所从得，皆诸元赂之也。遂曳出斩之，妻出拜谢，又斩之。并其子司徒东阁祭酒伯坚亦见害。

后文宣谓群臣曰：“高德正常言，宜用汉除鲜卑，此即合死。又教我诛诸元，我今杀之，为诸元报仇也。”帝后悔，赠太保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康。嫡孙王臣，袭爵蓝田县公，给事中、通直散骑侍郎。德正次子仲武，京畿司马、平原郡守。

颢弟雅，字兴贤，有风度，位定州抚军府长史。天平中，追赠冀州刺史。子德范，早有令问，位任城太守，卒。

雅弟谅，字修贤，少好学，多识强记，居丧以孝闻。太和末，京兆王愉开府辟召，孝文妙简僚佐，谅与陇西李仲尚、赵郡李凤起等同时应选。正光中，加骁骑将军，为徐州行台。至彭城，属元法僧反，逼谅同之，不从见害。赠沧州刺史。又诏以谅临危授命，复赠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优授一子出身，谥曰忠侯。

谅造《亲表谱录》四十余卷，自五世以下，内外曲尽，览者服其博记。

祐从父弟翼，字次同，豪侠有风神。孝昌末，葛荣作乱，朝廷以翼山东豪右，即家拜勃海太守。翼率合境，徙居河、济

间。魏朝因置东冀州，以翼为刺史，封乐城县侯。俄除定州刺史，以贼乱不行。及尔硃兆弑庄帝，翼保境自守，卒。中兴初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、六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宣。子乾。

乾字乾邕。性明悟俊伟，有智略，美音容，进止都雅。少时轻侠，长而修改，轻财重义，多所交结。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，稍迁员外散骑常侍。魏孝庄之居藩也，乾潜相托附。及尔硃荣入洛，乾东奔于冀。乾兄弟本有从横志，见荣杀害人士，谓天下遂乱，乃率河北流人于河、济间，受葛荣官爵。庄帝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，乾兄弟相率出降。朝廷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兼武卫将军。尔硃荣以乾前罪，不应复居近要，庄帝听乾解官归乡里。于是招纳骁勇，以射猎自娱。及荣死，乃驰赴洛阳。庄帝见之大喜，以乾兼侍中，加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镇河北。又以弟昂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。令俱归，招集乡间，为表里形援。帝亲送于河桥上，举酒指水曰：“卿兄弟冀部豪杰，能令士卒致死。京城倘有变，可为朕河上一扬尘。”乾垂涕受诏，昂援剑起舞，誓以死继之。

及尔硃氏既弑害，遣其监军孙白鸡率百余骑至冀州。托言括马，其实欲因乾兄弟送马收之。乾既宿有报复之心，而白鸡忽至，知欲见图。将先发，以告前河内太守封隆之。隆之父先为尔硃荣所杀，闻之喜曰：“国耻家怨，痛入骨髓，乘机而发，今正其时。谨闻命矣。”

二月，乾与昂潜勒壮士，夜袭州城，执刺史元疑，射白鸡杀之。于葛荣殿为庄帝举哀，素服，乾升坛誓众，词气激扬，涕泗交集，将士莫不感愤。欲奉次同为王。次同曰：“和乡里，我不及封皮。”乃推隆之为大都督，行州事。隆之欲逃，昂勃然作色，拔刀将斫隆之，隆之惧，乃受命。北受幽州刺史刘灵

助节度，俄而灵助被尔硃氏禽。

属齐神武出山东，扬声以讨乾为辞，众情惶惧。乾谓之曰：“高晋州雄材盖世，不居人下。且尔硃弑主肆虐，正是英雄效节之时，今者之来，必有深计。勿忧，吾将诸君见之。”乃间行，与封隆之子子绘，俱迎于滏阳。因说神武曰：“尔硃氏酷逆，痛结人神，凡厥生灵，莫不思奋。明公威德素著，天下倾心，若兵以忠立，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。鄙州虽小，户口不减十万，谷秸之税，足济军资。愿公熟详其计。”神武大笑曰：“吾事谐矣！”遂与乾同帐而寝，呼乾为叔父。乾旦日受命而去。

时神武虽内有远图，而外迹未见。尔硃羽生为殷州刺史，神武密遣李元忠于封龙山举兵逼其城，令乾率众伪往救之。乾遂轻骑入见羽生，伪为之计。羽生出劳军，彭乐侧从马上禽斩之，遂平殷州。又共定策，推立中兴主。拜侍中、司空公。是时，军国草创，乾父丧，不得终制。及孝武立，天下初定，乾乃表请解职，行三年之礼。诏听解侍中，司空如故，封长乐郡公。

乾虽求退，不谓便见从许，既去内侍，朝政空关，居常快怏。孝武将贰于神武，欲乘此抚之，于华林园宴罢，独留乾，谓曰：“司空弈世忠良，今日复建殊效。相与虽则君臣，实义同兄弟，宜共立盟约。”勒逼之。乾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何敢有二？”乾虽有此对，然非其本心，事出仓卒，又不谓孝武便有异志，遂不固辞，亦不启神武。帝以乾为诚己。

时禁园养部曲稍至千人，骤令元士弼、王思政诣贺拔岳计，又以岳兄胜为荊州刺史。乾谓所亲曰：“难将作矣，祸必及吾。”乃密以启神武。神武召乾问之，乾因劝神武受禅。神武以袖掩其口曰：“勿复言。今启叔复为侍中，门下之事，一以仰委。”

及频请而帝不答，乾惧变，启神武，求为徐州。乃以乾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将行，帝闻其与神武言，怒，使谓神武曰：“高乾与朕私盟，今复反覆。”神武闻其与帝盟，亦恶之，乃封其前后密启以闻。帝对神武使诘乾。乾曰：“臣以身奉国，义尽忠贞。陛下既有异图，更言臣反覆。以匹夫加诸，尚或难免，况人主推恶，何以逃命？所谓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！功大身危，自昔然也。若死而有知，差无负庄帝。”诏遂赐死于门下省，年三十七。临死时，武卫将军元整监刑，谓曰：“颇有书及家人乎？”乾曰：“吾诸弟分张，各在异处，今日之事，想无全者。儿子既小，未有所识，亦恐巢倾卵破，夫欲何言！”后神武讨斛斯椿等，谓高昂曰：“若早用司空策，岂有今日之举？”天平初，赠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昭。以长子继叔袭祖次同乐城县侯，令第二子吕儿袭乾爵。

乾弟慎，字仲密，颇涉文史，与兄弟志尚不同，偏为父所爱。历位沧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尚书、光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天下初定，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自随。为政严酷，又纵左右，吏人苦之。乾死，仲密弃州，将归神武。武帝敕青州断其归路，慎间行至晋阳。神武以为大行台左丞，转尚书，当官无所回避。累迁御史中尉，选用御史，多其亲戚乡间，不称朝望，文襄奏令改选焉。

慎前妻，吏部郎中崔暹妹，为慎弃。暹时为文襄委任，乃为暹高嫁其妹，礼夕，亲临之。慎后妻赵郡李徽伯女也，艳且慧，兼善书记，工骑乘。慎之为沧州，甚重沙门显公，夜常语，久不寝。李氏患之，构之于慎，遂被拉杀。文襄闻其美，挑之，不从，衣尽破裂。李以告慎，慎由是积憾，且谓暹构己，遂罕所纠劾，多行纵舍。神武嫌责之，弥不自安。出为北豫州刺史，遂据武牢降西魏。

慎先入关，周文率众东出，败于芒山，慎妻子尽见禽。神武以其家勋，启慎一房配没而已。仲密妻逆口行中，文襄盛服见之，乃从焉。西魏以慎为侍中、司徒，迁太尉。慎弟昂。

昂字敖曹。其母张氏，始生一男二岁，令婢为汤，将浴之。婢置而去，养猿系解，以兒投鼎中，爛而死。张使积薪于村外，缚婢及猿焚杀之，扬其灰于漳水，然后哭之。

昂性似其母，幼时便有壮气。及长，倨傲，胆力过人，龙犀豹颈，姿体雄异。其父为求严师，令加捶撻。昂不遵师训，专事驰骋，每言：“男兒当横行天下，自取富贵，谁能端坐读书，作老博士也？”其父曰：“此兒不灭吾族，当大吾门。”以其昂藏敖曹，故以名字之。

少与兄乾数为劫掠，乡间畏之，无敢违忤。兄乾求博陵崔圣女为婚，崔氏不许。昂与兄往劫之，置女村外，谓兄曰：“何不行礼？”于是野合而归。乾及昂等并劫掠，父次同常系狱中，唯遇赦乃出。次同语人曰：“吾四子皆五眼，我死后岂有人与我一锹土邪？”及次同死，昂大起冢。对之曰：“老公！子生平畏不得一锹土，今被压，竟知为人不？”

昂以建义初，兄弟共举兵，既而奉魏庄帝旨散众。仍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封武城县伯。与兄乾俱为尔硃荣所黜，免归乡里。阴养壮士，又行抄掠。荣闻恶之，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，即送晋阳。及入洛，将昂自随，禁于驼牛署。既而荣死，庄帝即引见劳勉之。时尔硃世隆还逼宫阙，帝亲临大夏门指麾处分。昂既免縲绁，被甲横戈，与其从子长命，推锋径进，所向披靡。帝及观者，莫不壮之，即除直阁将军，赐帛千疋。昂以寇难尚繁，乃请还本乡招集部曲，仍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加北平将军。

及闻庄帝见害，京师不守，遂与父兄据信都起兵。尔硃世隆从叔殷州刺史羽生，率五千人掩至龙尾坂。昂将十余骑，不

擐甲而驰之。乾城守，绳下五百人追救，未及而昂已交兵，羽生败走。昂马槩绝世，左右无不一当百，时人比之项籍。神武至信都，开门奉迎。昂时在外略地，闻之，以乾为妇人，遗以布裙。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孙礼见之，昂乃与俱来。后废帝立，除冀州刺史以终其身。仍为大都督，率众从神武破尔硃兆于广阿。又讨四胡于韩陵。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、东方老等三千人，神武将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合。对曰：“敖曹所将部曲，练习已久，不烦更配。”神武从之。及战，神武军小却，兆等方乘之。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，横击，兆军大败。是日，微昂等，神武几殆。太昌初，始之冀州。寻加侍中、开府，进爵为侯。及兄乾被杀，乃将十余骑奔晋阳。神武向洛阳，令昂为前驱。武帝入关中，昂率五百骑倍道兼行，至崤、陕，不及而还。寻行豫州刺史。天平初，除侍中、司空公。昂以兄乾薨此位，固辞不拜，转司徒公。好著小帽，世因称司徒帽。

神武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，径趣商、洛。昂度河祭河伯曰：“河伯，水中之神；高敖曹，地上之虎。行经君所，故相决醉。”时山道峻阻，巴寇守险，昂转斗而进，莫有当锋。遂克上洛，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人山并将数十人，欲入蓝田关。会窦泰失利，神武召昂。昂不忍弃众，力战全军而还。时昂为流矢所中，创甚，顾左右曰：“吾死无恨，恨不见季式作刺史耳！”神武闻之，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。

昂还，复为军司、大都督，统七十六都督，与行台侯景练兵于武牢。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焉。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，贵召严祖，昂不时遣，枷其使。使者曰：“枷时易，脱时难。”昂使以刀就枷刎之，曰：“何难之有？”贵不敢校。明日，贵与昂坐，外白河役夫多溺死。贵曰：“头钱价汉，随之死。”昂怒，拔刀斫贵。贵走出还营，昂便鸣鼓会兵攻之。

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。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，唯恠昂。神武每申令三军，常为鲜卑言；昂若在列时，则为华言。昂尝诣相府，欲直入，门者不听，昂怒，引弓射之。神武知而不责。性好为诗，言甚陋鄙，神武每容之。元年，进封京兆郡公，与侯景等同攻独孤信于金墉。与周文帝战，败于芒阴，死之。

是役也，昂使奴京兆候西军。京兆于傅婢强取昂佩刀以行，昂执杀之。京兆曰：“三度救公大急，何忍以小事赐杀？”其夜，梦京兆以血涂己。寤而怒，使折其二胫。时刘桃棒在勃海，亦梦京兆言诉得理，将公付贼。桃棒知昂必死，遽奔焉。昂心轻敌，建旗盖以陵阵，西人尽锐攻之，一军皆没。昂轻骑东走河阳城，太守高永洛先与昂隙，闭门不受。昂仰呼求绳，又不得，拔刀穿阖，未彻，而追兵至。伏于桥下。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，问昂所在，奴示之。昂奋头曰：“来，与尔开国公！”追者斩之以去。先是，昂梦为此奴所杀，以告卢武，将杀之。武谏乃止，果及难。时年四十八。桃棒会丧于路。神武闻之，如丧肝胆，杖永洛二百。西魏赏斩昂首者布绢万段，岁岁稍与之，周亡犹未充。赠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忠武。西魏寻归赦曹首，犹可识。

先是，有鹊巢于庭中地上，家人怪之，及其首函至，置正当巢处。葬后，其妻张氏常见赦曹夜来旦去，有若生平。傍人莫见，唯犬随而吠之，岁余乃绝。其故吏东方老为南兖州刺史，追慕其恩，为立祠庙。灵像既成，头上坼裂，改而更作，裂如初，见者咸称神异。

子突骑嗣，早卒。文襄复亲简昂诸子，以第三子道额嗣。皇建初，追封昂永昌王，以道额袭。武平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入周，为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中，卒于黄州刺史。

昂弟季式，字子通，亦有胆气。太昌初，累迁尚食典御，寻加骠骑大将军。天平中，为济州刺史。季式兄弟贵盛，并有功于时，自领部曲千余人，马八百疋，衣甲器仗皆备，故能追督境内贼盗，多致克捷。时濮阳人杜灵椿等，又阳平路叔文徒党各为乱，季式并讨平之。有客尝谓季式曰：“濮阳、阳平乃是畿内，何忽遣私军远战？”季式曰：“我与国家同安危，岂有见贼不讨之理？若以此获罪，吾亦无恨。”

芒山之败，所亲部曲请季式奔梁。季式曰：“吾兄弟受国厚恩，与高王共定天下，一旦倾危而亡之，不义。”是役也，兄昂歿焉。兴和中，行晋州事。解州，仍镇永安。季式兄慎以武牢叛，遣信报季式。季式奔告神武，神武待之如初。武定中，除侍中，寻加冀州大中正、都督。以前后功，加仪同三司。天保初，封乘氏县子。寻迁太常卿。仍为都督，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。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，还京，坐被禁止。寻赦之。四年夏，发疽卒。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恭穆。

季式豪率好酒，又恃举家勋功，不拘检节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。在济州夜饮，忆元忠，开城门，令左右乘驿马持一壶酒往光州劝之。朝廷知而容之。兄慎叛后，少时解职。黄门郎司马消难，左仆射子如之子，又是神武婿，势盛当时。因退食暇，寻季式，酣歌留宿。旦日，重门并关，消难固请去。季式曰：“君以地势胁我邪？”消难拜谢请出，终不见许。酒至，不肯饮。季式索车轮括消难颈，又更索一车轮自括颈，引满相劝。消难不得已，笑而从之。方俱脱车轮，更留一宿。及消难出，方具言之。文襄辅政，白魏帝，赐消难美酒数石，珍羞十舆，并令朝士与季式亲狎者，就季式宅宴集。其被优遇如此。

自昂起兵，为羽翼者，有呼延族、刘贵珍、刘长秋、东方

老、刘士荣、成五彪、韩愿生、刘桃棒。随其建义者，有李希光、刘叔宗、刘孟和等。名显可知者，列之后云。

东方老，安德鬲人，与昂为部曲。文宣受禅，封阳平县伯，位南兖州刺史。后与萧轨等度江，没。

李希光，勃海蓼人，初随高乾起兵，后位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文宣责陈武帝废萧明，命仪同萧轨率希光、东方老、裴英起、王敬宝步骑数万，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，袭克石头城。五将名位相侔，英起以侍中为军司，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。军中抗礼，动必乖张。顿军丹杨城下，遇霖雨五十余日，故致败。将卒俱死，军士得还者十二三。

刘叔宗名纂，乐陵平昌人，归昂，位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刘孟和名协，浮阳饶安人，聚众附昂兄弟，位终大丞相司马，坐事死。其余并不知所终云。

神武初起兵，范阳卢曹亦以勇力称，为尔硃氏守，据蓟。神武厚礼召之，以昂相拟，曰：“宜来，与从叔为二曹。”曹愠曰：“将田舍儿比国土。”遂率其徒自蓟入海岛。得长人骨，以髑髅为马阜；胫长丈六尺，以为二槩。送其一于神武，诸将莫能用，唯彭乐强举之。未几，曹遇疾，恫声闻于外。巫言海神为祟，遂卒。其徒五百人皆服斩衰，葬毕潜散。曹身長九尺，鬢面甚雄，臂毛逆如猪鬣，力能拔树。性弘毅方重，常从客雅服，北州敬仰之。尝卧疾，犹申足以举二人。蠕蠕寇范阳，曹登城射之，矢出三百步，投弓于外，群虏莫能弯，乃去之。时有沙门昙赞，号为神力，唯曹与之角焉。昙赞闻叫声则胜。

论曰：高允践危祸之机，抗雷电之气，处死夷然，忘身济难，卒悟明主，保己全名。自非体邻知命，鉴昭穷达，亦何能若此。宜光宠四世，终享百龄。有魏以来，斯人而已。僧裕艺

用有闻，聿修之义。世礼贪而无道，能无及乎？子集学业优道，知名前世，儒俊之风，门旧不殒。德正受终之际，契协乱臣，虽钟淫虐，而名亦茂矣！乾邕兄弟，不阶尺土之资，奋臂河朔，自致勤王之举，神武因之，以成霸业。但以非颍川元从，异丰沛故人，腹心之寄，有所未允。露其启疏，假手天诛，枉滥之极，莫或过此。昂之胆力，气冠万夫，韩陵之下，风飞电击。然则齐氏元功，一门而已。其余托而义唱，亦足称云。

卷第三十二

列传第二十

崔鉴 兄孙伯谦

崔辩 孙士谦 士谦子彭 士谦弟说 说子弘度

崔挺 子孝芬 孙宣猷 曾孙仲方 仲方从叔昂

挺从子季舒 挺族孙暹

崔鉴，字神具，博陵安平人也。六世祖赞，魏尚书仆射。五世祖洪，晋吏部尚书。曾祖懿，字世茂，仕燕，位秘书监。祖遭，字景遇，位钜鹿令。父绰，少孤，学行修明，有名于世。与范阳卢玄、勃海高允、赵郡李灵等俱被征，寻以母老固辞。后为郡功曹，卒。鉴颇有文学，自中书博士转侍郎，赐爵桐庐县子。出为东徐州刺史。鉴欲安新附，人有年老者，表求假以守令，诏从之。又于州内铜冶为农具，兵人获利。卒，赠青州刺史、安平侯，谥曰康。子合，字贵和，少有时誉，袭爵桐庐子，位终常山太守。

合弟秉，少有志气，阳平王顺之为定州，秉为卫军府录事，带毋极令。时甄琛为长史，曾因公事，言竞之间，以拳击琛坠床。琛以本县长，笑而不论。其豪率若此。彭城王勰行寿春，秉从行，招致壮侠，以为部下。勰目之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当寄胆气于此人。”累迁广平内史，大纳财货，为清论所鄙。后为燕州刺史，为杜洛周攻围，坚守历年。朝廷遣都督元谭赴救，

谭败，乘奔定州，坐免官。太昌中，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频以老病求解，永熙三年，去职。薨，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曰靖穆。

长子忻，字伯悦，有世干。以郑俨之甥，累迁兼尚书左丞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。追赠殿中尚书、冀州刺史。

忻弟仲哲，早丧所生，为祖母宋氏所养。六岁，宋亡，啼慕不止，见者悲之。性恢达，常以将略自许。以军功赐爵安平县男。及父康于燕被围，泣诉朝廷，遂除别将，与都督元谭赴援，战歿。子长瑜，位至开府中兵参军。

长瑜子子枢，学涉好文词，经辩有才干。仕齐，位考功郎中，参议五礼，待诏文林馆。兼散骑常侍，聘周。使还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兼知度支。子枢明解世务，所居称职。因度支有受纳风闻，为御史劾，遇赦免。仕周，位至上士。预尉迟迥事，被诛。

子枢次弟子端，亦有才干，而文艺为优。历殿中侍御史，卒于通直散骑侍郎。子端弟子博，武平末，为河阳道行台郎。隋开皇末，卒于泗州刺史。

子博弟子发，有文才，武平末，秘书郎，修起居注。仕隋为秦王文学，卒于国子博士。

长瑜弟叔瓚，颇有学识，性好直言。其妻即齐昭信皇后姊也，文宣擢为魏尹丞。属蝗虫为灾，帝以问叔瓚。对曰：“案《汉书五行志》：‘土功不时，蝗虫作厉。’当今外筑长城，内兴三台，故致此灾。”帝大怒，令左右殴之，又擢其发，以溷汁沃其头，曳以出，由是废顿久之。后卒于阳平太守，赠本州刺史。

仲弟叔彦，位抚军。

叔彦弟季通，位司农少卿。季通子德立，好学，爱属文，

预撰《御览》，位济州别驾。

季通弟季良，风望闲雅，位太学博士，以征讨功，赐爵蒲阴县子，累迁太尉长史。及康东还乡，季良亦去职归养。后位中军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先康卒于家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简。康弟习，字贵礼，有世用，卒于河东太守，赠并州刺史。

鉴兄，字洛祖，行博陵太守。子文业，中书郎、钜鹿太守。文业子伯谦。

伯谦字士逊，贫居养母。齐神武召补相府兼功曹，称之曰：“崔伯谦清直奉公，真良佐也。”转七兵、殿中、左户三曹郎中。弟仲让为北豫州司马，与高慎同叛。坐免官。后历瀛州别驾、京畿司马。文襄将之晋阳，劳之曰：“卿聘足瀛部，已著康歌。督府务总，是用相授。”临别，又马上执手曰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卿宜深体此情。”族弟暹当时宠要，伯谦与之旧寮同门，非吉凶未尝造请，以雅道自居。

天保初，除济北太守，恩信大行，富者禁其奢侈，贫者劝课周给。县公田多沃壤，伯谦咸易之以给人。又改鞭，用熟皮为之，不忍见血，示耻而已。朝贵行过郡境，问人太守政何似？对曰：“府君恩化，古者所无。”诵人为歌曰：“崔府君，能临政。退田易鞭布威德，人无争。”客曰：“既称恩化，何因复威？”对曰：“长吏惮其威严，人庶蒙其恩惠，故兼言之。”以相府旧寮，例有加授，征赴鄴。百姓号泣遮道，数日不得前。

以弟仲让在关中，不复居内任，除南钜鹿太守。下车导以礼让，豪族皆改心整肃。事无巨细，必自亲览。在县有贫弱未理者，皆曰“我自告白须公，不虑不决”。在郡七年，狱无停囚。每有大使巡察，恆处上第。征拜银青光禄大夫。

伯谦少时读经、史，晚年好《老》、《庄》，容止俨然无愠

色，亲宾至，则置酒相娱。清言不及俗事，士大夫以为仪表。卒，赠南充州刺史，谥曰懿。伯谦弟仲让，仕西魏，位至鸿胪少卿。

崔辩，字神通，鉴之从祖弟也。祖琨，字景龙，行本郡太守。父经，赠兖州刺史。辩学涉经史，风仪整峻，献文征拜中书博士、武邑太守。政事之余，专以劝学。卒，赠安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长子景俊，鯁正有高风，好古博涉，以经明行修，征拜中书博士。历侍御史、主文中散。孝文赐名为逸。后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与著作郎韩兴宗参定朝仪。雅为孝文所知重，迁国子博士。每有公事，逸常被诏独进，博士特命自逸始。转通直散骑常侍、廷尉少卿，卒。

子巨伦，字孝宗，幼孤。及长，历涉经史，有文学武艺。叔楷为殷州，巨伦仍为长史、北道别将。在州陷贼，敛恤存亡，为贼所义。葛荣闻其才名，欲用为黄门郎，巨伦心恶之。至五月五日，会集官寮，令巨伦赠诗。巨伦乃曰：“五月五日时，天气已大热，狗便呀欲死，牛复喘吐舌。”以此自晦，获免。结死士，夜中南走，逢贼，俱恐不济。巨伦曰：“宁南死一寸，岂北生一尺！”便欺贼曰：“吾受敕而行。”贼熬火观敕，火未燃。巨伦手刃贼十余人，贼乃四溃，得马数匹。夜阴失道，唯看佛塔户而行。到洛阳，持节别将北讨。初，楷丧之始，巨伦收殡仓卒，事不周固；至是遂偷路改殡，并窃家口以归。寻授国子博士。

庄帝即位，除东濮阳太守。时河北纷梗，人避贼，多入郡界。岁俭饥乏，巨伦倾资贍恤，务相全济。时类高之。元颢入洛，据郡不从，庄帝还宫，封渔阳县男。后除光禄大夫。卒，子子武袭。

初，巨伦有姊，明慧有才行。因患眇一目，内外亲族，莫有求者。其家议欲下嫁之。巨伦姑，赵国李叔胤之妻，闻而悲感曰：“吾兄盛德，不幸早世，岂令此女，屈事卑族！”乃为子翼纳之。时人叹其义识。

逸弟模，字叔轨。身長八尺，围亦如之。出后其叔，雅有志度。萧宝夤讨关、陇，引为西征别将，屡有战功，封槐里县伯。后行岐州事，击贼，歿于阵。永熙中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、相州刺史。模弟楷。

楷字季则，为广平王怀文学。正始中，以王国官非其人，多被戮，唯楷与杨昱以数谏争获免。后为太子中舍人、左中郎将。以党附高肇，为中尉所劾。事在《高聪传》。楷性严烈，能摧挫豪强，时人语曰：“莫鋌郁买反彳解孤楷反

，付崔楷。”时冀、定数州频遭水害，楷上疏导之便宜，事遂施行。

孝昌初，置殷州，以楷为刺史，加后将军。楷将之州，人咸劝单身述职。楷曰：“单身赴任，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，将士又谁肯固志？”遂阖家赴州。贼势已逼，或劝减小弱以避之，乃遣第四女、第三男夜出。既而曰：“一朝送免儿女，将谓吾心不固。”遂命追还。及贼来攻，楷率力拒抗，莫不争夺，咸称崔公尚不惜百口，吾等何爱一身？力竭城陷，楷执节不屈，贼遂害之。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，朝野伤叹焉。赠侍中、镇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永熙中，又特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。

长子士元，沈雅有学尚。州陷，战没，赠平州刺史。

子育王，少以器干称，仕齐至起部郎。子文豹，字蔚，少有文才，本州大中正。士元弟士谦。

士谦，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。后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以士谦

为行台左丞。孝武西迁，士谦劝胜倍道兼行，谒帝关右，胜不能用。州人刘诞引侯景军奄至，胜与战，败绩，遂奔梁。士谦与俱行。及至梁，每乞师赴援。梁武虽不为出军，而嘉胜等志节，并许其还国。乃令士谦先，且通邻好。周文素闻其名，甚礼之，赐爵千乘县男。及胜至，拜太师长史，以功进爵为子，拜尚书右丞。从周文解洛阳围，经河桥战，加定州大中正、瀛州刺史。又破柳仲礼于随郡，讨李迁哲于魏兴，并有功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直州刺史。赐姓宇文氏。恭帝初，转利州刺史。

士谦性明悟，深晓政术，吏人畏而爱之。周保定二年，迁总管、安州刺史，加大将军，进爵武康郡公。天和中，授江陵总管、荆州刺史。州既统摄遐长，俗兼夷夏，又南接陈境，东邻齐寇。士谦外御强敌，内抚军人，风化大行，号称良牧。每年考绩，常为天下之最，屡有诏褒美焉。士谦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，虽被亲遇，而名位未显；及践其位，朝野以为荣。卒于州，阖境痛惜之，立祠堂，四时祭飨。子旷嗣。

士谦性至孝，与弟说特相友爱，虽复年位并高，资产皆无私焉。居家严肃，旷及说子弘度并奉其遗训云。

旷少温雅。大象末，位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浙州刺史。旷弟彭。

彭字子彭，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刚毅，有武略，工骑射，善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，并略通大义。仕周，累迁门正上士。隋文帝为相，周陈王纯镇齐州。帝恐其为变，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。彭未至齐州三十里，因诈病止传舍，遣人召纯。纯疑有变，多将从骑至彭所。彭请间，因顾骑士执而锁之。乃大言曰：“陈王有罪，诏征入朝，左右不得辄动。”左右愕然而去。至，拜上仪同。及践祚，迁监门郎将，兼领右卫长史，赐爵安阳县

男。再迁骠骑将军，恆典宿卫。性谨密，在省闼二十余年，当上，在仗危坐终日，未尝有堕容。上每谓曰：“卿当上日，我寝处自安。”又尝曰：“卿弓马固以绝人，颇知学不？”彭曰：“臣少爱《周礼》、《尚书》，休沐之暇，不敢废也。”上曰：“试为我言之。”彭因说君臣戒慎之义，上称善。观者以为知言。后加上开府，迁备身将军。

上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，有鸽鸣于梁上。命彭射之，中，上大悦，赐钱一万。及使者反，可汗复遣使请崔将军一与相见。上曰：“此必善射闻于虏庭。”遂遣之。及至，可汗召善射者数十人，因掷肉于野，以集飞鸢，遣其善射者射之，多不中。彭连发数矢，皆应弦而落。突厥莫不叹服。仁寿末，进爵安阳县公。炀帝即位，迁左领军大将军。时汉王谅初平，令彭镇遏山东，复领慈州事。卒，赠大将军，谥曰肃。子宝德嗣。

士谦弟说。说本名士约。少有气概，膂力过人，尤工骑射。贺拔胜牧荊州，以为假节、冠军将军、防城都督。又随奔梁。复自梁归西魏。授武卫将军、都督，封安昌县子。从周文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，进爵为侯，除京兆郡守。累迁都官尚书、定州大中正，改封安固县侯；赐姓宇文，并赐名说焉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万年县公。再迁总管、凉州刺史。说莅政强毅，百姓畏之。后除使持节、能和中三州、崇德等十三防诸军事，加授大将军，改封安平县公。建德四年，卒，赠廓、延等五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弘度。

弘度字摩诃衍。膂力绝人，仪貌魁岸，须面甚伟，性严酷。年十七，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，累转大都督。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，令弘度从焉。尝与训登楼，至上层，去地四五丈，俯临之。训曰：“可畏也！”弘度曰：“此何足畏？”欬擲下，至地无所损，训大奇之。后以战功授仪同。从平齐，

进上开府、鄴县公。寻从汝南公宇文神举破卢昌期于范阳，郟公韦孝宽经略淮南。以前后勋进位上大将军。袭父爵安平县公。

及尉迟迥反，弘度以行军总管从韦孝宽讨之，所当无不披靡。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。及破鄴城，迥窘迫升楼，弘度直上龙尾追之。迥将射弘度，弘度脱兜鍪谓曰：“今日各图国事，不得顾私。事既如此，早为身计，何所待也？”迥掷弓于地，骂大丞相极口，自杀。弘度顾弟弘升，使取迥头。进位上柱国。时行军总管例封国公，以弘度不时杀迥，纵致恶言，由是降爵一等为武乡郡公。

开皇初，以行军总管拒突厥于原州。还，拜华州刺史。纳妹为秦孝王妃。寻迁襄州总管。

弘度素贵，御下严急，所在令行禁止，盗贼屏迹。梁主萧琮来朝被止，以弘度为江陵总管，镇荆州。陈人惮之，不敢窥境。以行军总管从秦孝王平陈，赐物五千段。高智慧等作乱，复以行军总管隶杨素。弘度与素品同，而年长于素，素每屈下之，一旦隶素，意甚不平。素亦优容之。及还，以行军总管检校原州事，以备胡。无虏而还。上甚礼之，复以其弟弘升女为河南王妃。仁寿中，检校太府卿。

自以一门二妃，无所降下。每诫其寮吏曰：“人当诚恕，无得欺诳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后尝食鳖，侍者八九人。弘度问之曰：“鳖美乎？”人惧之，皆曰：“美。”弘度大骂曰：“佣奴！”何敢诳我？汝初未食鳖，安知其美？”俱杖之八十。官属百工见之，莫不汗流，无敢欺隐。时有屈突盖为武侯车骑，亦严刻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宁饮三斗醋，不见崔弘度；宁灸三斗艾，不逢屈突盖。”然弘度居家，子弟班白，动行捶楚，闺门整肃，为当世所称。未几秦王妃以罪诛，河南王妃复被废，弘度忧恚，谢病于家。诸弟乃与之别居，弥不得志。炀帝即位，

河南王为太子。帝将复立崔妃，遣中使就第宣旨。使者诣弘升家，弘度不之知。使者反，帝曰：“弘度有何言？”使者曰：“弘度称疾不起。”帝默然，其事竟寢。弘度忧愤，未几卒。

弘升字上客，在周为右侍上士。从平尉迟迥，以功拜上仪同。寻加上开府，封黄台县侯。隋文受禅，进爵为公，授骠骑将军。历慈郑二州刺史、襄州总管。以戚属故，待遇隆重。及河南王妃罪废，弘升亦免官。炀帝即位，历冀州刺史、信都太守，位金紫光禄大夫，转涿郡太守。辽东之役，检校左武卫大将军，指平壤。与宇文述等同败，奔还，发病卒。

崔挺，字双根，辩之从父弟也。父郁，位濮阳太守。挺幼孤，居丧尽礼，少敦学。五代同居，后频年饥，家始分析。挺与弟振推让田宅旧资，惟守墓田而已。家徒壁立，兄弟怡然，手不释卷。乡人有贍遗，挺辞而后受，仍亦散之。举秀才，射策高第。拜中书博士，转侍郎。以工书，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，赐爵秦昌子。转登闻令，迁典属国下大夫。以参议律令，赐帛、谷、马、牛等。尚书李冲甚重之。孝文以挺女为嫔。宋王刘昶南镇彭城，诏挺为长史，以疾辞免，乃以王肃为长史，其被遇如此。后拜昭武将军、光州刺史，风化大行。

及车驾幸兖州，召挺赴行在所，问以临边之略，因及文章。帝甚悦，谓曰：“别卿以来，倏焉二载。吾所缀文，以成一集，今当给卿副本。”顾谓侍臣曰：“拥旄者皆如此，何忧哉！”复还州。及散骑常侍张彝巡行风俗，谓曰：“彝受使巡方，采察谣讼，入境观政，实愧清使之名。”州旧掖城西北数里有斧山，峰岭高峻。北临沧海，南望岱岳。挺于顶上欲营观宇，故老曰：“此岭上，秋夏之际，常有暴雨。相传云是龙道，恐此观不可久立。”挺曰：“人龙相去，何远之有？虬龙倏忽，岂一路乎？”遂营之。数年间，果无风雨之异。挺既代，即为风

雨所毀，遂莫能立。众以为善化所感。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，遂立重制，一人犯罪逋亡，阖门充役。挺上书，以为《周书》父子罪不相及，以一人犯罪，延及阖门，岂不哀哉！辞甚雅切，帝纳之。

先是，州内少铁，器用皆求之他境。挺表复铁官，公私有赖。孝文将辨天下氏族，仍亦访定，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。掖县有人年逾九十，板輿造州。自称少曾充使林邑，得一美玉，方尺四寸，甚有光采，藏之海岛，垂六十岁，忻逢明政，今愿奉之。挺曰：“吾虽德谢古人，未能以玉为宝。”遣船随取，光润果然，迄不肯受，乃表送都。景明初，见代，老幼泣涕追随，缣帛送赠，悉不纳。

散骑常侍赵修得幸宣武，挺虽同州壤，未尝诣门。北海王详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以挺为司马，固辞不免。世人皆叹其屈，而挺处之夷然。详摄选，众人竞称考第，以求迁叙，挺终无言。详曰：“崔光州考级并未加授，宜投一牒，当为申请。蓬伯玉耻独为君子，亦何故默然？”挺曰：“阶级是圣朝大例，考课亦国之恆典，至于自炫求进，窃以羞之。”详大相称叹。其为司马，详未曾呼名，常称州号，以示优礼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景。光州故吏闻凶问，莫不悲感，共铸八尺铜象，于城东广固寺赴八关斋，追奉冥福。

初，崔光贫贱，挺贍遗衣食，常亲敬焉。又识邢峦、宋弁于童幼，世称其知人。历官三十余年，家资不益，食不重味，室无绮罗，闺门之内，雍雍如也。欲诸子恭敬廉让，因以孝为字。及葬，亲故多有赠唱，诸子推挺素志，一无所受。有子六人，长子孝芬。

孝芬字恭梓。早有才识，博学好文章。孝文召见，甚嗟赏之。李彪谓挺曰：“比见贤子谒帝，旨喻殊优，今当为绝群耳。”

挺曰：“卿自欲善处人父子之间，然斯言吾不敢闻也。”后袭父爵，累迁司空属、定州大中正。长于剖判，甚有能名，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。澄奏地制八条，孝芬所参定也。迁廷尉少卿。孝昌初，梁将裴邃等寇淮南，诏行台郟道元、都督河间王荣讨之。敕孝芬持节催令赴接，贼退而还。迁荆州刺史，兼尚书、南道行台，领军司，率诸将以援神俊，因代焉。孝芬遂从恆农道南入，敌便奔散，人还安堵。明帝嘉劳之。

后以元叉之党，与卢同、李奖等并除名，征还。又除孝芬为廷尉。章武王融以赃货被劾，孝芬案以重法。及融为都督，北讨鲜于修礼，时孝芬弟孝演率宗从在博陵，为贼攻陷，遇害。融密启云孝演入贼为逆，遂见收捕。全家投梁，遇赦乃还。后梁将成景俊逼彭城，孝芬兼尚书右丞，为徐州行台。孝芬将发，入辞。灵太后谓曰：“卿女今事我儿，与卿是亲。曾何相负，而内头元叉车内，称此姬须了却！”孝芬曰：“臣蒙国厚恩，义无斯语；假有斯语，谁能得闻？若有此闻，即此人于元叉亲密，过臣远矣。乞对之，足辨虚实。”太后乃有愧色。孝芬既至，景俊等力屈退走。以孝芬兼尚书，为徐、兖二州行台。

建义初，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反，引南贼围兖州行台。除孝芬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仍兼尚书、东道行台，与大都督刁宣往救援。与行台于侃时相接。至便围之，侃突围奔梁。永安中，授西兖州刺史；孝芬倦外役，固辞不行，仍为太常卿。太昌初，兼殿中尚书，后加仪同三司，兼吏部尚书。孝武帝入关，齐神武至洛，与尚书辛雄、刘廆等并被诛。没其家口，天平中，乃免之。

孝芬博闻口辩，善谈论，爱好后进，终日忻然。商榷古今，间以嘲谑，听者忘疲。文笔数十篇。有子八人。

长子勉，字宣祖，颇涉史传。普泰中，兼尚书右丞。勉善

附会，世论以浮竞讥之。为尚书令尔硃世隆所亲待，而尚书郎魏季景尤为世隆所知，勉与季景内颇不睦。季景于世隆求右丞，夺勉所兼；世隆启用季景，勉遂帐快自失。太昌初，除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定州大中正，敕左右厢出入。其家被收之际，逃免。后见齐神武，劳抚之。天平初，遣勉送勋贵妻子赴定州，因得还。属母李氏丧亡，勉哀号过性，遇病卒。无子，弟宣度以子龙子为后。勉弟猷。

猷字宣猷。少好学，风度闲雅。性鲠正，有军国筹略。普泰初，累迁司徒从事中郎。既遭家难，遂间行入关。及谒魏孝武，哀动左右。帝为之改容，目送曰：“忠孝之道，萃此一门。”即以本官奏门下事。大统初兼给事黄门郎、平原县伯。二年，正黄门。行军禽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猷常以本官从军典文翰。五年，除司徒左长史，加骠骑将军。时太庙初成，四时祭祀犹设俳優角抵之戏；其郊庙祭官，多有假兼。猷上疏谏；书奏，并纳焉。迁京兆尹。时婚姻礼嫁聚会之辰，多举音乐。又廛里富室，衣服奢淫，乃有织成文绣者。猷请禁断，事并施行。与卢辩等创修六官。十二年，除浙州刺史。十四年，侯景据河南归款，遣行台王思政赴之。周文与思政书曰：“崔宣猷智略明瞻，有应变之才。若有所疑，宜与量其可不。”思政初顿兵襄城，后于颍川为行台，并致书于猷。猷书曰：“襄城控带京洛，实当今之要地，如有动静，易相应接。颍川既邻寇境，又无山川之固，贼若潜来，径至城下。莫若顿兵襄城，为行台所。颍川置州，遣郭贤守。则表里胶固，人心易安，纵有不虞，岂能为患。”使人见周文，其以启闻。周文令依猷策。思政重启，求与朝廷立约，贼若水攻，乞一周为断；陆攻，请三岁为期。限内有事，不烦赴援。过此以往，惟朝廷所裁。乃许之。及颍川没，周文深追悔焉。以疾去职，属大军东征，周文赐以马，

随军与之筹略。十七年，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，赐姓宇文氏。

恭帝元年，周文欲开梁、汉旧路，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等五人开通车路，凿山堙谷五百余里，至于梁州。即以猷为都督、梁州刺史。及周文崩，始、利、沙、兴等诸州阻兵为逆，信、合、开、楚四州亦叛，唯梁州境内，人无二心。利州刺史崔士谦请援，猷遣兵六千赴之。信州粮尽，猷为送米四千斛。于是二镇获全。猷第二女，帝养为己女，封富平公主。

周明帝即位，征拜御正中大夫。时依《周礼》称天王，又不建年号。猷以为世有浇淳，故帝王因以沿革。今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天下。请遵秦汉，称皇帝，建年号。朝议从之。除司会中大夫，御正如故。明帝崩，遗诏立武帝。晋公护谓猷曰：“今奉遵遗旨。君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殷道尊尊，周道亲亲，今朝廷既遵《周礼》，无容辄违此义。”虽不行，时称其守正。

及陈将蔡皎来附，晋公护议欲南伐，公卿莫敢言。猷独进曰：“前岁东征，死伤过半，比虽加抚循，而创痍未复。近者长星为灾，乃上玄所以垂鉴诫也，岂可穷兵极武，而重其谴负哉？”议不从。后水军果败，而裨将元定等遂没江南。建德六年，拜少司徒，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文帝受禅，以猷前代旧齿，授大将军，进爵汲郡公。

开皇四年，卒，谥曰明。子仲方嗣。

仲方字不齐。少好读书，有文武才略。年十五，周文帝见而异之，令与诸子同就学。隋文帝亦在其中。由是与帝少相款密。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，转记室，迁司正大夫，与斛斯征、柳敏等同修礼律。后以军功授平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赐爵石城县男。时武帝阴有灭齐志，仲方献二十策，帝大奇之。复与少内史赴芬删定格式。寻从帝攻下晋州，又令仲方说下翼

城等四城，授仪同，进爵范阳县侯。后以行军长史从郟国公王轨禽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仲方策居多。宣帝嗣位，为少内史。

会帝崩，隋文帝为丞相，与仲方相见，握手极欢，仲方亦归心焉。其夜上便宜十八事，帝并嘉纳之。又劝帝应天受命，从之。及受禅，上召仲方与高颀议正朔服色事。仲方曰：“晋为金行，后魏为水，周为木，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统。又圣躬载诞之初，有赤光之瑞。车服旗牲，并宜用赤。”又劝上除六官，依汉魏之旧。并从之。进位上开府，授司农少卿，进爵固安县公。令发丁三万于朔方、灵武筑长城，东至黄河，西拒绥州，南至勃出岭，绵历七百里。明年，复令仲方发丁十万，于朔方已东，缘边险要，筑数十城，以遏胡寇。丁父艰，去职。末期，起为虢州刺史。上书论取陈之策曰：

臣谨案：晋太康元年，岁在庚子，晋武帝平吴。至今开皇六年，岁次丙午，合三百七载。《春秋宝乾图》云：“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”今三百之期，可谓至矣。陈氏草窃，起于丙子，至今丙午，又子午为冲，阴阳之忌。昔史赵有言曰：“陈，颍项之族，为水，故岁在鹑火以灭。”又云：“周武王克商，封胡公满于陈。”至鲁昭九年，陈灾，裨灶曰：“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，楚克之。”楚，祝融后也，为火正，故复灭陈。陈承舜后，舜承颍项。太岁左行，岁星右转；鹑火之岁，陈族再亡，戊午之年，妫虞运尽。语迹虽殊，考事无别。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。而国号为隋，隋与楚同分，楚是火正。午为鹑火，未为鹑首，申为实沈，酉为大梁。既当周、秦、晋、赵之分，若当此分发兵，将得岁之助。以今量古，陈灭不疑。臣谓午、未、申、酉并其数极。盖闻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况主圣臣良，兵强国富，陈既主昏于上，人讷于下，险无百二之固，众非九国之师，独此岛夷，而稽天讨！伏度朝廷，自有宏谟，

皞堯所见，冀申萤燭。今唯须武昌以下，蕲、和、徐、方、吴、海等州，更帖精兵，密营渡计；益、信、襄、荆、基、郢等州，速造舟楫，多张形势，为水战之具。蜀、汉二江，是其上流，水路冲要，必争之所。贼虽于流头、荆门、延洲、公安、巴陵、隐矶、夏口、盆城置船，然终聚汉口、峡口，以水战火决。若贼必以上流有军，令精兵赴援者，下流诸将，即须择便横度。如拥众自卫，上江水军，鼓行以前。虽恃九江五湖之险，非德无以为固；徒有三吴百越之兵，无恩不能自立。

上览，大悦。转基州刺史，征入朝。仲方因陈经略，上善之，赐以御袍裤并罗杂彩五百段，进位开府。及大举伐陈，以仲方为行军总管，与秦王会。及陈平，坐事免。未几，复位。

后数载，授会州总管。时诸羌犹未宾附，诏仲方击之，与贼三十余战，紫祖、四邻、望方、涉题、干碓、小铁围山、白男、弱水等赭都诸贼悉平。赐奴婢一百二十口、黄金三十斤。迁代州总管。总被征入朝。会文帝崩，汉王余党据吕州不下。炀帝遣周罗 攻之，中流矢卒。及令仲方代总其众，拔之，进位大将军。历户部、礼部尚书，坐事免。寻为国子祭酒，转太常卿。朝廷以其衰老，出拜上郡太守。以母忧去职，岁余起为信都太守。后乞骸骨，优诏许之，卒于家。子焘，位定陶令。宣猷弟宣度，位齐王开府司马、恆农太守。宣度弟宣轨，颇有才学，位尚书考功郎中，与弟宣质、宣静、宣略并早卒。

孝芬弟孝伟，赵郡太守。郡经葛荣离乱后，人皆卖鬻兒女。夏椹大熟，孝伟劝户人多收之，郡内乃安。教其人种植，招抚遗散，先恩后威，一周之后，流户大至。兴立学校，亲加劝厉，百姓赖之。卒郡，赠瀛州刺史，谥曰简。朝议谓为未申，复赠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一子昂。

昂字怀远，七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。伯父吏部尚书孝芬尝

谓亲友曰：“此兒终当远至，是吾家千里驹也。”

昂性端直，颇综文词。天平二年，文襄引为记室参军，季以腹心之任。及辅国政，召为开府长史，并摄京畿长史事。时勋将亲族宾客，多行不轨，孙腾、司马子如之门尤剧。昂受文襄密旨，以法绳之，未几间，内外齐肃。寻迁司徒右长史。时左府有阳平人吴宾为妄认继嗣事，披诉经久。长史王昕、郎中郑凭、掾卢斐、属王敬宝等穷其狱，始末积年，鞠掠不获实。司徒娄昭付昂推问，即日诘根绪，获其真状。昭叹曰：“左府都官数人，不如右府一长史。”昕、凭甚以为愧。

武定中，文襄普令内外极言得失。昂上书曰：“屯田之设，其来尚矣。曹魏破蜀，业以兴师。马晋平吴，兵因取给。朝廷顷以怀、洛两邑，邻接边境，薄屯丰稔，粮储已贍。准此而论，龟镜非远。其幽、安二州，控带奚贼、蠕蠕；徐、扬、兖、豫，连接吴越强邻。实藉转输之资，常劳私余之费。诸道别遣使营之，每考其勤惰，则人加劝励，仓廩充实，供军济国，实谓在兹。其次，法狱之重，人命所悬。顷者官司纠察，多不审练，乃闻缘浅入深，未有雪大为小，咸以畏避嫌疑，共相残刻。至如钱绢粟麦，其状难分，径指为赃，罪从此定。乞勒群司，务存获实。如此则有息将来，必无枉滥。”文襄纳之。后除尚书左丞，其年兼度支尚书。左丞之兼尚书，近代未有，朝野荣之。度支水漕陆运，昂设转输相入之差，付给新陈之法，有利于人，遂为常式。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，有利军国。文襄以问昂。昂曰：“亦既官煮，须断人灶，官力虽多，不及人广。请准关市，薄为灶税，私馆官给，彼此有宜。”朝廷从之。

武定六年，甘露降宫阙，文武同贺。魏帝问右仆射崔暹、尚书杨愔、崔甝、邢邵、散骑常侍魏收、御史中丞陆操、国子祭酒李泽曰：“可各言德绩感致所由。”次至昂，昂曰：“吉

凶两门，不由符瑞，故桑雉之戒，实启中兴；小鸟孕大，未闻福感。所愿陛下，虽休勿休，允答天意。”帝为敛容。后摄都官尚书，上劝田事七条。寻兼太府卿。齐受禅，改散骑常侍，兼大司农卿。二寺所掌，世号繁剧，昂校理有术，下无奸伪。又奏上横市妄费事三十四条。其年，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式，仍封华阳县男。又诏删定律令，损益礼乐，令尚书右仆射瑒等四十三人在领军府议定。帝寻幸晋阳。将发，敕递相遵率；不者，命昂以闻。昂部分科条，校正今古，手所增损，十有七八。转廷尉卿。

昂号深文，世论不以平恕相许。又与尚书卢斐，别典京畿诏狱，并有残刻之声。至于推绳大事，理可明言是非，不至冤酷。有濮阳子沈子遐，赍侯景铁券，告徐州都督府长史毕义绪期举兵应景；又卫尉卿杜弼门生郝子宽，告弼诽谤，并与元子雄谋逆。帝盛怒，付昂穷鞫。昂皆执正雪免，告者引妄获罪。天保三年，除度支尚书。时有肴藏小吏，因内臣投书告事，又别有飞书告事者，并付昂穷检。昂言笑间，咸得情，告者辞穷，并引嫌状。于是飞书遂绝。转都官尚书，仍兼都官事，食济州北郡干。

文宣幸东山，谓曰：“旧人多出为州，当用卿为令仆，勿望刺史。卿六十外，当与卿本州。中间，州不可得也。”后九卿以上陪集东宫，帝指昂及尉瑾、司马子瑞谓皇太子曰：“此是国家名臣，汝宜记之。”未几，复侍宴金凤台，历数诸人，咸有罪负，至昂，曰：“崔昂直臣，魏收才士，妇兄妹夫，俱省罪过。”十年，除兼右仆射，数日，即拜为真，未几，还为兼。杨愔少时与昂不平，文宣崩后，遂免昂右仆射，除仪同三司、光禄勋。皇建元年，转太常卿。河清元年，兼御史中丞，太常如故。

昂从甥李公统坐高归彦事诛。依律，妇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宫。时公统母年始五十余而称六十，公统舅宣宝求吏以免其姊。昂弗知，录尚书、彭城王浟发其事，竟坐除名。三年，复为五兵尚书，迁祠部。天统元年，卒，赠赵州刺史。

昂有风调才识，奋立坚正刚直之名。然好揣上情，感激时主，或陈便宜蠲省，或列阴私罪失。深为文宣所知赏，朝之大事，多以委之。情尚严猛，每行鞭撻，虽苦楚万端，对之自若。前则崔暹、季舒为之亲援，后乃高德正是其中表，常有挟恃，意色矜高。以此不为名流归服。有五子。第三子液，字君洽，颇习文藻，有学涉，风仪器局为时论所许。以奉朝请待诏文林馆。隋开皇中，为中书侍郎。

孝伟弟孝演，字则伯，出继伯父。性通率，美须髯，姿貌魁杰，少无宦情，沈浮乡里。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参军，因罢归。及鲜于修礼起逆，遇害。无子，弟孝直以子士游为后。

孝直字叔广，身长八尺，眉目疏朗，早有志尚。稍迁直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尔硃兆入洛，孝直以天下未宁，去职归乡里。太昌中，除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辞不赴。卒于家，诫诸子曰：“吾才疏效薄，于国无功。若朝廷复加赠谥，宜循吾意，不得祇受。若致干求，则非吾意。”子士顺，位太府卿。

孝直弟孝政，字季让。十岁挺亡，号哭不绝，见者为之悲惨。志尚贞立，博学经史，雅好辞赋。丧纪特所留情，衣服制度，手能执造。位太尉汝南王悦行参军。

孝芬兄弟孝义慈厚，弟孝演、孝政先亡，孝芬等哭泣哀恻，绝肉蔬食，容貌毁瘠，见者伤之。孝伟等奉孝芬尽恭顺之礼，坐食进退，孝芬不命则不敢也。鸡鸣而起，且温颜色，一钱尺帛，不入私房，吉凶有须，聚对分给。诸妇亦相亲爱，有无共之。始挺兄弟同居，孝芬叔振既亡后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，

若事所生。旦夕温清，出入启覲，家事巨细，一以谘决。每兄弟出行，有获财物，尺寸以上，皆入李之库；四时分贲，李氏自裁之，如此二十余岁。抚从弟宣伯、子朗，如同气焉。挺弟振。

振字延根。少有学行，居家孝，为宗族所称。为秘书中散，在内谨敕，为孝文所知。孝文南讨，自高阳内史征兼尚书左丞，留京。振既才干被擢，当世以为荣。迁太子庶子。景明初，除长兼廷尉少卿。振有公断，以明察称。河内太守陆琇与咸阳王禧同谋为逆，禧败事发，振穷案之。时琇内外亲党及当朝贵要咸为言之，振研核切至，终无纵缓，遂毙之于狱。其奉法如此。除肆州刺史，在任有政绩。卒于河东太守，赠南兖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振历官四十余载，考课恆为称职，议者善之。子子朗，美容貌，涉猎经史，少温厚，有风尚。位侍御史，加平东将军，卒。挺从父子瑜，字仲琏，少孤，有学业，位鸿胪少卿，封高邑男，赠瀛州刺史。子孟舒，字长才，袭父爵，位广平太守。卒，赠殷州刺史、镇东将军，谥曰康。孟舒弟仲舒，位鄴县令。仲舒弟季舒，最知名。

季舒字叔正。少孤，性明敏，涉猎经史，长于尺牍，有当世才具。年十七，为州主簿。为大将军、赵郡公琛所器重，言之齐神武。神武亲简丞郎，补季舒大行台都官郎中。文襄辅政，转大将军中兵参军，甚见亲宠。以魏帝左右，须置腹心，擢拜中书侍郎。文襄为中书监，移门下机事，总归中书。又季舒善音乐，故内伎亦回隶焉。内伎属中书，自季舒始也。文襄每进书魏帝，有所谏请，或文词繁杂，季舒辄修饰通之，得申劝戒而已。静帝报答霸朝，恆与季舒论之，云崔中书是我妳母。转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主衣都统。虽迹在魏朝，而归心霸府，密谋

大计，皆得预闻。于是宾客辐凑，倾身接礼，甚得名誉，势倾崔暹。暹尝于朝堂屏人拜之曰：“暹若得仆射，皆叔父之恩。”其权重如此。

时勋贵多不法，文襄无所纵舍，外议以季舒及崔暹等所为，甚被怨嫉。及文襄遇难，文宣将赴晋阳，黄门郎阳休之劝季舒从，曰：“一日不朝，其间容刀。”季舒性爱声色，心在闲放，遂不请行，欲恣其行乐。司马子如缘宿憾，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列其过状。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，徙北边。天保初，文宣知其无罪，追为将作大匠。再迁侍中，俄兼尚书左仆射、仪同三司，大被恩遇。乾明初，杨愔以文宣遗旨，停其仆射。遭母丧解任。起服，除光禄勋，兼中兵尚书。出为齐州刺史。坐遣人度淮平市，亦有赃贿事，为御史所劾，会赦不问。武成居藩，曾病，文宣令季舒疗病，备尽心力。大宁初，追还，引入慰勉。累迁度支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营昭阳殿，敕令监造，以判事式。为胡长仁密言其短，出为西兖州刺史。为进典签于吏部，被责免官。又以诣广宁王宅，决韦鞭数十。及武成崩，不得预于哭泣。久之，除胶州刺史，迁侍中、开府，食新安、河阴二郡干。加左光禄大夫，待诏文林馆，监撰《御览》。加特进，监国史。

季舒素好图籍，暮年转更精勤，兼推荐人士，奖劝文学，议声翕然，远近称美。祖珽受委，奏季舒总监内作。珽被出，韩长鸾以为珽党，亦欲出之。属车驾将适晋阳，季舒与张雕议，以为寿春被围，大军出拒，言使往还，须禀节度。兼道路小人，或相惊恐，云大驾向并州，畏避南寇，若不启谏，必动人情。遂与从驾文官，连名进谏。时贵臣赵彦深、唐邕、段孝言等初亦同心，临时疑贰，季舒与争，未决。长鸾遂奏云：“汉兒文官，连名总署，声云谏止向并州，其实未必不反，宜加诛戮。”

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合章殿，以季舒、张雕、刘逖、封孝琰、裴泽、郭遵等为首，并斩之殿庭。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。自外同署，将加鞭撻，赵彦深执谏获免。季舒等家属男女徙北边，妻女及子妇配奚官，小男下蚕室，没入货产。

季舒本好医术，天保中于徙所无事，更锐意研精，遂为名手，多所全济。虽位望转高，未曾懈怠；纵贫贱厮养，亦为之疗护。

庶子长君，尚书右外兵郎中。次镜玄，著作佐郎。并流于长城。未几，季舒等六人妻，以年老放出。后南安王思好更称朝廷罪恶，以季舒等见害为词，悉召六人兄弟子侄随军趣晋阳。事败，长君等并从戮。六人之妻，又迫入官。周武帝灭齐，诏斛律光与季舒等六人同被优赠，季舒赠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挺从祖弟敬邕，性长者，为左中郎将，以军功赐爵临淄男，位营州刺史。库莫奚国有马数百疋，因风入境，敬邕悉令送还，于是夷人感附。卒于太中大夫，赠济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敬邕从弟接，字愿宾。容貌魁伟，放迈自高，不拘检。为中书博士、乐陵内史。雅为任城王澄所礼待，及澄为本部，接了无人王敬，王忻然容下之。后为乐陵太守，还乡卒。

挺族子纂，字叔则。博学有文才，既不为时知，乃著《无谈子论》。寻为廷尉正，每有大狱，多所据明，有当官之誉。时太原王静自廷尉监迁少卿，纂耻居其下，乃与静书，辞气抑扬，无上下礼。入启求解位。后为洛阳令，卒，赠司徒左长史。

纂兄穆，字子和，雅有度量，州辟主簿，卒。穆子暹。

暹字季伦。少为书生，避地勃海，依高乾，以妹妻其弟慎。慎后临沧、光二州，启暹为工史，委以职事。赵郡公琛镇定州，辟为开府谘议，随琛往晋阳。神武与语悦之，以兼丞相长史。

神武举兵将入洛，留暹佐琛，凡百后事，一以属暹，握手殷勤，至于三四。琛后以罪被责，暹亦黜免。尉景为并州，起暹为别驾。文襄代景，转暹为开府谏议，仍行别驾事。从文襄镇抚鄴都，加散骑常侍，迁左丞、吏部郎，领定州大中正，主议《麟趾格》。暹亲遇日隆，好荐人士，言邢邵宜亲重。言论之际，邵遂毁暹。文襄不悦，谓暹曰：“卿说子才长，子才专言卿短，此痴人也。”暹曰：“子才言暹短，暹说子才长，皆是实事，不为痴也。”高慎之叛，伪与暹隙，神武后知之，欲发其事而杀暹，文襄苦救得止。迁御史中尉，选毕义云、卢潜、宋钦道、李愔、崔贍、杜蕤、嵇晔、郗伯伟、崔子武、李广皆为御史，世称其知人。文襄欲假暹威势，诸公在坐朝，令暹后通名，因待以殊礼。暹乃高视徐步，两人擎裾而入，文襄分庭对揖。暹不让席而坐，觞再行，便辞退。文襄曰：“下官薄有蔬食，公少留。”暹曰：“适受敕，在台检校。”遂不待食而去，文襄降送之。旬日后，文襄与诸公出之东山，遇暹在道，前驱为赤棒所击，文襄回马避之。

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，及尚书元羨、殷州刺史慕容献，又弹太师司州牧咸阳王恆、并州刺史可硃浑道元、冀州刺史韩轨，罪与鄴下诸贵，极言褒美，且诚属之。先是僧尼猥滥，暹奏设科条篇，沙门法上为昭玄都以检约之。

神武如鄴，群官迎于紫陌。神武握暹手劳之曰：“小兒任重才轻，非中尉何有今日？荣华富贵，直是中尉自取，高欢父子无以相报。”赐暹马，使骑之以从，且行且语。暹下拜，马惊走，神武亲为拥之而授辔。魏帝宴华林园，谓神武曰：“自顷所在百司，多有贪暴。朝廷中有用心公平，直言弹劾，不避亲戚者，王可劝酒。”神武降阶跪言：“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，谨奉明旨，敢以酒劝，并臣所射赐物千段，乞以回赐。”帝又

褒美之。于是文襄亦催暹酒，神武亲为之抃。文襄退，谓暹曰：“我尚畏羨，何况余人！”神武将还晋阳，又以所乘马加彩物赐暹。由是威名日盛，内外莫不畏服。

神武崩，未发丧，文襄以暹为度支尚书，监国史，兼右仆射，委以心腹之寄，仍为魏帝侍读。暹忧国如家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文襄盛宠王昭仪，欲立为正室。暹谏曰：“天命未改，魏室尚存，公主无罪，不容弃辱。”文襄意不悦，苦请乃从之。文襄车服过度，诛戮变常，言谈进止，或有亏失。暹每厉色极言，文襄亦为之止。临淮王孝友被文襄狎爱，数歌舞戏谑于前，顾见暹，辄敛容而止。有狱囚数百，文襄尽欲诛之，每催文帐，暹故缓之，不以时进，文襄意释，竟免。司州别驾司马仲粲、中从事陆士佩并被文襄殴击，付狱将饿杀，暹送食药，为致言而释之。

自出身从官，常日晏乃归。侵晓则与兄弟跪问母之起居，暮则尝食视寝，然后至外斋，对亲宾论事，或与沙门辩玄理，夜久乃还寝。一生不问家产，魏、梁通和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，暹唯寄求佛经。梁武帝闻之，缮写，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。

然好大言，调戏无节。尝密令沙门明藏著《佛论》而署己名，传诸江表。子达拏，年十三，令儒者权会教其解《周易》两字，乃集朝贵名流，命达拏高坐开讲。同郡睦仲让阳屈服之，暹用仲让为司徒中郎。鄴下为之语曰：“讲义两行得中郎。”仲让官至右丞。此皆暹之短也。

文宣初嗣霸业，司马子如、韩轨等挟旧怨，言暹罪重。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，去纠察法官，黜崔暹，则得远近人意，文宣从之。及践阼，谮毁者犹不息，帝令都督陈山提、舍人独孤永业搜暹家。甚贫匮，得神武、文襄与暹书千余纸，多论军国

大事。帝嗟赏之。仍不免众口，流暹于马城，昼则负土供役，夜则置诸地牢。岁余，奴告暹谋反，锁赴晋阳，穷验无实。

先是，文襄疑文宣佯愚，虑其有后变，将阴图之，以问暹。暹曰：“尝与二郎俱在行位，试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，乃将犀手板换暹竹者，自揩拭而玩视之，以是知其实痴。不足虑也。”帝既锁暹，责其往昔打背。暹自陈所对文襄之言，明己功以赎死。帝悟曰：“我免祸，乃暹之力。”释而劳之，使行太原郡事，迁太常卿。谓群臣曰：“崔暹清正，天下无双，卿等不及也。”初，文襄欲以最小妹嫁与暹子达拏，会崩，遂寝。至是，宴于宣光殿，群臣多在焉，文宣谓暹曰：“贤子达拏甚有才学，亡兄长女乐安公主，魏帝外甥，胜朕诸妹，思成大兄宿志，故欲作婚姻。”乃以主降达拏。暹寻迁中书监，兼并省右仆射。是时法网已严，官司难于剖决，系狱者千余人。暹初上省，便大录囚，旬月间，断雪略尽。文襄时欲封暹，神武亦欲封之，暹并固辞。文宣数出游，多至暹宅，以暹女为皇太子妃，李后不可，乃止。天保八年，迁尚书右仆射、仪同三司。时调绢以七丈为匹，暹言之，乃依旧焉。帝谓左右曰：“崔暹谏我余酒过多，然我饮酒何所废？”常山王私谓暹曰：“至尊威严多醉，太后尚不能致言，吾兄弟杜口。仆射独犯颜，内外深相感愧。”十年，卒，帝抚灵哭之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定州刺史，谥曰贞节。

达拏温良廉谨，有识学。位仪同三司、司农卿，周御府大夫。大象中使鄴，属尉迟迥起兵，以为总管司马。迥平，伏诛。初，文宣尝问乐安公主：“达拏于汝何似？”答云：“甚相敬，唯阿家憎儿。”文宣令宫人召达拏母入而杀之，投漳水。齐灭，达拏杀主以复仇。暹兄谋开。

纂从祖弟游，字延叔，少有风概。为东郡太守。郡有盐户，

常供州郡为兵，子孙见丁从役。矜其劳苦，乃为表闻，请听更代，郡内感之。太学旧在城内，游移置城南闲敞处，亲自说经，当时学者莫不劝勉，号为良守。正光中，除南秦州刺史。

先是，州人杨松柏、洛德兄弟数为反叛，游深加招慰，兄弟俱至。松柏既郡之豪帅，感恩奖喻，郡贼咸来归款，且以过在前政，不复自疑，游乃因宴会，一时俱斩。于是外人以其不信，合境皆反。正光五年，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为逆。数日后，游知必不安，谋欲出外，寻为城人韩祖香等所攻。游事窘登楼，慷慨悲叹，乃推下小女而杀之，义不为群小所辱，为祖香等害。永安中，赠散骑常侍、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子伏护。

论曰：崔鉴以文业应利用之秋，世家有业，余庆不已，人位继轨，亦为盛哉！辩器业著闻，位不远到；逸德优官薄，仍世恨之。模雄壮之烈，楷忠贞之操，杀身成义，临难如归，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！士谦昆弟非唯武毅见重，忠公之称，亦足嘉云。挺兄弟风操高亮，怀文抱质，历事著闻，见重朝野，继世承家，门族并著，市朝可变，人焉不绝。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赞务，则嘉谋屡陈，出抚宣条，则威恩具举。仲方之兼资文武，雅长谋算，伐陈之策，信为深远。弈世载德，夫岂徒然？昂智足立功，能足干事，霸朝委遇，良有以焉。而谢彼仁心，安兹苛政，晚途遭蹶，理其宜也。季舒蹈龙逢之节，季伦受分庭之遇，虽遭逢异日，得丧不同，考其遗迹，而荣名一也，盖所谓彼有人焉。

卷第三十三

列传第二十一

李灵 曾孙元忠、浑 弟子璨

璨曾孙德饶 公绪

李顺 玄孙元操

李孝伯 兄孙谧 谧弟子士谦

李裔 子子雄

李义深 弟幼廉

李灵，字武符，赵郡平棘人也。父颺，字小同，恬静好学，有声赵、魏间。道武平中原，闻其已亡，哀惜之，赠宣威将军、兰陵太守。

神禧中，太武征天下才俊，灵至，拜中书博士。再迁淮阳太守。以学优，选授文成皇帝经，加中散、内博士，赐爵高邑子。文成践阼，卒于洛州刺史，赠定州刺史、钜鹿公，谥曰简。

子恢袭，以师傅子，拜长安镇副将，进爵为侯，假钜鹿公。后东平王道符谋反，遇害，赠定州刺史、钜鹿公，谥曰贞。恢弟综，事见于后。

长子悦祖，袭爵高邑侯，例降为伯，卒。悦祖子瑾，字伯琼，袭，位大司农卿。瑾淳谨好学，老而不倦。卒，赠司空。

悦祖弟显甫，豪侠知名，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，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，显甫为其宗主。以军功赐爵平棘子，位

河南太守，赠安州刺史，谥曰安。

子元忠，少厉志操。粗览书史及阴阳术数，有巧思，居丧以孝闻。袭爵平棘子，魏清河王怿为营明堂大都督，引为主簿。遭母忧去任，归李鱼川。尝亡二马，既获盗，即以与之。在母丧，哭泣哀动旁人，而饮酒骑射不废，曰：“礼岂为我？”初元忠以母多患，专心医药，遂善方技，性仁恕，无贵贱皆为救疗。家素富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，元忠焚契免责，乡人甚敬之。孝庄时，盗贼蜂起，清河有五百人西戍；还经南赵郡，以路梗，共投元忠，奉绢千余匹。元忠唯受一匹，杀五牛以食之，遣奴为导，曰：“若逢贼，但道李元忠遣。”如言，贼皆舍避。及葛荣起，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，坐于大榭树下，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。贼至，元忠辄却之。葛荣曰：“我自中山至此，连为赵李所破，则何以能成大事？”乃悉众攻围，执元忠以随军。贼平，就拜南赵郡太守。好酒，无政绩。

及庄帝幽崩，元忠弃官，潜图义举。会齐神武东出，元忠便乘露车载素箏浊酒以奉迎。神武闻其酒客，未即见之。元忠下车独坐，酌酒擘脯食之，谓门者曰：“本言公招延俊杰，今闻国士到门，不能吐哺辍洗，其人可知。还吾刺，勿复通也。”门者以告，神武遽见之。引入，觞再行，元忠车上取箏鼓之，长歌慷慨。歌阕。谓神武曰：“天下形势可见，明公犹欲事尔殊乎？”神武曰：“富贵皆由他，安敢不尽节。”元忠曰：“非英雄也。高乾岂兄弟曾来未？”是时，高乾邕已见，神武因给曰：“从叔辈粗，何肯来？”元忠曰：“虽粗，并解事。”神武曰：“赵郡醉！”使人扶出，元忠不肯起。孙腾进曰：“此君天遣来，不可违也。”神武乃复留与言，元忠慷慨流涕，神武亦悲不自胜。元忠进从横之策，深见嘉纳。又谓神武曰：“殷州小，无粮仗，不足以注大事。冀州大藩，若向冀州，高

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人。殷州便以赐委。冀、殷合，沧、瀛、幽、定自然弭从。唯刘诞黠胡，或当乖拒，然非明公之敌。”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谢焉。时殷州刺史尔硃羽生阻兵据州，元忠聚众与大军禽斩之。神武即令行殷州事。累迁太常卿、殷州大中正。后以从兄瑾年长，以中正让之。

魏孝武帝纳神武女为后，诏元忠致娉于晋阳。每宴席论旧事，元忠曰：“昔日建义，轰轰大乐，比来寂寥无人问，更欲觅建义处。”神武抚掌笑曰：“此人逼我起兵。”赐白马一匹。元忠戏曰：“若不与侍中，当更觅建义处。”神武曰：“建义处不虑无，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。”元忠曰：“止为此翁难遇，所以不去。”因捋神武须大笑。神武悉其雅意，深重之。后神武奉送皇后，仍田于晋泽，元忠马倒，良久乃苏。神武亲自抚视，封晋阳县伯。后为光州刺史，时州境灾俭，人皆菜色，元忠表求赈贷，被报听用万石。元忠以为少，遂出十五万石赈之。事讫，表陈，朝廷嘉而不责。征拜侍中。

元忠虽处要任，初不以物务干怀，唯以声酒自娱，大率常醉。家事大小，了不关心。园庭罗种果药，亲朋寻诣，必留连宴赏。每挟弹携壶，游遨里闾。每言宁无食，不可使我无酒；阮步兵吾师也，孔少府岂欺我哉。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，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。神武欲用为仆射，文襄言其放达常醉，不可委以台阁。其子搔闻之，请节酒。元忠曰：“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；尔爱仆射时，宜勿饮酒。”每言于执事，云年渐迟暮，乞在闲冗，以养余年，乃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曾贡文襄王蒲桃一盘，文襄报以百缣，其见赏重如此。

孙腾司马子如尝诣元忠，逢其方坐树下，葛巾拥被，对壶独酌。庭室芜旷，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。呼妻出，衣不曳地。二公相视，叹息而去，大饷米绢，受而散之。俄复以本官领卫

尉卿。卒，有米三石，酒数斛，书籍药物，充满筐架。未及赙至，金蝉质绢，乃得敛焉。赠司徒，谥曰敬惠。初，元忠将仕，梦手执炬入其父墓。中夜惊起，甚恶之。旦告其受业师，占云：“大吉，可谓光照先人也。”竟如其占。

性甚工弹，弹桐叶常出一孔，掷枣栗而弹之，十中七八。尝从文襄入谒魏帝，有梟鸣殿上，文襄命元忠弹之，问得几丸而落，对曰：“一丸奉至尊威灵，一丸承大将军意气，两丸足矣！”如其言而落之。子搔嗣。

搔字德沈，少聪敏，有才艺。曾采诸声，别造一器，号曰八弦，时人称有思理。武定末，自丞相记室除河内太守。居数载，流人尽复。代至，将还都，父老号泣，追送二百余里，生为立碑。终于仪曹郎。

搔妹曰法行，幼好道，截指自誓不嫁，遂为尼。所居去鄴三百里，往来恆步，在路或不得食，饮水而已。逢屠牵牛，脱衣求赎，泣而随之。雉兔驯狎，入其山居房室。齐亡后，遭时大检，施糜粥于路。异母弟宗侃与族人孝衡争地相毁，尼曰：“我有地，二家欲得者，任来取之，何为轻致忿讼？”宗侃等惭，遂让为闲田。

浑字季初，灵之曾孙也。祖综，行河间郡，早卒。父遵，字良轨，有业尚，为魏冀州征东府司马。京兆王愉冀州起逆，遇害。赠幽州刺史，谥曰简。

浑以父死王事，除给事中。后以四方多难，求为青州征东司马，与河间邢邵、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，同赴青、齐。未几而尔硃荣入洛，衣冠殄尽，物论以为知几。时河北流移人聚青土，众逾二十万，共劫河间邢杲为主，起自北海，袭东阳。青州刺史元世俊欲谋诛之，府人遂猜贰。浑乃与长史崔光韶具陈祸福，由是歃血而盟，上下还睦。普泰中，崔社客反于海岱，

攻围青州，诏浑为都官尚书、东北道行台，赴援。社客诸城各自固保，浑以社客贼之根本，乌合易离，若衔枚夜袭，便可禽殄。如社客就禽，诸郡可传檄而定。诸将尚迟疑，浑乃决行。果禽社客，斩首送洛阳，海隅清定。

天平初，丁母忧，行丧冢侧，殆将灭性。武定初，兼散骑常侍、聘梁使主。梁武谓曰：“伯阳之后，久而弥盛，赵李人物，今实居多。”使还，为东郡太守。以赃贿征还。齐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，置诸庭。浑抗言曰：“将军今日犹自礼贤邪？”文襄笑而舍之。齐天保初，除太子少保。时太常邢邵为少师，吏部尚书杨愔为少傅，论者荣之。以参禅代仪注，赐爵泾阳县男。文宣以魏《麟趾格》未精，诏浑与邢邵、崔甌、魏收、王昕、李伯伦等修撰。尝谓魏收曰：“雕虫小技，我不如卿；国典朝章，卿不如我。”寻除海州刺史。后土人共围州城，城中多石无井，常食海水，贼绝其路。城内先有一，夏旱涸竭，浑斋戒朝服而祈焉，一朝天雨，泉流涌溢。贼以为神，应时骇散。浑捕斩渠帅，传首鄴都。浑妾郭，在州干政纳货，坐免，卒于鄴。

子湛，字处元，涉猎文史，有家风。兼通直散骑常侍、聘陈使副，袭爵泾阳男。浑与弟绘、纬俱为聘使主，湛又为使副，是以赵郡人士，目为四使。

绘字敬文。六岁便求入学，家人以偶年俗忌，不许，遂窃其姊笔牋用之。未逾晦朔，遂通《急就章》，内外以为非常儿。及长，仪貌端伟，神情朗俊。第五舅河间邢晏每与言，叹其高远，曰：“若披烟雾，如对珠玉，宅相之寄，良在此甥。”后敕撰五礼，绘与太原王义同掌军礼。魏静帝于显扬殿讲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，绘与从弟褰、裴伯茂、魏收、卢元明等俱为录议，简举可观。历中书侍郎、丞相司马。每霸朝文武总集，对扬王庭，

常令绘先发言端，为群僚之首。音祠辩正，风仪都雅，听者悚然，文襄益加敬异。又掌仪注。武定初，兼散骑常侍，为聘使主。梁武问高相今在何处？黑獭若为形容？高相作何经略？绘敷对明辩，梁武称佳。与梁人泛言氏族，袁狎曰：“未若我本出自黄帝，姓在十四之限。”绘曰：“兄所出虽远，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！”一坐皆笑。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，绘独守清尚，梁人重其廉洁。

使还，拜高阳内史。郡境旧有三猛兽，人常患之。绘欲修槛，遂因斗俱死于郡西。咸以为化感所致，皆劝申上。绘曰：“猛兽因斗而毙，自是偶然，贪此为功，人将窥我。”竟不听。高阳旧多陂淀，绘至后，淀水皆涸，乃置农正，专主劝课，垦田倍增，家给人足。瀛州三郡人俱诣州，请为绘立碑于郡街。神武东巡郡国，在瀛州城西驻马久立，使郎中陈元康喻慰之。河间太守崔谏，恃其弟暹势，从绘乞麋角鸽羽。绘答书曰：“鸽有六翮，飞则冲天；麋有四足，走便入海。下官肤体疏懒，手足迟钝，不能近追飞走，远事佞人。”时文襄使暹选司徒左长史，暹荐绘，既而不果，咸谓由此书。

及文襄嗣业，普代山东诸郡，其特降书征者，唯绘与清河太守辛术二人而已。至，补大将军从事中郎，迁司马。文襄以前司徒侯景进贤冠赐绘曰：“卿但直心事孤，当用卿为三公，莫学侯景叛也。”及文宣嗣事，仍为丞相司马。天保初，除司徒右长史。绘质性方重，未尝趣事权门，以此久而沈屈。卒，赠南青州刺史，谥曰景。子君道，有父风。

绘弟纬，字乾经，少聪慧，有才学。与舅子河间邢昕少相伦辈，晚不逮之。位中散大夫。聘梁使主、侍中李神俊举纬尚书南主客郎。纬前后接对凡十八人，颇为称职。鄴下为之语曰：“学则浑、绘、纬，口则绘、纬、浑。”齐文襄摄选，以纬为

司徒谘议参军，谓曰：“自郎署至此，所谓不次，以卿人才，故有此举耳。”梁谢兰来聘，劳之。兰问安平诸崔，纬曰：“子玉以还，雕龙绝矣。”崔暹闻之怒。纬诣门谢之，暹上马不顾。纬语人曰：“虽失要人意，聘梁使不得舍我。”武定五年，兼散骑常侍，使梁。纬常逸游放达，自号：“隐君”，萧然有绝尘之意。使还，除太子家令，卒。齐初，赠北徐州刺史，谥曰文。

璨字世显，灵弟赵郡太守均之子也。身長八尺五寸，容貌魁伟。受学于梁祚，位中书郎，雅为高允所知。天安初，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彭城降，诏镇南大将军博陵公尉元、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等迎之，献文复以璨参二府军事。安都率文武出迎，元不加礼接，安都还城，遂不降。宋将张永、沈攸之等先屯下碭，元令璨与中书郎高间入彭城说安都，即与俱载赴军。元等入城，收管籥。其夜，永攻南门，不克退还。璨劝元乘永，永失据，攻永米船，大破之，于是遂定淮北。加璨宁朔将军，与张说对为兖州刺史，安帖初附。以参定徐州功，赐爵始丰侯，卒，谥曰懿。子元茂袭爵。

元茂以宽雅著称，位司徒司马、彭城镇副将，人吏安之。卒，赠显武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谥曰顺。子秀之，字凤起，袭爵，位尚书都官郎。秀之弟子云，字凤升；子云弟子羽，字凤降；子羽弟子岳，字凤峙。秀之等并早孤，事母孝谨，兄弟容貌并魁伟，风度审正，而皆早卒。凤升子道宗，位直阁将军。道宗弟德林，司徒中兵参军。

元茂弟宣茂，太和初，拜中书博士，后兼定州大中正，受乡人财货，为御史所劾，除名。正始初，除太中大夫，迁光禄勋。与游肇往复，肇善之。卒于幽州刺史，遗令薄葬，赠齐州刺史，谥曰惠。

子籍之，字脩远，性谨正，粗涉书史。位司徒谘议参军、太中大夫。著《忠诰》一篇，文多不载。卒，赠定州刺史。子彻，仕齐，位尚书左丞。彻子纯，隋开皇中为介州长史。

纯子德饶，字世文。少聪敏好学，有至性。弱冠仕隋为校书郎，仍直内史省，参掌文翰。转监察御史，纠正不避权贵。大业三年，迁司隶从事。每巡四方，理冤枉，褒孝悌。虽位秩未通，德行为当时所重。凡与交结，皆海内髦彦。

性至孝，父母寝疾，辄终日不食，十旬不解衣。及丁忧，水浆不入口五日；哀恸，呕血数升。及送葬，会仲冬积雪，行四十余里，单纁徒跣，号踊几绝。会葬者千余人，莫不为之流涕。后甘露降于庭树，有鸠巢其庐，纳言杨达巡省河北，诣庐吊慰之，因改所居村名为孝敬村，里为和顺里。后为金河县长，未之官，属群盗蜂起，贼帅格谦、孙宣雅等十余头聚众于勃海，有敕许其归首。谦等惧，不敢降，以德饶信行有闻，遣奏曰：“若德饶来者，即相率归首。”帝遣德饶往勃海慰诸贼。至冠氏，会他贼攻陷县城，见害。

其弟德劬，性重然诺。大业末为离石郡司法书佐，太守杨子崇特礼之。及义兵起，子崇遇害，弃尸城下。德劬赴哭尽哀，收瘞之。至介休，诣义师请葬子崇。见许，因赠子崇官，令德劬为使者，往离石礼葬子崇。彻弟公绪。

公绪字穆叔，性聪敏，博通经传。魏末为冀州司马，属疾去官，绝迹赞皇山。齐天保初，以侍御史征，不就。公绪沈冥乐道，又不闲时务，故誓心不仕。尤明天文，善图纬之学，尝谓子弟曰：“吾观齐之分野，福德不多，国家祚终四七。”及齐亡岁，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。公绪雅好著书，撰《典言》十卷、《礼质疑》五卷、《丧服章句》一卷、《古今略记》二十卷、《玄子》五卷、《赵记》八卷、《赵语》十二卷，并行

于世。公绪既善阴阳之术，有秘记，传之子孙而不好焉，临终取以投火。子少通，有学行。

公绪弟概，字季节，少好学。然性倨傲，每对诸兄弟，露髻披服，略无少长之礼。为齐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，进侧集，题云“富春公主撰”。闲缓不任事，每被讥诮。除殿中侍御史，修国史。后为太子舍人，为副使聘于江南。江南多以僧寺停客，出入常袒露。还，坐事解。后卒于并州功曹参军。撰《战国春秋》及《音谱》并行于世。又自简诗赋二十四首，谓之《达生丈人集》。其序曰：“达生丈人者，生于战国之世，爵里姓名无闻焉尔，时人揆其行己，强为之号。颇好属文，成辄弃藁。常持论文云：古人有言，性情生于欲。又曰人之性静，欲实汨之。然则性也者，所受于天，神识是也，故为形骸之主；情也者所受于性，嗜欲是也，故为形骸之役。由此言之，情性之辩，断焉殊异。故其身泰，则均齐死生，尘垢名利，纵酒恣色，所以养情；否，则屏除爱著，摈落枝体，收神反听，所以养识。是以遇荣乐而无染，遭厄穷而不闷，或出人间，或栖物表，逍遥寄托，莫知所终。”

李顺，字德正，钜鹿公灵之从父弟也。父系，慕容垂散骑侍郎、东武城令。道武定中原，以为平棘令。卒，赠赵郡太守、平棘男。

顺博涉经史，有计策。神瑞中，拜中书博士，转中书侍郎。从征蠕蠕，以筹略，赐爵平棘子。太武将讨赫连昌，谓崔浩曰：“朕前北征，李顺献策数事，实合经略大谋。今欲使总前驱之事，何如？”浩曰：“顺智足周务，实如圣旨。但臣与之婚姻，深知其行，然性果于去就，不可专委。”帝乃止。初，浩弟娶顺妹，又以弟子娶顺女，虽婚媾，而浩颇轻顺，顺又不伏，由是潜相猜忌，故浩毁之。至统万，大破昌军，顺谋功居多。

后征统万，昌出逆战，顺破其左军。及克统万，帝赐诸将珍宝杂物，顺固辞，唯取书数千卷，帝善之。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又从击赫连定于平凉。三秦平，进爵为侯，迁四部尚书，甚见宠待。

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，帝欲简行人，崔浩曰：“宜令清德重臣，奉诏褒慰，尚书顺即其人也。”帝曰：“顺纳言大臣，不宜方为此使，若蒙逊身执玉帛而朝于朕，复何以加之？”浩曰：“邢贞使吴，亦魏之太常，苟事是宜，无嫌于重。”帝从之，以顺为太常，策拜蒙逊为太傅，凉王。使还，拜使持节、都督四州诸军事、长安镇都大将、宁西将军、开府，进爵高平公。未几，征为四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延和初，使凉。蒙逊辞疾，箕坐隐几，无起动状。顺正色大言曰：“不谓此叟无礼，乃至于是！”握节而出。蒙逊使中兵校郎杨定归追顺曰：“太常云朝廷赐不拜之诏，是以敢自安耳；若曰尔拜尔跪，而不承命，乃小臣之罪矣。”顺曰：“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公赐胙，命曰伯舅无拜，而桓公降而拜受。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诏，而使偃蹇自取，此乃速祸之道。”蒙逊拜伏尽礼。

顺还，帝问与蒙逊往复辞，及其政教得失。顺曰：“蒙逊专威河右，三十许年，经涉艰难，粗识机变，虽不能贻厥孙谋，犹足以终其一世。但前岁表许十月送县无忤，及臣往迎，便乖本意，不臣不信，于是而甚。以臣观之，不复周矣。”帝曰：“若如卿言，则效在无远，袭世之后，早晚当灭。”对曰：“臣略见其子，并非才俊。如闻敦煌太守牧犍，器性粗立，若继蒙逊，必此人也。然比之于父，金云不逮，殆天所用资圣明也。”帝曰：“朕方事于东，未暇营西，如卿所言，三五年间，不足为晚。”及蒙逊死问至，太武谓顺曰：“卿言蒙逊死，验矣；又言牧犍立，何其妙哉！朕克凉州，亦当不远。”于是赐

绢千匹、厩马一乘，宠待弥厚，政无巨细，无所不参。崔浩恶之。

顺凡使凉州十二回，太武称其能。而蒙逊数与顺游宴，颇有悖言，恐顺泄之，以金宝纳顺怀中，故蒙逊罪衅得不闻。又西域沙门昙无忏有方术，在凉州，诏追之。顺受蒙逊金，听杀之。浩并知之，密言于帝。帝未之信。太延三年，顺复使凉州，及还，帝问以将平河右计，顺以人劳既久，不可频动，帝从之。五年，议征凉州，顺以凉州乏水草，不宜远征。崔浩固以为宜征，帝从浩议。及至姑臧，甚丰水草，帝与景穆书，颇嫌顺。后谓浩曰：“卿昔所言，今果验矣。”克凉州后，闻受蒙逊金而听其杀昙无忏，益嫌之。犹以宠旧，未加其罪，尚诏顺差次群臣，赐以爵位。顺颇受纳，品第不平。凉州人徐桀发其事，浩又毁之。帝大怒，刑顺于城西。顺死后数年，其从父弟孝伯为太武知重，居中用事。及浩诛，帝怒甚，谓孝伯曰：“卿从兄往虽误国，朕意亦未至此。由浩，遂杀卿从兄。”皇兴初，顺子敷等贵宠，献文追赠顺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高平王，谥曰宣王。妻邢氏曰孝妃。顺四子。

长子敷，字景文。真君二年，选入中书教学，以忠谨给侍东宫，以为中散。与诜、卢遐、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。敷性谦恭，加有文学，文成宠遇之。迁秘书下大夫，赐爵平棘子。后兼录南部，迁散骑常侍、南部尚书、中书监，领内外秘书，袭爵高平公。朝政大议，事无不关。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、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、悬瓠降，于时朝议谓未必可信，敷乃固执必然。乃遣师接援，淮海宁辑。敷既见待二世，兄弟亲戚在朝者十余人。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。诜列其隐罪二十余条，献文大怒，皇兴四年，诛敷兄弟，削顺位号为庶人。敷从弟显德、妹夫广平宋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，同时伏法。敷兄弟敦崇

孝义，家门有礼，至于居丧法度，吉凶书记，皆合典则，为北州所称美。既致斯祸，时人叹惜之。

敷弟式，字景则，学业知名。位西兖州刺史、濮阳侯。式自以家据权要，心虑危祸，常敕津吏，台有使者，必先启然后度之。既而使人卒至，始云南过，既济，突入执式赴都，与兄俱死。

子宪，字仲轨，清粹善风仪，好学有器度。太和初，袭爵，又降为伯。拜秘书中散，雅为孝文知赏。后拜赵郡太守。赵修与其州里，修归葬父母也，牧守以下畏之累迹，宪不为屈，时人高之。后以党附高肇，为御史所劾。正光五年，行雍州刺史，寻除七兵尚书。孝昌中，除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淮南大都督。及梁平北大将军元树等来寇，宪力屈而降。因求还国。既至，敕付廷尉。宪女婿安乐王鉴据相州反，灵太后谓鉴心怀劫胁，遂诏赐宪死。永熙中，赠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靖。子希远，字景冲，早卒。希远子祖俊，袭祖爵。

希远弟希宗，字景玄。性宽和，仪貌雅丽，有才学。位金紫光禄大夫。齐神武擢为中外府长史。文宣帝纳其第二女为皇后。位上党太守，卒。赠司空公、殷州刺史，谥曰文简。

希宗长子祖升，仪容瑰丽，垂手过膝，文学足以自通。位齐州刺史。淫于从兵妻，见杀。

祖升弟祖勋，位给事黄门侍郎。齐文宣以其女为济南王妃。除侍中，封丹杨郡王，寻改封公。济南即位，除赵州刺史。济南废，还除金紫光禄大夫。大宁中，昭信后有宠于武成，除齐州刺史。赃贿狼籍，坐免官。复起为光州刺史。祖勋性贪慢，兼其妻崔氏骄豪干政，时论鄙之。女侍中陆媪母元氏，即祖勋妻姨，为此附会，又除西兖州刺史、殿中尚书。祖勋无才干，自少及长，居官无可称述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。武平中，将封

后兄君璧等为王，还复祖勋王爵。其弟祖钦封竟陵王，位光禄卿。祖勋第三弟祖纳，兄弟中最有识尚，以经史被知，卒于散骑常侍。

希宗弟希仁，字景山，有学识。卒于侍中、太子詹事。子公统，仕齐，位员外郎。高归彦之反，公统为之谋主。归彦败，伏法。其母崔氏当没官，其弟宣宝行赍，改籍注老。事发，武成帝倍杀之，肝脑涂地。

希仁弟骞，字希义，博涉经史，文藻富赡。位散骑常侍、殷州大中正、尚书左丞。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梁。后坐事免，论者以为非罪。骞尝赠亲友卢元明、魏收诗云：“监河爱升水，苏子惜余明。益州达友趣，廷尉辩交情。”盖失职之志云。后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卒。其文笔别有集录。齐受禅，赠仪同三司，谥曰文惠。

骞弟希礼，字景节，性敦厚，容止枢机，动遵礼度。起家著作佐郎，修起居注。历位太常少卿，兼廷尉少卿，行魏尹事，豫州刺史。仍居议曹，与邢邵等议定礼律。卒于信州刺史。

子孝贞，字元操，好学善属文。仕齐，释褐司徒府参军事。与弟孝基同见吏部郎中陆昂。昂戏之曰：“弟名孝基，兄其替矣！”孝贞对曰：“礼虽不肖，请附子臧。”昂握手曰：“士固不妄有名，吾贤必当远至。”简静，不妄通接宾客。射策甲科，拜给事中。稍迁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李翥使陈。

孝贞从姊则昭信皇后，从兄祖勋女为废帝济南王妃，祖钦女一为后主娥英，一为琅邪王俨妃，祖勋叔骞女为安德王延宗妃。诸房子女，多有才貌，又因昭信后，所以与帝室姻媾重叠。兄弟并以文学自达，耻为外戚家。于时黄门侍郎高乾和亲要用事，求婚于孝贞，孝贞拒之。由是有隙，阴谮之，出为太尉府外兵参军。后历中书舍人。

武平中，出为博陵太守，不得志。寻为司州别驾。后复兼散骑常侍，聘周使副。还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待诏文林馆，假仪同三司。以美于词令，敕与中书侍郎李若、李德林别掌宣传诏敕。周武帝平齐，授仪同三司、小典祀下大夫。宣帝即位，转吏部下大夫。隋文帝为丞相，孝贞从韦孝宽讨尉迟迥，以功授上仪同三司。开皇初，拜冯翊太守，为犯庙讳，于是称字元操。

后数岁，迁蒙州刺史，吏人安之。自此不复留意文笔。人问其故，慨然叹曰：“五十之年，倏焉已过，鬓垂素发，筋力已衰，宦意文情，一时尽矣，悲夫！”然每暇日，辄引宾客，弦歌对酒，终日为欢。后征拜内史侍郎，与内史令李德林参典文翰。元操无干剧之用，颇称不理。上谴怒之，敕御史劾其事。由是出为金州刺史，卒官。所著文集三十卷行于世，子元玉。

元操弟孝基，亦有才学，风词甚美。以卫尉丞待诏文林馆，位仪曹郎中。孝基弟孝俊，太子洗马。孝俊弟孝威，字季重，涉学有器干，兄弟之中，最为敦笃。位太尉外兵参军，修起居注。仕隋，礼部侍郎、大理少卿。

式弟弈，字景世，美容貌，有才艺。位都官尚书、安平侯，与兄敷同死。太和初，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，及诛讫，存问宪等一两家，岁时赐以布帛。

弈弟冏，字道度，少为中散，逃避得免。后历位度支尚书。太和二十一年，孝文幸长安，冏以咸阳山河险固，秦、汉旧都，劝帝去洛阳都之。后孝文引见冏，笑谓曰：“昔娄敬一说，汉祖即日西驾。尚书今以西京说朕，使朕不废东辕。当是献可理殊，所以今古相反耳。”冏曰：“昔汉祖起于布衣，欲藉险以自固，娄敬之言，符于本旨。今陛下德洽四海，事同隆周，是以愚臣献说，不能上动。”帝大悦。

性鯁烈，敢直言，常面折孝文，弹驳公卿，无所回避，百寮皆惮之。孝文常加优礼，每车驾巡幸，恆兼尚书右仆射。虽才学不及诸兄，然公强当世，堪济过之。卒。

子祐，字长禧，笃穆友于，见称于世。历位给事中，累迁博陵太守，所在亦以清干著。顺弟修基，陈留太守，卒。子探幽，高平太守。探幽兄子洪鸾，河间太守。

李孝伯，高平公顺从父弟也。父曾，少以郑氏《礼》、《左氏春秋》教授为业。郡三辟功曹，并不就，曰：“功曹之职，虽曰乡选高第，犹是郡吏耳；北面事人，亦何容易。”州辟主簿，到官月余，乃叹曰：“梁敬叔云‘州郡之职，徒劳人耳’。道之不行，身之忧也。”遂还家讲授。道武时，为赵郡太守，令行禁止。并州丁零数为山东害，知曾能得百姓死力，惮不入境。贼于常山界得一死鹿，贼长谓赵郡地也，责之，还令送鹿故处。郡谣曰：“诈作赵郡鹿，犹胜常山粟。”其见惮如此。卒，赠荆州刺史、柏仁子，谥曰懿。

孝伯少传父业，博综群言，美风仪，动有法度。从兄言之太武，征为中散，谓曰“真卿家千里驹也”。迁秘书奏事中散，转散骑侍郎、光禄大夫，赐爵魏昌子。以军国机密，甚见亲宠，谋谟切秘，时人莫能知。迁北部尚书。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，进爵寿光侯。

真君末，宋文帝闻车驾南伐，遣其弟太尉、江夏王义恭率众赴彭城。太武至彭城，登亚父冢以望城内，遣送其俘蒯应至小市门，宣诏劳问。义恭等问应士马数，曰：“中军四十余万。”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人献酒二器、甘蔗百挺，并请骆驼。帝明旦复登亚父冢，遣孝伯至小市门，骏亦使其长史张畅对。孝伯曰：“主上有诏诏太尉、安北，可暂出门，欲与相见。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。”畅曰：“有诏之言，何得称之于此？”

孝伯曰：“卿家太尉、安北是人臣不？纵为邻国之君，何不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？又何至杜门绝桥？”暢曰：“二王以魏帝营垒未立，此精甲十万，恐轻相陵践，故且闭城。待彼休息兵士，然后共修战场，克日交戏。”孝伯曰：“令行禁止，主将常事，何用废桥杜门？复何以十万夸大？我亦有良马百万，复可以此相矜。”既开门，暢屏人却仗，出受赐物。孝伯曰：“诏以貂裘赐太尉，骆驼骡马赐安北。”义恭献皮袴褶一具，骏奉酒二器、甘蔗百挺。帝又遣赐义恭、骏等氈各一领，盐各九种，并胡鼓。孝伯曰：“有后诏：凡此诸盐，各有所宜。白盐食盐，主上自所食；黑盐疗腹胀气满，末之六铢，以酒而服；胡盐疗目痛；戎盐疗诸疮；赤盐、驳盐、臭盐、马齿盐四种，并非食盐。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来至朕间，见朕小大，知朕老少，观朕为人？”暢曰：“魏帝为人，久为往来所具，故不复遣信。”义恭献蜡烛十挺，骏献锦一匹。

孝伯风容闲雅，应答如流，暢及左右甚相嗟叹。帝大喜，进爵宣城公。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秦州刺史，卒。赠征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昭公。

孝伯体度恢雅，明达政事，朝野贵贱，咸推重之。景穆曾启太武，广征俊秀，帝曰：“朕有一孝伯，足理天下，何用多为？假复求访，此人辈亦何可得？”其见贵如此。性方慎忠厚，每朝廷事有所不足，必手自书表，切言陈谏。或不从者，至于再三，削灭藁草，家人不见。公廷论议，常引纲纪。或有言事者，孝伯恣其所陈，假有是非，终不抑折。及见帝，言其所长，初不隐人姓名，以为已善。故衣冠之士，服其雅正。自崔浩诛后，军国谋谟，咸出孝伯。太武宠眷，有亚于浩，亦以宰辅遇之。献替补阙，其迹不见，时人莫得而知。卒之日，远近哀伤焉。孝伯美名，闻于遐迩。李彪使江南，齐武帝谓曰：“北有

李孝伯，于卿远近？”其为远人所知若此。

其妻崔贲女，高明妇人，生一子元显。崔氏卒后纳翟氏，不以为妻，憎忌元显。后遇劫，元显见害，世云翟氏所为也。元显志气甚高，为时人所伤惜。翟氏二子，安人、安上，并有风度。安人袭爵寿光侯，司徒司马。无子，爵除。安上钜鹿太守，亦早卒。安人第豹子后追理先封，卒不得袭。

孝伯兄祥，字元善。学传家业，乡党宗之。位中书博士。时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，以祥为军司。略地至陈、汝，淮北之人诣军降者七千余户，迁之兖、豫之南，置淮阳郡以抚之。拜祥太守，流人归者万余家，百姓安业。迁河间太守，有威恩之称。徵拜中书侍郎，人有千余上书，乞留数年，朝廷不许。卒官，追赠定州刺史、平棘子，谥曰宪。

子安世，幼聪悟。兴安二年，文成帝引见侍郎、博士子，简其秀俊，欲以为中书学生。安世年十一，帝见其尚小，引问之。安世陈说父祖，甚有次第，即以为生。帝每幸国学，恆独被引问。诏曰：“汝但守此至大，不虑不富贵。”天安初，拜中散，以谨慎，帝亲爱之。累迁主客令。

齐使刘纘朝贡，安世奉诏劳之。安世美容貌，善举止，纘等自相谓曰：“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！”纘等呼安世为典客。安世曰：“何以亡秦之官，称于上国？”纘曰：“世异之号，凡有几也？”安世曰：“周谓掌客，秦改典客，汉名鸿胪，今日主客。君等不欲影响文、武，而殷勤亡秦。”纘又指方山曰：“此山去燕然远近？”安世曰：“亦石头之与番禺耳。”

时每有江南使至，多出藏内珍物，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，令使任情交易。使至金玉肆问价，纘曰：“北方金玉大贱，当是山川所出？”安世曰：“圣朝不贵金玉，所以同于瓦砾；又皇上德通神明，山不爱宝，故川无金，山无玉。”纘初将大

市，得安世言，惭而罢。迁主客给事中。

时人困饥流散，豪右多有占夺，安世乃上疏陈均量之制，孝文深纳之。后均田之制，起于此矣。出为相州刺史，假赵郡公。敦农桑，断淫祀。西门豹、史起有功于人者，为之修饰庙堂。表荐广平宋翻、阳平路恃庆，皆为朝廷善士。初，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，残掠不已，前刺史薛道 亲往讨之，大为波败，遂为逋逃之藪，公私成患。百姓语曰：“李波小妹字雍容，褰裙逐马如卷蓬。左射右射必叠双，妇女尚如此，男子那可逢！”安世设方略，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，斩于鄴市，州内肃然。病卒于家。

安世妻博陵崔氏，生一子枏。崔氏以妒悍见出，又尚沧水公主，生二子，谥、郁。

枏字琚罗，涉历史传，颇有文才，气尚豪爽，公强当世。太师、高阳王雍表荐枏为友。时人多绝户为沙门，枏上言：“三千之罪，莫大于不孝，不孝之大，无过于绝祀。安得轻纵背礼之情，而肆其向法之意；缺当世之礼，而求将来之益；弃堂堂之政，而从鬼教乎？”沙门都统僧暹等忿枏鬼教之言，以枏为谤毁佛法，泣诉灵太后。责之，枏自理曰：“鬼神之名皆是通灵达称。佛非天非地，本出于人，名之为鬼，愚谓非谤。”灵太后虽以枏言为允，然不免暹等意，犹罚枏金一两。

转尚书郎，随萧宝夤西征，以枏为统军。枏德洽乡闾，招募雄勇，其乐从者数百骑。枏倾家赈恤，率之西讨。宝夤见枏至，拊其肩曰：“子远来，吾事办矣。”故其下每有战功，军中号曰李公骑。宝夤启枏为左丞，仍为别将，军机戎政，皆与参决。宝夤又启为中书侍郎。还朝，除岐州刺史，坐辞不赴任，免官。建义初，河阴遇害。初赠尚书右仆射、殷州刺史，后又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

俶倬有大志，好饮酒，笃于亲知。每谓弟郁曰：“士大夫学问，稽博古今而罢，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？”与弟谧特相友爱。谧在乡物故，枵恸哭绝气，久而方苏，不食数日，期年形骸毁悴，人伦哀叹之。

谧字永和，少好学，周览百氏。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，数年后，璠还就谧请业。同门生为之语曰：“青成蓝，蓝谢青，师何常，在明经。”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，辞以授弟郁，诏许之。州再举秀才，公府二辟，并不就。唯以琴书为业，有绝世之心。览《考工记》《大戴礼盛德篇》，以明堂之制不同，遂著《明堂制度论》曰：

余谓论事辩物，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；援证定疑，必有验于周、孔之遗训，然后可以称准的矣。今礼文残缺，圣言靡存，明堂之制，谁使正之？是以后人纷纭，竞兴异论，五九之说，各信其习。是非无准，得失相半，故历代纷纭，靡所取正。乃使裴颢云：“今群儒纷纭，互相掎摭，就令其象可得而图。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，为设虚器耳。况汉氏所作，四维之个，复不能令各处其辰。愚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，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。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”斯岂不以群儒舛互，并乖其实，据义求衷，莫适可从哉？但恨典文残灭，求之靡据而已矣，乃复遂去室牖诸制。施之于教，未知其所隆政，求之于情，未可喻其所以必须，惜哉言乎！仲尼有言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，岂彼一羊哉？推此而论，则圣人之于礼，殷勤而重之；裴颢之于礼，任意而忽之，是则颢贤于仲尼矣！以斯观之，裴氏子以不达失礼之旨也。余窃不自量，颇有鄙意，据理寻义，以求其真；贵合雅衷，不苟偏信。乃藉之以《礼传》，考之以训注；博采先贤之言，广搜通儒之说；量其当否，参其同异，

弃其所短，收其所长，推义察图，以折厥衷，岂敢必善，聊亦合其言志矣。

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，然校其大略，则二途而已。言五室者，则据《周礼考工》之记以为本，是康成之徒所执。言九室者则案《大戴盛德》之篇以为源，是伯喈之伦所持。此二书虽非圣言，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。但各记所闻，未能全正，可谓既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，便各是所习，卒相非毁，岂达士之确论哉？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，号曰《礼记》，虽未能全当，然多得其衷，方之前贤，亦无愧矣。而《月令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明堂》三篇，颇有明堂之义，余故采掇二家，参之《月令》。以为明堂五室，古今通则。其室居中者，谓之太室；太室之东者，谓之青阳；当太室之南者，谓之明堂；太室之西者，谓之总章；当太室之北者，谓之玄堂。四面之室，各有夹房，谓之左右个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。室个之形，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。个者，即寝之房也。但明堂与寝，施用既殊，故房个之名，亦随事而迁耳。今粗书其像，以见鄙意，案图察义，略可验矣。故检之五室，则义明于《考工》；校之户牖，则数协于《盛德》；考之施用，则事著于《月令》；求之闰也，合《周礼》与《玉藻》。既同夏、殷，又符周、秦，虽乖众儒，傥或在斯矣。《考工记》曰：“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。”余谓《记》得之于五室，而谬于堂之修广。何者？当以理推之，令惬古今之情也。夫明堂者，盖所以告月朔，布时令，宗文王，祀五帝者也。然营构之范，自当因宜创制耳。故五室者，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。且四时之祀，皆据其方之正，又听朔布令，咸得其月之辰，可谓施政及俱，二三但允。求之古义，窃为当矣。郑康成汉末之通儒，后

学所取正。释五室之位，谓土居中，木火金水各居四维。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，施令听朔各失厥衷，左右之个弃而不顾。乃反文之以美说，饰之以巧辞，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，木火用事交于东南，火土用事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交于西北。既依五行，当从其用事之交，出何经典？可谓工于异端，言非而博，疑误后学，非所望于先儒也。《礼记·玉藻》曰：“天子听朔于南门外之外，闰月则阖门左扉，立于其中。”郑玄注曰：“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。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。卒事反宿路寝，亦如之。闰月非常月，听其朔于明堂门下，还处路寝门，终月也。”而《考工记》“周人明堂”，玄注曰：“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。”其同制之言，皆出郑注。然则明堂与寝，不得异矣。而《尚书·顾命篇》曰：“迎子钊南门之外，延入翼室。”此之翼室，即路寝矣。其下曰：“大贝賁鼓在西房，垂之竹矢在东房。”此则路寝有左右房，见于经史者也。《礼记·丧服·大记》曰：“君夫人卒于路寝。小敛，妇人髻，带麻于房中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此盖诸侯礼。带麻于房中，则西南。天子诸侯。”左右房见于注者也。论路寝则明其左右，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，同制之说还相矛盾，通儒之注，何其然乎？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，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？

《记》云：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置五室于斯堂，虽使班、倕构思，王尔营度，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则三室之间，便居六筵之地，而室壁之外，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，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，而室户之外，仅余四尺而已哉？假在俭约，为陋过矣。论其堂宇，则偏而非制；求之道理，则未惬人情，其不然一也。

余恐为郑学者，苟求必胜，竞生异端，以相訾抑，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，南北则狭焉。余故备论之曰：若东西二筵，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。南北户外复如此，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。《记》云：“四旁两夹窗。”若为三尺之户，二尺窗，窗户之间，裁盈一尺。绳枢甕牖之室，竿门圭箭之堂，尚不然矣。假令复欲小广之，则四面之外，阔狭不齐，东西既深，南北更浅，屋宇之制，不为通矣。验之众涂，略无算焉。且凡室二筵，丈八地耳，然则户牖之间，不逾二尺也。《礼记·明堂》：“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设斧于户牖之间。”而郑氏《礼图》说扆制曰：“从广八尺，画斧文于其上，今之屏风也。”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，此之叵通，不待智者，较然可见矣。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，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，全以置之，犹自不容，矧复户牖之间哉？其不然二也。

又复以世代验之，即虞、夏尚朴，殷、周稍文，制造之差，每加崇饰。而夏后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周人之制，反更促狭，岂是夏禹卑宫之意，周监郁郁之美哉？以斯察之，其不然三也。

又云“堂崇一筵”，便基高九尺，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，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，其不然四也。

又云“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”，而复云“凡室二筵”，而不以几，还自相违，其不然五也。

以此验之，《记》者之谬，抑可见矣。《盛德篇》云：明堂凡九室、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上员下方，东西九仞，南北十筵，堂高三尺也。余谓《盛德篇》得之于户牖，失之于九室。何者？五室之制，傍有夹房，面各有户，户有两牖，此乃因事立则，非拘异术。户牖之数，固自然矣。九室者，论之五帝，事既不合，施之时令，又失其辰，左右之个，重置一隅，两辰同处，参差出入，斯乃义无所据，未足称也。且又堂之修广，

裁六十三尺耳，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，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，计其一室之中，仅可一丈，置其户牖，则于何容之哉？若必小而为之，以容其数，则令帝王侧身出入，斯为怪矣！此匪直不合典制，抑亦可哂之甚也。余谓其九室之言，诚亦有由。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，弗见其制，靡知所置，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，计其户牖之数，即以为九室耳，或未之思也。蔡伯喈，汉末之时学士，而见重于当时，即识其修广之不当，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。更修而广之，假其法象。可谓因伪饰辞，顺非而泽，谅可叹矣。余今省彼众家，委心从善，庶探其衷，不为苟异。但是古非今，俗间之常情；爱远恶近，世中之恆事。而千载之下，独论古制，惊俗之谈，固延多诮。脱有深赏君子者，览而揣之，傥或存焉。

谧不饮酒，好音律，爱乐山水。高尚之情，长而弥固，一遇其赏，悠尔忘归，乃作《神士赋》。延昌四年卒，年三十二，遐邇悼惜之。其年，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：

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，十岁丧父，哀号罢邻人之相；幼事兄栝，恭顺尽友于之诚。十三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，历数之术，尤尽其长。州闾乡党，有神童之号。年十八，诣学受业时博士即孔璠也。览始要终，论端究绪，授者无不欣其言矣。于是鸠集诸经，广校同异，比《三传》事例，名《春秋丛林》十有二卷。为璠等判析隐伏，垂盈百条。滞无常滞，纤豪必举；通不长通，有枉斯屈。不苟言以违经，弗饰辞而背理，辞气磊落，观者忘疲。每曰：“丈夫拥书万卷，何假南面百城。”遂绝迹下帷，杜门却扫，弃产营书，手自删削，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。犹括次专家，搜比党议，隆科达曙，盛暑通宵。虽仲舒不窥园，君伯之闭户，高氏之遗漂，张生之忘食，方之斯人，未足为喻。

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，推问音义，语及中代兴废之由。芳乃叹曰：“君若遇高祖，侍中、太常非仆有也。”前河南尹、黄门侍郎甄琛，内赞近机，朝野倾目，于时亲识有求官者，答云：“赵郡李谧，耽学守道，不闷于时，常欲致言，但未有次耳。诸君何为轻自媒衒？”谓其子曰：“昔郑玄、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，今汝明师甚迹，何不就业也？”又谓朝士曰：“甄琛行不愧时，但未荐李谧，以此负朝廷耳。”又结宇依岩，凭崖凿室，方欲训彼青衿，宣扬坟典，冀西河之教重兴，北海之风不坠。而祐善空闻，暴疾而卒。邦国衔殄悴之哀，儒生结摧梁之慕，况璠等或服议下风，或亲承音旨，师儒之义，其可默乎？

事奏，诏曰：“谧屡辞征辟，志守冲素，儒隐之操，深可嘉美。可远傍惠、康，近准玄晏。谧曰：贞静处士，并表其门间，以旌高节。”于是表其门曰文德，里曰孝义云。

郁字永穆，好学沈靖，博通经史。为广平王怀友，深见礼遇。时学士徐遵明教授山东，生徒甚盛。怀征遵明在馆，令郁问其《五经》义例十余条，遵明所答数条而已。稍迁国子博士。自国学之建，诸博士率不讲说，其朝夕教授，唯郁而已。谦虚宽雅，甚有儒者之风。再迁通直散骑常侍。建义中，以兄枏卒，遂抚育孤侄，归于乡里。永熙初，除散骑常侍、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兼都官尚书，寻领给事黄门侍郎。三年，于显阳殿讲《礼记》，诏郁执经。郁解说不穷，群难锋起，无废谈笑。孝武及诸王凡预听者，莫不嗟善。寻病卒，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定州刺史。

谧子士谦，字子约，一名容郎，髻齿丧父，事母以孝闻。母曾欧吐，疑中毒，因跪尝之。伯父枏深所嗟尚，每称：“此吾家颜子也。”年十二，魏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事。后丁母

忧，居丧骨立。有姊适宋氏，不胜哀而死。士谦服阕，舍宅为伽蓝。脱身而出，诣学请业，研精不倦，遂博览群籍，善天文学数。齐吏部尚书辛术召署员外郎，赵郡王睿举德行，皆称疾不就。和士开亦重其名，将讽朝廷，擢为国子祭酒，因辞得免。刺史高元海以礼再致之，称为菩萨。隋有天下，毕志不仕。自以少孤，未尝饮酒食肉，口无杀害之言。亲宾至，辄陈樽俎，对之危坐，终日不倦。

李氏宗党豪盛，每春秋二社，必高会极宴，无不沈醉喧乱。尝集士谦所，盛饌盈前，而先为设黍。谓群从曰：“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，荀卿亦云食先黍稷，古人所尚，宁可违乎！”少长肃然，无敢弛惰，退而相谓曰：“既见君子，方觉吾徒之不德也。”士谦闻而自责曰：“何乃为人疏，顿至于此！”

家富于财，躬处节俭，每以振施为务。州里有丧事。不均，至相阅讼。士谦闻而出财补其少者，令与多者相埒。兄弟愧惧，更相推让，卒为善士。有牛犯其田者，士谦牵置凉处，饲之过于本主。望见盗刈禾黍者，默而避之。其家僮尝执盗粟者，士谦慰喻之曰：“穷困所致，义无相责。”遽令放之。其奴尝与乡人董震因醉角力，震扼其喉，毙于手下。震惧请罪，士谦谓曰：“卿本无杀心，何为相谢？然可速去，无为吏拘。”性宽厚皆此类也。后出粟万石以贷乡人，属年谷不登，债家无以偿，皆来致谢。士谦曰：“吾家余粟，本图赈贍，岂求利哉！”于是悉召债家，为设酒食，对之燔契，曰：“债了矣，幸勿为念也。”各令罢去。明年大熟，债家争来偿，士谦拒之，一无所受。他年饥，多有死者，士谦罄家资为之糜粥，赖以全活者万计；收埋骸骨，所见无遗；至春，又出田粮种子，分给贫乏。赵郡农人德之，抚其子孙曰：“此李参军遗惠也。”仁心感物，群犬生子，交共相乳。凶年散谷至万余石，合诸药以救疾疠，

如此积三十年。或谓士谦：“子多阴德。”士谦曰：“夫言阴德，其犹耳鸣，己独知之，人无知者。今吾所作，吾子皆知，何阴德之有？”

士谦善谈玄理，尝有客坐，不信佛家应报义。士谦喻之曰：“积善余庆，积恶余殃，岂非休咎邪？佛经云‘转轮五道，无复穷已’，此则贾谊所言‘千变万化，未始有极’，忽然为人‘之谓也。佛道未来，而贤者已知其然矣。至若魃为黄熊，杜宇为鶡鴠，褒君为龙，牛哀为猛兽，君子为鹤，小人为猿，彭生为豕，如意为犬，黄母为鼯，宣武为鳖，邓艾为牛，徐伯为鱼，铃下为乌，书生为蛇，羊祜前身李氏之子，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邪？”客曰：“邢子才云‘岂有松柏后身，化为樗栎’，仆以为然。”士谦曰：“此不类之谈也，变化皆由心作，木岂有心乎？”客又问三教优劣，士谦曰：“佛，日也；道，月也；儒，五星也。”客亦不能难而止。

士谦平平时时为咏怀诗，辄毁其本，不示人。又尝论刑罚，遗文不具。其略曰：“帝王制法，沿革不同，自可损益，无为顿改。今之赃重者死，是酷而不愆也。语曰：‘人不畏死，不可以死恐之。’愚谓此罪，宜从肉刑，刖其一趾；再犯者，断其左腕。流刑刖去右手三指；又犯者，下其腕。小盗宜黥。又犯，刖落其所用三指；又不悛，则下其腕。无不止也。无赖之人，窜之边裔，职为乱阶，适所以召戎矣，非求安之道也。博弈淫游，盗之萌也，禁而不止，黥之则可。”有识者颇以为得政体。隋开皇八年，终于家。赵州士女闻之，莫不流泪曰：“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军死乎！”会葬者万余人。李景伯等以士谦道著丘园，条其行状，诣尚书省请先生之谥，事寝不行，遂相与树碑于墓。其妻范阳卢氏，亦有妇德。及夫终，所有贖赠，一无所受。谓州里父老曰：“参军平生好施，今虽殒歿，安可

夺其志哉！”乃散粟五百石以赈穷乏，免奴婢六十人。

案赵郡李氏，出自赵将武安君牧。当楚、汉之际，广武君左车则其先也。左车十四世孙恢，字仲兴，汉桓、灵间，高尚不仕，号有道大夫。恢生定，字文义，仕魏，位渔阳太守。有子四人，并仕晋。平字伯括，为乐平太守；机字仲括，位国子博士；隐字叔括，保字季括，位并尚书郎。兄弟皆以儒素著名，时谓之四括。

机子楷，字雄方，位书侍御史，家于平棘南。有男子五人，辑、晃、桀、劲、睿。辑字护宗，晃字仲黄，桀字季黄，劲字少黄，睿字幼黄，并以友悌著美，为当世所宗，时所谓四黄者也。辑位高密郡守，二子，慎、敦。晃位镇南府长史，一子，义。劲位书侍御史，四子，盛、敏、隆、喜。睿位高平太守，二子，勛、充。其后，慎、敦居柏仁，子孙甚微。义南徙故垒，世谓之南祖。勛兄弟居巷东，盛兄弟居巷西，世人指其所居，因以为目，盖自此也。义字敬仲，位司空长史。生东宫舍人吉，字彦同。吉生尚书郎聪，字小时。聪生真，字。义深事列于后。勛字景贤，位顿丘太守。勛生赵郡太守颐，字彦祖。颐生勰、系、曾，各有令子，事并列于前。盛位中书郎。三子，缵、袭、阁。缵字纬业，位太尉祭酒。生四子，诞、休、重、苞。诞字绍元，假赵郡太守。生四子，建、追、碓、龟。龟字神龟，位州主簿。生二子，凤林、秀林。

李裔，字徽伯。父秀林，小名榘，性温直。太和中，中书博士，为顿丘相，豪右畏之。景明初，试守博陵郡，抑强扶弱，政以严威为名。以母忧去职。后为司徒司马、定州大中正、太中大夫。卒，赠齐州刺史。裔出后伯父凤林。孝昌中为定州镇军长史，带博陵太守。于时逆贼杜洛周侵乱州界，裔潜引洛周，州遂陷没。洛周特无纲纪，至于市令、驿帅咸以为王，呼曰市

王、驛王，乃封裔定州王。洛周尋為葛榮所滅，裔仍事榮。爾硃榮禽葛榮，遂縶裔及高昂、薛修義、李無為等於晉陽。從榮至洛，榮死乃免。天平初，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，參定策功，封固安縣伯，為候衛大將軍、陝州刺史。及周文帝攻克州城，見害。東魏贈尚書令、司徒、定州刺史。子子旦襲。子旦弟子雄。

子雄少慷慨有大志，陝州破，因隨周軍入長安。家世並以學業自通，子雄獨習騎射。其兄子旦讓之曰：“棄文尚武，非士大夫素業。”子雄曰：“自古誠臣貴仕，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。既文且武，兄何病焉。”子旦無以應。仕周，累遷小賓部。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，諸軍大破，子雄所領獨全。累遷涼州總管長史。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，以功加上儀同。宣帝即位，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，拜亳州刺史。隋文帝總百揆，征為司會中大夫，以淮南功，加位上開府。及受禪，拜鴻臚卿，進爵高都郡公。

及晉王廣出鎮并州，以子雄為河北行台兵部尚書。上謂曰：“吾兒既少，卿兼文武之才，今者推誠相委，吾無北顧憂矣。”子雄頓首流涕，誓以效命。子雄當官正直，侃然有不可犯色，王甚敬憚，吏人稱焉。歲餘，卒官。子公挺嗣。

裔從祖詵字令世，誕弟休之子也。休字紹則，散騎常侍。詵與族兄靈、族弟熙等俱被征，事在高允《征士頌》。詵位中書侍郎、京兆太守。詵從祖弟善見，位趙郡太守。善見子顯進，位州主簿、濮陽太守。

顯進子暎，字暉道，位相州中從事、步兵校尉，贈殷州刺史。暎子普濟，學涉有名，性和韻，位濟北太守，時人語曰“入粗入細李普濟”。武定中，位北海太守。暎弟育，字仲遠，位相州防城別將，以拒葛榮之勳，賜爵趙郡公。後除金紫光祿

大夫，卒，赠都官尚书，谥曰贞。子愔袭，与从父兄普济并应秀才举，时人谓其所居为秀才村。

愔位太子舍人。

愔族叔肃，字彦邕，位员外常侍。初谄附侍中元暉。后以左道事侍中穆绍。常裸身被发，画复衔刀，于隐屏处为绍求福。故绍爱之，荐为黄门郎。性酒狂，从灵太后幸江阳王继第，侍饮颇醉，言辞不逊，抗辱太傅、清河王怿。为有司弹劾，太后恕之。卒于夏州刺史。

肃从弟皝，字景林，有学识，位廷尉少卿，赠齐州刺史，谥曰宣。子慎，武定中，位东平太守。

皝从弟仲璇。司徒左长史、恆农太守。先是宫、牛二姓阻险为害，仲璇示以威惠，即并归伏。累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初，迁都于鄴，以仲璇为营构将，进号卫大将军。出为兖州刺史，还除将作大匠，所历并著声绩。卒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子希良，侍御史。

焕字仲文，小字丑瑰，中书侍郎盛弟隆之后也。隆字太彝，位阜城令。隆生幕县令谋。谋生始平太守景，名犯太祖元皇帝讳。景生东郡太守伯应。伯应生焕。焕有干用，与郟道元俱为李彪所知。恆州刺史穆泰据代都谋反，焕以书侍御史与任城王澄推究之。焕先驱至州，宣旨晓喻，乃执泰等。景明初，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归附，焕以司空从事中郎为军司马，与杨大眼、奚康生等迎接，仍行扬州事，赐爵容城伯。及荆蛮扰动，敕焕兼通直散骑常侍慰劳之，降者万余家。除梁州刺史。时武兴氏杨集起举兵作逆，敕假焕平西将军，督别将大破集起军。又破秦州贼吕苟兒，及斩氏王杨定。还朝，遇患卒，赠幽州刺史，谥曰昭。

子密，字希邕，少有节操。母患积年，名医疗之不愈，乃

精习经方，洞闲针药，母疾得除。由是以医术知名。属尔硃兆弑逆，与勃海高昂为报复计。后从神武，封容城县侯，位襄州刺史。

李义深，赵郡高邑人也。祖真，字令才，位中书侍郎。父绍，字嗣宗，殷州别驾。义深有当世才用，而心胸险峭，时人语曰：“剑戟森森李义深。”初以殷州别驾归齐神武，再迁鸿胪少卿。见尔硃兆兵盛，叛归之。兆平，神武恕其罪。迁齐州刺史，好利，多所受纳。转行梁州刺史，为阳夏太守段业告其在州聚敛，被禁止。卒于禁所。

子駘駘，有才辩，位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陈。陈人称之。后为寿阳道行台左丞，与王琳同陷陈。周末逃归。隋开皇中为永安郡太守、绛州长史，卒。

子政藻，明敏有才干。駘駘没陈，政藻时为开府行参军，判集书省事，便谢病解职，居处若在丧礼，人士称之。开皇中，历尚书工部员外郎，卒于宜州长史。

駘駘弟文师，历中书舍人，齐郡太守。

义深弟同轨，体貌魁岸，腰带十围，学综诸经，兼该释氏，又好医术。年二十，举秀才，再迁著作郎，典仪注，修国子博士。兴和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使梁。梁武深耽释学，遂集名僧于其爱敬、同泰二寺，讲《涅槃大品经》，引同轨豫席，兼遣其朝士议共观听，同轨论难久之，道俗咸以为善。卢景裕卒，齐神武引同轨在馆教诸公子，甚嘉礼之。每旦入授，日暮始归，缁素请业者，同轨夜为解说，四时恆尔，不以为倦。卒，时人伤惜之，神武亦嗟悼之。赠瀛州刺史，谥曰康。

同轨弟幼举，安德太守，以贪污弃市。幼举弟之良，有干用，位金部郎中。

之良弟幼廉，少寡欲，为儿童时，初不从人家有所求请。

尝故以金宝授之，终不取，强付，辄掷之地。州牧以其蒙幼而廉，故以名焉。性聪敏，累迁齐文襄骠骑府长史。文襄荐为济州仪同府长史，又迁瀛州长史。齐神武行经冀部，总合河北六州文籍，商榷户口增损，亲自部分，多在马上征责文簿，指影取备，事非一绪。幼廉应机立成，恆先期会，为诸州准的。神武深加慰勉，乃责诸人曰：“碎卿等诸人，作得李长史一脚指不！”是时诸人并谢罪，幼廉独前拜恩，观者咸叹美之。神武还并州，以告文襄，文襄喜谓人曰：“吾是知人矣！”文襄嗣事，除霸府掾。时以并州王政所基，求好长史，举者多不见纳。后因大集，谓陈元康曰：“我教你好长史处，李幼廉即其人也。”遂命为并州长史。常在文襄第内，与陇西辛术等六人，号为馆客。天保初，除太原郡太守。文宣尝与语及杨愔，误称为杨公，以应对失宜，除济阴郡守。累迁太仆大司农二卿、赵州大中正、大理卿，所在称职。

后主时，和士开权重，百僚尽倾，幼廉高揖而已，由是出为南青州刺史。主簿徐乾富而暴横，历政不能禁。幼廉初至，因其有犯，收系之。乾密通疏，奉黄金百挺、奴婢二十人，幼廉不受，遂杀之。罢还鄴。祖孝征执政。求紫石英于幼廉，以其南青州所出。幼廉辞无好者，固请，乃与二两。孝征有不平之言，或以告幼廉。幼廉抗声曰：“李幼廉结发从宦，誓不曲意求人。天生德于予，孝征其如予何？假欲挫顿，不过遣向并州耳。”时已授并省都官尚书，辞而未报，遂发敕遣之。齐末官至三品已上，悉加仪同，独不沾此例，语人曰：“我不作仪同，更觉为荣。”卒，赠吏部尚书。

义深族弟神威，幼有风裁，家业《礼》学，又善音乐，撰集乐书近百卷，卒于尚书左丞。

又有李翥，字彦鸿，世居柏仁，弱冠以文章知。仁齐，位

东平太守。后待诏文林馆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聘于梁。晚节颇以贪酒为累。贪无居宅，寄止佛寺中。尝著巾帔，终日对酒，招致宾客，风调详雅。翥从兄子朗，才辞翥之亚，兼有吏能，位中书舍人。

论曰：古人云“燕、赵多奇士”，观夫李灵兄弟，并有焉。灵则首应弓旌，道光师傅。顺则器标棘干，一时推重。孝伯风范鉴略，盖亦过人。各能克广门业，道风不殒，余庆之美，岂非此之谓乎。至如元忠之倜傥从横，功名自卒；季初之家风素业，昆季兼举。有齐之日，雅道方振。宪之子弟，特盛衣纓，岂唯戚里是凭，固亦文雅所得。安世识具通雅，时干之良。杅以豪俊达，郁则儒博显，谧之高逸，固可谓世有人焉。义深弟兄，人位兼美；子雄才官，不替门绪，茂矣。

卷第三十四

列传第二十二

游雅 从祖弟明根
高闾 赵逸 兄子琰
胡叟 胡方回 张湛 段承根 宗钦
阚骃 刘延明 赵柔 索敞 宋繇 孙游道
江式

游雅，字伯度，小名黄头，广平任人也。太武时，与勃海高允等俱知名，征拜中书博士。后使宋，授散骑侍郎，赐爵广平子。稍迁太子少傅，领禁兵，进爵为侯。受诏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。出为东雍州刺史，假梁郡公。在任廉白，甚有惠政。征为秘书监，委以国史之任，竟无所成。雅性刚慧，好自矜诞，凌猎人物。高允重雅文学，而雅轻允才，允性柔宽，不以为恨。允将婚于邢氏，雅劝允娶其族，允不从。雅曰：“人贵河间邢，不胜广平游；人自弃伯度，我自敬黄头。”其贵己贱人，皆此类也。允著《征士颂》，殊重雅。雅因议论长短，忿儒者陈奇，遂陷奇至族。议者深责之。卒，赠相州刺史，谥曰宣侯。

明根字志远，雅从祖弟也。祖鱣，慕容熙乐浪太守。父幼，冯跋假广平太守。

明根幼年遭乱，为栢阳王氏奴。主使牧羊，明根以浆壶倩

人书字路边，书地学之。长安镇将窦瑾见之，呼问，知其姓名，乃告游雅。雅使人赎之，教书。年十六，辞雅归乡里，于白渠坎为窟，读书积岁。雅称荐之，太武擢为中书学生。性寡欲，综习经史。文成践阼，为都曹主书。帝以其敬慎，每嗟美之。假员外散骑常侍、安乐侯，使宋。宋孝武称其长者，迎送礼加常使。献文时，累迁东兖州刺史，封新泰侯，为政清平。孝文时为仪曹长，清约恭谨，号为称职。历仪曹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迁大鸿胪卿、河南王干师，尚书如故，随例降侯为伯。又参定律令，屡进说言。

明根以年逾七十，表求致仕，优诏许之。引入陈谢，悲不自胜。帝言别殷勤，仍为流涕，赐青纱单衣、委貌冠、被褥、锦袍等物。其年，以司徒尉元为三老，明根为五更，行礼辟雍，赐步挽一乘，给上卿禄，供食之味，太官就第月送。以定律令。赐布帛等。归本郡，又赐安车、两马、幄帐、被褥。车驾幸鄴，明根朝于行宫，优诏赐以谷帛，敕太官备送珍羞，为造甲第。国有大事，恆玺书访之。旧疾发动，手诏问疾，太医送药。卒于家，宣武吊祭赠赙甚厚，赠光禄大夫，金章紫绶，谥靖侯。

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，处身以仁和，接物以礼让，时论贵之。孝文初，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，特被礼遇，公私出入，每相追随；而闾以才笔，时侮明根。世号高、游焉。

子肇袭，字伯始，孝文赐名焉。博综经史。孝文初，为内秘书侍御中散，稍迁典命中大夫。车驾南伐，肇表谏，不纳。寻迁太子中庶子。肇谦素敦重，文雅见任。以父老，求解官扶侍。孝文欲令禄养，出为本州南安王桢镇北府长史，带魏郡太守。王薨，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，太守如故。为政清简，加以匡赞，历佐二王，甚有声绩。以父忧解任。复授黄门侍郎，兼侍中，为畿内大使，黜陟善恶，赏罚分明。历太府、廷尉卿，

兼御史中尉，黄门如故。肇儒者，动存名教，直绳所举，莫非伤风败俗。持法仁平，断狱务于矜恕。尚书令高肇，宣武之舅，百僚慑惮，以肇名与己同，欲令改易。肇以孝文所赐，执志不许，高肇甚衔之，宣武嘉其刚梗。

卢昶之在胸山也，肇谏曰：“胸山蕞尔，僻在海滨，于我非急，于贼为利。如闻贼将屡以宿豫求易胸山，持此无用之地，复彼旧有之疆，兵役时解，其利为大。”帝将从之，寻而昶败。迁侍中。梁军主徐玄明斩其青、冀二州刺史张稷首，以郁州内附。朝议遣兵赴援，肇表以为不宜劳师争海岛之地，帝不纳。及大将军高肇伐蜀，肇又陈愿俟后图，又不纳。明帝即位，迁中书令、相州刺史，有惠政。再迁尚书右仆射。肇于吏事断决不速，主者谘呈反覆，至于再三，必穷其理，然后下笔。虽宠势干请，终无回挠，方正之操，时人服之。及元叉废灵太后，将害太傅、清河王怿，乃集公卿会议其事。于时，君官莫不失色顺旨，肇独抗言，以为不可，终不下署。卒，谥文贞公。

肇外宽柔，内刚直，耽好经传，手不释书。善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，尤精《三礼》。为《易集解》，撰《冠婚仪》、《白圭论》，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。谦廉不竞，曾撰《儒棋》，以表其志。清贫寡欲，资仰俸禄而已。为廷尉时，宣武尝敕肇有所降恕，执而不从，曰：“陛下自能恕之，岂可令臣曲笔也。”其执意如此。及明帝初，近侍群官预在奉迎者，自侍中崔光以下并加封，封肇文安县侯。肇独曰：“子袭父位，今古之常，因此获封，何以自处？”固辞不应。论者高之。

子祥，字宗良，颇有才学。袭爵新泰伯，位国子博士，领尚书郎中。明帝以肇昔辞文安之封，复欲封祥，祥守其父志，卒不受。又追论肇前议清河，守正不屈，乃封祥高邑县侯。卒，赠给事黄门侍郎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文。

高闾，字闾士，渔阳雍奴人也。五世祖原，晋安北将军、上谷太守、关中侯，有碑在蓟中。祖雅，少有令名，位州别驾。父洪，字季愿，位陈留王从事中郎。闾贵，乃赠幽州刺史、固安贞子。

闾早孤，少好学，博综经史，下笔成章。少为车子，送租至平城，修刺诣崔浩。浩与语奇之，使为谢中书监表。明日，浩历租车过，驻马呼闾，诸车子皆惊。闾本名驴，浩乃改为闾，而字焉，由是知名。和平末，为中书侍郎。文成崩，乙浑擅权，内外危惧，文明太后临朝诛浑，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禁中参决大政，赐爵安乐子。与镇南大将军尉元南赴徐州，以功进爵为侯。献文即位，徙崇光宫，闾表上《至德颂》。高允以闾文章富逸，举以自代，遂为献文所知，参论政事。永明初，为中书令、给事中，委以机密。文明太后甚重闾，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。太和三年，出师讨淮北，闾表谏，陈四疑，请时速返旆。文明太后曰：“六军电发，有若摧朽，何虑四难也。”迁尚书、中书监。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，闾表以为若不班禄，则贪者肆其奸情，清者不能自保，诏从闾议。

孝文又引见王公以下于皇信堂，令辩忠佞。闾曰：“佞者饰知以行事，忠者发心以附道，譬如玉石，皦然可知。”帝曰：“玉石同体而异名，忠佞异名而同理。求之于同，则得其所以异；寻之于异，则失其所以同。出处同异之间，交换忠佞之境，岂是皦然易明哉？或有托佞以成忠，或有假忠以饰佞，如楚之子綦，后事虽忠，初非佞也？”闾曰：“子綦谏楚，初虽随述，终致忠言，此适欲几谏，非为佞也。子綦若不设初权，后忠无由得显。”帝善闾对。后上表曰：

臣闻为国之道，其要有五：一曰文德，二曰武功，三曰法度，四曰防固，五曰刑赏。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；荒

狡放命，则播武功以威之；人未知战，则制法度以齐之；暴敌轻侵，则设防固以御之；临事制胜，则明赏罚以劝之。用能辟国宁方，征伐四克。北狄悍愚，同于禽兽，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。若以狄之所短，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内逼。又狄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室家并至，奔则与畜牧俱逃。是以古人伐北方，攘其侵掠而已。历代为边患者，良以倏忽无常故也。六镇势分，倍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之。昔周命南仲，城彼朔方，赵灵、秦始，长城是筑；汉之孝武，踵其前事。此四代之君，皆帝王之雄杰，所以同此役者，非智术之不长，兵众之不足，乃防狄之要事，理宜然也。

今故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以御北虏，虽有暂劳之勤，乃有永逸之益。即于要害，往往开门，造小城于其侧，因施却敌，多置弓弩。狄来，有城可守，有兵可捍。既不攻城，野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始必惩。又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，及京师二万人，合六万人，为武士；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，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。下置官属，分为三军：二万人专习弓射，二万人专习刀楯，二万人专习骑槊。修立战场，十日一习。采诸葛亮八阵之法，为平地御敌之方，使其解兵革之宜，识旌旗之节。兵器精坚，必堪御寇。使将有定兵，兵有常主，上下相信，昼夜如一。七月，发六郡兵万人，各备戎作之具，敕台北诸屯仓库，随近往来，俱送北镇。至八月，征北部率所镇，与六镇之兵，直至碛南，扬威漠北。狄若来拒，与决战；若其不来，然后散分其地，以筑长城。计六镇，东西不过千里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二步之地，三百人三里，三千人三十里，三万人三百里，则千里之地，强弱相兼，计十万人一月必就。军粮一月，不足为多，人怀永逸，劳而无怨。计筑长城，其利有五：罢游防之苦，其利一也；北部放牧，无抄掠之患，其利二也；登城观敌，以

逸待劳，其利三也；省境防之虞，息无时之备，其利四也；岁常游运，永得不匮，其利五也。

孝文诏曰：“比当与卿面论。”又诏间为书问蠕蠕。时蠕蠕国有丧而书不叙凶事。帝曰：“卿职典文辞，不论彼之凶事，若知而不作，罪在灼然；若情思不至，应谢所任。”对曰：“昔蠕蠕主敦崇和亲，其子屡犯边境，如臣愚见，谓不宜吊。”帝曰：“敬其父则子悦，敬其君则臣悦，卿云不合吊慰，是何言欤？”间遂免冠谢罪。帝曰：“蠕蠕使牟提，小心恭慎，同行疾其敦厚，恐其还北，必被谤诬。昔刘准使殷灵诞，每禁下人不为非礼事，及还，果被谮诉，以致极刑。今书可明牟提忠于其国，使蠕蠕主知之。”

是年冬至，大飨群官，孝文亲舞于太后前，群臣皆舞。帝乃长歌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。间进曰：“臣闻大夫行孝，行合一家；诸侯行孝，声著一国；天子行孝，德被四海。今陛下敦行孝道，臣等不胜庆踊，谨上千万岁寿。”帝大悦。又议政于皇信堂，间曰：“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，及仰寻圣朝所行，事周于百揆，愿终成其事。”帝曰：“刑法者，王道所用。何者为法？何者为刑？施行之日，何先何后？”对曰：“刑制之会，轨物齐众，谓之法；犯违制约，致之于宪，谓之刑。然则法必先施，刑必后著。”帝曰：“《论语》称：冉子退朝，孔子曰：‘何晏也？’曰：‘有政。’子曰：‘其事也，如其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’何者为政？何者为事？”对曰：“政者，上之所行；事者，下之所综。”后诏间与太常采雅乐以营金石。又领广陵王师，出除镇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以参定律令之勤，赐布帛粟牛马等。迁都洛阳，间表谏，言迁有十损，必不获已，请迁于鄴。帝颇嫌之。

雍州刺史曹武据襄阳请降，车驾亲幸悬瓠。间表谏：洛阳

草创，武既不遣质任，必非诚心，帝不纳。武果虚诈，诸将皆无功而还。车驾还幸石济，间朝于行宫。帝谓曰：“朕往年之意，不欲决征。但兵士已集，恐为幽王之失，不容中止，遂至淮南。而彼诸将并列州镇，至无所获，实由晚一月日故耳。”间曰：“古攻战法，倍则攻之，十则围之。圣驾亲征，诚应大捷，所以无大获，良由兵少故也。今京邑甫尔，庶事造创，愿陛下当从容伊、瀍，使德被四海。”帝曰：“愿从容伊、瀍，实亦不少，但未获耳。”间曰：“司马相如临终，恨不封禅。今虽江介不宾，然中州地略以尽平，岂可圣明之辰，而阙盛礼？”帝曰：“荆扬未一，岂得如卿言也？”间以江南非中国，且三代之境，亦不能远。帝曰：“淮海惟扬州，荆及衡阳惟荆州，此非近中国乎？”

及车驾至鄴，孝文频幸其州馆，下诏褒扬之。间每请本州以自效，诏曰：“间以悬车之年，方求衣锦。知进忘退，有尘谦德，可降号平北将军。朝之老成，宜遂情愿，徙授幽州刺史，令存劝兼行，恩法并举。”间以诸州罢从事，依府置参军，于政体不便，表宜复旧。帝不悦。岁余，表求致仕，优答不许。征为太常卿，频表陈逊，不听。又车驾南讨汉阳，间上表谏求回师，帝不纳。汉阳平，赐间玺书，间上表陈谢。

宣武践阼，间累表逊位，优诏授光禄大夫，金章紫绶；使吏部尚书邢峦就家拜授。及辞，引见东堂，赐以肴羞，访之大政。以其先朝儒旧，告老求归，帝为之流涕。优诏赐安车、几杖、舆马、绘彩、衣服、布帛，事从丰厚。百寮饯之，犹群公之祖二疏也。间进陟北芒，上《望阙表》以示恋慕之诚。卒于家，谥文贞。

间好为文章，集四十卷。其文亦高允之流，后称二高，为当时所服。间强果敢直谏，其在私室，言裁闻耳；及于朝廷广

众之中，则谈论锋起，人莫能敌。孝文以其文雅之美，每优礼之。然贪褊矜慢。初在中书，好詈辱诸博士。学生百余人，有所干求者，无不受其贿。及老为二州，乃更廉俭自谨，有良牧之誉。子元昌袭爵，位辽西、博陵二郡太守。间弟悦，笃志好学，有美于间，早卒。

赵逸，字思群，天水人也。父昌，石勒黄门郎。逸好学夙成，仕姚兴，历中书侍郎。后为赫连屈丐所虏，拜著作郎。太武平统万，见逸所著，曰：“此竖无道，安得为此言乎！作者谁也？速推之。”司徒崔浩进曰：“彼之谬述，亦子云《美新》，固宜容之。”帝乃止。历中书侍郎、赤城镇将，频表乞免，久乃见许。性好坟典，白首弥勤，年逾七十，手不释卷，凡所著述，诗赋铭颂五十余篇。

逸兄温，字思恭，博学有高名，为姚泓天水太守。刘裕灭泓，遂没于氏。氏王杨难当称藩，太武以温为难当府司马，卒于仇池令。

温子琰，字叔起。初，苻氏乱，琰为乳母携奔寿春，年十四乃归。孝心色养，饪熟之节，必亲调之。皇兴中，京师俭，婢简粟糗之，琰遇见，切责，敕留轻比。尝送子应冀州娉室，从者于路遇得一羊，行三十里而琰知之，令送于本处。又过路旁，主人设羊羹，琰访知盗杀，卒辞不食。遣人买耜刃，得剩六耜，即命送还刃主。刃主高之，义而不受，琰命委之而去。初为兖州司马，转团城镇副将。还京，为淮南王他府长史。时禁制甚严，不听越关葬于旧兆，琰积四十余年不得葬二亲。及蒸尝拜献，未曾不婴慕卒事。每于时节，不受子孙庆贺。年余耳顺，而孝思弥笃，慨岁月推移，迁窆无冀，乃绝盐粟，断诸肴味，食麦而已。年八十卒。迁都洛阳，子应等乃还乡葬焉。应弟煦，字宾育，好音律，以善歌闻于世，位秦州刺史。

胡叟，字伦许，安定临泾人也，世为西夏著姓。叟少聪慧，年十三，辩疑释理，鲜有屈焉。学不师受，拔读群籍，再阅于目，皆诵焉。好属文，既善典雅之词，又工鄙欲之句。

以姚氏将衰，遂入长安观风化。隐匿名行，惧人见知。时京兆韦祖思少阅典坟，多蔑时彦，待叟不足。叟拂衣而出，祖思固留之曰：“当与君论天人之际，何遽返乎？”叟曰：“论天人者其亡久矣，与君相知，何夸言若是。”遂归主人，赋韦、杜二族，一宿而成。时年十八矣。其述前载，无违旧美；叙中世，有协时事；而未及鄙黜。人皆奇其才，畏其笔。

叟孤飘坎壈，未有仕路，遂入汉中。宋梁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颇相礼接。授叟末佐，不称其怀。未几，翰迁益州，叟随入蜀。时蜀沙门法成率僧数千人铸丈六金像，宋文帝恶其聚众，将加大辟。叟闻之，即赴丹杨，启申其美，遂免。复还蜀，法成遗其珍物，价直千余匹，叟一无所受。

后入沮渠牧犍，牧犍遇之不重，叟乃为诗，示所知广平程伯达。其略曰：“群犬吠新客，佞暗排疏宾；直途既已塞，曲路非所遵。望卫惋祝鮀，眊楚悼灵均。何用宣忧怀，托翰寄辅仁。”伯达见诗，谓曰：“凉州虽地居戎域，然自张氏以来，号有华风。今则宪章无亏，何祝鮀之有？”叟曰：“贵主奉正朔而弗淳，慕仁义而未允。吾之择木，夙在大魏，与子暂违，非久阔也。”岁余，牧犍破降。

叟既先归魏，朝廷以其识机，赐爵始复男。家于密云，蓬室草筵，唯以酒自适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：“我此生活，似胜焦先，志意所栖，谢其高矣。”文成时，召叟及舒，并使作檄，檄宋、蠕蠕。舒文劣于叟。寻归家，不事产业，常苦饥贫，然不以为耻。养子字螟蛉，以自给养。每至贵胜门，恆乘一犍牛，弊韦袴褶而已。作布囊。容三四斛，饮啖醉饱，盛余肉饼以付

螟蛉。见车马荣华者，视之蔑如也。尚书李敷尝遗以财，都无所取。初，叟一见高允曰：“吴、郑之交，以乡宁缙为美谈；吾之于子，以弦韦为幽贄。以此言之，彼可无愧也。”于允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，被服华靡；叟贫老衣褐，璨颇忽之。叟谓曰：“李子，今若相脱体上袴褶衣帽，君欲作何许也？”讥其惟假盛服。璨惕然失色。叟少孤，每言及父母，则泪下若孺子号。春秋当祭之前，则先求旨酒美膳，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、冯翊田文宗、上谷侯法俊，提壶执俎，至郭外空静处，设坐奠拜，尽孝思之敬。时燉煌汜潜家善酿酒，每节送一壶与叟。著作佐郎博陵许赤武、河东裴定宗等谓潜曰：“再三之惠，以为过厚，子惠于叟，何其恆也？”潜曰：“我恆给祭者，以其恆于孝思也。”论者以潜为君子矣。顺阳等数子，禀叟奖示，颇涉文流。

高间曾造其家，遇叟短褐曳柴，从田归舍，为间设浊酒蔬食，皆手自办。然案其馆宇卑陋，园畴褊局，而饭菜精洁，醢酱调美。见其二妾，并年衰跛眇，衣布穿弊。间见其贫，以衣物直十余匹赠之，亦无辞免。间作《宣命赋》，叟为之序。密云左右皆祇仰其德，岁时奉以布麻谷麦，叟随分散之，家无余财。卒，无子。无家人营主凶事，胡始昌迎殡之于家，葬于墓次。即令弟继之，袭其爵始复男、武威将军。叟与始昌虽宗室，性气殊诡，不相附，其存，往来乃简；及亡，而收恤至厚。议者以为非必敦哀疏宗，或缘求利品秩也。

胡方回，安定临泾人也。父义周，姚泓黄门侍郎。方回仕赫连屈丐为中书侍郎。涉猎史籍，辞彩可观，为屈丐《统万城铭》、《蛇祠碑》诸文，颇行于世。太武破赫连昌，方回入魏，未为时知。后为北镇司马，为镇修表，有所称荐，帝览之嗟美。间知方回，召为中书博士，赐爵临泾子。迁侍郎，与太子少傅

游雅等改定律制。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，并爱重之。清贫守道，以寿终。

张湛，字子然，一字仲玄，敦煌深泉人也。魏执金吾恭九叶孙，为河西著姓。祖质，仕凉，位金城太守。父显，有远量，武昭王据有西夏，引为功曹，甚器异之。尝称曰：“吾之臧子原也。”位酒泉太守。

湛弱冠知名凉土，好学能属文，冲素有大志。仕沮渠蒙逊，位兵部尚书。凉州平，拜宁远将军，赐爵南蒲男。司徒崔浩识而礼之。浩注《易》，叙曰：“敦煌张湛、金城宗钦、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，并有俊才，见称西州。每与余论《易》，余以《左氏传》卦解之，遂相劝为解注，故为之解。”其见称如此。

湛至京师，家贫不立，操尚无亏。浩常给其衣食，荐为中书侍郎；湛知浩必败，固辞。每赠浩诗颂，多箴规之言。浩亦钦敬其志，每常报答，极推崇之美。浩诛，湛惧，悉烧之，闭门却扫，庆吊皆绝，以寿终。

兄铄，字怀义，闲粹有才干，仕沮渠蒙逊，位建昌令。性至孝，母忧，哀毁过人，服制虽除，而蔬糲弗改。崔浩礼之与湛等。卒于征西参军。

怀义孙通，字彦绰，博通经史，沈冥不预时事。顿丘李彪钦其学行，与之游款。及彪用事，言于中书令李冲，冲召见，甚器重之。太和中，征中书博士、中书侍郎，永平中，又征汾州刺史，皆不赴，终于家。

通四子，彻、麟、俭、凤，皆传家业，知名于世。彻子方明，位侍中、卫尉卿，封西平县公。子敢之袭，位太中大夫、乐陵郡守。麟字嘉应，位广平太守。俭字元慎，位凉州刺史。凤字孔鸾，位国子博士、散骑常侍。著《五经异同评》十卷，

为儒者所称。

段承根，武威姑臧人，白云汉太尉颀九世孙也。父暉，字长祚，身八尺余。师事欧阳汤，汤甚器爱之。有一童子与暉同志，后二年，童子辞归，从暉请马。暉戏作木马与童子。甚悦，谢暉曰：“吾太山府君子，奉敕游学，今将归，损子厚赠，无以报德。子后至常伯封侯，非报也，且以为好。”言终，乘马腾虚而去。暉乃自知必将贵。仕乞伏炽盘为辅国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西海侯。炽盘子慕末袭位，政乱，暉父子奔吐谷浑。慕容璜内附，暉与承根归魏。

太武至长安，人告暉欲南奔，云置金于马鞞中。帝密遣视之，果如告者言，斩之于市，暴尸数日。时有儒生京兆林白奴，钦暉德音，夜窃其尸，置之枯井。女为燉煌张氏妇，闻之，乃向长安收葬。

承根好学机辩，有文思，而性行疏薄，有始无终。司徒崔浩见而奇之，与同郡阴仲达俱被浩引，以为俱凉土文华，才堪注述。言之太武，并请为著作郎，引与同事。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。甚为燉煌公李宝所敬待。浩诛，承根与宗钦等俱死。

宗钦字景若，金城人。少好学，有儒者风。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、世子洗马。上《东宫侍臣箴》。太武平凉州，入魏，赐爵卧树男，拜著作郎。与高允书，赠诗，允答书并诗，甚相褒美。在河西撰《蒙逊记》十卷，无足可称。

阚骃，字玄阴，燉煌人也。祖惊，父玖，并有名于西土，玖位会稽令。骃博通经传，聪敏过人，三史群言，经目则诵，时人谓之宿读。注王朗《易传》，撰《十三州志》。沮渠蒙逊甚重之，常侍左右，访以政事损益。拜秘书、考课郎中，给文吏三十人，典校经籍，刊定诸子三千余卷。牧犍待之弥重，拜大行台，迁尚书。及姑臧平，乐安王丕镇凉州，引为从事中郎。

王薨，迁京师。家甚贫，不免饥寒。性能多食，一饭至三升乃饱。卒，无后。

刘延明，燉煌人也。父宝，字子玉，以儒学称。延明年十四，就博士郭瑀。瑀弟子五百余人，通经业者八十余人。瑀有女始笄，妙选良偶，有心于延明。遂别设一席，谓弟子曰：“吾有一女，欲觅一快女婿，谁坐此席者，吾当婚焉。”延明遂奋衣坐，神志湛然曰：“延明其人也。”瑀遂以女妻之。延明后隐居酒泉，不应州郡命，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。

凉武昭王征为儒林祭酒、从事中郎。昭王好尚文典，书史穿落者，亲自补葺。延明时侍侧，请代其事。王曰：“躬自执者，欲人重此典籍。吾与卿相遇，何异孔明之会玄德。”迁抚夷护军，虽有政务，手不释卷。昭王曰：“卿注记篇籍，以烛继昼，白日且然，夜可休息。”延明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孔圣称焉。延明何人斯，敢不如此。”延明以三史文繁，著《略记》百三十篇、八十四卷，《燉煌实录》二十卷，《方言》三卷，《靖恭堂铭》一卷，注《周易》、《韩子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行于世。

蒙逊平酒泉，拜秘书郎，专管注记。筑陆沈观于西苑，躬往礼焉，号玄处先生。学徒数百，月致羊酒。牧犍尊为国师，亲自致拜；命官属以下，皆北面受业。时同郡索敞、阴兴为助教，并以文学见称，每巾衣而入。太武平凉州，士庶东迁，夙闻其名，拜乐平王从事中郎。太武诏诸年七十已上，听留本乡，一子扶养。延明时老矣，在姑臧岁余，思乡而返，至凉州西四百里{++韭}谷窟，疾卒。

太和十四年，尚书李冲奏：延明河右硕儒，今子孙沈屈，未有禄润；贤者子孙，宜蒙显异。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云阳令。正光三年，太保崔光奏曰：“故乐平王从事中郎燉煌刘延明，

著业凉城，遗文在兹。如或愆衅，当蒙数世之宥。况乃维祖逮孙，相去未远，而令久沦阜隶，不获收异，儒学之士，所为窃叹。乞敕尚书，推检所属，甄免碎役，敦化厉俗，于是乎在。”诏曰：“太保启陈，深合劝善，其孙等三家，特可听免。”河西人以为荣。

赵柔，字元顺，金城人也，少以德行才学，知名河右。沮渠牧犍时，为金部郎。太武平凉州，内徙京师。历著作郎、河内太守，甚著信惠。柔尝在路，得人所遗金珠一贯，价直数百缣，柔呼主还之。后有人遗柔铔数百枚者，柔与子善明鬻之市。有人从柔买，柔索绢二十疋。有商人知其贱，与柔三十匹。善明欲取之，柔曰：“与人交易，一言便定，岂可以利动心？”遂与之。晋绅之流，闻而敬服。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《祇洹精舍图偈》六卷，柔为之注解，为当时俊僧所钦味。又凭立铭赞，颇行于世。子默，字冲明，武威太守。

索敞，字巨振，燉煌人也。为刘延明助教，专心经籍，尽能传延明业。凉州平，入魏，以儒学为中书博士。京师贵游之子，皆敬惮威严，多所成益，前后显达位至尚书、牧、守者数十人，皆受业于敞。敞以丧服散在众篇，遂撰比为《丧服要记》。出补扶风太守，在位清贫，卒官。时旧同学生等为请谥，诏赠凉州刺史，谥曰献。

初，敞之在凉州，与乡人阴世隆，文才相友。世隆至京师，被罪，徙和龙，屈上谷，困不前达，土人徐能抑掠为奴。敞因行至上谷，遇见世隆，对泣而别。敞为诉理，得免。世隆子孟贵，性至孝。每向田芸耨，早朝拜父，来亦如之，乡人钦焉。

宋繇，字体业，燉煌人也，世仕张氏。父僚，张玄靓武兴太守。繇生而僚为张邕所诛。五岁丧母，事伯母张氏以孝闻。八岁而张氏卒，居丧过礼。喟然谓妹夫张彦曰：“门户倾覆，

岁荷在繇，不衔胆自厉，何以继承先业。”遂随彦至酒泉，追师就学，闭室读书，昼夜不倦，博通经史。吕光时，举秀才，除郎中。后奔段业，为中散骑常侍。以业无远略，西奔凉武昭王。历位通显，家无余财；虽兵革间，讲诵不废。每闻儒士在门，常倒屣出迎，引谈经籍。尤明断决，时事亦无滞也。沮渠蒙逊平酒泉，于繇室得书数千卷、盐米数十斛而已。蒙逊叹曰：“孤不喜克李氏，欣得宋繇耳。”拜尚书吏部郎中，委以铨衡。蒙逊将死，以子牧犍托之。牧犍以为左丞，送其妹兴平公主于京师。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，锡爵清水公。及平凉州，从牧犍至京师，卒，谥恭公。

长子岩袭爵，改为西平侯。岩子廕，中书议郎、乐安王范从事中郎，卒，赠咸阳太守。

廕子季预，性清严，居家如官，位勃海太守。子游道。

游道弱冠随父在郡，父亡，吏人赠遗无所受，事母以孝闻。与叔父别居。叔父为奴诬以构逆，游道诱令返，雪而杀之。魏广阳王深北伐，请为铠曹，及为定州刺史，又以为府佐。广阳为葛荣所杀，元徽诬其降贼，收录妻子，游道为诉得释，与广阳子迎丧返葬。中尉酈善长嘉其气节，引为殿中侍御史。台中语曰：“见恶能讨，宋游道。”

孝庄即位，除左兵中军。为尚书令临淮王彧谴责，游道乃执版长揖曰：“下官谢王瞋，不谢王理。”即日诣阙上书曰：“徐州刺史元孚频有表，云伪梁广发士卒，图彭城，乞增羽林二千。以孚宗室重臣，告请应实，所以量奏给武官千人。孚今代下，以路阻自防，遂纳在防羽林八百人；辞云疆境无事，乞将还家。臣忝局司，深知不可。尚书令临淮王彧，即孚之兄子，遣省事谢远，三日之中，八度逼迫，云宜依判许。臣不敢附下罔上，孤负圣明。但孚身在任，乞师相继；及其代下，便请放

还。进退为身，无忧国之意。所请不合，其罪下科。彧乃召臣于尚书都堂云：‘卿一小郎，忧国之心，岂厚于我？’丑骂溢口，不顾朝章。右仆射臣世隆、吏部郎中臣薛琚已下百余人，并皆闻见。臣实献直言云：‘忠臣奉国，事在其心，亦复何简贵贱？比自北海入洛，王不能致身死难，方清宫以迎篡贼；郑先护立义广州，王复建旗往讨。趣恶如流，伐善何速？’今得冠冕百寮，乃欲为私害政！’为臣此言，彧赐怒更甚。臣既不佞，干犯贵臣，乞解郎中。”帝召见游道，嘉劳之。彧亦奏言：“臣忝冠百寮，遂使一郎攘袂高声，肆言顿挫，乞解尚书令。”帝乃下敕，听解台郎。后除司州中从事。

时将还鄴，会霖雨，行旅拥于河桥。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。行者曰：“何时节作此声也？固大痴！”游道应曰：“何时节而不作此声也？亦大痴！”后齐神武自太原来朝，见之曰：“此人是游道邪？常闻其名，今日始识其面。”迂游道别驾，后日，神武之司州，飡朝士，举觞属游道曰：“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，卿之为人，合饮此酒。”及还晋阳，百官辞于紫陌，神武执游道手曰：“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。但用心，莫怀畏虑，当使卿位与之相似。”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。文襄执请，乃以吏部郎中崔暹为御史中尉，以游道为尚书左丞。文襄谓暹、游道曰：“卿一人处南台，一人处北省，当使天下肃然。”

游道入省，劾太师咸阳王但、太保孙腾、司徒高隆之、司空侯景、录尚书元弼、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，催征酬价。虽非指事赃贿，终是不避权豪。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；省中豪吏王儒之徒，并鞭斥之；始依故事于尚书省立门名，以记出入早晚。令仆已下皆侧目。

魏安平王坐事亡，章武二王及诸王妃、太妃是其近亲者，皆被征责。都官郎中毕义云主其事，有奏而禁，有不奏辄禁者。

游道判下廷尉科罪。高隆之不同，于是反诬游道厉色挫辱己，遂枉拷群令史证成之。与左仆射襄城王旭、尚书郑述祖等上言曰：

饰伪乱真，国法所必去；附下罔上，王政所不容。谨案：尚书左丞宋游道，名望本阙，功绩何纪？属永安之始，朝士亡散，乏人之际，叨窃台郎。躁行谰言，肆其奸诈，空识名义，不顾典文。人鄙其心，众畏其口。出州入省，历忝清资，而长恶不悛，曾无忌讳，毁誉由己，憎恶任情。比因安平王事，遂肆其褊心，因公报隙，与郎中毕义云递相纠举。

又在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：“局内降人左泽等为京畿送省，令取保放出。”大将军在省日，判听。游道发怒曰：“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？将此为例！”又云：“乘前旨格，成何物旨格？”依事请问，游道并皆承引。案律：“对捍诏使，无人臣之礼大不敬者，死。”对捍使者尚得死坐，况游道吐不臣之言，犯慢上之罪？口称夷、齐，心怀盗跖，欺公卖法，受纳苞苴，产随官厚，财与位积。虽赃污未露，而奸许如是，举此一隅，余诈可验。今依礼据律，处游道死罪。

是时朝士皆忿为游道不济。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，谓杨遵彦曰：“此真是鯁直大刚恶人。”遵彦曰：“譬之畜狗，本取其吠，今以数吠杀之，恐将来无复吠狗。”诏付廷尉，游道坐除名。文襄使元景康谓曰：“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经略，不忍杀卿。”游道从至晋阳，以为大行台吏部，又以为太原公开府谘议。及平阳公为中尉，游道以谘议领书侍御史。寻以本官兼司徒左长史。

及文襄疑黄门郎温子升知元瑾之谋，系诸狱而饿之，食弊襦而死，弃尸路隅，游道收而葬之。文襄谓曰：“吾近书与京师诸贵，论及朝士，云卿僻于朋党，将为一病。今卿真是重旧

节义人，此情不可夺。子升吾本不杀之，卿葬之何所惮？天下人代卿怖者，是不知吾心也。”寻除御史中尉。东莱王道习参御史选，限外投状，道习与游道有旧，使令史受之。文襄怒，收游道，辩而判之曰：“游道稟性犷悍，是非肆己，吹毛洗垢，创疵人物。往与郎中兰景云忿竞，列事十条，及加推穷，便是虚妄。方共道习，陵侮朝典。法官而犯，特是难原，宜付省科。”游道被禁，狱吏欲为脱枷，游道不肯曰：“此令公命所著，不可辄脱。”文襄闻而免之。游道抗志不改。

天保元年，以游道兼太府卿，乃于少府覆检主司盗截，得钜万计。奸吏反诬奏之，下狱。寻得出，不归家，径之府理事。卒，遗令薄葬，不立碑表，不求赠谥。赠瓜州刺史。武平中，以子士素久典机密，重赠仪同三司，谥曰贞惠。

游道刚直，疾恶如仇，见人犯罪，皆欲致之极法。弹纠见事，又好察阴私，问狱察情，捶挞严酷。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，游道案之。文襄以子贞预建义勋，意将含忍。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，密启云：“子贞、元康交游，恐其别有请属。”文襄怒，于尚书都堂集百寮，扑杀子贞。又兖州人为游道生立祠堂，像题曰“忠清君”。游道别劾吉宁等五人同死，有欣悦色。朝士甚鄙之。然重交游，存然诺之分。历官严整，而时大纳贿，分及亲故之艰匮者，其男女孤弱，为嫁娶之，临丧必哀，躬亲营视。为司州纲纪，与牧昌乐、西河二王乖忤，及二王薨，每事经恤之。与顿丘李奖，一面便定死交。奖曰：“我年位已高，会用弟为佐史，令弟北面于我足矣。”游道曰：“不能。”既而奖为河南尹，辟游道为中正，使者相属，以衣帟待之，握手欢谑。元颢入洛，奖受其命。出使徐州，都督元孚与城人赵绍兵杀之。游道为奖讼冤，得雪。又表为请赠，回己考一泛阶以益之。又与刘廐结交，托廐弟粹于徐州杀赵绍。

后刘廞伏法于洛阳，粹以徐州叛，官军讨平之，梟粹首于鄴市。孙腾使客告市司，得五百匹后，听收。游道时为司州中从事，令家人作刘粹所视，于州陈诉，依律判许，而奏之。敕至，市司犹不许，游道杖市司，勒使速付。腾闻大怒，游道立理以抗之。既收粹尸，厚加赠遗。李奖二子构、训居贫，游道后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，凡得钱百五十万，尽以入构、训。其使气党侠如此。时人语曰：“游道獼猴面，陆操科斗形，意识不关见，何谓丑者必无情。”

构尝因游道会客，因戏之曰：“贤从在门外，大好人，宜自迎接。”为通名，称族弟游山。游道出见之，乃獼猴而衣帽也。将与构绝，构谢之，豁然如旧。游道死后，构为定州长史，游道第三子士逊为墨曹、博陵王管记，与典签共诬奏构。构于禁所祭游道而诉焉。士逊昼卧如梦者，见游道怒己曰：“我与构恩义，汝岂不知？何共小人谋陷清直之士！”士逊惊跪曰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旬日而卒。

游道每戒其子士素、士约、士慎等曰：“吾执法太刚，数遭屯蹇，性自如此，子孙不足以师之。诸子奉父言，柔和廉逊。

士素沉密少言，有才识，稍迁中书舍人。赵彦深引入内省，参典机密。历中书、黄门侍郎，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恆领黄门侍郎。自处机要，近二十年，周慎温恭，甚为彦深所重。初，祖珽知朝政，出彦深为刺史。珽奏以士素为东郡守，中书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，由是还除黄门侍郎，共典机密。士约亦重善士，官尚书左丞。

江式，字法字，陈留济阳人也。六世祖琼，字孟琚，晋冯翊太守，善虫篆诂训。永嘉大乱，琼弃官投张轨，子孙因居凉土，世传家业。祖强，字文威，凉州平，内徙代京。上书三十余法，各有体例，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，由是拜中书博士。卒，

赠敦煌太守。父绍兴，高允奏为秘书郎，掌国史二十余年，以谨厚称。卒于赵郡太守。式少专家学，数年中，常梦两人时相教授；及寤，每有记识。初拜司徒长史兼行参军，检校御史，寻除符节令。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，除奉朝请，仍符节令。篆体尤工，洛京宫殿诸门板题，皆式书也。延昌三年三月，式表曰：

臣闻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画，轩辕氏兴而灵龟彰其彩。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，观鸟兽之迹，别创文字，以代结绳，用书契以维事。宣之王迹，则百工以叙；载之方册，则万品以明。迄于三代，厥体颇异，虽依类取制，未能殊仓氏矣。故《周礼》：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以六书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形声，四曰会意，五曰转注，六曰假借。盖是史颉之遗法。及宣王太史史籀著《大篆》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同或异，时人即谓之籀书。孔子修《六经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言。其后七国殊轨，文字乖别。暨秦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。斯作《仓颉篇》，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式，颇有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于是秦烧经书，涤除旧典，官狱繁多，以趣约易，始用隶书，古文由此息矣。隶书者，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。世人以邈徒隶，即谓之隶书。故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符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

汉兴，有尉律学，复教以籀书，又习八体，试之课最，以为尚书史。书省字不正，辄举劾焉。又有草书，莫知谁始，其形书虽无厥谊，亦是一时之变通也。孝宣时，召通《仓颉》读者，独张敞从受之。凉州刺史杜业、沛人爰礼讲学，大夫秦近亦能言之。孝平时，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，以礼为

小学元士。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。及亡新居摄，自以运应制作，大司马甄丰校文字之部，颇改定古文。时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书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；三曰篆书，云小篆也；四曰佐书，秦隶书也；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鸟虫，所以幡信也。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也。又北平侯张仓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书体与孔氏相类，即前代之古文矣。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，小异斯法，而甚精巧，自是后学，皆其法也。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，殊艺异术，王教一端，苟有可以加于国者，靡不悉集。逵即汝南许慎古学之师也。后慎嗟时人之好奇，叹俗儒之穿凿，故撰《说文解字》十五篇，首一终亥，各有部属，可谓类聚群分，杂而不越，文质彬彬，最可得而论也。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、曹喜之法，为古今杂形，诏于太学立石碑，刊载《五经》，题书楷法，多是邕书也。后开鸿都，书画奇能，莫不云集。时诸方献篆，无出邕者。

魏初，博士清河张揖著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古今字诂》。究诸《埤》、《广》，缀拾遗漏，增长事类，抑亦于文为益者。然其《字诂》，方之许篇，古今体用，或得或失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，博开古艺，特善《仓》、《雅》。许氏字指、八体、六书，精究闲理，有名于揖。以书教诸皇子。又建《三字石经》于汉碑西，其文蔚焕，三体复宣。校之《说文》，篆、隶大同，而古字少异。又有京兆韦诞、河东卫觊二家，并号能篆。当时台观榜题，宝器之铭，悉是诞书。咸传之子孙，世称其妙。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《字林》六卷，寻其况趣，附托许慎《说文》，而按偶章句，隐别古籀奇惑之字，文得正隶，不差篆意也。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《声类》之法，作《韵集》五卷，使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各为一篇，而文字与兄便是

鲁、卫，音读楚、夏，时有不同。皇魏承百王之季，绍五运之绪。世易风移，文字改变，篆形谬错，隶体失真。俗学鄙习，复加虚造。巧谈辩士，以意为疑，炫惑于时，难以厘改。乃曰：追来为归，巧言为辩，小免为，神岳为蚕。如斯甚众，皆不合孔氏古书、史籀《大篆》、许氏《说文》、《石经》三字也。凡所关古，莫不惆怅焉。嗟夫！文字者六籍之宗，王教之始，前人所以垂今，今人所以识古。

臣六世祖琼，家世陈留，往晋之初，与从父兄俱受学于卫觊，古篆之法，《仓》、《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之谊，当时并收善誉。而祖遇洛阳之乱，避地河西，数世传习，斯业所以不坠也。世祖太延中，牧犍内附，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，奉献五世传掌之书，古篆八体之法。时蒙褒录，叙列于儒林，官班文省，家号世业。

暨臣闇短，识学庸薄，渐渍家风，有忝无显。是藉六世之资，奉遵祖考之训，窃慕古人之轨，企践儒门之辙。求撰集古来文字，以许慎《说文》为主，及孔氏《尚书》、《五经音注》、《籀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三仓》、《凡将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通俗文》、祖文宗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古今字诂》、《三字石经》、《字林》、《韵集》、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，以类编联，文无复重，统为一部。其古籀、奇惑、俗隶诸体，咸使班于篆下，各有区别。诂训假借之谊，金随文而解；音读楚、夏之声，并逐字而注。其所不知者，则阙如也。脱蒙遂许，冀省百氏之观，而同文字之域。典书秘书所须之书，乞垂敕给；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，助臣披览；书生各五人，专令抄写。侍中、黄门、国子祭酒一月一监，诬议疑隐，庶无纰缪。所撰名目，伏听明旨。

诏曰：“可如所请，并就太常，冀兼教八书史也。其有所须，依请给之。名目待书成重闻。”式于是撰集字书，号曰《古

今文字》，凡四十卷，大体依许氏《说文》为本，上篆下隶。正光中，兼著作郎。卒官，赠巴州刺史。其书竟未能成。式兄子征虓将军顺和，亦工篆书。

先是，太和中，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。宣武之在东宫，敕法会侍书。后以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，未有如崔浩之妙。

论曰：游雅才业，亦高允之亚，至于陷族陈奇，斯所以绝世而莫祀。明根雅道儒风，终受非常之遇。以太和之盛，有乞言之重，抑乃旷世一时。肇既聿修，克隆堂构，正清梗概，颠沛不渝；辞爵主幼之年，抗节臣权之日，顾视群公，其风固已远矣。高闾发言有章句，下笔富文词，故能受遇累朝，见重明主，挂冠谢事，礼备悬舆。美矣！赵逸文雅自业，琰加之孝义，可谓世有人焉。胡叟显晦之间，优游无闷，亦一代之异人欤！胡方回、张湛、段承根、鬬骊、刘延明、赵柔、索敞皆通涉经史，才志不群，价重西州，有闻东国，故流播之中，自拔泥滓。人之不可以无能，信也。宋繇处屈能申，终致显达。游道刚直自立，任使为累。江式能世其业，亦足称云。

卷第三十五

列传第二十三

王慧龙 玄孙松年 五世孙劭 郑羲 孙述祖
从曾孙道邕 道邕子译 译叔祖俨 俨族孙伟

王慧龙，太原晋阳人，晋尚书仆射愉之孙，散骑常侍郎缙之子也。幼聪慧，愉以为诸孙之龙，故名焉。初，宋武微时，愉不为之礼，及得志，愉合家见诛。慧龙年十四，为沙门僧彬所匿，因将过江。津人见其行意匆匆，疑为王氏子孙。彬称为受业者，乃免。既济，遂西上江陵，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从事习辟强。时刺史魏咏之卒，辟强与江陵令罗修、前别驾刘期公、土人王腾等谋举兵，推慧龙为盟主，克日袭州城。而宋武闻咏之卒，亦惧江陵有变，遣其弟道规为荆州，众遂不果。罗修等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襄阳。晋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，送度江，遂奔姚兴。自言也如此。

姚泓灭，慧龙归魏。明元引见与言，慧龙请效力南讨。言终，俯而流涕，天子为之动容。谓曰：“朕方混一车书，席卷吴会，卿情计如此，岂不能相资以众乎？”然亦未之用。后拜洛城镇将，镇金墉。会明元崩，太武初即位，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，遂停前授。

初，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，以女妻之。浩既婚姻，及见慧龙，曰：“信王家儿也。”王氏世鼯鼻，江东谓之“鼯王”。

慧龙鼻渐大，浩曰：“真贵种矣！”数向诸公称其美。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，言于太武，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。太武怒，召浩责之。浩免冠陈谢得释。慧龙由是不调。久之，除乐安王范傅，领并、荆、扬三州大中正。慧龙抗表，愿得南垂自效，崔浩固言之，乃授南蛮校尉、安南大将军左长史。及宋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，引慧龙为援。慧龙督司马灵寿等一万人，拔其思陵戍，进围项城。晦败，乃班师。后宋将王玄谟寇滑台，诏假慧龙楚兵将军，与安颉等同讨之。相持五十余日，诸将以贼盛，莫敢先，慧龙设奇兵大破之。太武赐以剑马钱帛，授龙骧将军，赐爵长社侯，拜荥阳太守，仍领长史。在任十年，农战并修，大著声绩，招携边远，归附者万余家，号为善政。

其后宋将到彦之、檀道济频顿淮、颍，大相侵掠；慧龙力战，屡摧其锋。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：“鲁轨顽钝，马楚粗狂，亡人之中，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。不意儒生懦夫，乃令老子讶之。”宋文纵反间，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，欲引寇入边，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。太武闻曰：“此必不然，是齐人忌乐毅耳。”乃赐慧龙玺书曰：“义隆畏将军如虎，欲相中害，朕自知之。风尘之言，想不足介意也。”宋文计既不行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、绢一千匹。玄伯为反间来，屏人有所论。慧龙疑之，使人探其怀有尺刀。玄伯叩头请死。慧龙曰：“各为其主也，吾不忍害此人。”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，不杀玄伯，无以创将来。慧龙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彼亦安能害我。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，又何忧乎刺客。”遂舍之。时人服其宽恕。

慧龙自以遭难流离，常怀忧悴，乃作《祭伍子胥文》以寄意焉。生一男一女，遂绝房室，布衣蔬食，不参吉事，举动必

以礼。太子少傅游雅言于朝曰：“慧龙，古之遗孝也。”撰帝王制度十八篇，号曰《国典》。真君元年，拜使持节、宁南将军、武牢镇都副将，未至镇而卒。临没，谓功曹郑晔曰：“吾羁旅南人，恩非旧结，蒙圣朝殊特之慈，得在疆场效命，誓愿鞭尸吴市，戮坟江阴。不谓婴此重疾，有心莫遂，非唯仰愧国灵，实亦俯惭后土。修短命也，夫复何言！身歿后，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，依古墓而不坟，足藏发齿而已。庶其魂而有知，犹希结草之报。”时制，南人入国者，皆葬桑乾。晔等申遗意，诏许之。赠安南将军、荊州刺史，谥穆侯。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，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。吕玄伯感全宥之恩，留守墓侧，终身不去。子宝兴袭爵。

宝兴少孤，事母至孝。尚书卢遐妻，崔浩女也。初，宝兴母及遐妻俱孕，浩谓曰：“汝等将来所生，皆我之自出，可指腹为亲。”及昏，浩为撰仪，躬自监视，谓诸客曰：“此家礼事，宜尽其美。”及浩被诛，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，缘坐没官。宝兴亦逃避，未几得出。卢遐妻时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，宝兴尽卖货产，自出塞赎之以归。州辟中从事、别驾，举秀才，皆不就。闭门不交人事。袭爵封长社侯、龙骧将军。卒，子琼袭爵。

琼字世珍，孝文赐名焉。太和九年，为典寺令六十年，降侯为伯。帝纳其长女为嫔，拜前将军、并州大中正。正始中，为光州刺史，有受纳响，为中尉王显所劾，终得雪免。神龟中，除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去州归京，多年沈滞。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，腾虽势倾朝野，初不候之。腾既权重，吞并邻宅，增广旧居，唯琼终不肯与，以此久见屈抑。

琼女适范阳卢道亮，不听归其夫家。女卒，哀恸无已，琼仍葬之别所，冢不即塞，常于圻内哭泣，久之乃掩，当时深怪

之。加以聋疾，每见道俗，乞丐无已，造次见之，令人笑愕。道逢太保、广平王怀，据鞍抗礼，自言马瘦；怀即以诞马并乘具与之。尝诣尚书令李崇，骑马至其黄阁，见崇子世哲，直问继伯在否。崇趋出，琼乃下。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，琼晒而掣去之。崇小子青肫尝盛服，宠势亦不足恨。领军元叉使奴遗琼马，琼并留奴。王诵闻之笑曰：“东海之风，于兹坠矣。”孝昌三年，除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令。时琼子遵业为黄门郎，故有此授。卒，赠征北将军、中书监、并州刺史。自慧龙入国，三世一身，至琼始有四子。

长子遵业，风仪清秀，涉历经史。位著作佐郎，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。迁右军将军、兼散骑常侍，慰劳蠕蠕。乃诣代京，采拾遗文，以补起居所阙。与崔光、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。及光为孝明讲《孝经》，遵业预讲，延业录义，并应诏作《释奠侍宴诗》。时人语曰：“英英济济，王家兄弟。”转司徒左长史、黄门郎，监典仪注。

遵业有誉当时，与中书令陈郡袁翻、尚书琅邪王诵并领黄门郎，号曰三哲。时政归门下，世谓侍中、黄门为小宰相。而遵业从容恬素，若处丘园。尝著穿角履，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。以胡太后临朝，天下方乱，谋避地，自求徐州。太后曰：“王诵罢幽州始作黄门，卿何乃欲徐州也？更待一二年，当有好处分。”遵业兄弟并交游时俊，乃为当时所美。及尔硃荣入洛，兄弟在父丧中，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，相率奉迎，俱见害河阴。议者惜其人才，而讥其躁竞。赠并州刺史。著《三晋记》十卷。

子松年，少知名，齐文襄临并州，辟为主簿。累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副李纬使梁。使还，历位尚书郎中。魏收撰《魏书》成，松年有谤言。文宣怒，禁止之，仍加杖罚。岁余得免，除

临漳令。迁司马、别驾、本州大中正。孝昭擢拜给事黄门侍郎。帝每赐坐，与论政事，甚善之。孝昭崩，松年驰驿至鄴都宣遗诏。发言涕泗，迄于宣罢，容色无改，辞吐谐韵，宣讫号恸，自绝于地，百官莫不感恸。还晋阳，兼侍中，护梓宫还鄴。诸旧臣避形迹，无敢尽哀，唯松年哭必流涕，朝士咸恐。武成虽忿松年恋旧情切，亦雅重之。以本官加散骑常侍，食高邑县干。参定律令，前后大狱多委焉。兼御史中丞。发晋阳之鄴，在道遇疾卒。赠吏部尚书，并州刺史，谥曰平。第二子劼最知名。

劼字君懋，少沈默，好读书。仕齐，累迁太子舍人，待诏文林馆。时祖孝征、魏收、阳休之等尝论古事，有所遗忘，讨阅不能得。问劼，劼具论所出，取书验之，一无舛误。自是大为时人所许，称其博物。后迁中书舍人。齐灭入周，不得调。隋文帝受禅，授著作佐郎，以母忧去职。在家著《齐书》，时制禁私撰史，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。上怒，遣收其书，览而悦之。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修起居注。

劼以上古有钻燧改火之义，近代废绝，于是上表请变火曰：“臣谨案《周官》：‘四时变火，以救时疾。’明火不数变，时疾必兴。圣人作法，岂徒然也？在晋时，有人以洛阳火度江者，世世事之，相续不灭，火色变青。昔师旷食饭，云是劳薪所爨，晋平公使视之，果然车辘。今温酒及炙肉，用石炭、木炭火、竹火、草火、麻菱火，气味各不同。以此推之，新火旧火，理应有异。伏愿远遵先圣，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。用功甚少，救益方大。纵使百姓习久，未能顿同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王食厨，不可不依古法。”上从之。劼又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，指示群臣。上大悦，赐物数百段，拜著作郎。上表言符命曰：

昔周保定二年，岁在壬午，五月五日，青州黄河变清，十里镜澈。齐氏以为己瑞，改元，年曰河清。是月，至尊以大兴

公始作随州刺史。历年二十，隋果大兴。臣谨案《易·坤灵图》曰：“圣人受命，瑞必先见于河。”河者最浊，未能清也。窃以灵贶休祥，理无虚发；河清启圣，实属大隋。午为鹑火，以明火德；仲夏火王，亦明火德。月五日五，合天地数，既得受命之辰，允当先见之兆。

开皇初，邵州人杨令愬近河得青石图一、紫石图一，皆隐起成文，有至尊名，下云“八方天心”。永州又得石图，剖为两段，有杨树之形，黄根青叶。汝水得神龟，腹下有文曰“天卜杨兴”。安邑掘地得古铁板，文曰“皇始天年，赍杨铁券，王兴”。同州得石龟，文曰“天子延千年，大吉”。臣以前之三石，不异《龙图》。何以用石？石体久固，义与上名符合。龟腹七字何以著龟？龟亦久固，兼是神灵之物。孔子叹河不出图，洛不出书。今于大隋圣世，图书屡出。建德六年，亳州大周村有龙斗，白者胜，黑者死。大象元年夏，荧阳汴水北有龙斗。初见白气属天，自东方历阳武而来。及至，白龙也，长十许丈。有黑龙乘云而至，云雨相薄，乍合乍离，自午至申，白龙升天，黑龙坠地。谨案：龙，君象也。前斗于亳州周村者，盖象至尊以龙斗之岁为亳州总管，遂代周有天下。后斗于荧阳者，荧字三火，明火德之盛也。白龙从东方来，历阳武者，盖象至尊将登帝位，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。西北升天者，当乾位天门。

《坤灵图》曰：“圣人杀龙，龙不可得而杀，皆感气也。”又曰：“泰，姓商名宫，黄色，长八尺，六十世。河龙以正月辰见，白龙与五黑龙斗，白龙陵，故泰人有命。”谨案此言，皆为大隋而发也。“圣人杀龙”者，前后龙死是也。“姓商”者，皇家于五姓为商也。“名宫”者，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。“黄色”者，隋色尚黄。“长八尺”者，武元皇帝身长八尺。“河龙以正月辰见”者，《泰》，正月卦，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。

"白龙与黑龙斗"者，亳州、茌阳龙斗是也。胜龙所以白者，杨姓纳音为商，至尊又辛酉岁生，位皆在西方，西方白色也。死龙所以黑者，周色黑。所以称五者，周闵、明、武、宣、靖凡五帝；越、陈、代、越、滕五王一时伏法，亦当五数。"白龙陵"者，陵犹胜也。郑玄说"陵"当为"除"，凡斗能去敌曰除。臣以"泰人有命"者，泰之为言，通也，大也，明其人道通德大，有天命也。《乾凿度》曰："泰表戴干。"郑玄注云："表者，人形体之彰识也。干，盾也。泰人之表，戴干。"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，益知泰人之表，不爽毫厘。《坤灵图》所云，字字皆验。纬书又称汉四百年，终如其言，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。昔宗周卜世三十，今则倍之。

《稽览图》曰："太平时，阴阳和合，风雨会同，海内不偏。地有阻险，故风有迟疾。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，惟平均乃不鸣条，故欲风于亳。亳者陈留也。"谨案此言，盖明至尊昔为陈留公世子，亳州总管，遂受天命，海内均同，不偏不党，以成太平之风化也。在大统十六年，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。是时，齐国有秘记云："天王陈留入并州。"齐主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。其后，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。周武帝时，望气者云"亳州有天子气"，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。至尊代为之。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，世传云老子将度世，云："待枯柏生东南枝，回指，当有圣人出，吾道复行。"至齐，枯柏从下生枝，东南上指，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："老子庙前古枯树，东南枝如伞，圣主从此去。"及至尊牧亳州，亲至祠树之下，自是柏枝回抱，其枯枝渐指西北，道教果行。考校众事，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，皆如所言。《稽览图》又云："政道得，则阴物变为阳物。"郑玄注云："葱变为韭，亦是。"谨案自六年以来，远近山石多变为玉。石为阴，玉为阳。又左卫园中，

葱皆变为韭。

上览之大悦，赐物五百段。未几，劾复上书曰：

《易·乾凿度》曰：“《随》，上六，拘系之，乃从维之，王用享于西山。《随》者，二月卦。阳德施行，蕃决难解，万物随阳而出。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，维持之，明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也。”《易·稽览图》：“《坤》六月，有子女任政，一年传为《复》。五月，贫之从东北来立，大起土邑；西北地动星坠，阳卫。《屯》十一月，神人从中山出，赵地动；北方三十日，千里马数至。”谨案：凡此《易纬》所言，皆是大隋符命。《随》者，二月之卦，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。“阳德施行”者，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。“蕃决难解”者，明当时蕃鄣皆通决，险难皆解散也。“万物随阳而出”者，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也。“上六欲九五拘系之”者，五为王，六为宗庙，明宗庙神灵欲命登九五之位，帝王拘人以礼，系人以义也。“拘人以礼，系人以义”，此二句，亦是《乾凿度》之言。“维持之”者，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。“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”者，明诸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，莫不随从。阴，谓臣下也。“王用享于西山”者，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。凡四称“随”，三称“阳”，欲美随杨，丁宁之至也。“《坤》六月”者，坤位在未，六月建未，言至尊以六月生也。“有子女任政”者，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，而为周后，任理内政也。“一年传为《复》”者，《复》是《坤》之一世卦，阳气初起，言周宣帝崩后一年，传位与杨氏也。“五月，贫之从东北来立”，“贫之”当为“真人”，字之误也。言周宣帝以五月崩，真人革命，当在此时。至尊谦让而逆天意，故逾年乃立。昔为定州总管，在京师东北，本而言之，故曰“真人从东北来立”。“大起土邑”者，大起，即大兴城邑也。“西北地动星坠”者，

盖天意去周授隋，故变动也。“阳卫”者，言杨氏得天卫助也。”

《屯》，十一月，神人从中山出“者，此卦动而大亨作，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总管，将从中山而出也。”赵地动”者，中山为赵地，以神人将去，故变动也。”北方三十日”者，盖至尊从北方将往亳州之时，停留三十日也。“千里马”者，盖至尊旧所乘騶骝马也。《屯》卦，震下坎上，震于马为作足，坎于马为美脊，是故騶马脊有肉鞍，行则先作弄四足也。“数至”者，言历数至也。

《河图·帝通纪》曰：“形瑞出，变矩衡。赤应随，叶灵皇。”《河图·皇参持》曰：“皇辟出，承元讫。道无为，安率。被遂矩，戏作术。开皇色，握神日。投辅提，象不绝。立皇后，翼不格。道终始，德优劣。帝任政，河典出。叶辅嬉，烂可述。”谨案：凡此《河图》所言，亦是大隋符命。”形瑞出，变矩衡”者，矩，法也；衡，北斗星名，所谓璇玑玉衡者也。大隋受命，形兆之瑞始出，天象则为之变动。北斗主天之法度，故曰矩衡。《易纬》：“伏戏，矩衡神。”郑玄注，以为法玉衡之神。与此《河图》矩衡义同。“赤应随”者，言赤帝降精，感应而生隋也。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。“叶灵皇”者，叶，合也，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。又年号开皇，与《灵宝经》之开皇年相合，故曰叶灵皇。“皇辟出”者，皇，大也；辟，君也。大君出，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。“承元讫”者，言承周天元终讫之运也。”“道无为，安率”者，“安”下脱一字，言大道无为，安定，天下率从。“被遂矩，戏作术”者，矩，法也，昔遂皇握机矩，伏戏作八卦之术，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术也。“遂皇机矩”，语见《易纬》。“开皇色”者，言开皇年易服色也。“握神日”者，言握持群神，明照如日也。又开皇以来日渐长，亦其义也。“投辅提”者，言

投授政事于辅佐，使之提挈也。“象不绝”者，法象不废绝也。“立皇后，翼不格”者，格，至也，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，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。“道终始，德优劣”者，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，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。“帝任政，河典出”者，言皇帝亲任政事，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。“叶辅嬉，烂可述”者，叶，合也；嬉，兴也。言群臣合心辅佐，以兴政教，烂然可纪述也。所以于《皇参持》、《帝通纪》二篇，大陈符命者，明皇道帝德尽在于隋也。

上大悦，以劭至诚，宠锡日隆。

时有人于黄凤泉浴，得二白石，颇有文理。遂附其文以为字，复言有诸物象，而上奏曰：“其大玉有日月、星辰、八卦、五岳及二麟、双凤、青龙、朱雀、驺虞、玄武，各当其方位。又有五行、十日、十二辰之各，凡二十七字。又有‘天门、地户、人门、鬼门闭’九字。又有却非及二鸟。其鸟皆人面，则《抱朴子》所谓千秋万岁者也。其小玉亦有五岳、却非、虬、犀之象。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。别有异状诸神，不可尽识，盖是风伯、雨师、山精、海若之类。又有天皇大帝、皇帝及四帝坐，钩陈、北斗、三公、天将军、土司空、老人、天仓、南河、北河、五星、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。诸字本无行伍，皆往往偶对。于大玉则有皇帝日名，并临南面，与日字正鼎足。复有老人星，盖明南面象日，而长寿也。皇后二字在西，上有月形，盖明象月也。于次玉，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，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，隋与吉字正并，盖明长久吉庆也。”劭复回互其字，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。上以为诚，赐帛千匹。

劭于是采人间歌谣，引图书讖纬，依约符命，捃摭佛经，撰为《皇隋灵感志》合三十卷，奏之。上令宣示天下。劭集诸州朝集使，洗手焚香，闭目读之。曲折其声，有如歌咏，经涉

旬朔，遍而后罢。上益喜，赏赐优洽。

及文献皇后崩，劼复上言：“佛经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，天佛放大光明，以香花妓乐来迎之。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。伏惟大行皇后，圣德仁慈；福善祲符，备诸秘记，皆云是妙善菩萨。臣谨案：八月二十二日，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；二十三日，大宝殿后，夜有神光；二十四日卯时，永安宫北，有自然种种音乐，震满虚空。至五更中，奄然如寐，便即升遐。与经文所说，事皆符验。臣又以愚意思之，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，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。在永安宫者，象京师永安门，平生所出入也。后升遐后二日，苑内夜有钟声二百余处，此则生天之应，显然也。”上览之，且悲且喜。时蜀王秀以罪废，上谓劼曰：“嗟乎！”吾有五子，三子不才。”劼进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皆不能移不肖之子。黄帝二十五子，同姓者二，余各异德。尧十子，舜九子，皆不肖。夏有五观，周有三监。”上然其言。后上梦欲上高山而不能得，崔彭捧脚，李盛扶肘，乃得上。因谓彭曰：“死生当与尔俱。”劼曰：“此梦大吉。上高山者，明高崇大安，永如山也。彭犹彭祖，李犹李老，二人扶侍，实为长寿之征。”上闻之，喜见容色。其年，上崩，未几，崔彭亦卒。

炀帝嗣位，汉王谅作乱，帝不忍诛。劼上书曰：“臣闻黄帝灭炎，盖云母弟；周公诛管，信亦天伦；叔向戮叔鱼，仲尼谓之遗直；石蜡杀石厚，丘明以为大义。此皆经籍明文，帝王常法。今陛下置此逆贼，度越前圣。谨案：贼谅毒被生灵者也。古者同德则同姓，德不同则异姓，故黄帝有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有四人，唯青阳、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。谅既自绝，请改其氏。”劼以此求媚，帝依违不从。后迁秘书少监，卒于官。

劼在著作，将二十年，专典国史，撰《隋书》八十卷。多

录口敕。又采迂怪不经之语，及委巷之言，以类相从，为其题目。词义繁杂，无足称者。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恶之迹，堙灭无闻。初撰《齐志》为编年体二十卷，复为《齐书》，纪传一百卷，及《平贼记》三卷，或文词鄙野，或不轨不物，骇人视听，大为有识嗤鄙。然其指摘经史谬误，为《读书记》三十卷，时人服其精博。爰自志学，暨于暮齿。笃好经史，遗略世事。用思既专，性颇恍忽，每至对食，闭目凝思，盘中之肉，辄为仆从所啖。劭弗之觉，唯责肉少，数罚厨人。厨人以情白劭，劭依前闭目，伺而获之。厨人方免笞辱。其专固如此。

遵业弟广业，性沈雅，涉历书传，位太尉祭酒，迁属。卒于太中大夫，赠徐州刺史。子义，有仪望，以干用见称，卒于南钜鹿太守。

广业弟延业，博学多闻，颇有才藻，位中书郎。河阴之役，遂亡骸骨。义无子，赠齐州刺史。延业弟季和，位书侍御史、并州大中正，赠华州刺史。

郑羲，字幼麟，荥阳开封人，魏将作大匠浑之八世孙也。曾祖豁，慕容垂太常卿。父晔，不仕。娶长乐潘氏，生六子，粗有志气，而羲第六，文学为优。弱冠举秀才，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。文成末，拜中书博士。

天安初，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，献文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，遣羲参石军事。到上蔡，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。既相见，议欲顿军汝北，未即入城。羲谓石曰：“机事尚速，今珍奇虽来，意未可量。不如直入其城，夺其管籥，据有府库。虽出珍奇非意，要以全制为胜。”石从羲言，遂策马径入其城。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，在珍奇宅内。石既克城，意益憍怠，置酒嬉戏，无警防之虞。羲劝严兵设备，以待非常。其夜，珍奇果使人烧府，欲因救火作难，以石有备，乃止。明

旦，羲赉白武幡安慰郭邑，众心乃定。明年，又引军东讨汝阴。宋汝阴太守张超城守不下，石攻之不克，议欲还军长社，待秋击之。羲曰：“今超驱市人，命不延月，宜安心守之。超食已尽，不降当走。而欲弃还长社，超必修城深堑，多积薪谷，将来恐难图矣。”石不纳，遂旋师长社。至冬，复往攻超，超果设备，无功而还。历年，超死，杨文长代戍，食尽城溃，乃克之，竟如羲策。淮北平，迁中书侍郎。

延兴初，阳武人田智度年十五，妖感动众，扰乱京索。以羲河南人望，为州郡所信，遣乘传慰喻。羲到，宣示祸福，众皆散，智度寻见禽斩。以功赐爵泰昌男。孝文初，兼员外散骑常侍、宁朔将军、阳武子，使于宋。

中山王睿宠幸当世，并置王官，羲为其傅。是后历年不转，资产亦乏，因请假归，遂盘桓不返。及李冲贵宠，与羲昏姻，乃就家征为中书令。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，初成，以羲兼太常卿，假荥阳侯，具官属，诣长安拜庙，建碑于庙门。还，以使功，仍赐侯爵。

出为西兖州刺史，假南阳公。羲多所受纳，政以贿成。性又嗇吝，人有礼饷者，不与杯酒肴肉，而西门受羊酒，东门沽卖之。以李冲之亲，法官不之纠也。酸枣令郑伯孙、鄆城令董腾、别驾贾怀德、中从事申灵度并在任廉贞，勤恤百姓，羲皆申表称荐，时论多之。文明太后为孝文纳其女为嫔，征为秘书监。太和十六年卒，尚书奏谥曰宣。诏曰：“盖棺定谥，先典成式；激扬清浊，政道明范。羲虽宿有文业，而政阙廉清。尚书何乃情遗至公，愆违明典？依谥法，博闻多见曰文，不勤成名曰灵，可赠以本官，加谥文灵。”

长子懿，字景伯，涉历经史。位太子中庶子，袭爵荥阳伯。懿闲雅有政事才，为孝文所器遇，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司徒

左长史。宣武初，以从弟思和同咸阳王禧逆，与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纒亲出禁。拜太常少卿，出为齐州刺史。懿好劝课，善断决，虽不清洁，义然后取，百姓犹思之。卒，赠兖州刺史，谥曰穆。子恭业袭爵，武定三年，坐与房子远谋害齐神武，伏诛。

懿弟道昭，字僖伯，少好学，综览群言。兼中书侍郎，从征河北。孝文飨侍臣于县瓠方丈竹堂，道昭与兄懿俱侍坐。乐作酒酣，孝文歌曰：“白日光天兮无不曜，江左一隅独未照。”彭城王勰续曰：“愿从圣明兮登衡、会，万国驰诚混日外。”郑懿歌曰：“云雷大振兮天门辟，率土来宾一正历。”邢峦歌曰：“舜舞干戚兮天下归，文德远被莫不思。”道昭歌曰：“皇风一鼓兮九地匝，戴日依天清六合。”孝文又歌曰：“遵彼汝坟兮昔化贞，未若今日道风明。”宋弁歌曰：“文王政教兮晖江召，宁如大化光四表。”孝文谓道昭曰：“自比迁豫虽猥，与诸才俊不废咏缀，未若今日。”遂命邢峦总集叙记。“当尔之年，卿频丁艰私，每眷文席，常用慨然”。

寻正除中书郎，累迁国子祭酒。广平王怀为司州牧，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督。道昭上表曰：臣闻唐、虞启运，以文德为本；殷、周创业，以道艺为先。然则礼乐者，为国之基，不可斯须废也。伏惟大魏，定鼎伊、瀍，惟新宝历。九服感至德之和，四垠怀击壤之庆。而蠢尔闽吴，阻化江湫；先帝爰震武怒，戎车不息。而停銮驻辔，留心典坟。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，与吏部尚书任城王臣澄等，妙选英儒，以崇学校。澄等依旨，置四门博士四十人。其国子博士、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，宿已简置。伏寻先旨，意在速就；但军国多事，未遑营立。自尔迄今，垂将一纪，学官雕落，四术寝废。遂使硕儒耆德，卷经而不谈；俗学后生，遗本而逐末。进竞之风，实由于此矣。

伏惟陛下，钦明文思，玄鉴洞远，垂心经素。优柔坟籍，屡发中旨，敦营学馆，房宇既修，生徒未立。臣往年删定律令，谬预议筵。谨依准前修，寻访旧事，参定学令，事讫封呈。请早敕施行，使选授有依，生徒可准。”诏褒美之，而尚未允遂。道昭又表曰：“臣自往年以来，频请学令，并置生员，前后累上，未蒙一报。当以臣识浅滥官，无能有所感悟者也。馆宇既修，生房粗构，博士见员，足可讲习。虽新令未班，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，渐开训业，使播教有章，儒风不坠。至若孔庙既成，释奠告始，揖让之容，请俟令出。”不报。迁秘书监，荥阳邑中正，出历光、青二州刺史，复入为秘书监。卒，谥曰文恭。

道昭好为诗赋，凡数十篇。其在二州，政务宽厚，不任威刑，为吏人所爱。

子严祖，颇有风仪，粗观文史，轻躁薄行，不修士业。孝武时，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宋氏从姊奸通，人士咸耻言之，而严祖聊无愧色。孝静初，除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鸿胪卿，出为北豫州刺史，还除鸿胪卿。卒，赠司空公。

庶子仲礼，少轻险，有膂力。齐神武嬖宠其姊火车，以亲戚被昵，擢为帐内都督。掌神武弓矢，出入随从。与任胄俱好酒，不忧公事，神武责之。胄惧，潜通西魏，为人纠告，惧，遂谋逆。事发，火车欲乞哀，神武避不见。赖武明皇后及文襄争为言，故仲礼死而不及其家。严祖更无子，弟敬祖以子绍元嗣。绍元小字安都，位太尉谘议、赵郡太守，卒。

子子翻，字灵雀。少有器识，学涉，好文章。齐武平末，位司徒记室参军。寻遇齐亡，历周、隋，遂不仕，隐居荥阳三窟山。傲诞不自羁束，或有所之造，乘驴衣鞮，破弊而往。远近钦其高名，皆谓有异状，观者如堵。及见，形乃短陋，不副

所闻。然风神俊发，无贵贱并敬服之。纳言杨素闻其名，因使过荥阳，迎与相见，言谈弥日，深加礼重。及归，言之朝廷，累征不至。终于家。

子翻二弟子腾、天寿，俱仕隋。子腾位蒋州司马，天寿开府参军，并以雅素称。

严祖弟敬祖，起家著作郎。郑俨之败也，为乡人所害。

子元礼，字文规。少好学，爱文藻，有名望。齐文襄引为馆客，历兼中书舍人、南主客郎中、太尉谘议参军、长广乐陵二郡守，待诏文林馆，太子中舍人。崔昂后妻，元礼姊也，魏收又昂之妹夫。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，乃曰：“看元礼比来诗咏，亦曾不减魏收。”思道答云：“未觉元礼贤于魏收，且知妹夫疏于妇弟。”元礼，大象中卒于始州别驾。

敬祖弟述祖，字恭文。少聪敏，好属文，有风检，为先达所称誉。历位司徒左长史、尚书、侍中、太常卿、丞相右长史。齐天保中，历太子少保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。时穆子容为巡省使，叹曰：“古人有言，闻伯夷之风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今于郑兖州见之矣。”迁光州刺史。

初，述祖父为兖州，于郑城南小山起斋亭，刻石为记。述祖时年九岁。及为刺史，往寻旧迹，得一破石，有铭云：“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。”述祖对之呜咽，悲动群寮。有人入市盗布，其父怒曰：“何负吾君？”执之以归首。述祖特原之，自是境内无盗。百姓歌曰：“大郑公，小郑公，相去五十载，风教犹尚同。”

述祖能鼓琴，自造《龙吟十弄》，云尝梦人弹琴，寤而写得。当时以为绝妙。所在好为山池，松竹交植，盛肴饌以待宾客，将迎不倦。少时在乡，单马出行，忽有骑者数百，见述祖皆下马，曰“公在此”，行列而拜。述祖顾问从人，皆不见，

心甚异之。未几被徵，终历显位。及病笃，乃自言之。且曰：“吾老矣，一生富贵足矣，以清白之名遗子孙，死无所恨。”前后行瀛、殷、冀、沧、赵、定六州事，正除怀、兖、光三州刺史，又重行殷、怀、赵三州刺史，所在皆有惠政。天统元年卒，年八十一，赠开府、中书监、北豫州刺史，谥曰平简公。

述祖女为赵郡王睿妃，述祖常坐受王拜，命坐，王乃坐。妃薨后，王更娶郑道廕女，王坐受道廕拜。王命坐，乃敢坐。王谓道廕曰：“郑尚书风德如此，又贵重宿旧，君不得并之。”

述祖子元德，多艺术，官琅邪太守。述祖弟遵祖，秘书郎，赠光州刺史。遵祖弟顺祖，卒于太常丞。

自灵太后豫政，淫风稍行；及元叉擅权，公为奸秽，自此素族名家，遂多乱杂。法官不加纠正，婚宦无贬，于时有识，咸以叹息矣。

羲长兄白麟，次小白，次洞林，次叔夜，次连山，并恃豪门，多行无礼，乡党之内，疾之若仇。小白位中书博士。子胤伯，有当世器干，孝文纳其女为嫔，位东徐州刺史，卒于鸿胪少卿，谥曰简。子希俊，未官而卒。子道育，武定中，开封太守。

希俊弟幼儒，好学修谨，丞相、高阳王雍以女妻之。位司州别驾，有当官称。卒，赠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谥曰肃。幼儒亡后，妻淫荡凶悖，肆行无礼。幼儒时望甚优，其从兄伯猷每谓所亲曰：“从弟人才，足为令德，不幸得如此妇。今死复重死，可为悲叹。”

幼儒子敬道、敬德，俱仕西魏。敬道并巴、开、新三州刺史。敬道子正则仕周，复州刺史。

胤伯弟平城，广陵王羽纳其女为妃，位东平原太守。性猜狂使酒，为政贪残。卒，赠南青州刺史。

长子伯猷，博学有文才，早知名。举司州秀才，历太学博士，领殿中御史。与当时名胜，咸申游款。明帝释奠，诏伯猷录义。后为尚书外兵郎中，典起居注，以军功赐爵阳武子。节闵帝初，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国子祭酒。转护军将军，赐爵武城子。

元象初，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梁。前后使人，梁武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。伯猷之行，梁武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接。议者以此贬之。使还，除南青州刺史。在官贪婪，妻安丰王元延明女，专为聚敛，货贿公行，润及亲戚。户口逃散，邑落空虚。乃诬陷良善，云欲反叛，籍其资财，尽以入己，诛其丈夫，妇女配没。百姓冤苦，声闻四方。为御史纠劾，死罪数十条。遇赦免，因以顿废。齐文襄作相，每诫厉朝士，常以伯猷及崔叔仁为喻。武定七年，除太常卿。卒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中书监、兖州刺史。子蕴，太子舍人、阳夏太守。伯猷弟仲衡，武定中，仪同开府中郎。

仲衡弟辑之，司徒谘议。齐大宁中，以军功赐爵成皋男，位金紫光禄大夫，东济北太守、肥城戍主。卒，赠度支尚书、北豫州刺史。

辑之弟怀孝，司徒谘议。齐大宁中，仁州刺史。

洞林子敬叔，荥阳邑中正、濮阳太守，坐贪秽除名。子籍，字承宗，徐州平东府长史。

籍弟琼，字祖珍，有强干称，位范阳太守，颇有声，卒。孝昌中，弟俨宠要，重赠青州刺史。琼兄弟雍睦，其诸娣姒亦咸相亲爱，闺门之内，有无相通，为时人所称美。子道邕。

道邕字孝穆。幼谨厚，以清约自居，年未弱冠，涉历经史。父叔四人并早歿，昆服季之中，道邕居长，抚训诸弟，有如同生，闺庭之中，怡怡如也。魏孝昌初，解褐太尉行参军，累以

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、太师咸阳王长史。及孝武西迁，从入关，除司徒左长史，领临洮王友，赐爵永宁县侯。

大统中，行岐州刺史，在任未几，有能名。王罽时为雍州刺史，钦其善政，贻书盛相称述。先是，所部百姓，久遭离乱，逃散殆尽。道邕下车之日，户止三千，留情绥抚，远近咸至，数年之内，有四万家。岁考绩为天下最，周文帝赐书叹美之。征拜京兆尹。及梁岳阳王萧察称蕃，乃假道邕散骑常侍，持节拜察为梁王。使还，称旨，进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

时周文东讨，除大丞相府右长史，封金乡县男。军次潼关，命道邕与左长史孙俭、司马杨宽、尚书苏亮、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。仍令道邕引接关东归附人士，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，抚纳铨叙，咸得其宜。后拜中书令，赐姓宇文氏，寻以疾免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子。历御伯中大夫、御正、宜、华、虞、陕四州刺史。频历数州，皆有政绩。入为少司空，卒。赠本官，加郑、梁、北豫三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子诒嗣，历位纳言，为聘陈使。后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邵州刺史。诒弟译于隋文帝有翊赞功，开皇初，又追赠道邕大将军、徐兖等六州刺史，改谥曰文。

译字正义。幼聪敏，涉猎群书，工骑射，尤善音乐，有名于世。译从祖文宽，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阳公主，无子，周文命译后之。由是译少为周文所亲，恆令与诸子游集。年十余岁，尝诣府司录李长宗。长宗于众中戏之，译敛容谓曰：“明公位望不轻，瞻仰斯属，辄相玩狎，无乃丧德也。”长宗甚异之。文宽后诞二子，译复归本生。

周明帝时，诏令事辅城公，是为武帝。及帝即位，为左侍上士，与仪同刘昉，恆侍帝侧。译时丧妻，帝令译尚梁安固公

主。及帝亲总万机，以为御正下大夫，颇被顾遇。东宫建，转太子宫尹下大夫，特被太子亲待。时太子多失德，内史中大夫乌丸轨每劝帝废太子立秦王，由是太子恆不自安。建德二年，为聘齐使副。后诏太子西征吐谷浑，太子阴谓译曰：“秦王，上爱子也；乌丸轨，上信臣也，今吾此行，得无扶苏之事乎？”译曰：“愿殿下勉著仁孝，无失子道而已。”太子然之。既破贼，译以功最，赐爵开国子。后坐褻狎皇太子，乌丸轨、宇文孝伯等以闻。帝大怒，除译名。官臣亲幸者咸被谴。太子复召译，戏狎如初。因曰：“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？”太子悦而益昵之。例复官，仍拜吏部下大夫。

及武帝崩，宣帝嗣位，超拜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封归昌县公。既以恩旧，任遇甚重，委以朝政。迁内史上大夫，进封沛国公。上大夫之官，自译始也。以其子善愿为归昌公，元琮为永安县男。又监国史。译颇专权，时帝幸东京，译擅取官材，自营私第，坐除名。刘昉数言于帝，帝复召之，顾待如初，诏领内史事。

初，隋文帝与译有同学之旧，译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，倾心相结。至是，隋文为宣帝所忌，情不自安，尝在永巷，私于译曰：“久愿出籓，公所悉也，敢布心腹，少留意焉。”译曰：“以公德望，天下归心，欲求多福，岂敢忘也？谨即言之。”时将遣译南征。译曰：“若定江东，自非懿戚重臣，无以镇抚。可令隋公行，且为寿阳总管，以督军事。”帝从之，乃下诏，以隋文为扬州总管，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代陈。行有日矣，帝不忿，译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，引隋文入受顾托。既而译宣诏，文武百官，皆受隋文节度。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，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。仲已至御坐，译知之，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、皇甫绩、柳裘俱入。仲与之仪见译等，愕然，逡巡欲出。

隋文因执之。于是矫诏，复以译为内史上大夫。明日，隋文为丞相，拜译柱国、府长史，行内史上大夫事。及隋文为大冢宰，总百揆，以译兼领天官都府司会，总六府事。出入卧内，言无不从，赏赐玉帛，不可胜计，每出入以甲士从。拜其子元璠为仪同。时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消难等作乱，隋文逾加亲礼，进上柱国，恕以十死。

译性轻险，不亲职务，而赃货狼籍。隋文阴疏之，然以其有定册功，不忍废放，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。译犹坐事，无所关预，惧，顿首求解职。隋文宽喻之，接以恩礼。及帝受禅，译以上柱国归第。赏赐丰厚，进子元璠成皋郡公，元珣永安男，追赠其父及亡兄二人并为刺史。

译自以被疏，阴呼道士章醮，以祈福助。其婢奏译厌蛊左道。帝谓译曰：“我不负公，此何意也？”译无以对。译又与母别居，为宪司所劾，由是除名。下诏云：“译嘉谋良策，寂尔无闻；鬻狱卖官，沸腾盈耳。若留之于世，在人为不道之臣；戮之于朝，入地为不孝之鬼。有累幽显，无以置之。宜赐以《孝经》，令其熟读，仍遣与母共居。”

未几，诏译参撰律令。复授开府、隆州刺史。请还疗疾，有诏徵之，见于醴泉宫，赐宴甚欢。因谓译曰：“贬退已久，情相矜愍。”于是顾谓侍臣曰：“郑译与朕同生共死，间关危难，兴言念此，何日忘之。”译因奉觞上寿。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，复爵沛国公，位上柱国。高颉戏谓译曰：“笔干。”答曰：“出为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钱，何以润笔！”上大笑。未几，诏译参议乐事。译以周代七声废缺，自大隋受命，礼乐宜新。更修七始之义，名曰《乐府声调》，凡八篇，奏之。帝嘉美焉。俄拜岐州刺史。岁余，复奉诏定乐于太常。帝劳译曰：“律、令，则公定之；音乐，则公正之。礼、乐、律、令，

公居其三，良足美也。”寻还岐州。开皇十一年卒，年五十二，谥曰达。子元璠嗣。炀帝初立，五等悉除，以译佐命元功，诏追改封译莘公，以元璠袭。

元璠历位右光禄大夫、右卫将军。大业末，为文城太守，以城归国。

琼弟俨。俨字季然，容貌壮丽。初为司徒胡国珍行参军，因为灵太后所幸，时人未知之。后太后废，萧宝夤西征，以俨为友。及太后反政，俨请使还朝，复见宠待。拜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，领尚食典御，昼夜禁中，宠爱尤甚。俨每休沐，太后常遣阉童随侍，俨见其妻，唯得言家事而已。

与徐纥俱为舍人，俨以纥有智数，仗为谋主。纥以俨宠幸既盛，倾身承接。共相表里，势倾内外。城阳王徽亦与之合，当时政令，归于俨等。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舍人、常侍如故。明帝崩，事出仓卒，天下咸言俨计。尔硃荣举兵向洛阳，以俨、纥为辞。荣逼京师，俨走归乡里。俨从兄仲明欲据郡起众，寻为其部下所杀，与仲明俱传首洛阳。子文宽从武帝入关西。

敬叔弟子恭，燕郡太守。孝昌中，因俨势，除卫尉少卿，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卒后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贞。

叔夜子伯夏，位东莱太守。卒，赠青州刺史。伯夏弟谨，字仲恭，琅邪太守。

连山性严暴，挝捩僮仆，酷过人理。父子一时为奴所害，断首投马槽下，乘马北逃。其第二子思明，骁勇善骑射，被发率村义驰追之。及河，奴乘马投水。思明止将从，自射之，一发而中，落马堕流，禽至家，禽杀之。

思明，弟思和，并以武力自效。思明位直阁将军，坐弟思和同元禧逆，徙边。会赦，免。卒后，赠济州刺史。

子先护，少有武干。庄帝居藩也，先护得自结托。及尔硃荣称兵向洛，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守河梁。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，遂开门纳荣。以功封平昌县侯，广州刺史。元颢入洛，庄帝北巡，先护据州起义兵，不受命。庄帝还京，进爵郡公。历东雍、豫二州刺史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及尔硃荣死，徐州刺史尔硃仲远拥兵向洛。诏先护与都督贺拔胜、行台杨昱同讨之。闻京师不守，先护部众逃散，因奔梁。寻归，为仲远所害。孝武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、四州刺史。子伟。

伟字子直，少倜傥有大志，每以功名自许，善骑射，胆力过人。尔硃氏灭后，自梁归魏。及武帝西迁，伟亦归乡里，不求仕进。大统三年，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，伟乃与宗人荣业，纠合州里举兵于陈留，信宿间，众有万人。遂拔梁州，禽东魏刺史鹿永及镇城守将令狐德，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。乃率众西附。因是，梁、陈间相次降款。伟弛入关西，周文帝与语，叹美之，拜北徐州刺史，封武阳县伯。从战河桥及解玉壁围，伟常先锋陷阵。侯景归款，周文命伟率所部应接。及景叛，伟亦全军而还。除荥阳郡守，进爵襄城郡公，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进位大将军、江陵防主、都督十五州诸军事。

伟性粗犷，不遵法度，睚眦之间，便行杀戮。朝廷以其有立义之效，每优容之。及在江陵，乃专戮副防主杞宾王，坐除名。保定元年，诏复官爵。天和六年，为华州刺史。伟前后莅职，皆以威猛为政，吏人莫敢犯禁，盗贼亦为之休止。虽非仁政，然颇以此见称。卒于州，赠本官，加少傅、都督、司州刺史，谥曰肃。

伟性吃，少时尝逐鹿于野。失之，遇牧竖，问焉。牧竖答之，其言亦吃。伟怒，谓其效己，遂射杀之。其忍暴如此。子

大士嗣。

述祖族子雏，有识尚，操行清整，仕至胶州刺史。初，齐文宣为皇太子纳其女为良娣，雏时为尚书郎，赵郡李祖升兄弟微相敬惮。杨愔奏授雏赵郡太守，祖升兄弟具服至雏门，投刺拜谒。文宣闻之喜，笑曰：“足得杀李家兒矣。”

论曰：王慧龙拔难自归，间关夷险，抚人督众，见惮严敌。世珍实有令子，克播家声。松年之送终恋旧，有古人风矣。劭爱自幼童，讫于白首；好学不倦，究极群书，晋绅洽闻之士，无不推其博物。雅好著述，久在史官，既撰《齐书》，兼修隋典。好诡怪之说，尚委曲之谈；文词鄙秽，体统烦杂，直愧南、董，才无迁、固，徒烦翰墨，不足观采。经营符瑞，杂以妖讹。为河朔清流而乾没荣利，得不以道而颓其家声。惜矣！

郑羲机识明悟，为时所许。懿兄弟风尚，俱有可观，故能并当荣遇，共济其美。述祖德业，足嗣家声。严祖、仲礼，大亏门素。幼儒令问促年。伯猷以贿败德。道邕抚宁离散，仁惠克举。译实受顾托，适足为败。及帝行明德，义非简在；盐梅之寄，固不攸归。言追昔款，内怀觖望，耻居吴、耿之末，羞与绛、灌为伍。事君尽礼，既阙于夙心；不爱其亲，遽彰于物议。格之名教，君子所深尤也。俨名编《恩倖》，取辱前载。伟翻然豹变，盖知机之士乎。

卷第三十六

列传第二十四

薛辩 五世孙端 端子胄 端从子浚 端从祖弟湖 湖子聪
聪子孝 通孝通子道衡 聪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愷

薛辩，字允白，河东汾阴人也。曾祖兴，晋尚书右仆射、冀州刺史、安邑公，谥曰：庄。祖涛袭爵，位梁州刺史，谥曰忠惠。京都倾覆，皆以义烈著闻。父强，字威明，幼有大志，怀军国筹略。与北海王猛，同志友善。及桓温入关中，猛以巾褐谒之。温曰：“江东无卿比也，秦国定多奇士，如生辈尚有几？吾欲与之俱南。”猛曰：“公求可与拨乱济时者，友人薛威明其人也。”温曰：“闻之久矣。”方致朝命。强闻之，自商山来谒，与猛皆署军谋祭酒。强察温有大志而无成功，乃劝猛止。俄而温败。及苻坚立，猛见委任。其平阳公融为书，将以车马聘强。猛以为不可屈，乃止。及坚如河东伐张平，自与数百骑驰至强垒下，求与相见。强使主簿责之。因慷慨宣言曰：“此城终无生降之臣，但有死节之将耳。”坚诸将请攻之，坚曰：“须吾平晋，自当面缚。舍之以劝事君者。”后坚伐晋，军败，强遂总宗室强兵，威振河辅，破慕容永于陈川。姚兴闻而惮之，遣使重加礼命，征拜右光禄大夫、七兵尚书，封冯翊郡公，转左户尚书。年九十八，卒。赠辅国大将军、司徒公，谥曰宣。

辩幼而俊爽，倜傥多大略，由是豪杰多归慕之。强卒，复袭统其营。仕姚兴，历太子中庶子、河北太守。辩知姚氏运衰，遂弃归家保乡邑。及晋将刘裕平姚泓，即署相国掾。寻除平阳太守，委以北道镇捍。及长安失守。辩遂归魏。仍立功于河际，位平西将军、东雍州刺史，赐爵汾阴侯。其年诣阙，明元深加器重，明年方得旋镇。帝谓之曰：“朕委卿西蕃，志在关右，卿宜克终良算，与朕为长安主人。”辩既还任，务农教战。恆以数千之众，摧抗赫连氏。帝甚褒奖之。又除并州刺史，征授大羽真。泰常七年，卒于官。帝以所图未遂，深悼惜之。赠并、雍二州刺史。

子谨，字法顺。容貌魁伟，高才博学。随刘裕度江，位府记室参军。辩将归魏，密报谨，谨遂亦来奔。授河东太守，后袭爵汾阴侯。始光三年，与宜都王奚斤共讨赫连昌，禽其东平公乙兜，克蒲坂。遂以新旧百姓并为一郡，除平西将军，复为太守。神䴥三年，除使持节、秦州刺史。山胡白龙凭险作逆，太武诏南阳公奚眷与谨并为都督，讨平之，封涪陵郡公。太延初，征吐没骨，平之。谨自郡迁州，威恩兼被，风化大行。时兵荒之后，儒雅道息，谨命立庠序，教以诗书。三农之暇，悉令受业，躬巡邑里，亲加考试，河汾之地，儒道更兴。真君元年，征授内都坐大官，辅政。深见赏重，每访以政道，车驾临幸者前后数四。后从驾北讨，与中山王辰等后期，见杀。寻赠镇西将军、秦雍二州刺史，谥曰元公。

长子初古拔，一曰车毂拔，本名洪祚，太武赐名焉。沈毅有器识。弱冠，司徒崔浩见而奇之。真君中，盖吴扰动关右，薛永宗屯据河侧，太武亲讨之。诏拔纠合宗乡，壁于河际，断二寇往来之路。事平，除中散，赐爵永康侯。太武南讨，以拔为都督，从驾临江而还。又共陆真讨反氏仇儻、强免生，平

之。皇兴三年，除散骑常侍，尚文成女西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其年，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据城归顺，敕拔诣彭城劳迎，除南豫州刺史。延兴二年，除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，进爵平阳公。三年，拔与南兖州刺史游明根、南平太守许含等，以善政征诣京师。献文亲自劳勉，复令还州。太和六年，改爵河东公。卒，赠左光禄大夫，谥曰康。

长子胤，字宁宗。少有父风。弱冠，拜中散。袭爵镇西大将军、河东公，除悬瓠镇将。寻授持节、义阳道都督。后除立忠将军、河北太守。郡带山河，俗多盗贼。有韩、马两姓各二千余家，恃强凭险，最为狡害，劫掠道路，侵暴乡闾。胤至郡，即收其奸魁二十余人，一时戮之。于是群盗慑气，郡中清肃。卒于郡，谥曰敬。

子裔，字豫孙，袭爵。性豪爽，盛营园宅，宾客声伎，以恣嬉游。卒于洛州刺史。子孝绅袭爵，位太中大夫。孝绅立行险薄，坐事为河南尹元世俊所劾，死。后赠华州刺史。

拔弟洪隆，字菩提，驎位河东太守。长子驎驹，好读书，举秀才，除中书博士。齐使至，诏驎驹兼主客郎以接之。卒，赠河东太守，谥曰宣。始拔尚西河主，有赐田在冯翊，驎驹徙居之。遂家于冯翊之夏阳。

长子庆之，字庆集。颇有学业，闲解几案，位廷尉丞。廷尉寺邻北城，曾夏日寺傍得一狐，庆之与廷尉正博陵崔纂，或以城狐狡害，宜速杀之；或以长育之月，宜待秋分。二卿裴延俊、袁翻，互有同异。虽曰戏谑，词义可观，事传于世。后兼左丞，为并、肆行台，赐爵龙丘子，行沧州刺史。为葛荣攻围，城陷。寻患，卒，赠华州刺史。

庆之弟英集，性通率。随舅李崇在扬州，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卒。英集子端。

端字仁直，本名沙陀。有志操，遭父忧，居丧合礼。与弟裕励精笃学，不交人事。年十七，司空高乾邕辟为参军。赐爵平阴男。端以天下扰乱，遂弃官归乡里。魏孝武西迁，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，引端同行。崇礼寻失守，降东魏。东魏遣行台薛修义督乙干贵西度，据杨氏壁。与宗亲及家僮等先在壁中，修义乃令其兵逼端等东度。方欲济河，会日暮，端密与宗室及家僮等叛之。修义亦遣骑追，端且战且驰，遂入石城栅，得免。栅中先有百家，端与并力固守。贵等数来慰喻，知端无降意，遂拔还河东。东魏又遣其将贺兰懿、南汾州刺史薛琰达守杨氏壁。端率其属，并招喻村人，多设奇兵以临之。懿等疑有大军，便东遁，赴船溺死者数千人。端收其器械，复还杨氏壁。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。降书劳问，征端赴阙，以为大丞相府户曹参军。从禽奚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并有功，进爵为伯。后改封交城县伯，累迁吏部郎中。

端性强直，每有奏请，不避权贵。周文嘉之，故赐名端，欲令名质相副。自居选曹，先尽贤能，虽贵游子弟，才劣行薄者，未尝升擢之。每启周文云：“设官分职，本康时务，苟非其人，不如旷职。”周文深然之。大统十六年，军东讨，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，妙简英寮，数日不定。周文谓弼曰：“为公思得一长史，无过薛端。”弼对曰：“真才也”乃遣之。转尚书右丞，仍掌选事。

梁主萧察曾献马瑙钟，周文帝执之顾丞郎曰：“能掷擣蒲头得卢者，便与钟。”已经数人不得。顷至端，乃执擣蒲头而言曰：“非为此钟可贵，但思露其诚耳。”便掷之，五子皆黑。文帝大悦，即以赐之。

魏帝废，近臣有劝文帝践极，文帝召端告之。端以为三方未一，遽正名号，示天下以不广。请待禽翦僭伪，然后俯顺乐

推。文帝抚端背曰：“成我者卿也。卿心既与我同，身岂与我异。”遂脱所著冠带袍裤并以赐之。进授吏部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端久处选曹，雅有人伦之鉴，其所擢用，咸得其才。六官建，拜军司马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再迁户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晋公护将废帝，召群臣议之。端颇具同异，护不悦，出为蔡州刺史。为政宽惠，人吏爱之。转基州刺史。基州地接梁、陈，事藉镇抚，总管史宁遣司马梁荣催令赴任。蔡州父老诉荣，请留端者千余人。至基州未几，卒。遗诫薄葬，府州赠遗，勿有所受。赠本官，加大将军，进封文城郡公，谥曰质。子胄嗣。

胄字绍玄，少聪明，每览异书，便晓其义。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，辄以意辩之，诸儒莫不称善。性慷慨，志立功名。周明帝时，袭爵文城郡公。累迁上仪同，寻拜司金大夫，后加开府。

隋文帝受禅，三迁为兖州刺史。到官，系囚数百。胄剖断旬日便了，囹圄空虚。有陈州人向道力伪作高平郡守，将之官。胄遇诸涂，察其有异，将留诘之。司马王君馥固谏，乃听诣郡。既而悔之，即遣主簿追道力。有部人徐俱罗尝任海陵郡守，先是已为道力伪代之。比至秩满，公私不悟。俱罗遂语君馥曰：“向道力经赐代为郡，使君岂容疑之。”君馥以俱罗所陈，又固请胄。胄呵，君馥乃止。遂收之，道力惧而引伪。其发奸擿伏，皆此类也。时人谓为神明，先是，兖州城东沂、泗二水合而南流，泛滥大泽中。胄遂积石堰之，决令西注，陂泽尽为良田。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，百姓赖之，号为薛公丰兖渠。

胄以天下太平，遂遣博士登泰山观古迹，撰封禅图及仪上之。帝谦让不许。转郢州刺史，有惠政。征拜卫尉卿，转大理

卿，持法宽平，名为称职。迁刑部尚书。时左仆射高颀稍被疏忌，及王世积诛，颀事与相连，上因此欲成颀罪。胄明雪之，正议其狱。由是忤旨，械系之，久而得免。检校相州事，甚有能名。

汉王谅作乱并州，遣其将慕容良东略地，攻逼慈州。刺史上官政请援于胄，胄畏谅兵锋，不敢拒。良又引兵攻胄，胄欲以计却之，遣亲人鲁世范说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。胄为人臣，去就须得其所，何遽相攻也？”良乃释去，进围黎阳。及良为史祥所攻，弃军归胄。朝廷以胄怀贰心，锁诣大理。相州吏人素怀其恩，诣阙理胄者百余人。胄竟坐除名，配防岭南，道卒。子筠、献知名。

端弟裕，字仁友。少以孝悌闻于州里。弱冠，丞相参军事。时京兆韦夔志安放逸，不干世务。裕慕其恬静，数载酒肴侯之，谈宴终日。夔遂以从孙女妻之。裕尝谓亲友曰：“大丈夫当圣明之运，而无灼然文武之用为世所知，虽复栖遑，徒为劳苦耳。至如韦居士，退不丘壑，进不市朝，怡然守道，荣辱弗及，何其乐也。”

裕曾宿宴于夔之庐，后庭有井，裕夜出户，若有人欲牵其手，裕便却行，遂落井。同坐共出之，因劝裕酒曰：“向虑卿不测夔，幸得无他，宜尽此爵。”裕曰：“坠井盖小小耳，方当逾于此也。”人问其故，裕曰：“近梦，恐有两楹之忧。”寻卒，文章之士谏之者数人。周文伤惜之，追赠洛州刺史。

胄从祖弟浚，字道隳。父琰，周渭南太守。浚少孤，养母以孝闻。幼好学，有志行。周天和中，袭爵虞城侯，位新丰令。随开皇中，历尚书虞部、考功侍郎。帝闻浚事母孝，以其母老，赐舆服几杖、四时珍味，当世荣之。后其母疾病，浚貌甚忧瘁，亲故弗之识。暨丁母艰，诏鸿胪监护丧事，归葬夏阳。时隆冬

极寒，浚衰经徙跣，冒犯霜雪，自京及乡，五百余里，足冻堕指，创血流离，朝野为之伤痛。州里赙助，一无所受。寻起令视事，上见其毁瘠过甚，为之改容，顾群臣曰：“吾见薛浚哀毁，不觉悲感伤怀。”嗟异久之。浚竟不胜丧，病且卒。其弟谟时为晋王府兵曹参军事，在扬州。浚遗书于谟曰：

吾以不造，幼丁艰酷，穷游约处，屡绝箪瓢。晚生早孤，不闻《诗礼》。赖奉先人贻厥之训，获禀母氏圣善之规。负笈裹粮，不惮艰远，从师就业，欲罢不能。砥行砺心，困而弥笃，用膺教义，爰至长成。自释未登朝，于兹二十三年矣。虽官非闻达，而禄喜逮亲，庶保期颐，得终色养。何图精诚无感，祸酷荐臻；兄弟俱被夺情，苦庐靡申哀诉。是用叩心泣血，陨气摧魂者也。既而创钜衅深，不胜荼毒，启手启足，幸及全归。使夫死而有知，得从先人于地下矣，岂非至愿哉？但念尔伶俜孤宦，远在边服，顾此悵悵，如何可言！适已有书，冀得与汝面诀，忍死待汝，已历一旬。汝既未来，便成今古，缅然永别，为恨何言！勉之哉！勉之哉！

书成而绝。有司以闻，文帝为之屑涕，降使赍册书吊祭。浚性清俭，死日家无遗财。

浚初为儿时，与宗中儿戏涧滨，见一黄蛇，有角及足。召群童共视，了无见者。以为不祥，归大忧悴。母问之，以实对。时有胡僧诣宅乞食，母以告之。僧曰：“此儿之吉应。且此儿早有名位，然寿不过六七耳。”言终而出，忽然不见。后终于四十二，六七之言验矣。子乾福，武安郡司仓书佐。

洪隆弟湖，字破胡。少有节操，笃志于学；专精讲习，不干时务；与物无竞，好以德义服人。或有兄弟忿鬪，邻里争讼者，恐湖闻之，皆内自改悔。乡闾化其风教，咸以敬让为先。三召州都，再辟主簿，州将倾心致礼，并不获己而应之。为本

州中从事、别驾、除河东太守。兄弟并为本郡，当世荣之。复受诏为仇池都将。后罢郡，终于家。有八子，长子聪知名。

聪字延智。方正有理识，善自标致，不妄游处。虽在暗室，终日矜庄，见者莫不懍然加敬。博览坟籍，精力过人，至于前言往行，多所究悉。词辩占对，尤是所长。遭父忧，庐于墓侧，哭泣之声，酸感行路。友于笃睦，而家教甚严；诸弟虽昏宦，恆不免杖罚，对之肃如也。未弱冠，州辟主簿。

太和十五年，释褐著作佐郎。于时，孝文留心氏族，正定官品。士大夫解巾，优者不过奉朝请。聪起家便佐著作，时论美之。后迁书侍御史，凡所弹劾，不避强御；孝文或欲宽贷者，聪辄争之。帝每云：“朕见薛聪，不能不惮，何况诸人也？”自是贵戚敛手。累迁直阁将军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直阁如故。

聪深为孝文所知，外以德器遇之，内以心膂为寄。亲卫禁兵，委总管领。故终太和之世，恆带直阁将军。群臣罢朝之后，聪恆陪侍帷幄，言兼昼夜。时政得失，预以谋谟；动辄匡谏，事多听允。而重厚沈密，外莫窥其际。帝欲进以名位，辄苦让不受。帝亦雅相体悉，谓之曰：“卿天爵自高，固非人爵之所荣也。”又除羽林监。

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，戏谓聪曰：“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，定是蜀人不？”聪对曰：“臣远祖广德，世仕汉朝，时人呼为汉。臣九世祖永，随刘备入蜀，时人呼为蜀。臣今事陛下，是虏非蜀也。”帝抚掌笑曰：“卿幸可自明非蜀，何乃遂复苦朕。”聪因投戟而出。帝曰：“薛监醉耳。”其见知如此。

二十三年，从驾南征，兼御史中尉。及宣武即位，除都督、齐州刺史，政存简静。卒于州，吏人追思，留其所坐榻以存遗

爰。赠征虏将军、华州刺史，谥曰简懿侯。魏前二年，重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延州刺史。子孝通最知名。

孝通字士达。博学有俊才。萧宝夤征关中，引参骠骑大将军府事，礼遇甚隆。及宝夤将有异志，孝通悟其萌，托以拜扫求归，乃见许。同寮咸怪，止之；但笑而不答，遽还乡里。宝夤后果逆命。

北海王元颢入洛，宗人薛永宗、修义等又聚徒作乱，欲以应之。孝通与所亲计曰：“北海乘虚远入，吴兵不能久住，事必无成。今若与永宗等举，灭族道也。”乃率其近亲，与河东太守元袭婴城固守。及宝夤平定，元颢退走，预其事者咸罹祸，唯同孝通者皆免。事宁，入洛，除员外散骑侍郎。尔硃天光镇关右，表为关西大行台郎中，深见任遇。关中平定，预有其力，以功赐爵汾阴侯。庄帝既幽崩，元晔地又疏远，更议主社稷。孝通以广陵王恭，高祖犹子，又在茂亲，夙有令望。不言多载，理必阳瘡。奉以为主，天人允叶。世隆等并以为疑。孝通密赞天光察之。广陵王曰：“天何言哉？”于是定册，即节闵帝也。以首创大议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，兼中书舍人，封蓝田县子。孝通求以官赠亡兄景懋，又言己有侯爵，请转授兄息子舒。节闵览启伤感，以侯爵既重，不容转授，乃下诏褒美。特赠景懋抚军、北雍州刺史。孝通寻迁中书郎，深为节闵所知重。

普泰二年正月乙酉，中书舍人元翊献酒肴，帝因与元翊及孝通等宴，兼奏弦管，命翊吹笛；帝亦亲以和之。因使元翊等嘲，以酒为韵。孝通曰：“既逢尧舜君，愿上万年寿。”帝曰：“平生好玄默，惭为万国首。”帝曰：“卿所谓寿，岂容徒然！”便命酌酒赐孝通，仍命更嘲，不得中绝。孝通即竖忠为韵。帝曰：“卿不忘忠臣之心。”翊曰：“圣主临万机，享世永无穷。”

孝通曰：“岂唯被草木，方亦及昆虫。”翌曰：“朝贤既济济，野苗又芄芄。”帝曰：“君臣体鱼水，书轨一华戎。”孝通曰：“微臣信庆渥，何以答华嵩？”于时，孝通内典机密，外参朝政，军国动静，预以谋谟。加以汲引人物，知名之士，多见推荐。

外兄裴伯茂性豪俊，多所轻忽。唯钦赏孝通，每有著述，共参同异。孝通以裴宏放过甚，每谓之曰：“兄以阮籍、嵇康何如管仲、乐毅？”盖自许经纶，抑裴傲也。裴笑而不答，宏放自若。

属齐神武起兵河朔，攻陷相州刺史刘诞。尔硃天光自关中讨之。孝通以关中险固，秦汉旧都，须预谋镇遏，以为后计。纵河北失利，犹足据之。节闵深以为然，问谁可任者。孝通与贺拔岳同事天光，又与周文帝有旧；二人并先在关右，因并推荐之。乃超授岳岐、华、秦、雍诸军事，关西大行台，雍州牧。周文帝为左丞，孝通为右丞。赍诏书驰驿入关授岳等，同镇长安。岳深相器重，待以师友之礼。与周文帝结为兄弟，情寄特隆。后天光败于韩陵，节闵遂不得入关，为齐神武幽废。孝武帝即位后，神武方得志，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。岳惧，欲单马入朝。孝通乃谓岳曰：“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硃百万之众，其锋诚亦难敌。然公两兄太师、领军，宿在其上。侯深、樊子鹄、贾知、斛斯椿、大野胡也杖、吒吕延庆之徒，于尔硃之世，皆其夷等。韩陵之役，此辈前后降附，皆由事势危逼，非其本心。在于高王，曹操之孔融，马懿之葛诞。今或在京师，或据州镇，除之又失人望，留之腹心之疾。虽令孙腾在阙下，娄昭处钩陈，必不能如建安之时，明矣。以今观之，隙难未已。吐万仁虽复退逸，犹在并州，高王之计，先须平殄。今方绥抚群雄，安置内外，何能去其巢穴，与公事关中地也？且六郡良家之子，三

辅礼义之人，逾幽、并之骁骑，胜汝、颍之奇士，皆系仰于公，效其智力。据华山以为城雉，因黄河而为池堑；退守不失封泥，进兵同于建水。乃欲束手受制于人，不亦鄙乎？”言未卒，岳执孝通手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乃逊辞为启，而不就征。

太昌元年，孝通因使入朝，仍被留京师，重除中书侍郎。永熙三年三月，出为常山太守，仍以经节闵任遇故也。及孝武西迁，或称孝通与周文友密，及树置贺拔岳镇关中之计，遂见拘执，将赴晋阳。及引见，咸为之忧。孝通神气从容，辞理切正，齐神武更相钦叹，即日原免。然犹致疑忌，不加位秩，但引为坐客，时访文典大事而已。齐神武让剑履上殿表，犹使为文。曾与诸人同诣晋祠，皆屈膝尽礼。孝通独捧手不拜，顾而言曰：“此乃诸侯之国，去吾何远，恭而非礼，将为神笑。”拜者渐焉。兴和二年，卒于鄴。魏前二年，周文帝追轸旧好，奏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齐神武武平初，又赠郑州刺史。文集八十卷，行于时。

子道衡，字玄卿。六岁而孤，专精好学。年十岁，讲《左传》，见子产相郑之功，作《国侨赞》，颇有词致，见者奇之。其后才名益著。齐司州牧、彭城王浟引为兵曹从事。尚书左仆射杨愔见而嗟赏，授奉朝请。吏部尚书陇西辛术与语，叹曰：“郑公业不亡矣！”河东裴谡目之曰：“鼎迁河朔，吾谓‘关西孔子’，罕遇其人，今复遇薛君矣！”

武成即位，兼散骑常侍，接对周、陈二使。武平初，诏与诸儒修定五礼，除尚书左外兵郎。陈使傅縡聘齐，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。縡赠诗五十韵，道衡和之，南北称美。魏收曰：“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。”待诏文林馆，与范阳卢思道、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。复以本官直中书省，寻拜中书侍郎，仍参太子侍读。齐后主之世，渐见亲用，与侍中斛律孝卿参预政事。

道衡具陈备周之策，孝卿不能用。

及齐亡，周武帝引为御史二命士。后归乡里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，隋文作相，从元帅梁睿击王谦，摄陵州刺史。大定中，授仪同，守邛州刺史。文帝受禅，坐事除名。

河间王弘北征突厥，召典军书。还，除内史舍人。其年，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。道衡因奏曰：“陛下比隆三代，平一九州，岂容区区之陈，久在天网之外？臣今奉使，请责以称蕃。”帝曰：“朕且含养，致之度外，勿以言辞相折。”江东雅好篇什，陈主尤爱雕虫，道衡每有所作，南人无不吟诵焉。

及八年伐陈，拜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，兼掌文翰。王师临江，高颀夜幕中，谓曰：“今段定克江东以不？君试言之。”道衡答曰：“凡论大事成败，先须以至理断之。《禹贡》所载九州，本是王者封域。郭璞有云：‘江东偏王三百年，还与中国合。’今数将满矣。以运数而言，其必克一也。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，自古兴灭，皆由此道。主上躬履恭俭，忧劳庶政。叔宝峻宇雕墙，酣酒荒色。其必克二也。为国之体，在于任寄。彼之公卿，备员而已。拔小人施文庆，委以政事；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，本非经略之才；萧摩诃、任蛮奴是其大将，一夫之用耳。其必克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无德而小。量其甲士，不过十万，西自巫峡，东极沧海，分之则势悬而力弱；聚之则守此而失彼。其必克四也。席卷之势，其在不疑。”颀忻然曰：“君言成败，理甚分明。本以才学相期，不意筹略乃尔。”还除吏部侍郎。

后坐抽擢人物，有言其党苏威，任人有意故，除名，配防岭表。晋王广时在扬州，阴令人讽道衡，遣从扬州路，将奏留之。道衡不乐王府，用汉王谅之计，遂出江陵道而去。寻诏征还，直内史省。晋王由是衔之。然爱其才，犹颇见礼。后数岁，

授内史侍郎，加上仪同三司。道衡每构文，必隐坐空斋，跼壁而卧，闻户外有人便怒，其沈思如此。帝每曰：“道衡作文书称我意。”然诫之以迂诞。后帝谓杨素、牛弘曰：道衡老矣，驱使勤劳，宜使殊门陈戟。”于是进上开府，赐物百段。道衡辞以无功。帝曰：“尔久劳阶陛，国家大事，皆尔宣行，岂非尔功也？”

道衡久当枢要，才名益显。太子、诸王争与交好，高颀、杨素雅相推重，声名籍甚，无竞一时。仁寿中，杨素专掌朝政。道衡既与素善，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，因出检校襄州总管。道衡一旦见出，不胜悲恋，言之哽咽。帝怆然改容曰：“尔光阴晚暮，侍奉诚劳，朕欲令尔将摄。今尔之去，朕如断一臂。”于是赉物三百段，九环金带并时服一袭，马十匹，慰勉遣之。在任清简，吏人怀其惠。

炀帝嗣位，转潘州刺史。岁余，上表求致仕。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：“道衡将至，当以秘书监待之。”道衡既至，上《高祖文皇帝颂》。帝览之不悦。顾谓苏威曰：“道衡致美先朝，此鱼藻之义也。”于是拜司隶大夫，将置之罪。道衡不悟，司隶刺史房彦谦素与相善，知必及祸，劝之杜绝宾客，卑辞下气，而道衡不能用。会议新令，久不能决，道衡谓朝士曰：“向使高颀不死，令当久行。”有人奏之。帝怒曰：“汝忆颀乎？”付执法者推之。道衡自以非大过，促宪司早解。奏曰，冀帝赦之，敕家人具饌以备客来侯者。及奏，帝令自尽。道衡殊不意，未能引诀。宪司重奏，缢而杀之。妻子徙且末。时年七十。天下冤之。有集七十卷，行于世。

有子五人，收最知名，出后族父孺。

孺清贞孤介，不交流俗。涉历经史，有才思，虽不为大文，所有诗咏，大致清远。开皇中，为侍御史、扬州总管司功参军。

每以方直自处，府寮多不便之。卒于襄城郡掾。所莅官皆有能名。道衡偏相友爱，收初生，即与孺为后。养于孺宅，至于成长，殆不识本生。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。孺以仲操非雅士，竟不与之。其不肯妄交，清介独行，皆此类也。

道衡兄温，字尼卿。沈敏有器局，博览坟典，尤善隶书。仕周为上黄郡守。周平齐，徙燕郡太守，以简惠称。宣政元年，赐爵齐安县子。卒于郡。子迈嗣。

迈字弘仁，性寡言，长于词辩。开皇初，袭爵齐安子，改封钟山。历位太子舍人。大业中，为刑部、选部二侍郎。

道衡从父弟道实，位礼部侍郎、离石郡太守，知名于世。从子德音，有俊才，起家游骑尉。佐魏淡修《魏史》，史成，迁著作佐郎。及越王侗称制东都，王世充之僭号，军书羽檄，皆出其手。世充平，以罪诛。其文笔多行于世。

聪弟和，南青州刺史。和子善。

善字仲良。少为司空府参军。再迁盐池都将。孝武西迁，魏改河东为秦州，以善为别驾。善家素富，僮仆数百人。兄元信，杖气豪侈，每食方丈，坐客恆满，弦歌不绝；而善独恭己率素，爱乐闲静。

大统三年，齐神武败于沙苑，留善族兄崇礼守河东。周文帝遣李弼围之，崇礼固守不下。善密说崇礼，犹持疑不决。会善从弟馥妹夫高子信为防城都督，守城南面，遣馥来诣善，云“意欲应接西军，但恐力所不制。”善即令弟济将门生数十人，与信、馥等斩关引弼军入。时预谋者并赏五等爵。善以背逆归顺，臣子常情，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，遂与弟慎并固辞不受。周文嘉之，以善为汾阴令。善干用强明，一郡称最。太守王黑美之，令善兼督六县事。寻为行台郎中。

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，乃除司农少卿，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。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，复令善为监，每月役八千人，营造军器。善自督课，兼加慰抚，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。迁大丞相府从事中郎。追论屯田功，赐爵龙门县子。迁黄门侍郎，除河东郡守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工部中大夫，进爵博平县公。再迁户部中大夫。

时晋公护执政，仪同齐轨语善云：“兵马万机，须归天子，何因犹在权门，”善白之，护乃杀轨。以善忠于己，引为中外府司马，迁司会中大夫，副总六府事。加授京兆尹，仍行司会。出为隆州刺史，兼益州总管府长史。征拜武威少府。卒，赠三州刺史。帝以善告齐轨事，谥曰缪公。子褒嗣，官至高阳郡守。

善弟慎，字伯护。好学，能属文，善草书。与同郡裴叔逸、裴讷之、柳虬、范阳卢柔、陇西李璨并友善。起家丞相府墨曹参军。周文于行台省置学，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。悉令旦理公务，晚就讲习，先《六经》，后子史。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。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、辛韶、武功苏衡、谯郡夏侯裕、安定梁旷、梁礼、河南长孙璋、河东裴举、薛同、荥阳郑朝等十二人，并应其选。又以慎为学师，以知诸生课业。周文雅好谈论，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，于第内讲说。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，使内外俱通。由是四方竞为大乘学。在学数年，复以慎为宜都公侍读。累迁礼部郎中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下大夫。慎兄善又任工部，并居清显，时人荣之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除御正下大夫，封淮南县子。历师氏、御伯中大夫。保定初，出为湖州刺史。界既杂蛮夷，恆以劫掠为务。慎乃集诸豪帅，具宣朝旨，仍令首领每月一参，或须言事者，不限时节。慎每见，必殷勤劝诫，及赐酒食。一年之间，翕然从化。诸蛮乃相谓曰：“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。”莫

不欣悦。自是襁负而至者千余户。蛮俗，婚娶之后，父母虽在，即与别居。慎谓守令曰：“牧守令长是化人者也，岂有其子娶妻，便与父母离析？非唯萌俗之失，亦是牧守之罪。”慎乃亲自诱导，示以孝慈。并遣守令，各喻所部。有数户蛮，别居数年，遂还侍养，及行得果膳，归奉父母。慎以其从善之速，具以状闻，有诏蠲其赋役。于是风化大行，有同华俗。寻为蕃部中大夫。以疾去职，卒于家。有文集，颇为世所传。

薛寘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祖遵颜，魏河东郡守、安邑侯。父义，清河、广平二郡守。寘幼览篇籍，好属文，起家奉朝请。从魏孝武西迁，封邠阳县子。废帝元年，领著作佐郎，修国史。寻拜中书侍郎，修起居注。迁中书令。燕公于谨征江陵，以寘为司录，军中谋略，寘并参之。江陵平，进爵为伯。朝廷方改物创制，欲行《周礼》，乃令寘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，共详定之。六官建，授内史下大夫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侯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时前中书监卢柔，学业优深，文藻华赡，而寘与之方驾，故世号曰卢、薛焉。久之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浙州刺史。卒于位，吏人哀惜之。赠虞州刺史，谥曰理。所著文笔二十余卷，行于世。又撰《西京记》三卷，引据该洽，世称其博闻焉。寘性至孝，虽年齿已衰，职务繁广，至于温清之礼，朝夕无违。当时以此称之。子明嗣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、清水郡守。

薛澄，字景猷，河东汾阴人也。曾祖弘敞，逢赫连之乱，率宗人避地襄阳。澄早丧父，家贫。躬耕以养祖母，有暇则览文籍。疏宕不拘，时人未之奇也。江表取人，多以世族。澄世无贵仕，解褐不过侍郎。既羁旅，不被擢用。常叹曰：“岂能五十年戴帻，死一校尉，低头倾首，俯仰而向人也！”常郁郁不得志，每在人间，辄陵架胜达，负才使气，未尝趋世禄之门。

左中郎将京兆韦潜度谓曰：“君门地非下，身材不劣，何不{敝衣}裾数参吏部？”愷曰：“‘世胄躐高位，英俊沈下寮’，古人以为叹息，窃所未能也。”潜度告人曰：“此年少实慷慨，但不遭时耳。”

孝昌中，杖策还洛阳。先是愷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、兖归魏，其子怀俊见愷，甚相亲善。属尔硃荣废立，怔遂还河东，止怀俊家。不交人物，终日读书，手自抄略，将二百卷。唯郡守元袭时相要屈，与之抗礼。怀俊每谓曰：“汝还乡里，不营产业，不肯取妻，岂复欲南乎？”愷亦不介意。普泰中，拜给事中，加伏波将军。

及齐神武起兵，愷乃东游陈、梁间，谓族人孝通曰：“高欢阻兵陵上，丧乱方始。关中形胜之地，必有霸王据之。”乃与孝通俱游长安。侯莫陈悦闻之，召为行台郎，除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及悦害贺拔岳，军人咸相庆慰。愷独谓所亲曰：“悦才略本寡，辄害良将，败亡之事，其则不远。吾属今即为人所虏，何庆之有乎？”长高以愷言为然，并有忧色。寻而周文平悦，引愷为记室参军。武帝西迁，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封夏阳县男。文帝即位，拜中书侍郎，加安东将军，进爵为伯。

大统四年，宣光、清徽殿初成，愷为之颂。文帝又造二欵器：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，同处一盘，钵盖有山，山有香气，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，倾水灌山，则出于瓶而注乎器，烟气通发山中，谓之仙人欵器。一为二荷同处一盘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莲，下垂器上，以水注荷，则出于莲而盈乎器，为凫雁蟾以饰之，谓之水芝欵器。二盘各处一床，钵圆而床方，中有人，三才之象也。皆置清徽殿前。形似觥而方，满而平，溢则倾。愷各为颂。

大统初，仪制多阙。周文令愷与卢辩、檀翥等参定之。以

流离世故，不听音乐，虽幽室独处，常有戚容。后坐事死。子舒嗣，官至礼部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、聘陈使副。

论曰：薛辩有魏之初，功业早树，门膺人爵，无替荣名。端以谦直见知；胄以公平自命。浚之孝悌，素绪之所得也。道衡雅道弈叶，世擅文宗，令望攸归，岂徒然矣。而运逢季叔，卒蹈诛戮，痛乎！仲良任惟繁剧，弘益流誉；而陷齐谄护，以要权宠，易名为缪，斯岂虚哉！寘、愷并学称该博，文擅雕龙，或挥翰凤池，或著书麟阁，咸居禄位，各逞琳琅。拟彼徐、陈，惭后生之可畏；论其境遇，实当时之良选也。

卷第三十七

列传第二十五

韩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罗汉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
奚康生 杨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

韩茂，字元兴，安定安武人也。父耆字黄耆，永兴中，自赫连屈丐来降，位常山太守，假安武侯，仍居常山之九门。卒，赠泾州刺史，谥曰成。茂年十七，膂力过人，尤善骑射。明元曾亲征丁零翟猛，茂为中军执幢。时大风，诸军旌旗皆偃仆，茂于马上持幢，初不倾倒。帝异而问之，谓左右曰：“记之。”寻征诣行在所，以为武贲郎将。后从太武讨赫连昌，大破之，以功赐爵蒲阴子，迁侍辇郎。又从破统万，平平凉，当茂所冲，莫不应弦而殪。拜内侍长，进爵九门侯。后从征蠕蠕，频战大捷。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，茂为前锋都将，战功居多。迁司卫监，录前后功，拜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，进爵安定公。从破薛永宗、盖吴，转都官尚书。从车驾南征，拜徐州刺史。还，拜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文成践阼，拜尚书令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。茂沈毅笃实，虽无文学，每议论合理，为将善于抚众，勇冠当世，为朝廷所称。太安二年，领太子少师。卒，赠泾州刺史，安定王，谥曰桓。

长子备，字延德，赐爵行唐侯，历太子庶子、宁西将军，典游猎曹，加散骑常侍。袭爵安定公、征南大将军。卒，赠雍

州刺史。谥曰简。

备弟均，字天德，少善射，有将略。初为中散，赐爵范阳子，迁金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兄备卒，无子，均袭爵安定公、征南大将军。历定、青、冀三州刺史，甚有誉。广阿泽在定、冀、相三州界，土旷人稀，多有寇盗，乃置镇以静之。以均在冀州，劫盗止息，除大将军、广阿镇大将，加都督三州诸军事。均清身率下，禁断奸邪，于是赵郡屠各、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，均皆诱慰追捕，远近震跼。先是，河外未宾，人多去就，故权立东青州，为招怀之本。新附人咸受优复，然旧人奸逃者，多往投焉。均表陈非便，朝议罢之。后均所统，劫盗颇起，献文诏书让之。又以五州人户殷多，编籍不实，诏均检括，出十余万户。复授定州刺史，百姓安之。卒。谥康公。

皮豹子，渔阳人也。少有武略。泰常中，为中散。太武时，为散骑常侍，赐爵新安侯，又拜选部尚书。后除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淮阳公，镇长安，坐盗官财，徙于统万。真君三年，宋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，遂陷仇池。太武征豹子，复其爵位，寻拜使持节、仇池镇将，督并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，十道并进。四年正月，豹子进击乐乡，大破之。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仇池，至汉中，闻官军已西，惧不敢进。豹子与司马楚之至浊水，击禽崇之，尽虏其众。仇池平。未几，诸氏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，古弼讨平之。

时豹子次下辨，闻围解，欲还。弼使谓豹子曰：“贼耻其负败，必求报复，不如陈兵以待之。”豹子以为然。寻除都督秦、雍、荆、梁、益五州诸军事，进号征西大将军、开府，仇池镇将、持节、公如故。宋复遣杨文德、姜道盛寇浊水，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，以拒豹子。浊水城兵射杀道盛。豹子至斧山，斩显伯，悉俘其众。

初，南秦王杨难当归命，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。文德以行赂得留，出奔汉中。宋以文德为武都王，守葭芦城，招诱氐羌。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氐人叛应文德，诏豹子讨之。文德阻兵固险，以拒豹子。文德将杨高来降，文德弃城南走，收其妻子寮属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。宋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，豹子大破之。启玄、文德走还汉中。

兴安二年，宋遣萧道成等入汉中，别令杨文德、杨头等率氐、羌围武都。豹子分兵将救之，闻宋人增兵益将，表状求助。诏高平镇将苟莫干率突骑二千以赴之，道成等乃退。征豹子为尚书，出为内都大官。宋遣其将殷孝祖修两当城于清东，以逼南境。天水公封敕文击之，不克。诏豹子与给事中周丘等助击之。宋瑕丘镇遣步卒五千助戍两当，豹子大破之。追至城下，其免者千余人而已。既而班师。先是，河西诸胡亡匿避命，豹子讨之；不捷而还，又坐免官。寻以前后战功复擢为内都大官。卒，文成追惜之，赠淮阳王，谥曰襄。子道明袭。

道明第八弟怀喜，文成以其名臣子，擢为侍御中散，迁侍御长。孝文初，吐谷浑拾粪部落饥窘，侵掠浇河。诏假平西将军、广川公，与上党王长孙观讨拾粪。又以其父豹子昔镇仇池，有威信，拜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秦、雍、荆、梁、益五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开府、仇池镇将，假公如故。怀喜至，申布恩惠。夷人大悦，酋帅率户归附。置广业、固道二郡以居之。征为南部尚书，赐爵南康侯。

太和元年，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据仇池，诏怀喜讨鼠。鼠弃城南走。进次浊水，遂军于覆津。文度将强大黑固守津道，怀喜部分将士，击大黑走之。追奔，攻拔葭芦城，斩文度，传首京师。诏慰勉之。又诏于骆谷筑城，怀喜表求待来年筑城。诏责之曰：“若不时筑，筑而不成，成而不固，以军法绳之。”

南天水人柳旃据险不顺，怀喜讨灭之。后为豫州刺史，诏让其在州宽怠，以饮酒废事，威不禁下，遣使就州，决以杖罚。卒，谥曰恭公。子承宗袭。

封敕文，代人也，本姓是贲。祖豆，位开府、冀青二州刺史、关内侯。父灞，侍御长，赠定州刺史、章武侯，谥曰隐。敕文始光初为中散，稍迁西部尚书，出为使持节、开府、领护西夷校尉、秦益二州刺史，赐爵天水公，镇上邽。诏敕文征吐谷浑慕利延兄子拾归于枹罕。众少不制，诏广川公乙乌头等二军与敕文会陇右。军次武始，拾归夜遁，敕文引军入枹罕，虏拾归妻子及其人户，分徙千家于上邽，留乌头守枹罕。

金城边冏，天水梁会谋反，据上邽东城南城，攻逼西城。敕文先已设备，贼乃退。冏、会复攻城，氐、羌一万屯南岭，休官、屠各及杂户二万余人屯北岭，为冏等形援。敕文设奇兵大破之，斩冏。众复推梁会为主。安丰公閆根率军助敕文，敕文又表求助，未及报。梁会欲谋逃遁。先是敕文掘重堑于东城之外，几断贼走路。夜半，会乃飞梯腾堑而走。敕文先严兵于堑外，拒斗，从夜至旦。敕文谋于众曰：“困兽犹斗，而况于人。”乃以白武幡宣告贼众，若能归降，原其生命，应时降者六百余人。会知人心沮坏，于是分遁。敕文纵骑腾蹶，死者太半。

略阳王元达因梁会之乱，聚党攻城，招引休官、屠各之众，推天水休官王官兴为秦地王。敕文与临淮公莫真讨破之。天安元年卒，长子万护让爵于弟翰。于时让者唯万护及元氏侯赵辟恶子元伯让其弟次兴，朝廷义而许之。

吕罗汉，本东平寿张人也，其先石勒时徙居幽州。祖显，字子明。少好学，性廉直，乡人有忿争者皆就质焉。慕容垂以为河间太守。皇始初，以郡降，道武赐爵魏昌男。拜钜鹿太守。

清身奉公，妻子不免饥寒，百姓颂之曰：“时惟府君，克清克明，缉我荒土，人胥乐生，愿寿无疆，以享长龄。”卒官。父温，字晞阳。善书，好施，有文武才略。位上党太守，有能名。卒，赠豫州刺史、野王侯，谥曰敬。

罗汉仁厚笃慎，弱冠以武干知名。父温之为秦州司马，罗汉随侍。陇右氐杨难当寇上邽，镇将元意头知罗汉善射，共登西城楼令射。难当队将及兵二十三人应弦而殪。贼众转盛，罗汉曰：“今不出战，示敌以弱。”意头善之，即简千余人，令罗汉出战，众皆披靡。难当大惊，会太武赐难当玺书，责其跋扈，难当还仇池。意头具以状闻，征为羽林郎。上邽休官吕丰、屠各、王飞鹿等据险为逆，诏罗汉讨禽之。后从征悬瓠，以功迁羽林中郎、幢将，赐爵乌程子。及南安王余立，罗汉犹典宿卫，文成之立，罗汉有力焉。加龙骧将军，仍幢将，进爵野王侯，拜司卫监。迁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，进爵山阳公。

后为镇西将军、秦、益二州刺史。时仇池氐、羌反，逼骆谷，镇将吴保元走登百顷，请援于罗汉族。罗汉帅步骑随长孙观，掩击氐、羌大破之，贼众退散。诏书慰勉之。泾州人张羌郎聚众千人，州军讨之。不能制，罗汉击禽之。仇池氐、羌叛逆。其贼帅蛰廉、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铁券。略阳公伏阿奴为都将，与罗汉赴讨，所在破之，禽廉、忻等。秦、益阻远，南连仇池，西接赤水，诸羌恃险，数为叛逆，自罗汉莅州，抚以威惠，西戎怀德，土境怙然。孝文下诏褒美之。征拜内都大官，听察多得其情。卒官，谥庄公。长子兴祖袭爵山阳公，后例降为侯。

孔伯恭，魏郡鄴人也。父昭，位侍中、幽州刺中、鲁郡公。卒，谥曰康。伯恭以父任拜给事中，后赐爵济阳男，进彭城公。献文初，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。宋遣将张永、沈攸之

等击安都。安都请援，献文进伯恭号镇东将军，副尚书尉元救之。永与攸之弃船而走。伯恭以书喻下邳、宿豫城内。时攸之、吴喜公等率众来援下邳，屯军焦墟曲，去下邳五十余里。伯恭密造火车攻其营，水陆俱进。攸之等既闻将战，引军退保樊阶城。宋宁朔将军陈显达领众溯清而上，以迎攸之；屯于睢、清合口。伯恭率众度水，大破显达。攸之闻显达军败，顺流退下。伯恭从清西与攸之合战，大破之，吴喜公轻骑遁走。乘胜追奔八十余里，军资器械虏获万计。进攻宿豫，宋戍将鲁僧遵弃城夜遁。又遣将孔大恆等南讨淮阳，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，遂据淮阳。皇兴二年，以伯恭为散骑常侍、彭城镇将、都督徐南北兖州诸军事，假东海公。卒，赠镇东大将军、东海王，谥曰桓。

伯恭弟伯逊，袭父爵鲁郡公，位东莱镇将、东徐州刺史。坐事免官，卒于家。

田益宗，光城蛮也。身長八尺，雄果有将略，貌状举止，有异常蛮。世为四山蛮帅，受制于齐。太和十七年，遣使张超奉表归魏。十九年，拜员外散骑常侍、都督、南司州刺史、光城县伯，食蛮邑一千户，所统守宰，任其铨置。后以益宗既度淮北，不可仍为司州，乃于新蔡立东豫州，以益宗为刺史。寻改封安昌县伯。

景明初，梁师寇三关，益宗遣光城太守杨兴之进至阴山关。南据长风城，逆击大破之。梁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，复遣其将黄公赏屯于滌城，与长风相持。益宗命安蛮太守梅景秀与兴之犄角击讨。破之，获其二城。上表陈攻取之术。宣武纳之，遣镇南将军元英攻义阳。益宗遣其息鲁生断梁人粮运，破梁戍主赵文兴，仓米运舟，焚烧荡尽。时乐口已南，郢、豫二州诸县皆没于梁，唯有义阳而已。梁招益宗以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

同三司、五千户郡公。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，而益宗守节不移，郢、豫克平，益宗力也。

益宗年稍衰老，聚敛无厌。兵人患其侵扰，诸子及孙，竞规贿货。部内苦之，咸言欲叛。宣武深亦虑焉，乃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宣旨慰喻，庶以安之。桃符还，启益宗侵掠之状。诏之曰：“闻卿息鲁生在淮南贪暴，横杀梅伏生，为尔不已，损卿诚效，可会鲁生与使赴阙，当加任使。”鲁生久未至。延昌中，诏以益宗为使持节、镇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帝虑其不受代，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率从袭之，奄入广陵。益宗子鲁生、鲁贤等奔于关南，招引梁兵，光城已南，皆为梁所保。世哲击破之，复置郡戍，以益宗还。授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曲阳县伯。益宗生长边地，不愿内荣，虽位秩崇重，犹以为恨，表陈桃符谗毁之状。诏曰：“既经大宥，不容方更为狱。”熙平初，益宗又表乞东豫，以招二子。灵太后令答不许。卒，赠征东大将军、郢州刺史，谥曰庄。少子纂袭，位中散大夫，卒，赠东豫州刺史。

益宗长子随兴，位弋阳、东汝南二郡太守。益宗兄兴祖，位江州刺史。

孟表，字武达，济北蛇丘人也。自云本属北地，号索里诸孟。青、徐内属后，表因事南度，仕齐为马头太守。太和十八年，表据郡归魏，除南兖州刺史，领马头太守，赐爵譙县侯，镇涡阳。后齐遣其豫州刺史裴叔业攻围六十余日，城中食尽，唯以朽革及草木皮叶为粮。表抚循将士，戮力固守。会镇南将军王肃救之，叔业乃退。初，有一南人，自云姓边字叔珍，携妻息从寿春投表，未及送阙，会叔业围城。表后察叔珍言色颇有异，即推核，乃是叔业姑儿，规为内应。所携妻子，并亦假妄，于北门外斩之，人情乃安。孝文嘉其诚，封汶阳县伯，历

济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、齐州刺史。卒，赠兖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奚康生，河南阳翟人也。本姓达奚，其先居代，世为部落大人。祖真，柔玄镇将、内外三都大官，赐爵长进侯。卒，赠幽州刺史，谥曰简。康生少骁武，弯弓十石，矢异常箭，为当时所服。太和初，蠕蠕频寇，康生为前驱军主，壮气有闻，由是为宗子队主。从驾征钟离，驾旋济淮，五将未度，齐将据渚断津路。孝文募破中渚贼者，以为直阁将军。康生应募，缚筏积柴，因风放火，烧其船舰，依烟直过，飞刀乱斫，投河溺死者甚众。乃假康生直阁将军。后以勋除太子三校、西台直后。吐京胡反，自号辛支王，康生为军主，从章武王彬讨之。分为五军，四军俱败，康生军独全。率精骑一千追胡至车突谷，诈为坠马，胡皆谓死，争欲取之。康生腾骑奋矛，杀伤数十人，射杀辛支。

齐置义阳，招诱边人，康生复为统军，从王肃讨之。齐将张伏护自升楼城楼，言辞不逊。肃令康生射之，望楼射窗，扉开即入，应箭而毙。彼人见箭，皆以为狂弩。齐将裴叔业率众围涡阳，欲解义阳之急，诏遣高聪、元衍等援之，并败退。帝乃遣康生驰往，一战大破之。及寿春来降，遣康生领羽林千人，给龙厩马两匹，驰赴之。破走其将桓和、陈伯之。以功除征虏将军，封安武县男。出为南青州刺史。

后梁郁州遣军主徐济寇边，康生破禽之。时梁闻康生能引强弓，故特作大弓两张，长八尺，把中围尺有二寸，箭粗殆如今之长笛，送与康生。康生便集文武，用之平射，犹有余力。观者以为绝伦。弓即表送，置之武库。后梁遣都督临川王萧宏勒甲十万规寇徐州，诏授康生武卫将军，一战败之。还京，召见宴会，赏帛千匹，赐骅骝御胡马一匹。出为华州刺史，颇有

声绩。转泾州刺史，以辄用官炭瓦，为御史所劾，削除官爵。寻复之。梁直阁将军徐玄明戍郁州，杀其刺史张稷，以城内附，诏康生迎接；赐细御银缠槩一张，并枣柰果。面敕曰：“果者果如朕心，枣者早遂朕意。”未发间，郁州刺史复叛。及大举征蜀，假康生安西将军，邪趣绵竹。至陇右，宣武崩，班师。

后除相州刺史，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龙画像，复就西门豹祠祈雨，不获，令吏取豹舌。未几，二儿暴丧，身亦遇疾，巫以为季龙、豹之祟。征拜光禄勋，领右卫将军，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。迁河南尹，仍右卫、领左右。与子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，即元叉妹夫也。叉以其通姻，深相委托，三人多宿禁内，或迭出入。又以康生子难为千牛备身。

康生性粗武，言气高下。叉稍惮之，见于颜色，康生亦微惧不安。正光二年二月，明帝朝灵太后于西林园。文武侍坐，酒酣迭舞。次至康生，乃为力士舞，及于折旋。每顾视太后，举手蹈足，瞋目颌首，为杀缚之势。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。日暮，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。侯刚曰：“至尊已朝讫，嫔御在南，何劳留宿？”康生曰：“至尊陛下儿，随陛下将东西，更复访问谁！”群臣莫敢应。灵太后自起援帝臂，下堂而去；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，近侍皆唱万岁。明帝引前入阁，左右竞相排，阁不得闭。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，斫直后元思辅，乃得定。

明帝既上殿，康生时有酒势，将出处分；遂为叉所执，锁于门下。至晓，叉不出，令侍中、黄门、仆射、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，讯其事。处康生斩刑，难处绞刑。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。康生如奏，难怨死从流。难哭拜辞父。康生忻子免死，慷慨了不悲泣。语其子云：“我不反，死，汝何为哭也？”有司驱逼，奔走赴市，时已昏暗，行刑人注刀数下，不死；于地刳截。咸言稟叉意旨，过至苦痛。尝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

入内，亦就市绞刑。

康生久为将，及临州，多所杀戮。而乃信向佛道，每舍居宅立寺塔，凡历四州，皆有建置。死时年五十四。子难年十八，以侯刚婿，得停百日，竟徙安州。后尚书卢同为行台，又令杀之。康生于南山立佛图三层，先死，忽梦崩坏。沙门有为解云：“檀越当不吉利，无人供养佛图，故崩耳。”康生称然，竟及于祸。灵太后反政，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武贞，又追封寿张县侯。子刚袭。

杨大眼，武都氏难当之孙也。少骁捷，跳走如飞。然庶孽，不为宗亲顾待，不免饥寒。太和中，起家奉朝请。时将南伐，尚书李冲典选征官，大眼往求焉，冲弗许。大眼曰：“尚书不见知，听下官出一技。”便出长绳三丈许，系髻而走，绳直如矢，马驰不及。见者无不惊叹。冲因曰：“千载以来，未有逸材若此者也。”遂用为军主。大眼顾谓同寮曰：“吾之今日，所谓蛟龙得水之秋。自此一举，不复与诸君齐列矣。”未几，迁统军，从车驾征宛、叶、穰、邓、九江、钟离之间，所经战阵，莫不勇冠六军。

宣武初，裴叔业以寿春内附，大眼与奚康生等率众先入，以功封安成县子。除直阁将军，出为东荆州刺史。时蛮酋樊秀安等反，诏大眼为别将，隶都督李崇讨平之，大眼功尤多。妻潘氏，善骑射，自诣军省大眼。至攻战游猎之际，潘亦戎装，齐镢并驱。及至还营，同坐幕下，对诸寮佐，言笑自得。大眼时指谓诸人曰：“此潘将军也。”

梁武遣其将张惠绍总率众军，窃据宿豫。又假大眼平东将军为别将，与都督邢峦讨破之。遂与中山王英同围钟离。大眼军城东，守淮桥东西道。属水泛长，大眼所统统军刘神符、公祉社两军夜中争桥奔退，大眼不能禁，相寻而走。坐徙营州为

兵。

永平中，追其前勋，起为试守中山内史。时高肇征蜀，宣武虑梁人侵轶，乃征大眼为太尉长史、持节、假平南将军、东征别将，隶都督元遥，遏御淮、肥。大眼至京师，时人思其雄勇，喜于更用，台省门巷，观者如市。后梁将康绚于浮山遏淮，规浸寿春。明帝加大眼光禄大夫，率诸军镇荆山，复其封邑。后与萧宝夤俱征淮堰，不能克，遂于堰上流凿渠决水而还。加平东将军。

大眼抚循士卒，呼为儿子，及见伤痍，为之流泣。自为将帅，恆身先兵士，当其锋者，莫不摧拉。南贼所遣督将，皆怀畏惧。时传言淮、泗、荆、沔之间童儿啼者，恐之云“杨大眼至”，无不即止。王肃弟康之初归国也，谓大眼曰：“在南闻君之名，以为眼如车轮。及见，乃不异于人。”大眼曰：“旗鼓相望，瞋眸奋发，足使君目不能视，何必大如车轮。”当世推其骁果，以为关、张弗之过也。然征淮堰之役，喜怒无常，捶撻过度，军士颇憾焉。识者以为性移所致。又为荆州刺史，常缚藁为人，衣以青布而射之。召诸蛮渠，指示之曰：“卿等若作贼，吾政如此相杀也。”又北涪郡尝有虎害，大眼搏而获之，斩其头县于穰市。自是荆蛮相谓曰：“杨公恶人，常作我蛮形以射之。又深山之虎，尚所不免。”遂不敢复为寇盗。在州二年，卒。大眼虽不学，恆遣人读书而坐听之，悉皆记识。令作露布，皆口授之，而竟不多识字也。

有三子，长甌生，次领军，次征南，皆潘氏所生，咸有父风。初，大眼徙营州，潘在洛阳，颇有失行。及为中山，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告之于大眼。大眼怒，幽潘而杀之。后娶继室元氏。大眼之死也，甌生等问印绶所在。时元始怀孕，自指其腹谓甌生等曰：“开国当我儿袭之，汝等婢子，勿有所望。”

甌生等深以为恨。及大眼丧将还京，出于城东七里，营车而宿。夜二更，甌生等开大眼棺，延宝怪而问焉，征南射杀之。元怖，走入水，征南又弯弓将射之。甌生曰：“天下岂有害母之人。”乃止。遂取大眼尸，令人马上抱之，左右扶挟以叛。荆人畏甌生等骁武，不敢苦追，遂奔梁。

崔延伯，博陵人也。祖寿，于彭城陷入江南。延伯少以武壮闻，仕齐为缘淮游军，带濠口戍主。太和中入魏。常为统帅，胆气绝人，兼有谋略，积劳稍进。除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赐爵定陵男。荆州土险，蛮左为寇，每有聚结，延伯辄自讨之，莫不摧殄。由是穰土帖然，无敢为患。永平中，转幽州刺史。

梁遣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偷据硖石，诏延伯为别将，与都督崔亮讨之。亮令延伯守下蔡。延伯与别将伊瓮生挟淮为营。延伯遂取车轮，去辋，削锐其辐，两两接对，揉竹为纆亘，贯连相属，并十余道。横水为桥，两头施大鹿卢，出没任情，不可烧斫，既断祖悦走路，又令舟舸不通。由是梁军不能赴救，祖悦合军咸见俘虏。于军拜征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

延伯与杨大眼等至自淮阳，灵太后幸西林园引见，谓曰：“卿等志尚雄猛，皆国之名将。比平硖石、公私庆快，此乃卿等之功也。但淮堰仍在，宜须预谋，故引卿等，亲共量算，各出一图，以为后计。”大眼对曰：“臣辄谓水陆二道一时俱下，往无不克。”延伯曰：“既对圣颜，答旨宜实。水南水北，各有沟渎，陆地之计，如何可前。愚臣短见，愿圣心思水兵之勤，若给复一年，专习水战，脱有不虞，召便可用。”灵太后曰：“卿之所言，深是宜要，当敕如请。”二年，除并州刺史。在州贪污，闻于远近。还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出为镇南将军，行岐州刺史，假征西将军。赐骅骝马一匹。正光五年秋，以往在扬州，建淮桥之勋，封当利县男，改封新丰子。时莫折念生兄天

生下陇东寇，征西将军元志为天生所禽，贼众甚盛，进屯黑水。诏延伯为使持节、征西将军、西道都督。行台萧宝夤与延伯结垒马嵬，南北相去百余步。延伯曰：“今当仰为明公参贼勇怯。”延伯选精兵数千，下度黑水，列阵而进，以向贼营。宝夤率骑于水东寻原西北，以示后继。于时贼众大盛，水西一里，营营连接。延伯径至贼垒，扬威胁之，徐而还退。贼以延伯众少，开营竞追，众过十倍，临水逼蹙。宝夤亲观之，惧有亏损。延伯不与其战，身自殿后，抽众东度，转运如神。须臾济尽，徐乃自度。贼徒夺气，相率还营。宝夤大悦，谓宫属曰：“崔公，古之关、张也，今年何患不制贼。”延伯驰见宝夤曰：“此贼非老奴敌，公但坐看。”后日，延伯勒众而出，宝夤为后拒。天生悉众来战，延伯身先士卒，陷其前锋。于是骁锐竞进，大破之，俘斩十余万，追奔及于小陇。秦贼劲强，诸将所惮，初议遣将，咸云非延伯无以定之，果能克敌。诏授左卫将军，余如故。

于时万俟丑奴、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。先是卢祖迁、伊弉生数将，皆以元志前行之始，同时发雍，从六陌道将取高平。志败，仍停泾部。延伯既破秦贼，乃与宝夤率众会于安定。甲卒十二万，铁马八千匹，军威甚盛。时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十里当原城。时或轻骑暂来挑战，大兵未交，便示奔北。延伯矜功负胜，遂唱议先驱。伐木别造大排，内为锁柱，教习强兵；负而趋走，号为排城。战士在外，辎重居中，自泾州缘原北上。众军将出讨贼。未战之间，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，云是降簿，乞缓师。宝夤、延伯谓其事实，遂巡未斗。俄而宿勤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，乞降之贼从西竞下，诸军前后受敌。延伯上马突阵，贼势摧挫，便尔逐北，径造其营。贼本轻骑，延伯军兼步卒，兵力疲惫，贼乃乘间得入排城。延伯军大败，死伤者将有

二万。宝夤敛军退保泾州。延伯修缮器械，购募骁勇，复从泾州西进，去贼彭阮谷栅七里结营。延伯耻前挫辱，不报宝夤，独出袭贼，大破之。俄顷间平其数栅。贼皆逃迸。见兵人采掠，散乱不整，还来冲突，遂大奔败。延伯中流矢，为贼所害，士卒死者万余人。

延伯善将抚，能得众心，与康生、大眼为诸将之冠。延伯末路，功名尤重。时大寇未平而延伯死，朝野叹惧焉。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武烈。

李叔仁，陇西人也。骁健有武力，前后数从征讨，以功赐爵获城乡男。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内侵，叔仁时为兼统军，隶扬州刺史薛真度。真度遣叔仁讨超宗，大破之。以功累迁洛州刺史，假抚军将军。后以军功封陈郡公，又除光禄大夫、朔州刺史。齐州广川人刘执、清河太守邵怀，聚众反，自署大行台。诏叔仁为都督，讨平之。除镇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转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邢果反于青州，叔仁为大都督，出讨于淮，失利而还。永安三年，坐事除名，寻复官爵。节闵帝初，加散骑常侍、开府。后除凉州刺史。遣使密通款于东魏，事觉见杀。叔仁所用之槊，长大异于常槊，时人壮之。

论曰：韩茂、皮豹子、封敕文、吕罗汉、孔伯恭之为将也，皆以沈勇笃实，仁厚扶众，功成事立，不徒然矣。与夫苟要一战之利，侥幸暂胜之名，岂同年而语也。田益宗蛮夷荒帅，翻然效款，终于怀金曳紫，不其美欤。孟表之致名位，不徒然也。夫人主闻鞞鼓之响，则思将帅之臣，何则？夷难平暴，折冲御侮，为国之所系也。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，奋征伐之气，亦一时之骁猛，壮士之功名乎。

卷第三十八

列传第二十六

裴骏 孙敬宪 庄伯 从弟安祖
裴延俊 裴佗 子让之 孙矩 皇甫和
裴果 裴宽 裴侠 子祥 肃
裴文举 裴仁基

裴骏，字神驹，小名皮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父双硕，位恆农太守、安邑子，赠东雍州刺史、闻喜侯。骏幼而聪慧。亲表称为神驹，因以为字。弱冠，通涉经史，方检有礼度，乡里宗敬焉。盖吴作乱于关中，汾阴人薛永宗聚众应之，来袭闻喜。县令忧惶，计无所出。骏在家闻之，便率历乡豪奔赴之。贼退，刺史以状闻。会太武亲讨盖吴，引见骏。骏陈叙事宜，帝大悦，谓崔浩曰：“裴骏有当世才，其忠义可嘉。”补中书博士。浩亦深器骏，目为三河领袖。转中书侍郎。宋使明僧皓来聘，以骏有才学，假给事中、散骑常侍，于境上劳接。卒，赠秦州刺史、闻喜侯，谥曰康。

子修，字元寄。清辩好学，历位秘书中散、主客令。累迁中大夫，兼祠部曹事，职主礼乐，每有疑议，修斟酌故实，咸有条贯。卒，谥曰恭伯，宣武时追赠东秦州刺史。修早孤，居丧以孝闻。二弟三妹，并在幼弱，抚养训诲，甚有义方。次弟务早丧，修哀伤之，感于行路。爱育孤侄，同于己子，及将异

居，奴婢田宅悉推与之，时人以此称焉。

子询，字敬叔。美仪貌，多艺能，音律博弈，咸所闲解。位平昌太守。时太原长公主寡居，与询私奸，明帝仍诏询尚焉。寻以主婿，特除散骑常侍。时本邑中正阙，司徒召询为之。询族叔晒，自陈情愿此官，询遂让焉。时论善之。寻监起居事，迁秘书监，出为郢州刺史。询以凡司戎主蛮酋田朴特，地居要险，众逾数万，足为边捍，遂表朴特为西郢州刺史。朝议许之。梁将李国兴寇边，朴特与部曲为表里声援，郢州获全，朴特颇有力焉。征为七兵尚书。武泰中，以本官兼侍中为关中大使。未及发，于河阴遇害。赠司空公，谥曰贞烈。无子。

修弟宣，字叔令。通辩博物，早有声誉。少孤，事母兄以孝友称。司空李冲有人伦鉴，见而重之。孝文初，征为尚书主客郎，累迁太尉长史。宣上言：自迁都以来，凡战阵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，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，请悉令州郡戎逻检行埋掩。并符出兵之乡，其家有死于戎役者，皆使招魂复魄，祔祭先灵，复其年租调。身被伤痍者，免其兵役。朝廷从之。出为益州刺史。宣至州绥抚，甚得戎羌之心。后晋寿更置益州，改宣所莅为南秦州。

宣家世以儒学为业，常慕廉退，每叹曰：“以贾谊之才，汉文之世，而不历公卿，将非运也？”乃谓亲宾曰：“吾本无当世之志，直随牒至此，禄厚养亲，效不光国，可以言归矣。”因奉表求解。宣武不许，乃作《怀田赋》以叙心焉。宣素明阴阳之书，自始患便克亡日，果如其言。赠豫州刺史，谥曰定，寻改为穆。子敬宪嗣。

敬宪字孝虞，少有志行，学博才清，抚训诸弟，专以读诵为业。淡于荣利，风气俊远。郡征功曹不就，诸府辟命，先进其弟，世人欢美之。司州牧、高阳王雍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

太学博士。性和雅，未尝失色于人。工隶草，解音律，五言之作，独擅于时，名声甚重，后进咸共宗慕之。中山将之部，朝贤送于河梁，赋诗言别，皆以敬宪为最。其文不能赡逸，而有清丽之美。少有气病，年三十三卒，人物甚悼之。敬宪世有仁义于乡里，孝昌中，蜀贼陈双炽所过残暴，至敬宪宅，辄相约束，不得焚烧，为物所伏如此。永兴三年，赠中书侍郎，谥曰文。

敬宪弟庄伯，字孝夏。亦有文才，器度闲雅，喜愠不形于色；博识多闻，善以约言辩物。司空、任城王澄辟为行参军，甚加知赏。年二十一，上《神龟颂》，时人异之。文笔与敬宪相亚。临淮王彧北讨，引为记室参军，委以章奏之事。及闻敬宪寝疾，求假不许，遂径自还，亦矜而不问。扶侍兄病，昼夜不离于侧，形容憔悴。因葬敬宪于乡，遇病卒，年二十八。兄弟才学知名，同年俱丧，世共嗟惜之。永安三年，赠通直散骑侍郎，谥曰献。兄弟并无子，所著词藻，莫为集录。

庄伯弟献伯，廷尉卿、济州刺史，少以学尚风流，有名京洛。为政严酷，不得吏人之和，但以清白流誉。卒于殿中尚书。

骏从弟安祖，少聪慧，年八九岁，就师讲《诗》，至《鹿鸣篇》，语诸兄云：“鹿得食相呼，而况人乎。”自此未曾独食。弱冠，州辟主簿。人有兄弟争财，诣州相讼。安祖召其兄弟，以礼义责让之。此人兄弟，明日相率谢罪。州内钦服之。后有人劝其仕进，安祖曰：“高尚之事，非敢庶几，但京师辽远，实惮于栖屑耳。”于是闲居养志，不出城邑。曾天热，舍于树下。有鹜鸟逐雉，雉急投之，遂触树而死。安祖愍之，乃取置阴地，徐徐护视，良久得苏，喜而放之。后夜忽梦一丈夫，衣冠甚伟，著绣衣曲领，向安祖再拜。安祖怪问之，此人云：“感君前日见放，故来谢德。”闻者异焉。

后孝文幸长安，至河东，存访故老，安祖朝于蒲坂。帝与语甚悦，仍拜安邑令，以老病固辞，诏给一时俸以供汤药焉。年八十三，卒于家。

裴延俊，字平子，河东闻喜人也，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孙也。曾祖聃，谥议参军、并州别驾。祖双彪，河东太守，赠雍州刺史，谥曰顺。父山松，州主簿，行平阳郡事，以平蜀贼丁虫功，赠东雍州刺史。延俊少孤，事后母以孝闻。涉猎坟史，颇有才笔。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著作佐郎，累迁太子洗马，又领本邑中正。及太子恂废，以宫官例免。宣武即位，为中书侍郎。时帝专心释典，不事坟籍，延俊上疏致谏。后除司州别驾。及诏立明堂，群官博议，延俊独著一堂之论。太傅、清河王怿时典众议，读而笑曰：“子故欲远符仆射也。”明帝时，累迁幽州刺史。范阳郡有旧督亢渠，径五十里；渔阳、燕郡有故戾陵诸堨，广袤三十里，皆废毁多时，莫能修复。时水旱不调，延俊乃表求营造。遂躬自履行，相度形势，随力分督，未几而就，溉田百万余亩，为利十倍，百姓赖之。又命主簿郗恽修起学校，礼教大行，人歌谣之。在州五年，考绩为天下最。拜太常卿，历七兵殿中二尚书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、御史中尉，又以本官兼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延俊在台阁，守职而已，不能有所裁断直绳也。庄帝初，于河阴遇害。赠仪同三司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。子元直、敬猷，并有学尚，与父同时遇害。元直赠光州刺史。敬猷妻丞相、高阳王雍外孙，超赠尚书仆射。延俊从叔爰丑、桃弓并见称于乡里。

子夙，字买兴。沈雅有器识，仪望甚伟，孝文见而异之。吏部尚书、任城王澄有知人鉴，每叹美夙，以远大许之。位河北太守，以忠恕接下，百姓感而怀之。卒于郡。三子，范、升之、鉴。

鉴字道徽，性强正，有学涉，卒于廷尉卿。鉴居官清苦，时论称之。赠东雍州刺史。

子泽，颇有文学。齐孝昭初，为斋帅，奏舍人。孝昭崩，魏收议为恭烈皇帝，泽正色抗论曰：“魏收死后，亦不肯为恭烈之谥，何容以拟大行。且比皇太后不豫，先帝飧寝失常，圣躬贬损，今者易名，必须加孝。”遂改为孝昭。因此忤旨，出为广州司马。寻历位中书侍郎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以漏泄免。后为散骑侍郎，寻为诽谤大臣赵彦深等，兼咏石榴诗，微以托意，有人以奏武成，武成决杖六十，髡头除名。后主即位，为清河郡守。与祖珽有旧，珽奏除尚书左丞，又引为兼黄门。执政疾其祖珽之党，与崔季舒等同见诛。

泽本劲直，无所回避，及被出追还，折节和光。然好戏笑，无规检，故频败。妻钜鹿魏氏，恩好甚隆，不能暂相离，泽每从驾，其妻不宿。亦至性强立，时人以为健妇夫半。

延俊从祖弟良，字元宾，稍迁尚书考功郎中。时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，以良兼尚书左丞，为西北道行台。时有五城郡山胡冯宜都、贺悦回成等，以妖妄惑众，假称帝号，服素衣，持白伞白幡，率诸逆众，于云台郊抗王师。良大破之。又山胡刘蠡升，自云圣术，胡人信人，咸相影附，旬日之间，逆徒还振。以良为汾州刺史，加辅国将军，行台如故。良以城人饥窘，夜率众奔西河。汾州之居西河，自良始也。孝静初，为卫大将军、太府卿，卒于官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贞，又重赠侍中、尚书仆射。

子叔祉，粗涉文学，居官甚著声绩，位终司空右长史。

良从父兄子庆孙，字绍远。少孤，性倜傥，重然诺。正光末，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、马牒腾并自立为王，众至数万。诏庆孙为募人别将，招率乡豪以讨之。庆孙每摧其锋，进军深入，

至云台郊；大战郊西，贼众大溃。征赴都，除直后。于是贼复鸠集，北连蠡升，南通绲蜀，凶徒转盛。以庆孙为别将，从轺关入讨，深入二百余里，至阳胡城。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，衿要之所，明帝末，遂立邵郡，因以庆孙为太守。庆孙务安辑之，咸来归业。尔硃荣之死也，世隆拥众北度，诏庆孙为大都督，与行台源子恭率众追击。庆孙与世隆密通，事泄，追还河内斩之。

庆孙任侠有气，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，抚养咸有恩纪。在郡日，逢岁饥凶，四方游客恆有百余，庆孙自以家粮贍之。性虽粗武，爱好文流，与诸才学之士咸相交结。轻财重义，坐客恆满，是以为时所称。

延俊从祖弟仲规，少好经史，颇有志节。咸阳王禧为司州牧，辟为主簿，仍表行建兴郡事。车驾自代还洛，次于郡境。仲规备供帐，朝于路侧。诏仲规曰：“畿郡望重，卿何能自致此也？”仲规曰：“陛下弃彼玄壤，来宅紫县，臣方跃马吴、会，冀功铭帝籍，岂一郡而已。”孝文笑曰：“冀卿必副此言。”驾还，见咸阳王曰：“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，六军丰贍。元弟之寄，殊副所望。”除司徒主簿。仲规父在乡疾病，弃官奔赴，以违制免。久之，中山王英征义阳，引为统军，奏复本资。于阵战没。赠河东太守，谥曰贞。无子，弟叔义以第二子伯茂后之。

伯茂少有风望，学涉群书，文藻富贍，释褐奉朝请。大将军、京兆王继西讨，引为铠曹参军。南征绲蜀陈双炽，为行台长孙承业行台郎中。承业还京师，留伯茂仍知行台事。以平薛凤贤等，赏平阳伯。再迁散骑常侍，典起居注。太昌初，为中书侍郎。永熙中，孝武帝兄子广平王赞盛选宾寮，以伯茂为文学。后加中军大将军。

伯茂好饮酒，颇涉疏傲。久不徙官，曾为《豁情赋》。天平初迁鄴，又为《迁都赋》。二年，因内宴，伯茂侮慢殿中尚书、章武王景哲。景哲遂申启，称伯茂弃其本列，与监同行，以梨击案，傍污冠服，禁庭之内，令人挈衣。诏付所司，后竟无坐。

伯茂既出后其伯仲规，与兄景融别居。景融贫窘，伯茂了无赈恤，殆同行路，世以此贬薄之。卒，年三十九，知旧叹惜焉。

伯茂末年，剧饮不已，乃至伤性，多有愆失。未亡前数日，忽云吾得密信，将被收掩，乃与妇乘车西逃避。后因顾指壁中，言有官人追逐，其妻方知其病。卒后，殡于家园。友人常景、李浑、王元景、卢元明、魏季景、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，哀哭涕泣，一饮一酹，曰：“裴中书魂而有灵，知吾曹也。”乃各赋诗一篇。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，寄以示收。收时在晋阳，乃同其作，论叙伯茂，其十字云：“临风想玄度，对酒思公荣。”时人以伯茂性侮傲，谓收诗颇得事实。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度支尚书，雍州刺史，重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文。伯茂曾撰晋书，竟未能成。无子，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继。齐武平末，位中书舍人。

叔义亦有学行，累迁太山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吏人安之。迁司徒从事中郎。卒，赠东秦州刺史，谥曰宣。

子景融，字孔明，笃学好属文。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学博士，稍迁谏议大夫，领著作。元象中，仪同高岳以为录事参军。弟景龙、景颜被劾廷尉狱，景融入选。吏部拟郡，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弹，云其贪荣昧进，遂坐免官。病卒。景融卑退廉谨，无竞于时，虽才不称学，而缙缀无倦，文词泛滥，理会处寡。所作文章，别有集录。

景颜颇有学尚，孝静初，为司空长史，在官贪秽，为中尉崔暹所劾，遇病死狱中。

延俊族兄聿，字外兴，以操尚贞立，被孝文所知。为北中府长史。时帝以聿与中书侍郎崔亮清贫，欲以干录优之，乃以亮带野王县事，聿带温县。时人荣之。卒于平秦郡太守，赠洛州刺史。子子袖入关西。

延俊族人瑗，字珍宝，太和中析属河北郡。少孤贫，清苦自立。为汝南王悦郎中令。孝静初，卒于雍州刺史。

延俊从父兄宣明，位华州刺史，有惠政，谥曰简。二子景鸾、景鸿，并有逸才，河东呼景鸾为驥子，景鸿为龙文。景鸾位华州刺史。子文端，齐行台郎。四子，愿、安志、弘、振。景鸿，齐和夷郡守。子叔卿，博涉有孝行，时人号曰“裴曾子”。隋贝丘令。子神举、神符，而神举最知名。

裴佗，字元化，河东闻喜人也。六世祖诜，仕晋位太常卿。因晋乱，避地凉州。苻坚平河西，东归，因居解县。世以文学显，五举秀才，再举孝廉，时人美之。父景惠，州别驾。佗容貌魁伟，贍然有器望。举秀才，以高第除中书博士。累迁赵郡太守，为政有方，威惠甚著，狡吏奸人，莫不改贯，所得俸禄，分恤贫穷。转前将军、荊州刺史，郡人恋仰，倾境饯送。蛮酋田盘石、田敬宗等部落万余家，恃众阻险，不宾王命，前后牧守，未能降款。佗至州，单使宣慰，示以祸福，田敬宗闻风归附。于是合境清晏，襁负至者千余家。后加中军将军，以老乞还。卒，遗令不听请赠，不受赠襚，诸子皆遵行之。

佗性刚直，不好与俗人交游，其投分者必当时名胜。清白任真，不事家产，宅不过三十步，又无田园，暑不张盖，寒不衣裘，其贞俭若此。子让之。

让之字士礼，年十六丧父，殆不胜哀。其母辛氏泣抚之曰：

“弃我灭性，得为孝子乎！”由是自勉。辛氏高明妇人，又闲礼度；夫丧，诸子多幼弱，广延师友，或亲自教授，内外亲属有吉凶礼制，多取则焉。

让之少好学，有文情，清明俊辩，早得声誉。魏天平中，举秀才，对策高第。累迁屯田、主客郎中，省中语曰“能赋诗，裴让之”。为太原公开府记室。与杨愔友善，相遇则清谈竟日。愔每云：“此人风流警拔，裴文季为不亡矣。”梁使至，常令让之摄主客郎。

第二弟诶之奔关右，兄弟五人皆拘系。齐神武问云：“诶之何在？”答曰：“昔吴、蜀二国，诸葛兄弟各得尽心，况让之老母在此，君臣分定，失忠与孝，愚夫不为。伏愿明公以诚信待物。若以不收处物，物亦安能自信？以此定霸，犹却行而求道耳。”神武善其言，兄弟俱释。

历文襄大将军主簿，兼中书舍人。后兼散骑常侍聘梁。文襄尝入朝，让之导引，容仪醜籍，文襄目之曰：“士礼，佳舍人也。”迁长兼中书侍郎，领舍人。齐受禅，静帝逊居别宫，与诸臣别，让之流涕歔歔。以参掌仪注，封宁都县男。帝欲以为黄门侍郎，或言其体重不堪趋侍，乃除清河太守。至郡未几，杨愔谓让之诸弟曰：“我与贤兄交款，企闻善政，适有人从清河来，云奸吏敛迹，盗贼清靖。期月之期，翻更非速。”

清河有二豪吏田转贵、孙舍兴，久吏奸猾，多有侵削，因事遂胁人取财，计赃依律不至死，让之以其乱法，杀之。时清河王岳为司州牧，遣部从事案之。侍中高德政旧与让之不协，密奏言：“当陛下受禅之时，让之眷恋魏朝，呜咽流涕，比为内官，情非所愿。”既而杨愔请救之，云罪不合死。文宣大怒，谓愔曰：“欲得与裴让之同冢邪！”于是无敢言者，事奏，竟赐死于家。

让之次弟讷之，字士正。少好儒学，释褐太学博士。尝从常景借书百卷，十许日便返。景疑其不能读，每卷策问，应答无遗。景叹曰：“应奉五行俱下，祢衡一览便记，今复见之于裴生矣。”杨愔阖门改葬，托讷之顿作十余墓志，文皆可观。让之、讷之及皇甫和、和弟亮，并知名于洛下。时人语曰：“讷胜于让，和不如亮。”司空高乾致书曰：“相屈为户曹参军。”讷之复书不受署。沛王开大司马府，辟为记室。迁鄴后，讷之留在河南。西魏领军独孤信入据金墉，以讷之为开府属，号曰“洛阳遗彦”。信败，讷之居南山，洛州刺史王元轨召为中从事。西师忽至，寻退，遂随西师入关。周文帝以为大行台仓曹郎中。卒，赠徐州刺史。

次讷之，字士平。七岁便勤学，早知名。累迁司徒主簿。杨愔每称叹曰：“河东士族，京官不少，唯此家兄弟，全无乡音。”讷之虽年少，不妄交游，唯与陇西辛术、赵郡李绘、顿丘李构、清河崔贍为忘年友。昭帝梓宫将还鄴，转仪曹郎。尤悉历代故事，仪注、丧礼皆能裁正。为许昌太守，客旅过郡，皆出私财供给，人间无所预。代下日，为吏人所怀。仕周，卒伊川太守。

次谋之，字士令。少有风格，邢邵每云“我裴四”。武成为开府，辟为参军，掌书记。

次讷之，字士言。纯谨有局量。弱冠为平原公开府墨曹，掌书记，从至并州。其母在鄴，忽得心痛，讷之是日不胜思慕，心亦惊痛，乃请急而还。当时以为孝感。文宣践阼，幸晋阳。皇太子监国；留讷之与杜台卿并为斋帅，领东宫管记。转太子舍人，奏中书舍人事。卫尉杜弼被其家客诬云“有怨言，诽讪时政”。并称讷之与弼交好，亦知之。坐免官。卒，天统中追赠平州刺史。

长子曰樊，出后让之。次子矩，最知名。

矩字弘大，襁褓而孤；及长，好学，颇爱文藻，有智数。世父让之谓曰：“观汝神识，足成才士，欲求宦达，当资干世之务。”矩由是始留情世事。仕齐，为高平王文学。齐亡，不得调。隋文帝为定州总管，补记室，甚亲敬之。以母忧去职。及帝作相，遣使驰召之，参相府记室事。受禅，迁给事郎，奏舍人事。伐陈之役，领元帅记室。既破丹阳，晋王广令矩与高颀收陈图籍。

明年，奉诏巡抚岭南。未行而高智慧、汪文进等作乱，吴、越道闭。上难遣矩行，矩请速进，上许之。行至南康，得兵数千人。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，遣其部将周师举图东衡州，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。贼立九栅，屯大庾岭，共为声援。矩进击破之。贼惧，释东衡州，据原长岭，又击败之。遂斩师举，进军自南海拔广州，仲宣惧而溃散。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，又承制署渠帅为刺史县令。及还，上大悦，命升殿劳苦之，谓高颀、杨素曰：“韦洸将二万兵，不能早度岭，每患其兵少。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，有臣若此，朕亦何忧。”以功拜开府，赐爵闻喜县公，赉物二千段。除户部侍郎，迁内史侍郎。

时突厥强盛，都蓝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女，由是数为边患。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，长孙晟先发其事，矩请出使说都蓝，显戮宇文。上从之，竟如其言。公主见杀后，都蓝与突利可汗构难，屡犯亭鄣。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，出定襄道，以矩为行军长史，破达头可汗于塞外。万岁被诛，功竟不录。上以启人可汗初附，令矩抚慰之。还，为尚书左丞。其年，文献皇后崩，太常旧无仪注，矩与牛弘、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。转吏部侍郎，名为称职。炀帝即位，营建东都，矩职修府省，九旬功就。

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，帝令矩掌其事。矩知帝方勤远略，诸胡至者，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，撰西域图记三卷，入朝奏之。其序曰：

臣闻禹定九州，导河不逾积石。秦兼六国，设防止于临洮。故知西胡杂种，僻居遐裔，礼教之所不及，书典之所罕传。自汉氏兴基，开拓河右，始称名号者有四十六国。其后分立，乃五十五王。仍置校尉、都护，以存招抚。然叛服不恆，屡经征战。后汉之世，频废此官；虽大宛以来，略知户数，而诸国山川，未有名目。至如姓氏、风土、服章、物产，全无纂录，世所弗闻。复以春秋递谢，年代久远，兼并诛讨，互有兴亡。或地是故邦，改从今号；或人非旧类，同袭昔名。兼复部人交错，封疆移改，戎狄音殊，事难穷验。于阗之北，葱岭以东，考于前史，三十余国。其后更相屠灭，仅有十存，自余沦没，扫地俱尽，空有丘墟，不可记识。

皇上应天育物，无隔华夷；率土黔黎，莫不慕化。风行所及，日入以来，职责皆通，无远不至。臣既因抚纳，监知关市，寻讨书籍，访采胡人。或有所疑，即详众口，依其本国服饰仪形，王及庶人各显容止，即丹青摸写为《西图域记》，共成三卷，合三十五国。仍别造地图，穷其要害，从西顷以去，北海之南，纵横所互，将二万里。谅由富商大贾，周游经涉，故诸国之事，罔不偏知。复有幽荒远地，卒访难晓，不可凭虚，是以致阙。而二汉相踵，西域为传，户人数十，即称国王，徒有名号，有乖其实。今者所编，皆余千户，利尽西海，多产珍异。见山居之属，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，多亦不载。

发自燉煌，至于西海，凡为三道，各有襟带。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、铁勒部、突厥可汗庭，度北流河水、至拂菻国，达于西海。其中道从高昌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，度葱岭，又经钹

汗、苏勒沙那国、康国、曹国、何国、大小安国、穆国，至波斯，达于西海。其南道从鄯善、于阗、硃俱波、喝盘陀，度葱岭，又经护密、吐火罗、挹駼、帆延、漕国，至北婆罗门，达于西海。其三道诸国，亦各自有路，南北交通。其东安国、南婆罗门国等，并随其所往，诸处得达。故知伊吾、高昌、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，总凑燉煌，是其咽喉之地。

以国家威德，将士骁雄，泛濛汜而扬旌，越昆仑而跃马，易如反掌，何往不至。但突厥、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，为其拥遏，故朝贡不通。今并因商人，密送诚款，引领翘首，愿为臣妾。圣情含养，泽及普天，服而抚之，务在安辑。故皇华遣使，弗动兵车，诸蕃既从，突厥可灭。混一戎夏，其在兹乎。不有所记，无以表威化之远也。

帝大悦，赐物五百段，每日引矩至御坐，亲问西方之事。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，吐谷浑易可并吞。帝由是甘心，将通西域，西夷经略，咸以委之。

后迁黄门侍郎，复令往张掖，引致西蕃，至者十余国。大业三年，帝有事于恆岳，咸来助祭。帝将巡河右，复令矩往敦煌，矩遣使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，啖以厚利，导之使入朝。及帝西巡，次燕支山。高昌王、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，皆令佩金玉，被锦罽，焚香奏乐，歌舞喧噪。复令张掖、武威士女盛饰纵观，填咽周互数十里，以示中国之盛。帝见而大悦。竟破吐谷浑，拓地数千里。并遣兵戍之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。诸蕃惧慑，朝贡相续。帝谓矩有绥怀略，进位银青光禄大夫。

其年冬，帝至东都。矩以蛮夷朝贡者多，讽帝令都下大戏，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，衣锦绮、珥金翠者以十万数。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，皆被服鲜丽，终月而罢。

又令交市店肆皆设帷帐，盛酒食，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，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饱而散。蛮夷嗟叹，谓中国为神仙。帝称矩至诚，谓宇文述、牛弘曰：“裴矩凡所陈奏，皆朕之成算，朕未发，矩辄以闻。自非奉国，孰能若是。”

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，令矩共往经略。矩讽谕西域诸国曰：“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，所以城耳。”咸以为然，不复来竞。及还，赐钱四十万。矩又白状，令反间射匮，潜攻处罗。后处罗为射匮所迫，竟随使者入朝。帝大悦，赐矩貂裘及西域珍器。

从帝巡塞北，幸启人帐。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，启人不敢隐，引之见帝。矩因奏曰：“高丽地本孤竹国，周代以之封箕子，汉世分为三郡，晋氏亦统辽东。今乃不臣，列为外域，故先帝欲征之久矣。但以杨谅不肖，师出无功。当陛下时，安得不事，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？今其使朝于突厥，亲见启人合国从化，必惧皇灵之远畅，虑后服之先亡，胁令入朝，当可致也。”帝曰：“如何？”矩曰：“请面诏其使，放还本国，遣语其王，令速朝觐。不然者，当率突厥，即日诛之。”帝纳焉。高元不用命，始建征辽之策。

王师临辽，以本官领武贲郎将。明年，复从至辽东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，帝令矩兼掌兵事。以前后度辽功，进位右光禄大夫。

时皇纲不振，人皆变节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，文武多以贿闻。唯矩守常，无赃秽之响，以是为世所称。后以杨玄感初平，帝令矩安集陇右，因之会宁，存问曷萨那部落，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，频有虏获，部落致富。还而奏状，帝大赏之。后从至怀远镇，诏护北蕃军事。

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，献策分其势。将以宗女嫁其弟叱

吉设，拜为南面可汗。叱吉不敢受，始毕闻而渐怨。矩又曰：“突厥本淳，易可离间，由其内多有众胡，尽皆桀黠，教导之耳。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，幸于始毕，请诱杀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矩因遣人告胡悉曰：“天子大出珍物，今在马邑，欲共蕃内多作交关，若前来者，即得好物。”胡悉信之，不告始毕，率其部落，尽驱六畜争进，冀先互市。矩伏兵马邑，诱而斩之。诏报始毕曰：“史蜀胡悉忽领部落，走来至此，云背可汗，请我容纳。今已斩之，故令往报。”始毕亦知其状，由是不朝。

十一年，帝北巡狩，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，诏矩与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顾问。及围解，从至东都。属射匿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，诏矩宴接之。

寻从幸江都宫。时四方盗贼蜂起，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。矩言之，帝怒，遣矩诣京师接蕃客。以疾不行。及义兵入关，帝遣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。矩曰：“太原有变，京畿不静，遥为处分，恐失事机，唯愿銮舆早还。”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，矩以闻，帝失色。矩素勤谨，未尝忤物，又见天下方乱，恐为身祸，其待遇人，多过其所望，故虽厮役，皆得其叹心。

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。帝忧之，以问矩。矩曰：“今车驾留此，已经二年。骁果之徒，尽无家口，人无匹合，则不能久安。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。”帝大书曰：“公定多智，此奇计也。”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。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。又召诸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。因听自首，先有奸通妇女及尼、女官等，并即配之。由是骁果等悦，咸相谓曰：“裴公之惠也。”

宇文化及反。矩晨起将朝，至坊门，遇逆党数人，控矩马

诣孟景所。贼皆曰：“不关裴黄门。”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，矩迎拜，化及慰谕之。令矩参定仪注，推秦王子浩为帝。以矩为侍内，随化及至河北。化及僭帝号，以矩为尚书右仆射，加光禄大夫，封蔡国公，为河北道宣抚大使。

及宇文氏败，为窦建德所获。以矩隋代旧臣，遇之甚厚。复以为吏部尚书，转尚书右仆射。建德起自群盗，未有节文，矩为之制定朝仪，旬月之间，宪章颇拟于王者。建德大悦。及建德败时，矩与其将曹旦等于洛州留守。旦长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，令矩归顺。旦等从之，乃令矩与徵、公淹领旦及八玺，举山东之地归降。授左庶子，转詹事、户部尚书，卒。

让之第六弟谒之，字士敬。少有志节，好直言。文宣末年昏纵，朝臣罕有言者。谒之上书正谏，言甚切直。文宣将杀之，白刃临颈，谒之辞色不变。帝曰：“痴汉何敢如此！”杨愔曰：“望陛下放以取后世名。”帝投刀叹曰：“小子望我杀尔以取后世名，我终不成尔名。”遣人送出。齐亡，卒于壶关令。

皇甫和者，字长谐，安定朝那人。其先因官，寓居汉中。祖澄，南齐秦、梁二州刺史。

父征，字子玄，梁安定、略阳二郡守。魏正始二年，随其妻父夏侯道迁入魏。道迁别上勋书，欲以徵为元谋。徵曰：“创谋之始，本不关预，虽贪荣赏，内愧于心。”遂拒而不许。梁州刺史羊灵祐重其敦实，表为征虏府司马，卒。

和十一而孤。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，亲授以经书。及长，深沈有雅量，尤明礼义，宗亲吉凶，多相谘访。卒于济阴太守。子聿道，以干局知名，位广平令。隋大业初，比部郎。

和弟亮，字君翼。九岁丧父，哀毁有若成人。齐神武起义，为大行台郎中。亮率性任真，不乐剧职，除司徒东阁祭酒。思

还乡里，启乞梁州褒中，即本郡也。后降梁。以母兄在北，求还。梁武不夺也。至鄴，无复宦情，遂入白鹿山，恣泉石之赏，纵酒赋诗，超然自乐。复为尚书殿中郎，摄仪曹事。以参撰禅代仪注，封榆中男。亮疏慢自任，无干务才，每有礼仪大事，常令余司摄焉。

性质朴纯厚，终无片言矫饰。属有敕下司，各列勤惰。亮三日不上省，文宣亲诘其故。亮曰：“一日雨，一日醉，一日病酒。”文宣以其怨实，优容之，杖脰三十而已。所居宅洿下，标榜卖之。将买者或问其故，亮每答云：“为宅中水淹不洩，雨即流入床下。”由此宅终不售。其淳实如此。

以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，以不称免官。后除任城太守，病不之官，卒于鄴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安州刺史。

裴果，字戎昭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思贤，魏青州刺史。父遵，齐州刺史。果少慷慨有志略。魏太昌中，为阳平郡丞。周文帝曾使并州，与果遇。果知非常人，密托附焉。永安末，盗贼蜂起，果从军征讨。乘黄骢马，衣青袍，每先登陷阵，时人号为“黄骢年少。”永熙中，授河北郡守。

及齐神武败于沙苑，果乃率其宗党归阙。周文嘉之，赐田宅奴婢牛马什物等。从战河桥，解玉壁围；摧锋奋击，所向披靡。大统九年，又从战芒山。于周文前挺身陷阵，禽东魏都督贺娄焉逻兰。勇冠当时，众人莫不叹服。以此周文愈亲待之。补帐内都督，迁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。后从开府杨忠平随、安陆，以功加大都督，除正平郡守。正平，果本郡也，以威猛为政，百姓畏之，资贼亦为之屏息。迁司农卿。又从大将军尉迟迥伐蜀，果率所部为前军。开剑阁，破季庆堡，降杨乾运，皆有功。废帝三年，授龙州刺史，封冠军县侯。俄而州人张遁、李拓驱率百姓，围逼州城；时粮仗皆阙，兵士又寡。果设方略以拒之，

贼便退走。于是出兵追击，累战破之；旬日之间，州境清晏。转陵州刺史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除隆州刺史，加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历眉、复二州刺史。果性严猛，能断决。抑挫豪右，申理屈滞，历牧数州，号为称职。卒于位。赠本官，加绛、晋、建州刺史，谥曰质。子孝仁嗣。

孝仁幼聪敏，涉猎经史，有誉于时。起家舍人上士，累迁长宁镇将，扞御齐人，甚有威边之略。历建、谯、亳三州刺史。

裴宽，字长宽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德欢，魏中书侍郎、河内郡守。父静虑，银青光禄大夫，赠汾州刺史。宽仪貌瑰伟，博涉群书，弱冠为州里所称。亲歿，抚诸弟以笃友闻，荥阳郑孝穆尝谓其从弟文直曰：“裴长宽兄弟，天伦笃睦，人之师表，吾爱之重之，汝可与之游处。”年十三，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，释褐员外散骑侍郎。

及孝武西迁，宽谓其诸弟曰：“君臣逆顺，大义昭然。今天子西幸，理无东面以亏臣节。”乃将家属避难于大石岭。独孤信镇洛阳，始出见焉。时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于东魏，子粲兄弟在关中者咸已从坐。其季弟子爽先在洛，窘急乃投宽，宽开怀纳之。遇有大赦，或传子爽合免，因尔遂出，子爽卒以伏法。独孤信知而责之，宽曰：“穷来见归，义无执送，今日获罪，是所甘心。”以经赦宥，遂得不坐。

大统五年，授都督、同轨防长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十三年，从防主韦法保向颍川，解侯景围。景密谋南叛，伪亲狎于法保。宽谓法保曰：“侯景狡猾，必不肯入关，虽托款于公，恐未可信。若伏兵以斩之，亦一时之功也。如曰不然，便须深加严警，不得信其诳诱，自贻后悔。”法保纳之。然不能图景，但自固而已。

十四年，与东魏将彭乐、乐恂战于新城，因伤被禽。至河阴，见齐文襄。宽举止详雅，善于占对，文襄甚赏异之；解缚付馆，厚加礼遇。宽乃裁所卧氈，夜缒而出，因得遁还，见于周文帝。帝顾谓诸公曰：“被坚执锐，或有其人；疾风劲草，岁寒方验。裴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，乃能冒死归我，虽古之竹帛所载，何以加之。”乃手书署宽名下，授持节、帅都督，封夏阳县男，即除孔城城主。

十六年，迁河南郡守，仍镇孔城。废帝元年，进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子。宽在孔城十三年，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。永业有计谋，多谲诈。或声言春发，秋乃出兵；或掩蔽消息，倏忽而至。宽每揣知其情，出兵邀击，无不克之。

天和三年，除温州刺史。初，陈氏与周通和，每修聘好。自华皎附后，乃图寇掠。沔州既接敌境，于是以宽为沔州刺史。陈将程灵洗攻之，力屈城陷。陈人乃执宽至扬州，寻被送岭外，经数载，复还建鄴，遂卒于江左。子义宣后从御正杜果使于陈，始得将宽枢还。隋开皇元年，文帝诏赠襄、郢二州刺史。义宣，位司金二命士、合江令。

宽弟汉，字仲霄。操尚弘雅，聪敏好学，尝见人作百字诗，一览便诵。魏孝武初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大统五年，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参军，转墨曹。汉善尺牍，尤便簿领，理识明贍，断割如流。相府为之语曰“日下粲烂有裴汉。”武成中，为司车路下大夫，与工部郭彦、太府高宾等参议格令。每较量时事，必有条理。天和五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汉少有宿疾，恆带虚羸，剧职烦官，非其好也。时晋公护擅权，搢绅等多谄附之以图仕进。汉直道自守，故八年不徙职。性不饮酒，而雅好宾游。每良辰美景，必招引时彦，宴赏留连，

间以篇什，当时人物，以此重之。自宽没后，遂断绝游从，不听琴瑟；岁时伏腊，哀恸而已。抚养兄弟子，情甚笃至。借人异书，必躬自录本，至于疾疹弥年，亦未尝释卷。卒，赠晋州刺史。

子镜人，少聪敏，涉猎经史。为大将军、谭公会记室参军，累迁春官府都上士。仕隋，位兵曹郎。汉弟尼，字景尼，性弘雅，有器局，位御正下大夫。卒，赠随州刺史。子之隐，赵王招府记室参军。之隐弟师人，好学有识度，见称于时。起家秦王贄府记室参军，仍兼侍读。

宽族弟鸿，少恭谨，有干略。历官内外。周天和初，拜郢州刺史，转襄州总管府长史，赐爵高邑县侯。从卫公直南征，军败遂没，寻卒于陈。朝廷哀之，赠丰、资、遂三州刺史。

裴侠，字嵩和，河东解人也。祖思齐，举秀才，拜议郎。父欣，西河郡守，赠晋州刺史。侠年七岁，犹不能言。后于洛城见群鸟蔽天从西来，举手指之而言。遂志识聪慧，有异常童。年十三，遭父忧，哀毁有若成人。将择葬地而行，空中有人曰：“童子何悲，葬于桑东，封公侯。”侠惧，以告其母。母曰：“神也，吾闻鬼神福善，尔家未尝有恶，当以吉祥告汝耳。”时侠宅侧有大桑林，因葬焉。州辟主簿，举秀才。

魏正光中，解巾奉朝请，稍迁义阳郡守。元颢入洛，使执其使人，焚其赦书。孝庄嘉之，授东郡太守，带防城别将。及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征兵，侠率所部赴洛阳。武卫将军王思政谓曰：“当今权臣擅命，王室日卑，若何？”侠曰：“宇文泰为三军所推，居百二之地，所谓己操戈矛，宁肯授人以柄，虽欲抚之，恐是‘据于蒺藜’也”。思政曰：“奈何？”侠曰：“图欢有立至之忧，西巡有将来之虑。且至关右，日慎一日，徐思其宜耳。”思政然之，乃进侠于帝，授左中郎将。及帝西

迁，侠将行而妻子犹在东郡。荥阳郑伟谓侠曰：“天下方乱，未知乌之所集，何如东就妻子，徐择木焉。”侠曰：“既食人禄，宁以妻子易图也？”遂从入关。赐爵清河县伯，除丞相府士曹参军。

大统三年，领乡兵从战沙苑，先锋陷阵。侠本名协，至是周文帝嘉其勇决，乃曰：“仁者必勇。”因命名侠焉。以功进爵为侯。王思政镇玉壁，以侠为长史。齐神武以书招思政，思政令侠草报书甚壮烈。周文善之曰：“虽鲁仲连无以加也。”除河北郡守。

侠躬履俭素，爱人如子，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，吏人莫不怀之。此郡旧制，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。侠曰：“以口腹役人，吾所不为也。”乃悉罢之。又有丁三十人，供郡守役，侠亦不以入私，并收庸为市官马。岁时既积，马遂成群。去职之日，一无所取。人歌曰：“肥鲜不食，丁庸不取；裴公贞惠，为世规矩。”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周文，周文命侠别立，谓诸牧守曰：“裴侠清慎奉公，为天下之最。”令众中有如侠者，可与之俱立。众皆默然，无敢应者。周文乃厚赐侠，朝野服焉，号为“独立使君”。

又撰九世伯祖《贞侯潜传》，述裴氏清公，欲使后生奉而行之。宗室中知名者，咸付一通。从弟伯凤、世彦时并为丞相府佐，笑曰：“人生仕进，须身名并裕，清苦若此，竟欲何为？”侠曰：“夫清者莅职之本，俭者持身之基。况我大宗，世济其美，故能存见称于朝廷，没流芳于典策。今吾幸以凡庸，滥蒙殊遇，固其穷困，非慕名也。志在自修，惧辱先也，翻被嗤笑，知复何言！”伯凤等惭而退。

再迁郢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。梁竟陵守孙皓、鄴城守张建并以郡来附。侠见之，密谓人曰：“皓目动言肆，轻于去就者

也；建神情审定，当无异心。”乃驰启其状。周文曰：“裴侠有鉴，深得之矣。”遣大都督苻贵镇竟陵，而鄴城竟不遣监统。及柳仲礼军至，皓还以郢叛，卒如侠言。寻转大将军、拓州刺史，徵拜雍州别驾。

周孝闵帝践作，除司邑下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迁户部中大夫。时有奸吏主守仓储，积年隐没至千万者。及侠在官，励精发擿，数旬之内，奸盗略尽。转工部中大夫。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乃于府中悲泣，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所掌官物，多有费用，裴公清严有名，惧遭罪责，所以泣耳。”侠闻之，许其自首。贵自言隐费钱五百万。

侠尝遇疾沈顿，士友忧之。忽闻五鼓，便即惊起，顾左右曰：“可向府耶。”所苦因此而瘳。晋公护闻之曰：“裴侠危笃若此而不废忧公，因闻鼓声，疾病遂愈，此岂非天祐其勤恪也？”又司空许国公宇文贵、小司空北海公申征并来侯侠疾。所居第屋，不免霜露。贵等还，言之于帝。帝矜其贫苦，乃为起宅，并赐良田十顷，奴隶耕耒粮粟莫不备足。搢绅咸以为荣。卒于位，赠太子少师、蒲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人等感侠遗爱，乃作颂纪其清德焉。

子祥，性忠谨，有理剧才。少为城都令，清不及侠，断决过之。后除长安令，为权贵所惮。迁司仓下大夫。侠之终也，以毁卒。祥弟肃。

肃字神封，贞亮有才艺。少与安定梁毗同志友善。天和中，举秀才。累迁御正下大夫，以行军长史从韦孝宽征淮南。属隋文帝为丞相，肃闻而叹曰：“武帝以雄才定六合，坟土未乾而一朝迁革，岂天道欤！”文帝闻之，甚不悦，由是废于家。开皇五年，授膳部侍郎。历朔州总管长史、贝州长史，俱有能名。

仁寿中，肃见皇太子勇、蜀王秀、左仆射高颀俱废黜，遣

使上书，言：“高颀天挺良才，元勋佐命，愿录其大功，忘其小过。二庶人得罪已久，宁无革心，愿各封小国，观其所为。若得迁善，渐更增益；如或不悛，贬削非晚。”书奏，上谓杨素曰：“肃忧我家事如此，亦至诚也。”于是征肃入朝。皇太子闻之，谓左庶子张衡曰：“使勇自新，欲何为也？”衡曰：“观肃意欲令如吴太伯、汉东海王耳。”太子甚不悦。肃至京，见上于含章殿。上谓曰：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后宫宠幸，不过数人，自勇以下，并皆同母，非为爱憎，轻事废立。”因言勇不可复收之意。既已，罢遣之。未几，上崩。炀帝嗣位，不得调者久之，肃亦杜门不出。后执政者以岭表遐远，希旨授肃永平郡丞，甚得夷人心。岁余卒，夷獠思之，为立庙于鄞江之浦。有子尚贤。

裴文举，字道裕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秀业，魏天水郡守，赠平州刺史。父邃，性方严，为州里所推挹。大统三年，东魏来寇，邃乃纠合乡人，分据险要以自固。及李弼略地东境，邃为之乡导，多所降下。周文帝嘉之，特赏衣物，封澄城县子。卒于正平郡守，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

文举少忠谨，涉猎经史。大统十年，起家奉朝请。时周文帝诸子年幼，盛简宾友。文举以选与诸公子游，雅相钦敬，未尝戏狎。迁著作郎、中外府参军。恭帝二年，赐姓贺兰氏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袭爵澄城县子。

齐公宪初开幕府，以文举为司录。及宪出镇剑南，复以文举为总管府中郎。武成二年，就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蜀土沃饶，商贩百倍，或有劝文举以利者，文举答之曰：“利之为贵，莫若安身，身安则道隆。非货之谓，是以不为，非恶财也。”宪矜其贫窶，每欲资给之。文举恆自谦逊，辞多受少。

保定三年，迁绛州刺史。邃之任正平也，以廉约自守。每行春省俗，单车而已。及文举临州，一遵其法，百姓美而化之。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，每与谈论，不觉膝前于席。天和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寻为孝宽柱国府司马。六年，入为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为伯，转军司马。

文举少丧父，其兄又在山东，唯与弟玘幼相训养，友爱甚笃。玘又早亡，文举抚视遗孤，逾于己子，时人以此称之。初，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，终于闻喜川；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，属东西分隔，韦氏坟陇，遂在齐境。及文举在本州，每加赏募。齐人感其孝义，潜相要结，以韦枢西归，竟得合葬。六年，除南青州刺史。宣政元年，卒于位。子胄嗣，位至大都督。子神，安邑通守。有子知礼。

裴仁基，字德本，河东人也。祖伯凤，周汾州刺史。父定，上仪同。仁基少骁武，便弓马。平陈之役，以亲卫从征，先登陷阵，拜仪同，赐物千段。以本官领汉王谅府亲信。谅反，仁基苦谏见囚。谅败，超拜护军。后改授武贲郎将，从将军李景讨叛蛮向思多于黔安，以功进银青光禄大夫。击破吐谷浑，加授金紫光禄大夫。斩获寇掠鞞鞞，拜左光禄大夫。从征高丽，进位光禄大夫。

李密据洛口，帝令仁基为河南道讨捕大使，据武牢拒密。仁基见强寇在前，士卒劳弊，所得军资，即用分赏。临军御史萧怀静止之，众咸怒怀静。怀静又阴持仁基长短，欲有奏劾。仁基惧，杀怀静，以其众归密。密以为河东郡公。其子行俨，骁勇善战。密复以为绛郡公，甚相委昵。

王世充以东都食尽，悉众诣偃师，求决战。密与诸将计。仁基曰：“世充尽锐而至，洛下必虚。可分兵守其要路，令不得东；简精兵三万，傍河西出，以逼东都。世充却还，我且按

甲。世充重出，我又逼之。如此，则我有余力，彼劳奔命。兵法所谓彼出我归，彼归我出，数战以疲之，多方以误之者也。”密曰：“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东都兵马有三不可当：器械精一也，决计而来二也，食尽求斗三也。我按兵蓄力以观其弊，彼求斗不得，欲走无路。不过十日，世充之首可悬于麾下。”单雄信等诸将轻世充，皆请战。仁基苦争不得。密难违诸将言，战遂大败。仁基为世充所虏。世充以仁基父子并骁勇，深礼之，以兄女妻行俨。及僭尊号，署仁基为礼部尚书，行俨为左辅大将军。行俨每战，所当皆披靡，号万人敌。世充惮其威名，颇加猜防。仁基知之，甚不自安，遂与世充所署尚书左丞宇文儒童、尚食直长陈谦、秘书丞崔德本等谋。令陈谦于上食之际，持匕首劫世充，行俨以兵应之。事定，然后辅越王侗。事临发，将军张童兒告之，俱为世充所杀。

论曰：裴骏雅业有资，器行仍世，所以布于列位，不替其美。延俊器能位望，有可称乎。伯茂才名，亦时之良也。元化以文学传业，而又修史著美。让之弟兄，修身厉行，观夫出处之迹，良足称乎。矩学涉经史，颇有干局。至于恪勤匪懈，夙夜在公，求之古人，殆未之有。与闻政事，多历年年，虽处危乱之中，未亏廉谨之节。然与时消息，承望风旨，使高昌入朝，伊吾献地；聚粮且未，师出玉门，关右骚然，颇亦矩之由矣。果及长宽，早知去就。而宽沦迹异域，盖乃命乎。嵩和廉约居身，忠勤奉上，人怀其惠，吏畏其威，虽古之良吏，何以加此。肃历官周、隋，志存鯁正。竟而忠诚慷慨，犯忤龙鳞，固知嫪妇忧宗周之亡，处女悲太子之少，非徒语也。文举之在绛州，世载清德，辞多受少，有廉让之风焉。仁基以武略见知，自升显级，竟而蹈履非所，身名隳坏，时也。

卷第三十九

列传第二十七

薛安都 刘休宾 房法寿 曾孙豹 玄孙彦谦 族子景伯
毕众敬 曾孙义云
羊祉 子深 孙肃 弟子敦 烈

薛安都，字休达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父广，晋上党太守。安都少骁勇，善骑射，颇结轻侠，诸兄患之。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，不取片资，兄许之，居于别廐。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，马牛衣服什物充满其庭。真君五年，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逆，事发奔宋。

在南以武力见叙，遇宋孝武起江州，遂以为将。和平六年，宋湘东王杀其主子业而自立，是为明帝。群情不协，共立子业弟晋安王子勋。安都与沈文秀、崔道固、常珍奇等举兵应之。宋明帝遣将张永讨安都。安都遣使降魏，请兵救援，遣第四子道次为质。献文乃遣镇东大将军尉元等赴之，拜安都镇南大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赐爵河东公。元等既入彭城，安都中悔，谋图元等。元知之，遂不果发。安都因重货元等，委罪于女婿裴祖隆。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。

皇兴二年，与毕众敬朝于京师，甚见礼重。子侄群从并处上客，皆封侯，至于门生，无不收叙。又为起第宅，馆宇崇丽，资给甚厚。卒，赠假黄钺、秦州刺史、河东王，谥曰康。

子道 袭爵，位平州刺史，政有声称。历相、秦二州刺史，卒。道 弟道异，亦以勋为第一客。早卒，赠秦州刺史、安邑侯。道异弟道次，既质京师，赐爵安邑侯，位秦州刺史，进河南公。

安都从祖弟真度，初亦与安都南奔；及从安都来降，为上客。太和初，赐爵河北侯，出为平州刺史，假阳平公，后降为伯。历荆州、东荆州刺史。初迁洛后，真度每献计劝先取樊、邓，后攻南阳，故大为帝所赏。改封临晋县伯，转豫州刺史。景明初，豫州大饥，真度表辄日别出仓米五十斛为粥，救其甚者。诏曰：“真度所表，甚有忧济百姓之意，宜在拯恤。”历华、荆二州刺史，入为大司农卿。正始初，除扬州刺史。还朝，除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敷西。卒，赠左光禄大夫，谥曰庄。有子十二人，嫡子怀彻袭封。

初，真度有女妓数十人。每集宾客，辄命之丝竹歌舞，不辍于前，尽声色之适。庶长子怀吉，居丧过周，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，宣武纳焉。

怀吉好勇，有膂力，虽不善书学，亦解达时事。卒于汾州刺史。怀吉本不厉清节，及为汾州，偏有聚纳之响。自以支庶，饵诱胜己，共为婚姻。多携亲戚，悉令同行，兼为之弥缝，恣其取受。而将劳宾客，曲尽物情，送去迎来，不避寒热。性少言，每有接对，但默然而返。既指授先期明人马之数，左右密已记录。俄而酒馔相寻，刍粟继至，逮于将别，赠以钱缣，下及厮庸，咸过本望。

真度诸子既多，其母非一；同产相朋，因有憎爱。兴和中，遂致诉列，云以毒药相害。显在公府，发扬疵衅，时人耻焉。

刘休宾，字处干，本平原人也。祖昶，从慕容德度河，家于北海都昌县。父奉伯，宋北海太守。休宾少好学，有文才。

仕宋为兖州刺史。娶崔邪利女，生子文晔。崔氏先归宁在鲁郡。邪利之降，文晔母子与俱入魏。及慕容白曜军至，休宾不降。白曜请崔氏与文晔至，以报休宾。又执休宾兄延和妻子巡视城下。休宾答白曜，许待历城降，当即归顺。密遣主簿尹文达向历城，观魏军形势。文达诣白曜，诈祗候。白曜令文达往升城，见其妻子。文晔哭泣，以爪发为信。文达回，复经白曜，誓约而还，见休宾。休宾抚爪发泣，复遣文达与白曜期。白曜喜，以酒灌地，启告山河，誓不负休宾。文达还谓休宾，可早决计。休宾于是告兄子闻慰。闻慰固执不可，遂差本契。白曜寻遣著作佐郎许赤彪夜至梁邹南门，告城上人曰：“休宾遣文达频造仆射许降，何得无信！”于是城内遂相维持，欲降不得。历城降，休宾乃出请命。及立平齐郡，乃以梁邹人为怀宁县，以休宾为令。延兴二年卒。

文晔有志尚，综览群书，轻财重义。太和中，坐从兄闻慰南叛，被徙北边，孝文特听还代。帝曾幸方山，文晔大言求见，申父功厚赏屈。于是赐爵都昌子，深见待遇，拜协律中郎。卒于高阳太守，赠兖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休宾叔父旋之，其妻许氏生二子法凤、法武，而旋之早卒。东阳平，许氏携二子入魏，孤贫不自立，母子并出家为尼僧。既而反俗，俱奔江南。法武后改名峻，字孝标，《南史》有传。

房法寿，小名乌头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曾祖谌，仕燕，位太尉掾。随慕容氏迁于齐，子孙因家之，遂为东清河绎幕人焉。法寿幼孤，少好射猎，轻率勇果，结诸群小为劫盗，宗族患之。弱冠，州迎主簿。后以母老，不复应州郡命，常盗杀猪羊以供母。招集壮士，恆有数百。仕宋为魏郡太守。法寿从祖弟崇吉，母妻为慕容白曜所获，托法寿为计，法寿与崇吉归款于白曜。诏以法寿为平远将军，与韩骥麟对为冀州刺史。及历城、梁邹

降，法寿、崇吉等与崔道固、刘休宾俱至京师。以法寿为上客，崇吉为次客，崔、刘为下客。法寿供给亚于薛安都等，以功赐爵壮武侯，给以田宅奴婢。性爱酒，好施，亲旧宾客率同饥饱，坎壤常不丰足。毕众敬等皆尚其通爱。卒，赠青州刺史，谥敬侯。

子伯祖袭，例降为伯，历齐郡内史。伯祖闇弱，委事于功曹张僧皓，大有受纳，伯祖衣食不充。后卒于幽州辅国府长史，免官，卒。子翼，大城戍主，带宗安太守，袭爵壮武侯。

翼子豹，字仲干。体貌魁岸，美音仪。年十七，州辟主簿。王思政入据颍川，慕容绍宗出讨，豹为绍宗开府主簿兼行台郎中。绍宗自云有水厄，遂于战舰中浴，并自投于水，冀以厌当之。豹白绍宗曰：“夫命也在天，岂人理所能延保。公若实有水厄，非禳辟所能却；若其实无，何禳之有。今三军之事，在于明公，唯应达命任理，以保元吉。方乃乘船入水，云以防灾，岂如岸上指麾，以保万全也。”绍宗笑曰：“不能免俗，为复尔耳。”未几而绍宗遇溺，时论以为知微。清河中，除谒者仆射，拜西河太守。地接周境，俗杂稽胡，豹政贵清静，甚著声绩。迁博陵太守，亦有能名。又迁乐陵太守，风教修理，称为美政。郡濒海，水味多咸苦。豹命凿一井，遂得甘泉，遐迩以为政化所致。豹罢归后，井味复咸。齐灭，遂还本乡，丘园自养。频被征命，固辞以疾。每牧守初临，必遣致礼，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。终于家，无子，以兄熊子彦诩嗣。彦诩明辩有学识，位殿中侍御史，千乘、益都二县令，有惠政。熊字子威，性至孝，聪郎有节概。州辟主簿，行清河、广川二郡事。七子。

长子彦询最知名，以魏勋门嫡孙，赐爵永始县子，特为叔豹所爱重。病卒，豹取急，亲送柩还乡；悲痛伤惜，以为丧当家之宝。初，彦询少时为监馆，尝接陈使江总。及陈灭，总入

关，见彦询弟彦谦曰：“公是监馆弟邪？”因惨然曰：“昔因将命，得申言款。”彦询所赠总诗，今见载《总集》。

彦谦早孤，不识父，为母兄鞠养。长兄彦询，雅有清鉴，以彦谦天性颖悟，每奇之，亲教读书。年七岁，诵数万言，为宗党所异。十五出后叔父子贞，事所继有逾本生。子贞哀之，抚养甚厚。后丁继母忧，勺饮不入口者五日。事伯父豹，竭尽心力，每四时珍果，弗敢先尝。遇期功之戚，必蔬食终礼，宗从取则焉。其后受学于博士尹琳，手不释卷，遂通涉《五经》。解属文，雅有词辩，风概高人。

年十八，属齐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，辟为主簿。时禁网疏阔，州郡之职，尤多纵弛。及彦谦在职，清简守法，州境肃然，莫不敬惮。及周师入鄴，齐主东奔，以彦谦为齐州中从事。彦谦痛本朝倾覆，将纠率忠义，潜谋匡辅，事不果而止。齐亡，归于家。周武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，为贼帅辅带剑所执。彦谦以书谕之，带剑惭惧，送遵还州，诸贼并各归首。及隋文受禅之后，遂优游乡曲，誓无仕心。开皇七年，刺史韦艺固荐之，不得已而应命。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，擢授承奉郎，俄迁监察御史。后属陈平，奉诏安抚泉、括等十州。以衔命称旨，赐物百段、米百石、衣一袭、奴婢七口。

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。因朝集时，左仆射高颎定考课。彦谦谓颎曰：“《书》称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。唐、虞以降，代有其法，黜陟合理，褒贬无亏，便是进必得贤，退皆不肖。如或舛谬，法乃虚设。比见诸州考校，执见不同，进退多少，参差不类。况复爱憎肆意，致乖平坦。清介孤直，未必高第；卑谄巧官，翻居上等。真伪混淆，是非瞽乱。宰贵既不精练，斟酌取舍，曾经驱使者，多以蒙识获成；未历台省者，皆为不知被退。又四方悬远，难可详悉，唯准量人数，半破半成。徒计

官员之少多，莫顾善恶之众寡。俗求允当，其道无由。明公鉴达幽微，平心遇物，今年考校，必无阿枉，脱有前件数事，未审何以裁之？唯顾远布耳目，精加采访。褒秋毫之善，贬纤介之恶。非直有光至道，亦足标奖贤能。”词气侃然，观者属目。颍为之动容，深见嗟赏。因历问河西、陇右官人景行，彦谦对之如响。颍谓诸州总管、刺史曰：“与公言，不如独共秦州考使语。”后数日，颍言于帝，帝弗能用。

以秩满，迁长葛县令，甚有惠化，百姓号为慈父。仁寿中，帝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，察长吏能不。以彦谦为天下第一，超授都州司马。吏人号哭相谓曰：“房明府今去，吾属何用生为！”其后百姓思之，立碑颂德。都州久无刺史，州务皆归彦谦，名有异政。内史侍郎薛道衡，一代文宗，位望清显。所与交结，皆海内名贤。重彦谦为人，深加友敬。及为襄州总管，辞翰往来，交错道路。炀帝嗣位，道衡转牧番州，路经彦谦所，留连数日，屑涕而别。

黄门侍郎张衡亦与彦谦相善。于时帝营东都，穷极侈丽，天下失望。又汉王构逆，罹罪者多。彦谦见衡当涂而不能匡救，书谕之曰：

窃闻赏者所以劝善，刑者所以惩恶。故疏贱之人，有善必赏；尊贤之戚，犯恶必刑。未有罚则避亲，赏则遗贱者也。今国家祇承灵命，作人父母，刑赏曲直，升闻于天，夤畏照临，亦宜谨肃。故文王云：“我其夙夜畏天之威。”以此而论，虽州、国有殊，高下悬邈，忧人慎法，其理一也。

至如并州衅逆，须有甄明。若杨谅实以诏命不通，虑宗社危逼，征兵聚众，非为干纪，则当原其本情，议其刑罚；上副圣主友于之意，下晓愚人疑惑之心。若审知外内无虞，嗣后纂统，而好乱乐祸，妄有觊觎，则管、蔡之诛，当在于谅。同恶

相济，无所逃罪；梟县孥戮，国有常刑。遂使籍没流移，恐为冤滥。恢恢天网，岂其然乎！罪疑从轻，斯义安在！昔叔向置鬻狱之死，晋国所嘉；释之断犯辟之刑，汉文称善。羊舌宁不爱弟，廷尉非苟违君，俱以执法无私，不容轻重。

且圣人大宝，是曰神器，苟非天命，不可妄得。故蚩尤、项籍之骁勇，伊尹、霍光之权势，李老、孔丘之才智，吕望、孙武之兵术，吴、楚连盘石之据，产、禄承母弟之基，不应历运之兆，终无帝主之位。况乎蕞尔一隅，蜂扇蚁聚，杨谅之愚鄙，群小之凶慝，而欲凭陵畿甸，凯幸非望者哉。开辟以降，书契云及，帝皇之迹，可得而详。自非积德累仁，丰功厚利，孰能道洽幽显，义感灵祇？是以古之哲王，昧旦丕显，履冰在念，御朽兢怀。逮叔世骄荒，曾无戒惧，肆于人上，骋嗜奔欲，不司具载，谓略陈之。

曩者，齐、陈二国，并居大位。自谓与天地合德，日月齐明，罔念忧虞，不恤刑政。近臣怀宠，称善而隐恶；史官曲笔，掩瑕而录美。是以人庶呼嗟，终闭塞于视听；公卿虚誉，日敷陈于左右。法网严密，刑辟日多，赋役烦兴，老幼疲苦。昔郑有子产，齐有晏婴，楚有叔敖，晋有士会，凡此小国，尚足名臣，齐、陈之强，岂无良佐？但以执政壅蔽，怀私殉躯，忘国忧家，外同内忌。设有正直之士，才堪干时，于己非宜，即加摈弃；傥遇谄佞之辈，行多秽慝，于我有益，遽蒙荐举。以此求贤，何从而至。夫贤材者，非尚膂力，岂系文华，唯须正身负戴。确乎不动，譬栋之处屋，如骨之在身，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。齐、陈不任骨鲠，信近谗谀，天高听卑，监其淫僻。故总收神器，归我大隋。向使二国祇敬上玄，惠恤鰥寡，委任方直，斥远浮华，卑菲为心，惻隐是务，河朔强富，江湖险隔，各保其业，人不思乱，泰山之固，弗可动也。然而寢卧积薪，

宴安鸩毒，遂使禾黍生庙，务露沾衣，吊影抚心，何嗟及矣！故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宜鉴于殷，骏命不易。”万机之事，何者不须熟虑哉。

伏惟皇帝望云就日，仁孝夙彰，锡社分珪，大成规矩。及总统淮海，盛德日新，当璧之符，遐迩金属。缵历甫尔，宽仁已布，率土苍生，翘足而喜。并州之乱，变起仓卒，职由杨谅诡惑，诖误吏人；非有构怨本朝，弃德从贼者也。而有司将帅，称其愿反，非止诬陷良善，亦恐大玷皇猷。

足下宿当重寄，早预心膺，粤自籓邸，柱石见知，方当书名竹帛，传芳万古，稷、契、伊、吕，彼独何人。既属明时，须存謇谔，立当世之大诚，作将来之宪范，岂容曲顺人主，以爱亏刑；又使胁从之徒，横贻罪谴。忝蒙眷遇，辄写微诚，野人愚瞽，不知忌讳。

衡得书，叹息而不敢奏闻。

彦谦知王纲不振，遂去官，隐居不仕。将结构蒙山之下，以求其志。会置司隶官，盛选天下知名之士。朝廷以彦谦公方宿著，时望所归，征授司隶刺史。彦谦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，凡所荐举，皆人伦表式。其有弹射，当之者曾无怨言。司隶别驾刘焯陵上侮下，讪以为直，刺史惮之，皆为之拜。唯彦谦执志不挠，抗礼长揖。有识嘉之，

焯亦不恨。

大业九年，从驾度辽，监扶余道军事。其后隋政渐乱，莫不变节，彦谦直道守常，颇为执政者所嫉。出为泾阳令，终于官。

彦谦居家，每子侄定省，常为讲说督勉之，亶癖不倦。家有旧业，资产素殷，又前后居官所得俸禄，皆以周恤亲友，家无余财。车服器用，务存素俭。自少及长，一言一行，未尝涉

私。虽致屡空，怡然自得。尝从容独笑，顾谓其子玄龄曰：“人皆因禄富，我独以官贫。所遗子孙，在于清白耳。”所有文笔，恢廓闲雅，有古人之深致。又善草隶，人有得其尺牍者，皆宝玩之。太原王劭、北海高构、莒县李纲、中山郎茂、郎颖、河东柳彧、薛孺，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，彦谦并与为友。虽冠盖成列，而门无杂宾。体资文雅，深达政务，有识者咸以远大许之。

初，开皇中平陈之后，天下一统，论者咸云将致太平。彦谦私谓所亲赵郡李少通曰：“主上性多忌克，不纳谏诤。太子卑弱，诸王擅威。在朝惟行苛酷之政，未弘远大之体，天下虽安，方忧危乱。”少通初谓不然。及仁寿、大业之际，其言皆验。贞观初，以子玄龄著勋庸，赠徐州都督、临淄县公，谥曰定。

伯祖弟幼愍，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坐事夺官。居家，忽闻门有客声，出无所见，还至庭中，为家群犬所噬，卒。

景伯字良晖，法寿族子也。祖元庆，仕宋。历七郡太守，后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马。宋明帝之杀废帝子业，子业弟子勋起兵。文秀后归子勋，元庆不同，为文秀所害。父爱亲，献文时，三齐平，随例内徙，为平齐人。以父非命，疏服终身。

景伯生于桑乾，少丧父，以孝闻。家贫，佣书自给，养母甚谨。尚书卢阳乌称之于李冲。冲时典选，拔为奉朝请。累迁齐州辅国长史。会刺史亡，敕行州事。政存宽简，百姓安之。后除清河太守。郡人刘简武曾失礼于景伯，闻其临郡，阖家逃亡。景伯督切属县，追捕禽之。即署其子为西曹掾，令喻山贼。贼以景伯不念旧恶，一时俱下，论者称之。旧制，守令六年为限。限满将代，郡人韩灵和等三百余人表诉乞留，复加二载。后为司空长史，以母疾去官。

景伯性复淳和。涉猎经史，诸弟宗之，如事严亲。及弟亡，蔬食终丧，期不内御，忧毁之容，有如居重。其次弟景先亡，其幼弟景远期年哭临，亦不内寝。乡里为之语曰：“有义有礼，房家兄弟。”廷尉卿崔光韶好标榜人物，无所推尚，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业。及母亡，景伯居丧，不食盐菜。因此遂为水病，积年不愈。卒于家，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景伯子文烈，位司徒左长史，与从父弟逸祐并有名。

文烈性温柔，未尝嗔怒。为吏部郎时，经霖雨绝粮，遣婢余米，因尔逃窜，三四日方还。文烈徐谓曰：“举家无食，汝何处来？”竟无捶挞。子山基，仕隋，历户部、考功侍郎，并著能名，见称于时。

景先字光胄，幼孤贫，无资从师，其母自授《毛诗》、《曲礼》。年十二，请其母曰：“岂可使兄佣赁以供景先也？请自求衣，然后就学。”母哀其小，不许。苦请乃从之。遂得一羊裘，忻然自足。昼则樵苏，夜诵经史，遂大通贍。

太和中，例得还乡，解褐太学博士。时太常刘芳、侍中崔光当世儒宗，叹其精博，奏兼著作佐郎，修国史。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《宣武起居注》。累迁步兵校尉，领尚书郎、齐州中正，所历皆有当官称。

景先沈敏方正，事兄恭谨，出告反面，晨昏参省，侧立移时，兄亦危坐，相敬如宾。兄曾寝疾，景先侍汤药，衣冠不解，形容毁瘁。亲友见者，莫不哀之。卒，特赠洛州刺史，谥曰文。景先作《五经疑问》百余篇，其语典该。符玺郎王神贵益之，名为《辩疑》，合成十卷，亦有可观。节闵帝时，奏上之。帝亲自执卷，与神贵往复，嘉其用心。子延祐，武定末太子家令，后隶魏收修史。

景远字叔遐，重然诺，好施与。频岁凶俭，分贍宗亲；又

于通衢以饲饿者，存济甚众。平原刘郁行经齐、兖之境，忽遇劫贼，已杀十余人。次至郁，呼曰：“与君乡近，何忍见杀。”贼曰：“若言乡里，亲亲是谁？”郁曰：“齐州主簿房阳是我姨兄。”阳是景远小字。贼曰：“我食其粥得活，何得杀其亲。”遂还衣物，蒙活者二十余人。

景远好史传，不为章句。天性小急，不类家风。然事二兄至谨，抚养兄孤，恩训甚笃。益州刺史傅竖眼慕其名义，启为昭武府功曹参军。以母老不应，竖眼颇恨之。卒于家。子敬道，永熙中开府参军。

毕众敬，小名奈，东平须昌人也。少好弓马射猎，交结轻果，常于疆境盗掠为业。仕宋，位太山太守。湘东王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，是为明帝。遣众敬诣兖州募人。到彭城，刺史薛安都召与密谋，云：“晋安有上流之名，且孝武第三子，当共卿西从晋安。”众敬从之。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城，不与之同。及宋明平子勋，授纂兖州刺史。会有人发众敬父墓，令其母骸首散落。众敬发丧行服，疑纂所为。弟众爱，为薛安都长史，亦遣人密至济阴，掘纂父墓，以相报答。

及安都以城入魏，众敬不同其谋。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，恐交致祸，日夜啼泣，遣请众敬，众敬犹未从之。众敬先已遣表谢宋，宋明授众敬兖州刺史，而以元宾有他罪，独不舍之。众敬拔刀破柱曰：“皓首之年，唯有此子，今不原贷，何用独全！”及尉元至，乃以城降。元遣将入城，事定。众敬悔恚，数日不食。皇兴初，就拜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赐爵东平公，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。慕容白曜攻克无盐，获申纂，无杀纂意。而城中火起，纂为所烧死。众敬闻克无盐，惧不杀纂，乃与白曜书，并表朝廷，云家酷由纂。闻纂死，乃悦。二年，与薛安都朝京师，赐甲第一区。后复为兖州刺史，征还京

师。

众敬善自奉养，食膳丰华，必致他方远味。年已七十，发须皓白，而气力未衰，跨鞍驰骋，有若少壮。笃于姻类，深有国士之风。张谠之亡，躬往营视，有若至亲。太和中，孝文宾礼旧老，众敬与高允引至方山。虽文武奢俭，好尚不同，然亦与允甚相爱敬，接膝谈款，有若平生。后以笃老，乞还桑梓，朝廷许之。众敬临还，献真珠榼四具、银装剑一口、刺彪矛一枚、仙人文绦一百疋。文明太后与帝引见于皇信堂，赐以酒饌车马绢等，劳遣之。卒于兖州。

子元宾，少豪侠有武干，涉猎书史。与父同建勋诚，至京师，俱为上宾，赐爵须昌侯。后拜兖州刺史，假彭城公。父子相代为本州，当世荣之。时众敬以老还乡，常呼元宾为使君。每元宾听政时，乘板舆出至元宾所，先遣左右敕不听起，观其断决，忻忻然喜见颜色。众敬善持家业，犹能督课田产，大致储积。元宾为政清平，善抚人物，百姓爱乐之。以父忧解任，丧中，遥授长兼殿中尚书。卒，赠卫尉卿，谥曰平。

元宾入魏，初娶东平刘氏，有四子，祖朽、祖髦、祖归、祖旋。赐妻元氏，生二子，祖荣、祖晖。祖朽最长，祖晖次祖髦。故事，前妻虽先有子，后赐之妻子皆承嫡。所以刘氏先亡，祖晖不服重。元氏后卒，祖朽等三年终礼。

祖荣早卒，子义允袭祖爵东平公，例降为侯。卒，子僧安袭。

祖朽身長八尺，腰帶十圍。涉猎经史，好为文咏，善与人交。袭父爵须昌侯，例降为伯。以本州中正为统军，隶邢峦讨梁师，以功封南城县男。历散骑侍郎、中书侍郎。神龟末，除东豫州刺史。祖朽善抚边，清平有信，百姓称之。后为瀛州刺史，卒。赠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。无子，以弟祖归子义暢为后，

袭爵。

义暢倾巧无土业，善通时耍，位中书侍郎、兖州大中正。后除散骑常侍，坐事伏法。祖髦以兄祖朽别封南城，以须昌伯回授之，位东平太守，卒于本州别驾。

祖暉早有器干，为豳州刺史，以全守勋，封新昌县子。逢萧宝夤退败，祖暉拔城，东趣华阴，坐免官爵。寻行豳州事。建义中，诏复州、爵。后为贼宿勤明达所攻没。长子义勰袭爵，齐受禅，例降。义勰弟义云。

义云小字陀兒，少粗侠。家在兖州北境，常劫掠行旅，州里患之。晚方折节从官，累迁尚书都官郎中。性严酷，事多干了。齐文襄作相，以为称职，令普勾伪官，专以车辐考掠，所获甚多，然大起怨谤。曾为司州吏所讼，云其有所减截，并改换文书。文襄以其推伪，众人怨望，并无所问。乃拘吏，数而斩之。因此锐情讯鞠，威名日盛。

文宣受禅，除书侍御史，弹射不避勋亲。累选御史中丞，绳劾更切。然豪横不平，频被怨讼。前为汲郡太守翟嵩启列：义云从父兄僧明负官债，前任京畿长史，不受其属，立限切征，由此挟嫌，数遣御史过郡访察，欲相推绳。又坐私藏工匠，家有十余机织锦，并造金银器物，乃被禁止。寻见释，以为司徒左长史。

尚书左丞司马子瑞奏弹义云，称：“天保元年四月，窦氏皇姨祖载日，内外百官赴第吊省；义云唯遣御史投名，身遂不赴。又义云启云：‘丧妇孤贫。后娶李世安女为妻。世安身虽父服未终，其女为祖已就平吉，特乞暗迎，不敢备礼。’及义云成婚之夕，众礼备设，克日拜阁；鸣驺清路，盛列羽仪；兼差台吏二十人，责其鲜服，侍从车后。直是苟求成婚，诬罔干上。义云资产宅宇，足称豪室，忽通孤贫，亦为矫诈。又驾幸

晋阳，都坐判：‘拜起居表，四品以下五品以上，令预前一日赴南都署表；三品以上，临日署讫。’义云乃乖例，署表之日，索表就家先署，临日遂称私忌不来。”于是诏付廷尉科罪。寻敕免推。子瑞又奏弹义云事十余条，多烦碎，罪止罚金，不至除免。

子瑞从兄消难为北豫州刺史。义云遣御史张子阶诣州采风闻，先禁其典签家客等。消难危惧，遂叛入周。时论归罪义云，云其规报子瑞。事亦上闻。尔前宴赏，义云常预，从此后集见稍疏，声望大损。乾明初，子瑞迁御史中丞。郑子默正被任用，义云之姑即子默祖母，遂除度支尚书，摄左丞。子默诛后，左丞便解。

孝昭赴晋阳，高元海留鄴，义云深相依附。知其信向释氏，常随之听讲，为此款密，无所不至。及孝昭大渐，顾命武成。高归彦至都，武成犹致疑惑。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参审，遂与元海等劝进。仍从幸晋阳，参预时政。寻除兖州刺史，给后部鼓吹，即本州也。轩昂自得，意望铨衡之举，见诸人自陈，逆许引接。又言离别暂时，非久在州。先有铙吹，至于按部行游，两部并用。犹作书与元海，论叙时事。元海入内，不觉遗落，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。为此，元海渐疏，孝贞因是兼中书舍人。又高归彦起逆，义云在州私集人马，并聚甲仗，将以自防，实无他意，为人密启。及归彦被擒，又列其朋党专擅，为此追还。武成犹录其往诚，竟不加罪，除兼七兵尚书。

义云性豪纵，颇以施惠为心。累世本州刺史，家富于财，士之匮乏者，多有拯济。及贵，恣情骄侈，营造第宅宏壮，未几而成。闺门秽杂，声遍朝野。为郎时，与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竞。游道廷辱之，云：“《雄狐》之诗，千载为汝。”义云一无所答。然酷暴残忍，非人理所及。为家尤甚，子姓仆隶，

恆疮痍遍体。

有孽子善昭，性至凶顽，与义云侍婢奸通。擄掠无数，为其著笼头，系之庭树，食以刍秣，十余日乃释之。夜中，义云被贼害，即善昭所佩刀也，遗之于善昭庭中。善昭闻难奔哭。家人得佩刀，善昭怖，便走出，投平恩墅舍。旦日，武成令舍人是兰子暢就宅推之。尔前，义云新纳少室范阳卢氏，有色貌。子暢疑卢奸人所为，将加拷掠。卢具列善昭云尔。乃收捕，系临漳狱，将斩之。邢邵上言，此乃大逆，义云又是朝贵，不可发。乃斩之于狱，弃尸漳水。

祖归位建宁太守。子义远，位平原太守。义远弟义显、义携，性并豪率。天平以后，梁使人还往，经历兖城。前后州将以义携兄弟善营鲑膳，器物鲜华，常兼长史，接宴宾客。祖旋，太尉行参军。卒，赠都官尚书、齐兖二州刺史。

众敬弟众爰，随兄归魏，以勋为第一客，赐爵钜平侯。卒，赠徐州刺史。谥曰康。

子闻慰，字子安。有器干，袭爵，例降为伯。延昌初，累迁清河内史，固以疾辞。后试守广平内史。正光初，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，谋诛元叉。闻慰斩其使，发兵拒之。又以为忠于己，迁沧州刺史，甚有政绩。后除散骑常侍、东道行台，寻为都督、安乐王鉴军司马，攻元法僧，败。奔还京师，被劾，遇赦免。卒，赠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伯如故，谥曰恭。

子祖彦，字修贤。涉猎书传，风度闲雅，为时所知。以侍御史为元法僧监军，法僧反，被逼南入。后还，历中书侍郎，袭爵钜平伯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、兖州刺史。祖彦弟祖哲，秘书郎。诸毕当朝，不乏荣贵，但帙薄不修，为时所鄙。

申纂者，本魏郡人，申锺曾孙也。皇始初，道武平中山，纂举室南奔，家于济阴。及在无盐，仕宋为兖州刺史。既败，

子景义入魏。

羊祉，字灵祐，太山钜平人，晋太仆卿琇之六世孙也。父规之，宋任城令。太武南讨，至邹山，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逊、爰猛之等俱降，赐爵钜平子，拜雁门太守。

祉性刚愎，好刑名。为司空令、辅国长史，袭爵钜平子。侵盗公资，私营居宅，有司按之，抵死。孝文特恕远徙。后还。景明初，为将作都将，加左军将军。四年，持节为梁州军司，讨叛氐。正始二年，王师伐蜀，以祉假节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出剑阁而还。又以本将军为秦、梁二州刺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天性酷忍，又不清洁，坐掠人为奴婢。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，免。高肇执政，祉复被起为光禄大夫，假平南将军、持节，领步骑三万，先驱趣涪。未至，宣武崩，班师。夜中引军，山有二径，军人迷而失路，祉便斩队副杨明达，枭首路侧。为中尉元昭所劾，会赦免。后加平北将军，未拜而卒。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太常少卿元端、博士刘台龙议谥曰：“祉志存埋轮，不避强御；及赞戎律，熊武斯裁；仗节抚籥，边夷识德，化沾殊类，襁负怀仁。谨依谥法，布德行刚曰景，宜谥为景。”侍中侯刚、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曰：“臣闻唯名与器，弗可妄假。定谥准行，必当其迹。按祉志性急酷，所在过威，布德罕闻，暴声屡发。而礼官虚述，谥之为景，非直失于一人，实毁朝则。请还付外，准行更量虚实。”灵太后令曰：“依驳便议。”元端、台龙上言：“窃惟谥者行之迹，状者迹之称。然尚书铨衡是司，厘品庶物，若状与迹乖，应抑而不受，录其实状，然后下寺，依谥法准状科上。岂有舍其行迹，外有所求，去状去称，将何所准。检祉以母老辞籥，乃降手诏云：‘卿绥抚有年，声实兼著，安边宁境，实称朝望。’及其没也，又加显赠，言祉诚著

累朝，效彰出内，作牧岷区，字萌之绩骤闻。诏册褒美，无替伦望。然君子使人，器之，义无求备。德有数德，优劣不同，刚而能克，亦为德焉。谨依谥法，布德行刚曰景，谓前议为允。”司徒右长史张烈、主簿李栢刺称：“按社历官累朝，当官允称。委捍西南，边隅靖遏，准行易名，奖诚攸在，窃谓无亏体例。”尚书李诏又述奏以府寺为允，灵太后可其奏。

祉自当官，不惮强御。朝廷以为刚断，时有检覆，每令出使。然好慕刑名，颇为深文，所经之处，人号天狗下。及出将临州，并无恩润，兵人患其严虐。子深。

深字文泉，早有风尚，学涉经史，兼长几案。少与陇西李神俊同志相友。自司空记室参军，再迁尚书驾部郎中。于时沙汰郎官，务精才实，深以才堪见留。在公明断，尚书仆射崔亮、吏部尚书甄琛咸敬重之。明帝行释奠之礼，讲《孝经》，深侪辈中独蒙引听，时论美之。

正光末，北地人车金雀等率羌、胡反叛，高平贼宿勤明达寇幽、破诸州，北海王顓为都督、行台讨之。以深为行台右丞、军司，仍领郎中。顓败，还京。顷之，迁尚书左丞。萧宝夤反，攻围华州，王平、薛凤贤等作逆。敕深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大行台、仆射长孙承业共会潼关，规模进止。事平，以功赐爵新泰男。灵太后曾幸芒山，集僧尼斋会，公卿尽在坐。太后引见深，欣然劳问之。顾谓左右曰：“羊深真忠臣也。”举坐倾心。

庄帝践阼，除太府卿，又为二竞行台。深处分军国，损益随机，亦有时誉。初尔硃荣杀害朝士，深第七弟侃为太山太守。性粗武，遂率乡人外招梁寇。深在彭城，忽得侃书，招深同逆。深慨然流涕，斩使人，并收表闻。庄帝乃下诏褒其忠烈，令还朝受敕。乃归京师，除名。久之，除金紫光禄大夫。元顓入洛，以深兼黄门侍郎。景平，免官。普泰初，为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

右光禄大夫，监起居注。

自天下多事，东西二省，官员委积。节闵帝敕深与常侍卢道虔、元晏、元法寿选人补定，自奉朝请以上，各有沙汰。寻兼侍中。节闵帝甚亲待之。时胶序废替，名教陵迟。深乃上疏，请修立国学，广延胄子，帝善之。孝武初，除中书令。永熙三年，以深兼御史中尉、东道军司。及帝入关，深与樊子鹄不从齐神武，起兵于兖州，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。天平二年正月，东魏军讨破之，斩于阵。

深子肃，武定末仪同、开府、东阁祭酒。以学尚知名。乾明初，为冀州中从事。赵郡王为巡省大使，肃以迟缓不任职解。朝议以肃无罪，寻复之。武平中，入文林馆撰书。寻为武德郡守。

祉弟灵引，好法律。李彪为中丞，以为书侍御史，固辞，彪颇衔之。及为三公郎，坐兄祉事知而不纠，彪劾奏免官。甚为尚书令高肇所昵。京兆王愉与肇深相嫌忌。及愉出镇冀州，肇与灵引为愉长史，以相间伺。灵引私恃肇势，每折于愉。及愉作逆，先斩灵引于门。时论云：“非直愉自不臣，抑亦由肇及灵引所致。”事平，赠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曰威。

子敦，字元礼，性尚闲素，学涉书史。以父死王中，除给事中。出为本州别驾。公平正直，见非法，终不判署。后为卫将军、广平太守，甚有能名。奸吏局踏，秋毫无犯。雅性清俭，属岁饥，家馈未至，使人外寻陂泽，采藕根食之。遇有疾苦，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。然政尚威严。朝廷以其清白，赐谷一千斛，绢一百匹。卒官，吏人奔哭，莫不悲恸。赠卫大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武定初，齐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苏淑在官奉法，清约自居，宜见追褒，仍上言请加旌录。诏各赏帛一百匹，粟五百斛，下郡国，咸使闻知。

灵引弟莹，字灵珍，兖州别驾从事。子烈。

烈字信卿，少通敏，颇自修立，有成人风。好读书，能言名理，以玄学知名。魏孝昌末，烈从兄侃为太山太守，据郡起兵外叛。烈潜知共谋，深惧家祸，与从兄广平太守敦驰赴洛阳告难。朝廷将加厚赏，烈告人云：“譬如斩手全躯，所存者大故尔，岂有幸从兄之败，以为己利乎。”卒无所受。

天保中，累迁尚书祠部、左右户郎中，在官咸为称职。除阳平太守，有能名。时频有灾蝗，犬牙不入阳平境，敕书褒美焉。迁光禄少卿、兖州大中正。天平初，除义州刺史，以老还乡，卒于家。

烈家传素业，闺门修饬，为世所称。一门女不再醮。魏太和中，于兖州造一尼寺，女寡居无子者，并出家为尼，咸存戒行。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。义云盛称门代累世，本州刺史，卿世为我家故史。烈云：“自毕轨被诛以还，寂无人物。近日刺史，皆疆场之上，彼此而得，何足为言。岂若我之汉河南尹、晋朝太傅，名德学行，百世传美。且男清女贞，足以相冠，自外多可称也。”盖讥义云之帷薄焉。

烈弟修，有才干，卒于尚书左丞。子玄正。武平末，将作丞。隋开皇中，户部侍郎。卒于陇西郡赞务。

论曰：薛安都一武夫耳，虽轻于去就，实启东南。事窘图变，而竟保宠禄，优矣。休宾穷而委质；孝标名重东南；法寿拓落不羁，克昌厥后；景伯兄弟儒素，良可称乎。众敬举地纳诚，荣曜朝国；人位并列，无乏于时。羊祉刚酷之风，得死为幸。深以才干从事，声迹可称。敦、烈持己所遵，殆时彦也。

卷第四十

列传第二十八

韩麒麟 程骏 李彪 孙昶
高道悦 甄琛 高聪

韩麒麟，昌黎棘城人。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也。父瑚，秀容、平原二郡太守。麒麟幼而好学，美姿容，善骑射。景穆监国，为东曹主书。文成即位，赐爵渔阳男。父亡，在丧有礼。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。进攻升城，师人多伤。及城溃，白曜将坑之。麒麟谏曰：“今方图进趣，宜示宽厚，赦敌在前，而便坑其众，恐三齐未易图也。”白曜从之，皆令复业，齐人大悦。后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。白曜攻东阳，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，并攻战器械，于是军须无乏。及白曜被诛，麒麟停滞多年。

孝文时，拜齐州刺史，假魏昌侯。在官寡于刑罚，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：“明公仗节方夏，无所斩戮，何以示威？”麒麟曰：“人不犯法，何所戮乎？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，当以卿应之。”普庆惭惧而退。麒麟以亲附之人，未阶台官，士人沈抑，乃表请守宰有阙，宜推用豪望，增置吏员，广延贤哲，则华族蒙荣，良才获叙，怀德安土，庶或在兹。朝议从之。

太和十一年，京都大饥，麒麟表陈时务曰：

古先哲王，经国立政，积储九稔，谓之太平。故躬藉千亩，

以率百姓。用能衣食滋茂，礼教兴行。逮于中代，亦崇斯业，入粟者与斩敌同爵，力田者与孝悌均赏。实百王之常轨，为政之所先。今京师人庶，不田者多；游食之口，三分居二。盖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况于今者，动以万计？故顷年山东遭水，而人有馁终，今秋京都遇旱，谷价踊贵，实由农人不劝，素无储积故也。

伏惟陛下天纵钦明，道高三五，上垂覆载之泽，下有冻馁之人，皆由有司不为其制，长吏不恤其本。自承平日久，丰穰积年，竞相矜夸，浸成侈俗。故令耕者日少，田者日荒。谷帛罄于府库，宝货盈于市里，衣食匮于室，丽服溢于路。饥寒之本，实在于斯。愚谓凡珍玩之物，皆宜禁断。吉凶之礼，备为格式，令贵贱有别，人归朴素。制天下男女，计口受田。宰司四时巡行，台使岁一案检，勤相劝课，严加赏罚。数年之中，必有盈贍，虽遇凶灾，免于流亡矣。

往年校比户贯，租赋轻少。臣所统齐州，租粟才可给俸，略无入仓。虽于人为利，而不可长久。脱有戎役，或遭天灾，恐供给之方，无所取济。请减绢布，增益谷租，年丰多积，岁俭出振。所谓私人之谷，寄积于官；官有宿积，则人无荒年矣。

卒官，遗敕其子，殓以素棺，事从俭约。

麒麟立性恭慎，恆置律令于坐傍。临终之日，唯有俸绢数十疋，其清贫如此。赠散骑常侍、燕郡公，谥曰康。长子兴宗，字茂先。好学有文才，位秘书中散。卒，赠渔阳太守。

子子熙，字元雍。少自修整，颇有学识，为清河王怿郎中令。初，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，不受；子熙成父素怀，卒亦不袭。及显宗卒，子熙别蒙赐爵，乃以先爵让弟仲穆。兄弟友爱如此。母亡，居丧有礼。子熙为怿所眷遇，遂阙位，待其毕丧后，复引用。及元叉害怿，久不得葬。子熙为之忧悴，屏居田

野。每言王若不得复封，以礼迁葬，誓以终身不仕。后灵太后反政，以叉为尚书令，解其领军。子熙与恠中大夫刘定兴、学官令傅灵、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，理恠之冤，极言元叉、刘腾诬调。书奏，灵太后义之，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。后遂剖腾棺，赐叉死。寻修国史。建义初，兼黄门，寻为正。

子熙清白自守，不交人事。又少孤，为叔显宗所抚养。及显宗卒，显宗子伯华又幼，子熙爱友等于同生。长犹共居，车马资财，随其费用，未尝见于言色。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，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。及伯华在郡，为刺史元弼所辱。子熙乃泣诉朝廷。明帝诏遣案检，弼遂大见诘让。

尔硃荣之禽葛荣，送至京师。庄帝欲面数之，子熙以为荣既元凶，自知必死，恐或不逊，无宜见之。尔硃荣闻而大怒，请罪子熙。庄帝恕而不责。及邢杲起逆，诏子熙慰劳。杲诈降，子熙信之。迁至乐陵，杲复反，子熙还。坐付廷尉，论以大辟，恕死免官。孝武初，领著作，以奉册勋，封历城县子。天平初，为侍读，除国子祭酒。子熙俭素安贫，常好退静。迁鄴之始，百司并给兵力，时以祭酒闲务，止给二人。或有令其陈请者，子熙曰：“朝廷自不与祭酒兵，何关韩子熙事。”论者高之。元象中，加卫大将军。

先是，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，姑之女也，生二子。子熙尚未婚，后遂与寡姬李氏奸合而生三子。王、李不穆，迭相告言。子熙因此惭恨，遂以发疾。卒，遗戒不求赠谥，其子不能遵奉，遂至干谒。武定初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

兴宗弟显宗，字茂亲。刚直，能面折廷诤，亦有才学。沙门法抚，三齐称其聪悟。尝与显宗校试，抄百余人名，各读一遍，随即覆呼，法抚犹有一二舛谬，显宗了无误错。法抚叹曰：“贫道生平以来，唯服郎耳。”

太和初，举秀才，对策甲科，除著作佐郎。后兼中书侍郎。既定迁都，显宗上书：

一曰：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，当幸中山。窃以为非计也。何者？当今徭役宜早息，洛京宜速成。省费则徭役可简，并功则洛京易就。愿早还北京，以省诸州供帐之费，则南州免杂徭之烦，北都息分析之叹；洛京可以时就，迁者金尔如归。

二曰：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，乱主必以奢侈贻患。仰惟先朝，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，故能基宇开广，业祚隆泰。今洛阳基趾，魏明所营，取讥前代。伏惟陛下损之又损之。顷来北都富室，竞以第宅相尚，今因迁徙，宜申禁约，令贵贱有检，不得逾制。端广衢路，通利沟洫，使寺署有别，士庶异居，永垂百世不刊之范。

三曰：窃闻舆驾还洛阳，轻将数千骑，臣甚为陛下不取也。夫千金之子，犹坐不垂堂，况万乘之尊，富有四海乎。清道而行，尚恐衔橛之失，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。

四曰：窃惟陛下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虑万机，晷昃而食，夜分而寝。加以孝思之至，与时而深；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。虽睿明所用，未足为烦，然非所以啬神养性，熙无疆之祚。庄周有言：“形有待而智无涯，以有待之形，役无涯之智，殆矣。”此愚臣所不安也。

孝文颇纳之。显宗又上言：

前代取士，必先正名，故有贤良方正之称。今州郡贡察，徒有秀、孝之名，而无秀、孝之实。而朝廷但检其门望，不复弹坐。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，何假冒秀、孝之名也？夫门望者，是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于皇家。益于时者，贤才而已。苟有其才，虽屠钓奴隶之贱，圣皇不耻以为臣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胤，自坠于阜隶矣。议者或云：今世等无奇才，

不若取士于门。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无周、邵，便废宰相而不置哉。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，即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

又曰：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，威也；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，法也。是以有国有家，必以刑法为政，生人之命，于是而在。有罪必罚，罚必当辜，则虽以捶挞薄刑，而人莫敢犯。有制不行，人得侥幸，则虽参夷之诛，不足以肃。自太和以来，未多坐盗弃市，而远近肃清。由此言之，止奸在于防检，不在严刑。今州郡牧守，邀当时之名，行一切之法；台阁百官，亦咸以深酷为无私，以仁恕为容盗。迭相敦厉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；百司分万务之要，遇下如仇讎。是则尧、舜止一人，而桀、纣以千百，和气不至，盖由于此。宜敕示百官，以惠元元之命。

又曰：昔周王为犬戎所逐，东迁河洛，镐京犹称宗周，以存本也。光武虽曰中兴，实自草创，西京尚置京尹，亦不废旧。今陛下光隆先业，迁宅中土，稽古复礼，于斯为盛。按《春秋》之义，有宗庙谓之都，无谓之邑，此不刊之典也。况北代，宗庙在焉，山陵托焉，王业所基，圣躬所载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亦远矣。今便同之郡国，臣窃不安。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，一如故事。崇本重旧，以光万叶。

又曰：“伏见洛京之制，居人以官位相从，不依族类。然官位非常，有朝荣而夕悴，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，臧获显于膏腴之里，物之颠倒，或至于斯。古之圣王，必令四人异居者，欲其业定而志专。业定则不伪，志专则不淫，故耳目所习，不督而就；父兄之教，不肃而成。仰惟太祖道武皇帝，创基拨乱，日不暇给，然犹分别士庶，不令杂居，伎作屠沽，各有攸处。但不设科禁，买卖任情，贩贵易贱，错居浑杂。假令一处弹箏吹笛，缓舞长歌；一处严师苦训，诵《诗》讲《礼》，宣令童

此，任意所从，其走赴舞堂者万数，往就学馆者无一。此则伎作不可杂居，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。故孔父云里仁之美，孟母弘三徙之训。贤圣明诲，若此之重。今令伎作之家习士人风礼，则百年难成；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，则一朝可得。以士人同处，则礼教易兴；伎作杂居，则风俗难改。朝廷每选举人士，则校其一婚一官，以为升降，何其密也。至于伎作官涂，得与膏粱华望接闲连薨，何其略也。今稽古建极，光宅中区，凡所徙居，皆是公地。分别伎作，在于一言，有何为疑，而亏盛美？

又曰：自南伪相承，窃有淮北，欲擅中华之称，且以招诱边人，故侨置中州郡县。自皇风南被，仍而不改，凡有重名，其数甚众，非所以疆域物土，必也正名之谓也。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，一皆厘革，小者并合，大者分置。及中州郡县，昔以户少并省，今人口既多，亦可复旧。君人者，以天下为家，不得有所私也。故仓库储贮，以俟水旱之灾，供军国之用。至于有功德者，然后加赐。爰及末代，乃宠之所隆，赐赉无限。自比以来，亦为太过。在朝诸贵，受禄不轻，土本被绮罗，仆妾厌梁肉，而复厚赉屡加，动以千计。若分赐鳏寡，贍济实多。如不悛革，岂“周急不继富”之谓也？

又曰：诸宿卫内直者，宜令武官习弓矢，文官讽书传。无令缮其蒲博之具，以成褻狎之容，徙损朝仪，无益事实。如此之类，一宜禁止。

帝善之。

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：“著作之任，国书是司。卿等之文，朕自委悉；中省之品，卿等所闻。若欲取况古人，班、马之徒，固自辽阔。若求之当世，文学之能，卿等应推崔孝伯。”又谓显宗曰：“校卿才能，可居中第。”谓程灵虬曰：“卿与

显宗，复有差降，可居下上。”显宗曰：“臣才第短浅，比于崔光，实为隆渥。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。昔扬雄著《太玄经》，当时不免覆瓿之譚，二百年外，则越诸子。今臣所撰，虽未足光述帝载，然万祀之后，仰观祖宗巍巍之功，上睹陛下明明之德，亦何谢钦明于《唐典》，慎徽于《虞书》。”帝曰：“假使朕无愧于虞舜，卿复何如尧臣？”显宗曰：“陛下齐踪尧、舜，公卿宁非二八之俦。”帝曰：“卿为著作，仅名奉职，未是良史也。”显宗曰：“臣仰遭明时，直笔无惧，又不受金，安眠美食，此优于迁、固也。”帝晒之。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。

帝曾诏诸官曰：“近代已来，高卑出身，恆有常分。朕意所为可，复以为不可，宜校量之。”李冲曰：“未审上古已来，置官列位，为欲为膏粱兒地，为欲益政赞时？”帝曰：“俱欲为人。”冲曰：“若欲为人，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，不有拔才之诏？”帝曰：“苟有殊人之技，不患不知。然君子之门，假使无当世之用者，要自德行纯笃，朕是以用之。”冲曰：“傅岩、吕望，岂可以门见举？”帝曰：“如此济世者希，旷代有一两耳。”冲谓诸卿士曰：“适欲请救诸贤。”秘书令李彪曰：“师旅寡少，未足为援，意有所怀，敢不尽言于圣日。陛下若专以地望，不审鲁之三卿，孰若四科？”帝曰：“犹如向解。”显宗进曰：“陛下光宅洛邑，百礼惟新，国之兴否，指此一选。且以国事论之，不审中秘监、令之子，必为秘书郎，顷来为监、令者，子皆可为不？”帝曰：“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、令者？”显宗曰：“陛下以物不可类，不应以贵承贵，以贱袭贱。”帝曰：“若有高明卓尔，才具俊出者，朕亦不拘此例。”后为本州中正。

二十一年，车驾南征，以显宗为右军府长史、统军。次赭

阳，齐戎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、高法援等并引蛮贼，来击军营。显宗拒战，斩法援首。显宗至新野，帝曰：“何不作露布也？”显宗曰：“臣顷见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，驴马数匹，皆为露布。臣在东观，私每晒之。近虽仰凭威灵，得摧丑虏，兵寡力弱，禽斩不多。脱复高曳长缣，虚张功捷，尤而效之，其罪弥甚。所以敛毫卷帛，解上而已。”帝笑曰：“如卿此勋，诚合茅社，须赭阳平定，检审相酬。”新野平，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。显宗上表，颇自矜伐，诉前征勋。诏曰：“显宗进退无检，亏我清风，付尚书推列以闻。”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。诏以白衣守谘议，展其后效。显宗既失意，遇信向洛，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，以申愤结。二十三年卒。显宗撰冯氏《燕志》、《孝友传》各十卷。景明初，追赭阳勋，赐爵章武男。子伯华袭。

程竣，字驎驹，本广平曲安人也。六世祖良，晋都水使者，坐事流凉州。祖父肇，吕光人部尚书。竣少孤贫，居丧以孝称。师事刘延明，性机敏好学，昼夜无倦。延明谓门人曰：“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，此子亚之也。”竣白延明曰：“今名教之儒，咸谓老庄其言虚诞，不切实要，不可以经世。竣为不然。夫老子著抱一之言，庄生申性本之旨，若斯者，可谓至顺矣。人若乖一，则烦伪生；爽性，则冲真丧。”延明曰：“卿年尚幼，言若老成，美哉。”由是声誉益播。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。

太延五年，凉州平，迁于京师。为司徒崔浩所知。文成践阼，为著作郎。皇兴中，除高密太守。尚书李敷奏竣实史才，方申直笔，请留之。书奏，从之。献文屡引竣与论《易》、《老》义，顾谓群臣曰：“朕与此人言，意甚开畅。”问竣年，对曰：“六十一。”帝曰：“昔太公老而遭文王，卿今遇朕，岂非早也。”竣曰：“臣虽才谢吕望，陛下尊过西伯。覬天假余年，竭《六

韬》之效。”

延兴末，高丽王琁求纳女于掖庭，假骏散骑常侍，赐爵安丰男，持节如高丽迎女。骏至平壤城。或劝琁曰：“魏昔与燕婚，既而伐之，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。今若送女，恐不异于冯氏。”琁遂谬言女丧。骏与琁往复经年，责琁以义方。琁不胜其忿，遂断骏从者酒食，欲逼辱之，惮而不敢害。会献文崩，乃还。拜秘书令。

初，迁神主于太庙，有司奏：旧事，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，今宜依旧。诏百寮评议，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。骏独以为不可，表曰：“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，山河为区夏之重，是以汉祖有约，非功不侯。未见预事于宗庙，而获赏于疆土。虽复帝王制作，弗相沿袭。然一时恩泽，岂足为长世之轨乎。”书奏，从之。文明太后谓群臣曰：“言事，固当正直而准古典；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！”赐骏衣一袭，帛二百匹。又诏曰：“骏历官清慎，言事每愜。门无挟货之宾，室有怀道之士。可赐帛六百匹，旌其俭德。”骏悉散之亲旧。

性介直，不竞时荣。太和九年正月病笃，遗命曰：“吾存尚俭薄，岂可没为奢侈哉。昔王孙裸葬，有感而然；士安簞箪，颇亦矫厉。可敛以时服，明器从古。”初骏病甚，孝文、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，敕侍御师徐謩诊视，赐以汤药。临终，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，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。及卒，孝文、文明太后伤惜之。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称、帛三百匹，赠兖州刺史、曲安侯，谥曰宪。所作文章，自有集录。

李彪，字道固，顿丘卫国人也，孝文赐名焉。家寒微，少孤贫，有大志，好学不倦。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，伯阳称美之。晚与渔阳高悦、北平阳尼等将隐名山，不果而罢。悦兄闾博学高才，家富典籍，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，不暇寝食。既而还乡

里。平原王陆睿年将弱冠，雅有志业。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，路由冀、相，闻彪名而诣之。修师友之礼，称之州郡。遂举孝廉，至京师，馆而受业焉。高闾称之朝贵，李冲礼之其厚，彪深宗附之。

孝文初，为中书教学博士。后假散骑常侍、卫太子，使于齐。迁秘书丞，参著作事。自成帝已来，至于太和，崔浩、高允著述国书，编年序录为《春秋》体，遗落时事。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、固体，创为纪、传、表、志之目焉。

彪又表上封事七条，曰：

古先哲王之制也，自天子以至公卿，下及抱关击柝，其宫室车服，各有差品。小不得僭大，贱不得逾贵。夫然，故上下序而人志定。今时浮华相竞，情无常守；大为消功之物，巨制费力之事，岂不谬哉。夫消功者，锦绣雕文是也；费力者，大宅高宇，壮制丽饰是也。其妨男业害女工者，可胜言哉！汉文时，贾谊上疏，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，此即是其一也。夫上之所好，下必从之。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；楚王好瘠而国有饥人。今二圣躬行俭素，诏令殷勤，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，岂楚、越之人易变如彼，大魏之士难化如此？此盖朝制不宣，人未见德使之然耳。臣愚以为第宅车服，自百官以下至于庶人，宜为其等制。使贵不逼贱，卑不僭高，不可以称其侈意，用违经典。

其二曰：

《易》称：“主器者莫若长子。”《传》曰：“太子奉冢嫡之粢盛。”然则祭无主则宗庙无所飨，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。圣贤知其如此，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。昔姬王得斯道也，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。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，用大协于黎蒸。是以世统黎元，载祀八百。逮嬴氏之君于秦也，弗以义方教厥冢子，

冢子于是习成凶德，肆虐以临黔首。是以殍年不永，二世而亡。亡之与兴，道在于师傅。故《礼》云：“冢子生，因举以礼，使士负之，有司齐肃端冕，见于南郊。”明冢嫡之重，见乎天也。”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”明孝敬之道也。然古之太子，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。此则远世之镜也。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，尝谓群臣曰：“朕始学之日，年尚幼冲，情未能专。既临万机，不遑温习。今而思之，岂非唯予之咎，抑亦师傅之不勤。”尚书李诜免冠而谢。此则近日之可鉴也。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，训成显祖，使巍巍之功，邈乎前王。陛下幼蒙鞠诲，圣敬日跻，及储宫诞育，复亲抚诰，日省月课，实劳神虑。今诚宜准古立师傅，以诏导太子。诏导正则太子正，太子正则皇家庆，皇家庆则人事幸甚矣。

其三曰：

《记》云：国无三年之储，谓国非其国。光武以一亩不实，罪及牧守。圣人之忧世重谷，殷勤如彼；明君之恤人劝农，相切若此。顷年山东饥，去岁京师俭，内外人庶，出入就丰。既废营产，疲困乃加，又于国体，实有虚损。若先多积谷，安而给之，岂有驱督老弱，糊口千里之外。以今况古，诚可惧也。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，各立官司。年丰余积于仓，时俭则加私之二，糗之于人。如此，人必事田以买官绢，又务贮财以取官粟。年登则常积，岁凶则直给。又别立农官，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。相水陆之宜，料顷亩之数，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，令其肆力。一夫之田，岁责六十斛，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。行此二事，数年之中，则谷积而人足，虽灾不害。

臣又闻前代明王皆务怀远人，礼贤引滞。故汉高过赵，求乐毅之胄；晋武廓定，旌吴、蜀之彦。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，

擢其门才，引令赴阙，依中州官比，随能序之。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，二可以怀江、汉归有道之情。

其四曰：

汉制，旧断狱报重尽季冬，至孝章时改尽十月，以育三微。后岁旱，论者以不十月断狱，阴气微，阳气泄，以故致旱，事下公卿。尚书陈宠曰：“冬至阳气始萌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，周以为春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雉雒鸡乳，殷以为春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蛰虫皆震，夏以为春。三微成著，以通三统。三统之月断狱流血，是不稽天意也。”章帝善其言，卒以十月断。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，常竟季冬，不推三正以育三微。宽宥之情，每过于昔，遵之典宪，犹或阙然。今岂所谓助阳发生，垂奉微之仁也？诚宜远稽周典，近采汉制，天下断狱起自初秋，尽于孟冬。不于三统之春，行斩绞之刑。如此则道协幽显，仁垂后昆矣。

其五曰：

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之不廉，乃曰簠簋不饰。此君之所以礼贵臣，不明言其过也。臣有大谴，则白冠鵀缨盘水加剑，造室而请死，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。圣朝宾遇大臣，礼崇古典，自太和降，有负罪当陷大辟者，多得归第自尽。遣之日，深垂隐愍，言发凄泪，百官莫不见，四海莫不闻，诚足以感将死之心，慰戚属之情。然恩发于衷，未著永制，此愚臣所以敢陈未见。

昔汉文时，人有告丞相勃谋反者，逮系长安狱，顿辱之与阜隶同。贾谊乃上书，极陈君臣之义，不宜如是。夫贵臣者，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，吏人为共俯伏而敬贵之。其有罪过，废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；若束缚之，输之司寇，榜笞之，小吏詈骂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及将刑也，臣则北面再拜，跪

而自裁。天子曰：“子大夫自有过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。”孝文深纳其言。是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不受刑。至孝武时，稍复下狱。良由孝文行之当时，不为永制故耳。今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之时，安可陈警言于朝？且恐万世之后，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。焉得行恩当时，不著长世之制乎。

其六曰：

《孝经》称父子之道天性，盖明一体而同气，可共而不右离者也。及其有罪不相及者，乃君上之厚恩也。而无情之人，父兄系狱，子弟无惨惕之容；子弟即刑，父兄无愧恧之色。宴安荣位，游从自若，军马仍华，衣冠犹饰。宁是自体共气，分忧均戚之理也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，宜令子弟素服肉袒，诣阙请罪；子弟有坐，宜令父兄露板引咎，乞解所司。若职任必要，不宜许者，慰勉留之。如此，足以敦厉凡薄，使人知有所耻矣。

其七曰：

《礼》云：臣有大丧，君三年不呼其门。此圣人缘情制礼，以终孝子之情也。周季陵夷，丧礼稍亡，是以要乡至即戎，素冠作刺。逮乎虐秦，殆皆泯矣。汉初，军旅屡兴，未能遵古。至宣帝时，人当从军屯者，遭大父母、父母死，未满三月，皆弗徭役。其朝臣丧制，未有定闻。至后汉元初中，大臣有重忧，始得去官终服。暨魏武、孙、刘之世，日寻干戈，前世礼制，复废不行。晋时鸿胪郑默丧亲，固请终服，武帝感其忠诚，遂著令以为常。

圣魏之初，拨乱反正，未遑建终丧之制。今四方无虞，百姓安逸，诚是孝慈道洽，礼教兴行之日也。然愚臣所怀，窃有未尽。伏见朝臣丁大忧者，假满赴职，衣锦乘轩，从效庙之祀；鸣玉垂綬，同节庆之宴。伤人子之道，亏天地之经。愚谓如有遭父母丧者，皆得终服。若无其人，有旷官者，则优旨慰喻，起

令视事。但综理所司，出纳敷奏而已，国之吉庆，一令无预。其军戎之警，墨纁从役，虽愆于礼，事所宜行也。

帝览而善之，寻皆施行。彪稍见礼遇。诏曰：“彪虽宿非清第，代阙华资，然识性严聪，学博坟籍，刚辩之才，颇堪时用。兼优吏职，载宣朝美，若不赏庸叙绩，将何以劝奖勤能。特迁秘书令。以参议律令之勤，赐帛五百匹，马一匹、牛二头。”其年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齐。

齐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，并设宴乐。彪辞乐。及坐，彪曰：“向辞乐者，卿或未相体。我皇孝性自天，追慕罔极，故有今者丧除之议。去三月晦，朝臣始除纁裳，犹以素服从事。裴、谢在北，固应具此。今辞乐，想卿无怪。”绘答言：“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？”彪曰：“高宗三年，孝文逾月。今皇上追鞠育之深恩，感慈训之厚德，报于殷、汉之间，可谓得礼之变。”绘复问：“若欲遵古，何不终三年？”彪曰：“万机不可久旷，故割至慕，俯从群议。服变不异三年，而限同一期，可谓失礼？”绘言：“汰哉叔氏，专以礼许人。”彪曰：“圣朝自为旷代之制，何关许人。”绘言：“百官总已听于冢宰，万机何虑于旷？”彪曰：“五帝之臣，臣不若君，故君亲揽其事。三王君臣智等，故共理机务。主上亲揽，盖远轨轩、唐。”彪将还，齐主亲谓彪曰：“卿前使还日，赋阮诗云：‘但愿长闲暇，后岁复来游。’果如今日。卿此还也，复有来理否？”彪答：“请重赋阮诗曰：‘宴衍清都中，一去永矣哉。’”齐主惘然曰：“清都可尔，一去何事！观卿此言，似成长阔。朕当以殊礼相送。”遂亲至琅邪城，登山临水，命群臣赋诗以送别。其见重如此。彪前后六度衔命，南人奇其謇博。后为御史中尉，领著作郎。

彪既为孝文所宠，性又刚直，遂多劾纠，远近畏之。豪右

屏气。帝常呼为李生，从容谓群臣曰：“吾之有李生，犹汉之有汲黯。”后除散骑常侍，领御史中尉，解著作事。帝宴群臣于流化池，谓仆射李冲曰：“崔光之博，李彪之直，是我国得贤之基。”

车驾南伐，彪兼度支尚书，与仆射李冲、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。彪素性刚豪，与冲等意见乖异，遂形于声色，殊无降下之心。冲积其前后罪过，乃于尚书省禁止彪，上表曰：“案臣彪昔于凡品，特以才拔，等望清华，司文东观，绸缪恩眷，绳直宪台，左加金珥，右珥蝉冕。东省。宜感恩厉节，忠以报德。而窃名忝职，身为违傲，矜势高亢，公行僭逸。坐与禁省，冒取官材，辄驾乘黄，无所惮惧。肆志傲然，愚聩视听。此而可忍，谁不可怀。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，付廷尉狱。”冲又表曰：

臣与彪相识以来，垂二十二载。彪始南使之时，见其色厉辞辩，臣之愚识，谓是拔萃之一人。及彪官位升达，参与言宴，闻彪平章古今，商略人物。兴言于侍筵之次，启论于众英之中；赏忠识正，发言恳恻，惟直是语，辞无隐避。臣虽下愚，辄亦钦其正直。及其始居司直，执志径行，其所弹劾，应弦而倒。赫赫之威，振于下国；肃肃之称，著自京师；天下改目，贪暴斂手。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，臣以直绳之官，人所忌疾，风谤之际，易生音谣，心不承信。

往年以河阳事，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、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。时有人诉枉者，二公及臣少欲听采。语理未尽，彪便振怒，东坐攘袂挥赫，口称贼奴，叱吒左右。高声大呼曰：“南台中取我木手去，搭奴肋折！”虽有此言，终究不取。即言：“南台所问，唯恐枉活，终无枉死。”时诸人以所枉至重，有首实者多，又心难彪，遂各默尔。因缘此事，

臣遂心疑有滥，知其威虐。犹谓益多损少，故不以申彻，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。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，彪兼尚书，日夕共事，始乃知其言与行舛，是己非人，专恣无忌，尊身忽物。臣与任城卑躬曲己，其所欲者无不屈从。依事求实，悉有成验。如臣列得实，宜亟投彪于有北，以除奸矫之乱政；如臣列无证，宜放臣于四裔，以息青蝇之白黑。

帝在悬瓠，览表叹愕曰：“何意留京如此也！”有司处彪大辟；帝恕之，除名而已。

彪寻归本乡。帝北幸鄴，彪野服称草茅臣，拜迎鄴南。帝曰：“朕以卿为已死。”彪对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。”帝悦，因谓曰：“朕期卿每以贞松为志，岁寒为心，卿应报国，尽心为用，近见弹文，殊乖所以。卿罹此谴，为朕与卿？为宰事？为卿自取？”彪曰：“臣愆由己至，罪自身招，实非陛下横与臣罪，又非宰事无辜滥臣。臣罪既如此，宜伏东皋之下，不应远点属车之清尘。但伏承圣躬不豫，臣肝胆涂地，是以敢至，非谢罪而来。”帝曰：“朕欲用卿，忆李仆射不得。”帝寻纳宋弁之言，将复采用。会留台表至，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，理有诬抑，奏请收彪。彪自言事枉，帝明彪无此，遣左右慰勉之。听以牛车散载，送之洛阳。会赦得免。

宣武践阼，彪自托于王肃，又与郭祚、崔光、刘芳、甄琛、邢峦等诗书往来，迭相称重。因论求复旧职，修史官之事，肃等许为左右。彪乃表曰：

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，岁越百龄，年几十纪，史官叙录，未充其盛。加以东观中圯，册勋有阙，美随日落，善因月稀。故谚曰：“一日不书，百事荒芜。”至于太和之十一年，先帝，先后召名儒博达之士，以充麟阁之选。于时忘臣众短，采臣片志，令臣出纳，授臣丞职，猥属斯事，无所与让。高祖时诏臣

曰：“平尔雅志，正尔笔端，书而不法，后世何观。”臣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

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，崇祖宗之业，景功未就，奄焉崩殂，凡百黎萌，若无天地。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，应保合之量，恢大明以烛物，履静恭以和邦。天清其气，地乐其静，可谓重明叠圣，元首康哉。《记》曰：“善迹者欲人继其行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。”故《传》曰：“文王基之，周公成之。”然先皇之茂勋圣达，今王之懿美洞鉴，准之前代，其德靡悔也。时哉时哉，可不光昭哉！合德二仪者，先皇之陶钧也。齐明日月者，先皇之洞照也。虑周四时者，先皇之茂功也。合契鬼神者，先皇之玄烛也。迁都改邑者，先皇之达也。变是协和者，先皇之鉴也。思同书轨者，先皇之远也。守在四夷者，先皇之略也。海外有截者，先皇之威也。礼由岐阳者，先皇之义也。张乐岱郊者，先皇之仁也。銮幸幽漠者，先皇之智也。燹伐南荆者，先皇之礼也。升中告成者，先皇之肃也。亲虔宗社者，先皇之敬也。充实无阙者，先皇之德也。开物成务者，先皇之贞也。观乎人文者，先皇之蕴也。革弊创新者，先皇之志也。孝慈道洽者，先皇之衷也。先皇有大功二十，加以谦尊而光，为而弗有者，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。诚宜功书于竹素，声播于金石。

臣窃谓史官之达者，大则与日月齐其明，小则与四时并其茂，故能声流无穷，义昭来裔。是以金石可灭，而风流不泯者，其唯载籍乎。谚曰：“相门有相，将门有将。”斯不唯其性，盖言习之所得也。窃谓天文之官，太史之职，如有其人，宜其世矣。是以谈、迁世事而功立，彪、固世事而名成，此乃前鉴之轨辙，后镜之蓍龟也。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，皆陵迟之世，不能容善。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，伯喈违阁而就志。近僭晋之

世，有佐郎王隐，为著作虞预所毁，亡官在家。昼则樵薪供爨，夜则观文属缀，集成《晋书》，存一代之事。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。国之典籍，成于私家，末世之弊，乃至如此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。今大魏之史，职则身贵，禄则亲荣，优哉游哉，式穀令尔休矣！而典谟弗恢者，其有以也。而故著作渔阳傅毗、北平阳尼、河间邢产、广平宋弁、昌黎韩显宗并以文才见举，注述是同，并登年不永，弗终茂绩。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，共掌此务，今徙他职，官非所司。唯著作崔光一人，虽不移任，然侍官两兼，故载述致阙。

臣闻载籍之兴，由于大业；雅颂垂荐，起于德美。昔史谈诫其子迁曰：“当世有美而不书，汝之罪也。”是以久而见美。孔明在蜀，不以史官留意，是以久而受讥。《书》称“无旷庶官”，《诗》有“职思其忧”，臣虽今非所司，然昔忝斯任，故不以草茅自疏，敢言及于此。语曰：“患为之者不必知，知之者不得为。”臣诚不知，强欲为之耳。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，远则拟《汉史》之叔皮，近则准《晋史》之绍统，推名求义，欲罢不能。今求都下乞一静处，综理国籍，以终前志。官给事力，以充所需。虽不能光启大录，庶不为饱食终日耳。近则期月可就，远则三年有成，正本蕴之麟阁，副贰藏之名山。

时司空北海王详、尚书令王肃许之。肃以其无禄，颇相赈饷。遂在秘书省，同王隐故事，白衣修史。

宣武亲政，崔光表曰：“臣昔为彪所致，与之同业积年，其志力贞强，考述无倦。顷来契阔，多所废离，近蒙收起，还综厥事。老而弥厉，史才日新。若克复旧职，专功不殆，必能昭明《春秋》，阐成皇籍。既先帝厚委，宿历高班，纤负微愆，应从涤洗。愚谓宜申以常伯，正统著作。”宣武不许。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、行汾州事，非彪好也，固请不行。卒于洛阳。

始彪为中尉，号为严酷。以奸款难得，乃为木手击其胁腋，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。又慰喻汾州叛胡，得其凶渠，皆鞭面杀之。及彪病，体上往往疮溃，痛毒备极。赠汾州刺史，谥曰刚宪。彪在秘书岁余，史业竟未及就，然区分书体，皆彪之功。述《春秋三传》，合成十卷。其余著诗颂赋诔章表别有集。

彪虽与宋弁结管、鲍交，弁为大中正，与孝文私议，犹以寒地处之，殊不欲微相优假。彪亦知之，不以为恨。弁卒，彪痛之无已，为之哀诔，备尽辛酸。郭祚为吏部，彪为子志求官，祚乃以旧第处之。彪以位经常伯，又兼尚书，谓祚应以贵游拔之，深用忿怨，形于言色。时论以此非祚。祚每曰：“尔与义和至友，岂能饶尔而怨我乎。”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，及为雍州，彪诣澄，为志求其府寮。澄释然为启，得为列曹行参军，时称澄之美。

志字鸿道，博学有才干，年十余，便能属文。彪奇之，谓崔鸿曰：“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。”鸿遂与交款往来。

彪有女，幼而聪令。彪每奇之，教之书学，读诵经传。尝窃谓所亲曰：“此当兴我家，卿曹容得其力。”彪亡后，宣武闻其名，召为婕妤。在宫常教帝妹书，诵授经史。始彪奇志及婕妤，特加器爱。公私坐集，必自称咏，由是为孝文所贵。及彪亡后，婕妤果入掖廷，后宫咸师宗之。宣武崩后，为比丘尼，通习经义，法座讲说，诸僧叹重之。

志历官所在著绩。桓叔兴外叛，南荆荒毁，领军元叉举其才任抚导，抉为南荆州刺史。建义初，叛入梁。

志弟游，有才行。随兄志在南荆州，属尔硃之乱，与志俱奔江左。子昶。

昶小名那。性峻急，不杂交游。幼年已解属文，有声洛下。时洛阳初置明堂，昶年十数岁，为《明堂赋》，虽优洽未足，

才制可观。见者咸曰有家风也。初谒周文，周文深奇之，厚加资给，令入太学。周文每见学生，必问才行于昶。昶神情清悟，应对明辩，周文每称叹之。绥德公陆通盛选僚采，请以昶为司马，周文许之。昶虽年少，通特加接待，公私之事，咸取决焉。又兼二千石郎中，典仪注。累迁都官郎中、相州大中正。昶虽处郎官，周文恆欲以书记委之。于是以为丞相府记室参军、著作郎、修国史，转大行台郎中、中书侍郎，又转黄门侍郎，对临黄县伯。尝谓曰：“卿祖昔在中朝，为御史中尉；卿操尚贞固，理应不坠家风。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，爱憎所在，故未即授卿耳。然此职久旷，无以易卿。”乃奏昶为御史中尉，赐姓宇文氏。

六官建，拜内史下大夫，进爵为侯。明帝初，行御伯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中外府司录。保定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时以近侍清要，盛选国华，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、中都公陆逞、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。寻进爵为公。五年，出为昌州刺史。在州遇疾，求入朝，诏许之。未至京，卒，赠相、瀛二州刺史。

昶，周文世已当枢要。兵马处分，专以委之；诏册文笔，皆昶所作也。及晋公护执政，委任如旧。昶常曰：“文章之事，不足流于后世，经邦致化，庶及古人。”故所作文笔，了无藁草，唯留心政事而已。又以父在江南，身寓关右，自少及终，不饮酒听乐。时论以此称焉。子丹嗣。

高道悦，字文欣，辽东新昌人也。曾祖策，冯跋散骑常侍、新昌侯。祖育，冯弘建德令。太武东讨，率部归命，授建忠将军、齐郡建德二郡太守，赐爵肥如子。父玄起，武邑太守，遂居勃海菽县。

道悦少为中书学生、侍御主文中散。后为谏议大夫，正色

当官，不惮强御。车驾南征，征兵秦、雍，大期秋季阅集洛阳。道悦以使者书侍御史薛聪、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，奏举其罪。又奏兼左仆射、吏部尚书、任城王澄，位总朝右，任属戎机，兵使会否，曾不检奏。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绾枢辖，蒙冒莫举。请以见事免澄、良等所居官。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，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，孝文诏责。然以事经恩宥，遂寝而不论。诏曰：“道悦资性忠笃，稟操贞亮。居法树平肃之规，处谏著必犯之节。王公惮其风颯，朕实嘉其一至，謇谔之诚，何愧黯、鲍也。其以为主爵下大夫，谏议如故。”

车驾幸鄴，又兼御史中尉，留守洛京。时宫阙初基，庙库未构，车驾将水路幸鄴。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，以造舟楫。道悦表谏，以为阙居宇之功，作游嬉之用，损耗殊倍。又深薄之危，古今共慎。于是帝遂从陆路。转道悦太子中庶子，正色立朝，严然难犯，宫官上下，咸畏惮之。

太和二十年秋，车驾幸中岳，诏太子恂入居金墉。而恂潜谋还代，忿道悦前后规谏，遂于禁中杀之。帝甚加悲惜，赠散骑常侍、营州刺史，并遣王人慰其妻子，又诏使者监护丧事。葬于旧茔，谥曰贞侯。宣武又追录忠概，拜长子显族给事中。显族亦以忠厚见称，卒于右军将军。

显族弟敬猷，有风度。萧宝夤西征，引为骠骑司马。及宝夤谋逆，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，谋泄见杀。赠沧州刺史，听一子出身。道悦长兄嵩，字昆仑，魏郡太守。

嵩弟双，清河太守。坐黷货，将刑于市，遇赦免。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事，双多纳金宝，除司空长史。后为凉州刺史，专肆贪暴，以罪免。后货高肇，复起为幽州刺史。以贪秽被劾，罪未判，遇赦复任。未几而卒。

双弟观，尚书左外兵郎中、城阳王鸾司马。南征赭阳，先

驱而歿，谥曰闵。

甄琛，字思伯，中山毋极人，汉太保郃之后也。父凝，州主簿。琛少敏悟。闺门之内，兄弟戏狎，不以礼法自居。学览经史，称有刀笔。而形貌短陋，鲜风仪。举秀才，入都积岁，颇以奕棋弃日，至乃通夜不止。手下仓头，常令执烛，或时睡顿，大加其杖，如此非一。奴后不胜楚痛，乃曰：“郎君辞父母仕宦，若为读书执烛，不敢辞罪，乃以围棋，日夜不息，岂是向京之意？而赐加杖罚，不亦非理！”琛怅然惭感。遂从许赤彪假书研习，闻见日优。太和初，拜中书博士，迁谏议大夫，时有所陈，亦为孝文知赏。宣武践阼，以琛为中散大夫，兼御史中尉。琛表曰：

《月令》称山林薮泽，有能取蔬食禽兽者，皆野虞教导之。其迭相侵夺者，罪之无赦。此明导人而弗禁，通有无以相济也。

《周礼》虽有川泽之禁，正所以防其残尽，必令取之有时。斯所谓鄣护在公，更所以为人守之耳。今者天为黔首生盐，国为黔首鄣护。假获其利，犹是富专口断，不及四体也。且天下夫妇，岁贡粟帛，四海之有，备奉一人；军国之资，取给百姓，天子亦何患乎贫，而苟禁一池？臣每观上古爱人之迹，时读中叶骤税之书，未尝不叹彼远大，惜此近狭。今伪弊相承，仍崇关廛之税。大魏宏博，唯受谷帛之输。是使远方闻者，莫不歌德。语称出内之吝，有司之福；施惠之难，人君之祸。夫以府藏之物，犹以不施而为灾，况府外之利，而可吝之于黔首？愿弛盐禁，使沛然远及。依《周礼》置川衡之法，使之监导而已。

诏付八坐议可否以闻。彭城王勰、兼尚书邢峦等奏：

琛之所列，但恐坐谈则理高，行之则事阙，是用迟回，未谓为可。窃惟大道既往，恩惠生焉，下奉上施，卑高理睦。恆恐财不贖国，泽不厚人，故多方以达其情，立法以行其志。至

乃取货山泽，轻在人之贡；立税关市，裨十一之储。收此与彼，非利己也；回彼就此，非为身也。所谓集天地之产，惠天地之人，藉造物之富，赈造物之贫。禁此泉池，不专太官之御；金此匹帛，岂为后宫之资。既润不在己，彼我理一，积而散之，将焉所吝。然自行以来，典司多怠，出入之间，事不如法。此乃用之者无方，非兴之者有谬。至使朝廷识者，听营其间。今而罢之，惧失前旨。宜依前式。

诏曰：“司盐之税，乃自古通典，然兴制利人，亦世或不同。甄琛之表，实所谓助政毗俗者也。可从其前计，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。”

诏琛参八坐议事，寻正中尉。迁侍中，领中尉。琛俛眉畏避，不能绳纠贵游，凡所劾者，率多下吏。于时赵修宠贵，琛倾身事之。琛父凝为中散大夫，弟僧林为本州别驾，皆托修申达。至修奸诈事露，明当收考，今日乃举其罪。及监决修鞭，犹相隐恻，然告人曰：“赵修小人，背如土牛，殊耐鞭杖。”有识以此非之。修死之明日，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。兼尚书元英、邢峦穷其阿附之状。琛曾拜官，诸宾悉集，峦乃晚至。琛谓峦：“何处放蛆来，今晚始顾？”虽以言戏，峦变色衔忿。及此，大相推穷。司徒、录尚书事、北海王详等奏曰：

谨案侍中、领御史中尉甄琛，身居直法，纠擿是司。风邪响黷，犹宜劾纠，况赵修侵公害私，朝野切齿？而琛尝不陈奏，方更往来，中外影响，致其谈誉。令布衣之父，超登正四之官；七品之弟，越陟三阶之禄。亏先皇之选典，尘圣明之官人。又与黄门郎李凭，相为表里。凭兄叨封，知而不言。及修衅彰，方加弹奏。生则附其形势，死则就地排之。窃天之功，以为己力，仰欺朝廷，俯罔百司。其为鄙诈，于兹甚矣。谨依律科从，

请以职除。其父中散，实为叨越，虽皇族帝孙，未有此例。既得不以伦，请下收夺。李凭朋附赵修，是亲是仗，缙点皇风，尘鄙正化，此而不纠，将何以肃整阿谀，奖厉忠概？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。

奏可。琛遂免归本郡。左右相连死黜者二十余人。

始琛以父母老，常求解官扶侍，故孝文授以本州长史。及贵达，不复请归，至是乃还。供养数年，遭母忧。母钜鹿曹氏，有孝性。夫氏去家，路逾百里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，必令僮仆走奉其母，乃后食焉。琛母服未阕，复丧父。琛于莹兆内手种松柏，隆冬负掘水土。乡老哀之，咸助加力。十余年中，坟成木茂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，专事产业，躬亲农圃，时以鹰犬驰逐自娱。朝廷有大事，犹上表陈情。

久之，复除散骑常侍，领给事黄门侍郎、定州大中正，大见亲宠。委以门下庶事，出参尚书，入厕帷幄。孝文时，琛兼主客郎，迎送齐使彭城刘纘。琛钦其器貌，常叹咏之。纘子昕为胸山戍主。昕死，家属入洛。有女年未二十，琛乃纳昕女为妻。婚日，诏给厨费。琛所好悦，宣武时调戏之。迁河南尹，黄门、中正如故。琛表曰：

国家居代，患多盗窃。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，广置主司，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。又多置吏士，为其羽翼。崇而重之，始得禁止。今迁都已来，天下转广；四远赴会，事过代都。寇盗公行，劫害不绝。此由诸坊混杂，厘比不精，主司闇弱，不堪检察故也。今择尹既非南金，里尉铅刀而割，欲望清肃都邑，不可得也。里正乃流外四品，职轻任碎，多是下才。人怀苟且，不能督察，故使盗得容奸，百赋失理。边外小县，所领不过百户，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。京邑诸坊，大者或千户、五百户，其中皆王公卿尹，贵势姻戚，豪

猾仆隶，廕养奸徒，高门邃宇，不可干问。比之边县，难易不同。今难彼易此，实为未愜。

王者立法，随时从宜；先朝立品，不必即定。施而观之，不便则改。今闲官静任，犹听长兼，况烦剧要务，不得简能下领。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用贞济者，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，各食其禄。高者领六部尉，中者领经途尉，下者领里正。不尔，请少高里尉之品，选下品中应迁者，进而为之。则督责有所，辇轂可清。

诏曰：“里正可进至勋品、经途从九品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，何必须武人也。”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，于诸坊巷司察盗贼。于是京邑清静，后皆踵焉。

转太子少保，黄门如故。及高肇死，琛以党不宜复参朝政，出为营州刺史，迁凉州刺史。犹以高氏之昵，不欲处之于内。久之，为吏部尚书。未几，除定州刺史。固辞曰：“陛下在东宫，崔光为少傅，臣为少保，今光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开国公。故仆射游肇时为侍中，与臣官阶相似；肇在省为仆射，死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臣今适为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生师保不如死游肇。”诏书慰遣之。琛既至乡，衣锦昼游，大为称满；政体严细，甚无声誉。

崔光辞司徒之授也，琛与光书，外相抑扬，内实附会。光亦揣其意，复书以悦之。征为车骑将军、特进，又拜侍中。以其衰老，诏赐御府杖，朝直杖以出入。卒，诏给东园秘器，赠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，加后部鼓吹。太常议谥文穆，吏部郎袁翻奏曰：

案礼，谥者行之迹也；号者功之表也；车服者位之章也。是以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行生于己，名生于人。故阖棺然后定谥，皆累其生时美恶，所以为将来劝戒；身虽死，使名

常存也。凡薨亡者，属所即言大鸿胪，移本郡大中正。条其行迹功过，承中正移，言公府，下太常部博士评议，为谥列上。谥不应法者，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。若行状失实，中正坐如博士。自古帝王，莫不殷勤重慎，以为褒贬之实也。今之行状，皆出自其家，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，无复是非之事。臣子之欲光扬君父，但苦迹之不高，行之不美，是以极辞肆意，无复限量。观其状也，则周、孔联鑪，伊颜接衽。论其谥也，虽穷文尽武，无或加焉。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，唯知依其行状，又先问其家人之意；臣子所求，便为议上。都不复斟酌与夺，商量是非。致号谥之加，与泛阶莫异；专以极美为称，无复贬降之名。礼官之失，一至于此。案甄司徒行状，至德与圣人齐踪，鸿名共大贤比迹，文穆之谥，何足加焉。但比来赠谥，于例普重，如甄之流，无不复谥。谓宜依谥法，慈惠爱人曰孝，宜谥曰孝穆公。

自今以后，明勒太常、司徒，有行状如此，言辞流宕，无复节限者，悉请裁量，不听为受。仍踵前来之失者，皆付法司科罪。

诏从之。琛祖载，明帝亲送，降车就舆，吊服哭之，遣舍人慰其诸子。

琛性轻简，好嘲谑，故少风望。然明解有干具，在官清白。自孝文、宣武，咸相知待。明帝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。所著文章，鄙碎无大体，时有理诣。《磔四声》、《姓族废兴》、《会通缙素三论》及《家晦》二十篇，《笃学文》一卷，颇行于世。

琛长子侃，字道正，位秘书郎。性险薄，多与盗劫交通。随琛在京，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，殴击主人。为司州所劾，淹在州狱。琛大以惭愧。广平王怀为牧，与琛先不协，欲具案穷推。琛托左右以闻，宣武敕怀宽放。怀固执之，久乃特旨出侃。

自此沈废，卒家。

侃弟楷，字德方。粗有文学，颇更吏事。琛启除秘书郎。宣武崩，未葬，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，免官。后稍迁尚书仪曹郎。有当官之称。明帝末，丁忧在乡，定州刺史广阳王深召楷兼长史，委以州任。寻属鲜于修礼、毛普贤等率北镇流人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，屠村掠野，引向州城。州城内先有燕、恆、云三州避难户，修礼等声云，欲将此辈共为举动。楷见人情不安，虑有变起，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杀之，以威外贼。及刺史元冏、大都督扬津等至，楷乃还家。后修礼等忿楷屠杀北人，遂掘其父墓，载棺巡城，示相报复。孝庄时，征为中书侍郎。后齐文襄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。卒，赠骠骑将军、秘书监、沧州刺史。

琛从父弟密，字叔雍。清谨少嗜欲，颇涉书史。疾世俗贪竞，乾没荣宠，曾为《风赋》以见意。后参中山王英军事。英钟离败退，乡人苏良没于贼中，密尽私财以赎之。良归，倾资报密。密一皆不受，曰：“济君之日，本不求货，岂相赎之意。”及葛荣侵扰河北，诏密为相州行台，援守鄴城。庄帝以密全鄴勋，赏安市县子。孝静初，为卫尉卿，在官有平直之誉。出为北徐州刺史，卒官。赠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瀛州刺史，谥曰靖。

琛同郡张纂，字伯业。祖珍，字文表，慕容宝度支尚书。道武平中山，入魏，卒于凉州刺史，谥曰穆。纂颇涉经史，雅有气尚，交结胜流。为乐陵太守，在郡多所受纳。闻御史至，弃郡逃走，于是除名，乃卒。天平初，赠定州刺史。纂叔感，字崇仁，有器业，不应州郡之命。

子宣轨，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累迁相州抚军府司马。宣轨性通率，轻财好施。属葛荣围城，与刺史李神有固守效，以功

赐爵中山公。后坐事死鄴。纂从弟元宾，位奉朝请。及外生高昂贵达，启赠瀛州刺史。

高聪，字僧智，本勃海人也。曾祖轨，随慕容德徙青州，因居北海之剧县。父法昂，少随其车骑将军王玄谟征伐，以功至员外郎，早卒。聪生而丧母，祖母王抚育之。大军攻克东阳，聪徙平城，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，窘困无所不为。族祖允视之若孙，大加赐给。聪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才。允嘉之，数称其美，言之朝廷，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。转侍郎，为高阳王雍傅，稍为孝文知赏。太和十七年，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齐。后兼太子左率。

聪微习弓马，乃以将略自许。孝文锐意南讨，专访王肃以军事。聪托肃，愿以偏裨自效。肃言于帝，故假聪辅国将军，受肃节度，同援涡阳。聪躁怯少威重，及与贼交，望风退败。孝文怒死，徙平州。行届瀛州，刺史王质获白兔，将献，托聪为表。帝见表，顾王肃曰：“在下那得有此才，令朕不知。”肃曰：“比高聪北徙，或其所制。”帝悟曰：“必应然也。”

宣武初，聪复窃还京师，说高肇废六辅。宣武亲政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后加散骑常侍。及幸鄴还，于河内怀界，帝射矢一里五十余步。侍中高显等奏，盛事奇迹必宜表述，请勒铭射宫，永彰圣艺。遂刊铭射所，聪为之词。赵修嬖境，聪深朋附。及诏追赠修父，聪为碑文，出入同载，观视碑石。聪每见修，迎送尽礼。聪又为修作表，陈当时便宜，教其自安之术，由是迭相亲狎。修死，甄琛、李凭皆被黜落，聪深用危虑，而先以疏宗之情，曲事高肇，竟获自免，肇之力也。修之任势，聪倾身事之；及死，言必毁恶。茹皓之宠，聪又媚附，每相招命，称皓才识非修之侔。乃因皓启请田宅，皆被遂许。及皓见罪戮，聪以为死之晚也。其薄于情义皆如此。

侍中高显为护军，聪代兼其任。显与兄肇疑聪间构而求之。聪居兼十余旬，出入机要，言即真，无远虑，藉贵因权，耽于声色，贿纳之音，闻于遐迩。中尉崔亮知肇微恨，遂面陈聪罪，出为并州刺史。聪善于去就，知肇嫌之，侧身承奉，肇遂待之如旧。聪在并州数岁，多不率法，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，再为大使御史举奏。肇每以宗私相援，事得寝缓。宣武末，拜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。

明帝践阼，以其素附高肇，出为幽州刺史。寻以高肇之党，与王世义、高绰、李宪、崔楷、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，灵太后并特原之。聪遂废于家，断绝人事，唯修营园果，世称高聪梨，以为珍异。又唯以声色自娱。后拜光禄大夫，卒。灵太后闻其亡，嗟惋良久。赠青州刺史，谥曰猷。

聪有妓十余人，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，以悦其情。及病，欲不适他人，并令烧指吞炭，出家为尼。聪所作文笔二十卷。长子云，字彦鸿，位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河阴遇害，赠兖州刺史。

论曰：韩麒麟由才器识用，遂见纪于齐土。显宗以文学自立，而时务屡陈；至于实录之功，未之闻也。子熙清尚自守，荣过其器。程骏才业见知，盖当时之长策。李彪生自微族，见擢明世，辘轳骤指，声骇江南，执笔立言，遂为良史。逮于直绳在手，厉气明目，持坚无术，末路蹉跎。行百里者半于九十，彪之谓也。高道悦饬直之风，见惮于世，丑正贻祸，有可悲乎！甄琛以学尚刀笔，早树声名；受遇三朝，终至崇重。高聪才尚见知，名位显著。而异轨同奔，咸经于危覆之辙，惜乎！